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N45-46nN0022

大義釋

悟醒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第一　欲經之義釋
  - 第二　窟八偈經之義釋
  - 第三　瞋怒八偈經之義釋
  - 第四　淨八偈之義釋
  - 第五　第一八偈經之義釋
  - 第六　老經之義釋
  - 第七　帝須彌勒經之義釋
  - 第八　波須羅經之義釋
  - 第九　摩健地耶經之義釋
  - 第十　死前經之義釋
  - 第十一　鬥諍經之義釋
  - 第十二　小集積經之義釋
  - 第十三　大集積經之義釋
  - 第十四　迅速經之義釋
  - 第十五　執杖經之義釋
  - 第十六　舍利弗經之義釋
- 卷目次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大義釋

歸命彼世尊　應供等覺者

義品

第一　欲經之義釋

一

欲〔之對象〕且有欲　於彼若其成立者
人乃令欲而得者　〔彼〕確心意大歡喜

（七六六）

欲〔之對象〕且有欲〔此句中〕，欲者，概言之（一）事欲（二）煩惱欲之二欲。

（一）云何是事欲？適意之色、適意之聲、適意之香、適意之味、適意之解、敷物、衣物、奴婢、奴僕、山羊、羊、鷄、豚、象、牛、馬、牝馬、田園、宅地、金〔銀〕、貨幣、村、街、王市、國土、地方、〔四兵〕之營舍、倉庫及一切可染愛之事物乃是事欲（欲之對象）。又有過去之〔事〕欲，有未來之〔事〕欲，有現在之〔事〕欲。有內之〔事〕欲，有外之〔事〕欲，有內外之〔事〕欲。有劣之〔事〕欲，有中之〔事〕欲，有勝之〔事〕欲。有惡趣之〔事〕欲，有人之〔事〕欲，有天之〔事〕欲。有現起之〔事〕欲，有被化作之〔事〕欲，有依他而化作之〔事〕欲。有徧取〔事〕欲，有非徧取〔事〕欲。有我執〔事〕欲，有非我執〔事〕欲。欲界一切之諸法，色界一切之諸法，無色界一切之諸法亦為渴愛之據所、渴愛之所緣，依欲愛之義，依染愛之義，依起憍之義而為事欲。此等謂之事欲。

（二）云何是煩惱欲？欲是〔煩惱〕欲，貪欲是〔煩惱〕欲，思惟是〔煩惱〕欲，貪是〔煩惱〕欲，思惟貪是〔煩惱〕欲。彼對〔色聲等之五種〕欲是欲欲、欲貪、欲喜、欲愛、欲愛情、欲熱惱、欲昏迷、欲縛著、欲暴流、欲軛、欲歌、欲貪蓋。

欲！我見汝根本
欲！汝由思惟生
欲！我不思惟汝
如斯汝無有

此等謂煩惱欲。

以欲且有欲者，以欲而欲、欲求、樂、冀求、希望、熱望。〔此〕「是以欲且有欲」〔之義〕。

「於彼若其成之者」〔之句中〕，「於彼若」者，〔云〕彼剎帝利，又婆羅門，又毘舍，又首陀，又在家者，又出家者，又天，又人〔之義〕。「其」者，乃言適意之色、適意之聲、適意之香、適意之味、適意之解等事欲。所謂「成之」者，乃成就、成、得、獲得、到達、存在。此「於彼若其成之者」〔之義〕。

「〔彼〕確心意大歡喜」〔之句中〕，「確」者，此一向之語、無疑之語、不疑惑之語、不二之語、確實之語、嚴密之語、純粹之語、確立之語。此「確」〔之義〕。「喜」者，乃於五種欲相應之喜、悅喜、歡喜、喜悅、笑、笑喜、幸福、滿足、雀躍、心之快適，心之滿悅。「意」者，乃心、意、意所、心臟、淨白（心）、意、意處、意根、識、識蘊〔觸等之法〕隨順於意識界。此言「意」也。此意乃與喜俱起、俱生、相合、相應、同時起、同時滅、一所依，一所緣。言意喜者，乃意之喜、意滿足、意笑、意笑喜、意適、意雀躍、意之喜、意喜悅。此為「〔彼〕確意喜」〔之義〕。

「人乃令欲而得者」〔之句中〕，「得」者，乃得、已得、獲得、到達、所有〔之義〕。「人」（可死者）者，是有情、人、摩奴之子、士夫（被養者）、補特伽羅、命者、生死者、生者、根行者（自在行者）、摩奴所生者也。「令欲者」乃於色、聲、香、味、觸、一切欲、樂、冀求、希望、使之熱望也。此「人乃令欲而得者」〔之義〕。是故世尊宣示：

欲〔之對象〕且有欲　於彼若其成之者
人乃令欲而得者　〔彼〕確心意大歡喜

二

若彼且有彼之欲　於人生之彼欲者
彼等諸欲若失去　〔彼〕猶如被箭射惱

（七六七）

「若彼且有彼之欲」〔之句中〕，「若彼」者，是言彼剎帝利，又婆羅門，又毘舍，又首陀，又在家者，又出家者，又天，又人〔之義〕。「正有彼欲」者，是有欲、欲求、樂、冀求、希望、熱望。或又依欲愛而行、所導、所運、所引行。譬如乘象、乘馬、乘牛、乘山羊、乘羊、乘駱駝、乘驢馬而行，所導、所運、所引行。如是依欲愛而行，所導、所運、所引行。此為「若彼且有彼之欲」〔之義〕。

「於人生之彼欲者」〔之句中〕，欲者，乃對於〔色聲等之五種〕欲之欲欲、欲貪、欲喜、欲愛、欲愛情、欲熱惱、欲昏迷、欲縛著、欲暴流、欲軛、欲取、欲貪蓋。於彼生欲欲〔等〕，是正生、起、現起、出現。「於人」者，是有情、人、摩奴之子、士夫、補特伽羅、命者、生死者、生者、根行者、摩奴所生者。此「於人生之彼欲」〔之義〕。

「彼等諸欲若失去」者，（一）彼等諸欲若衰失，（二）〔言〕彼由諸欲所失〔之義〕。

（一）彼等諸欲若衰失者云何？人雖〔不死而〕存在，諸王奪彼等之財產，或盜賊所奪，或火所燒，或水所流去，或不愛相續者所奪，或由貯藏處〔埋藏之財寶〕失去，或事業方策錯誤而失財，或於家中令家潰滅者出現而濫費、浪費、蕩盡此等財產。結局唯是無常。如是彼等諸欲〔之對象〕失去、衰夫、毀失、凋落、消滅、破壞。

（二）〔言〕彼由諸欲所失者云何？彼等之財產雖〔不失而〕存在，彼死矣、命終、消滅、破壞。如是彼由諸欲所失去、衰失、毀失、凋落、消滅、破壞。

諸盜與王奪　火燒而滅亡
最後仍把持　諸財共身捨
慧者知解此　受用且施與
應力而施與　且為受用者
不被〔他〕批難　〔死後〕至天處

此是「彼等諸欲若失去」〔之義〕。

「猶如被箭射惱」者，譬如為鐵製之箭所射、骨製之箭、牙製之箭、角製之箭、木製之箭所射者，惱怒、傷痛、熱惱、病、憂，如是事欲之變易滅異故而生起愁悲苦憂惱，彼為欲箭、憂箭所射而至於惱怒、傷心、熱惱、病、憂。此是「猶如被箭射惱」〔之義〕。故世尊宣示：

若彼且有彼之欲　於人生之彼欲者
彼等諸欲若失去　〔彼〕猶如被箭射惱

三

猶如由足避蛇頭　正在迴避諸欲者

（七六八）

〔言〕「正在迴避諸欲者」〔之句中〕，正在者是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任何容貌、任何業務、任何職分、任何階級、任何地位、任何法之具備者〔之義〕。「迴避諸欲」〔之句中〕，〔言〕欲者，若概言之，乃事欲與煩惱欲之二欲……乃至（參照一頁以下）……此等謂事欲……乃至（參照二頁）……此等謂煩惱欲。以回避諸欲（一）乃〔一時之〕鎮伏，又（二）乃〔永久之〕正斷而言由二原因迴避諸欲。

（一）鎮伏而〔一時〕迴避諸欲者云何？欲依受樂少之義如見〔無味〕骨聚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眾多者共通之義〔皆欲〕如見肉塊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次第燒〔身〕之義如見〔手握〕藁炬火之〔燒手〕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大熱惱之義如見火坑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暫時現起之義如見夢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一時之義如見借用物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折裂之義如人取樹果而見〔樹枝〕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斬斫之義如見屠殺所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貫刺之義如見劍戟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有怖畏之義如見蛇頭者，鎮伏而迴避諸欲。欲依大焦熱之義如見火聚者，鎮伏而迴避諸欲。

修習隨念佛者亦鎮伏而迴避諸欲，修習隨念法者……乃至……修習隨念僧者，修習隨念戒者，修習隨念捨者，修習隨念天者，修習隨念安般念者，修習死念者，修習身至念者亦鎮伏而迴避諸欲。修習隨念寂止者亦鎮伏而迴避諸欲，修習初禪者亦鎮伏而迴避諸欲，修習第二禪者，修習第三禪者，修習第四禪者，修習空無邊處定者，修習識無邊處定者，修習無所有處定者、修習非想非非想處定者亦鎮伏而迴避諸欲。如是「鎮伏而〔一時〕迴避諸欲」也。

（二）正斷而〔永久〕迴避諸欲者云何？修習須陀洹道者亦可至惡趣正斷而迴避諸欲。修習斯陀含道者亦正斷而迴避麤諸欲。修習阿那含道者亦正斷迴避微俱之諸欲。修習阿羅漢道者亦諸普徧、一切、無殘、無餘、正斷迴避諸欲。如是乃「正斷而〔永久〕迴避諸欲」。此是「迴避諸欲者」。

「猶如由足〔避〕蛇頭」〔之句中〕，蛇（匍匐者）乃蛇也。依何義而謂蛇？匍匐而行故乃為蛇，屈曲而行故蛇是（曲行者），以胸而行故蛇是（胸行者），伏頭而行故蛇是（伏行者），以頭匐行故蛇是（頭匐者），橫於穴故蛇是（穴居者），橫於窟故蛇是（窟居者），彼牙為武器故蛇是（牙為武器者），彼毒可怖故蛇是（恐怖之毒者），彼舌兩支故蛇是（二舌者），以二舌嘗味故蛇是（二舌知味者）。譬如，欲生不欲死，欲樂厭苦由足避蛇頭、離避、迴避、退避、如是欲樂厭苦者避諸欲、離避、迴避、退避。此「猶如由足〔避〕蛇頭」〔之義〕。

「彼於世間之愛著者有念於正以超越」〔之句中〕，「彼」者是迴避諸所欲者。愛著者是渴愛：即貪、染貪、隨導、隨和、喜、喜貪、心之染貪、欲求、昏迷、縛著、貪求、徧貪、執著、污泥、能動、幻、能生〔輪迴〕、〔苦〕生因、縫貪、有網、流貪、愛著、綿綖、染著、營務、伴侶、願、導有者、貪林、愛林、親睦、愛情、期待、結縛、望、望求、望欲、色望、聲望、香望、味望、觸望、得望、財望、子望、命望、覓、徧覓、熱望、覓望、覓食、覓欲、動貪、動轉貪、動欲貪、媚貪、善欲性、非法貪、不等貪、欲求、欲望、冀求、希望、求望、欲愛、有愛、無有愛、色愛、無色愛、滅愛、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暴流、軛、縛、取、障、蓋、欲、結縛、隨煩惱、隨眠、纏、蔓、種種欲、苦根、苦因緣、苦生、魔罟、魔鉤、魔境、愛河、愛網、愛羈、愛海、貪欲、貪、不善根也。

「愛著」者依何之義為愛著？擴大之故是愛著，廣大之故是愛著，染著之故是愛著，冒險之故是愛著，奪取之故是愛著，欺語者之故是愛著，毒根之故是愛著，毒果之故是愛著，毒受用之故是愛著，或又彼渴愛之廣大而為色、聲、香、味、觸、施主、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安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可見聞覺識之諸法中擴大、擴張。此是愛著〔之義〕。

「世間」者是於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之義〕。

「有念」者，依四原因而有念：〔即〕對身而修習身隨觀念處而有念，對於受、對於心、對於法修習法隨觀念處而有念。又依他之四原因亦有念：〔即〕依不念之迴避而有念，當以念行行諸法故而有念，念之對治諸法〔以念〕令害破故而有念，勿忘失念因之諸法故而有念。又依他之四原因亦有念：〔即〕具備念故而有念，以念為自在故而有念，於念練達故而有念，由念不退轉故而有念。又依他之四原因亦有念：〔即〕念之故而有念，為寂故而有念，令寂止故而有念，具備善人之法故而有念。依隨念佛而有念，依隨念法而有念，依隨念僧而有念，依隨念戒而有念，依隨念捨而有念，依隨念天而有念，依念安般而有念，依念死而有念，依念身至而有念，依隨念寂止而有念。一切念、隨念、現念、憶持、沈潛、不忘失、念、念根、念力、正念、念覺支、一行道（一乘道）言此為念。具此之念、正具、解、正解、備、善備、使具備者謂之有念。

「彼於世間之愛著，有念於正以超越」者，於世間有所愛著此世間之愛著者，彼有念而度、越度、度過、超越、離越。此是「彼於世間之愛著，有念於正以超越」〔之義〕。故世尊宣示：

猶如由足避蛇頭　正在迴避諸欲者
彼於世間之愛著　有念於正以超越

四

田圃宅地與黃金　牛馬奴僕與傭人
婦人親類多所欲　如有正在追求人

（七六九）

「田圃宅地與黃金」〔之句中〕，田圃者乃米田、稻田、豌豆田、豆田、麥田、小麥田、胡麻田〔等〕。宅地者是家宅之地、庫藏之地、前庭之地、後庭之地、庭園之地、精舍之地也。黃金者，以貨幣謂黃金。此為「田圃、宅地與黃金」〔之義〕。

「牛、馬、奴僕與傭人」〔之句中〕，牛是謂諸牛，馬是謂家畜，「奴僕」者是四奴僕：〔即〕家生之奴僕，以財所購之奴僕，自為奴僕者，雖不欲而被迫為奴僕者。

或人生來為奴僕　亦有以財購奴僕
或人自行為奴僕　畏怖被襲成奴僕

「傭人」者是用人、租耕人、寄食人（顧問）之三〔種〕人

「婦人、親類、多所欲」〔之句中〕，婦人者謂出嫁之女人，親類者乃有四親類：〔即〕親戚（近親者）亦是親類，同姓者亦是親類，同學習者亦是親類，同習藝者亦是親類。「多所欲」者是種種之欲。適意之色……乃至……適意之觸此是多所欲。此是「婦人、親類、多所欲」〔之義〕。

「如有正在追求之人」〔之句中〕，正在之〔人〕者，是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任何之容貌、任何之業務、任何之職分、任何之階級，任何之地位，任何法

之具備者〔之義〕。「人」者是有情、人、摩奴之子、人士、補特伽羅、命者、生死者、生者、根行者、摩奴所生者也。「追求」者，是依煩惱欲於事欲而貪求、追求、徧求、徧著。此是「如有正在追求之人」〔之義〕。故世尊宣示：

田圃宅地與黃金　牛馬奴僕與傭人
婦人親類多所欲　如有正在追求人

五

（煩惱）打勝彼無力　以諸危難打破彼
如此於彼苦隨從　如同壞舟沈〔入〕水

（七七〇）

「（煩惱）打勝彼無力」〔之句中〕，無力者，是無力、弱力、少力、少勢、劣、下劣、賤劣、下賤、惡劣、劣小、小煩惱。此等之煩惱，征其人、征服、勝、蹂躪、奪取、打破。如是乃「打勝彼無力」〔之義〕。或又無力、弱力、少力、少勢、劣、下劣、賤劣、下賤、惡劣、劣小、小而正是無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慚力、愧力之人，彼等煩惱乃征、征服、勝、蹂躪、奪取、打破其人。如是（煩惱）「打勝彼無力」〔之義〕。

「以諸危難打破彼」〔之句中〕，諸危難者，（一）顯現之危難，（二）隱密危難之二危難。

（一）顯現之危難者云何？當有獅子、虎、豹、熊、豺、狼、野牛、象、蛇、蠍、百足或盜賊、又既遂未遂之兇暴人。〔又〕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身病、頭病、外耳病、口腔病、齒病、咳、喘息、外鼻病、熱病、老、腹病、氣絕、赤痢、腹痛、虎列剌、癩、癰、疱瘡、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抓傷、（凍裂）、出血、糖尿病、痔疾、疙瘩、潰瘍、膽汁等起病、痰等

起病、風等起病、〔膽汁、痰、風〕集合病、氣候變化所生病、不等姿勢所生病、傷害所生病、業報所生病、寒、暑、飢、渴、大便、小便、虻、蚊、風、太陽熱、爬行類（虻類）之接觸。此等謂顯現之危難。

（二）隱密危難者云何？是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欲貪蓋、瞋恚蓋、昏沈睡眠蓋、掉舉惡作蓋、疑蓋、貪、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苦熱、一切不善行，此等謂隱密之危難。

「危難」者依何之義而危難？（一）征服〔善人〕故是危難。（二）至〔善法之〕減退故危難。（三）其處（不善法）之依所故是危難。

（一）征服〔善人〕故是危難者云何？彼等危難征、征服、勝、蹂躪、奪取、打破彼人。如是「征服故是危難」。

（二）至〔善法之〕減退故是危難者云何？彼等危難至諸善法之減退、消滅。云何是諸善法？是正行道、隨順之行道、無害敵之行道、隨義之行道、法隨法之行道、諸戒之完成、諸根之守護、對食知量、警寤之努力、念正知、修習四念處之努力、修習四正勤之努力、修習四神足之努力、修習五根之努力、修習五力之努力、修習七覺支之努力、修習八支聖道之努力。至此等諸善法之減退、消滅。如是。「至減退故是危難」。

（三）其處不善法之依所故是危難者云何？於其處此等之惡不善法生起而依止於自體。譬如以洞穴為依所之生物橫臥〔於洞穴〕，以水為依所之生物生存〔於水中〕，以林為依所之生物生存

〔於林中〕，以樹為依所之生物生存〔於樹上〕。如是於其處此等諸不善法生起而依止於自體。如是「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即世尊宣示：「諸比丘！門人〔煩惱〕與共，阿闍梨（煩惱）與共之比丘苦而不住樂。諸比丘！成為門人與共，阿闍梨與共之比丘苦而不住樂者云何？諸比丘！於此處有比丘，以眼見色後，〔於彼〕憶念思惟所結縛而生起惡不善法。此等之惡不善法住彼之內、隨住。故云是以門人（內住者）與共，彼等惡不善法現行於彼，故云〔彼〕阿闍梨（現行者）與共。復次諸比丘！以耳聞聲後，以鼻嗅香後，以舌嘗味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法後，於彼憶念思惟結縛生起惡不善法。此等之惡不善法住彼之內、隨住。故云〔彼〕是以門人（內住者）與共。如是，諸比丘！是以門人與共，阿闍梨與共之比丘是苦而不住樂。」如是亦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又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此等有三之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云何為三？諸比丘！貪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瞋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癡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諸比丘！此等三之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

貪乃生不利　貪令心動亂
怖畏由內生　人不覺知彼
貪者不知義　貪者不見法
貪以征人故　時黑暗冥闇
瞋乃生不利　瞋令心動亂
怖畏由內生　人不覺知彼
瞋者不知義　瞋者不見法
忿以征人故　時黑暗冥闇
癡乃生不利　癡令心動亂
怖畏由內生　人不覺知彼
癡者不知義　癡者不見法
癡以征人故　時黑暗冥闇

如是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又世尊宣示：「大王！於人有三法之生起。〔彼等〕於內生起而至不利益、苦、不樂住。云何為三？大王！於人有貪之生起，〔彼〕於內生起而至不利益、苦、不樂住。大王！於人有瞋之生起，〔彼〕於內生起而至不利益、苦、不樂住。大王！於人有癡之生起，彼於內生起而至不利益、苦、不樂住。大王！於人有此三法之生起，彼等於內生起而至不利益、苦、不樂住。」

自己〔心〕中生　貪與瞋與癡
惡心有害人　自果如〔枯〕竹

如是亦「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又世尊斯宣示：

「所謂貪與瞋　此為身體因
身毛豎立者　不樂樂由生
〔身體〕之等起　〔不善〕尋〔善〕意
如同諸童子　將鳥以放棄」

如是亦「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以諸危難打破彼」者，彼等諸危難征、征服、勝、蹂躪、奪取、打破彼人。此是「諸危難打破彼」〔之義〕。

「如此於彼苦隨從」〔之句中〕，「如此」者是各各之危難故。「於其人苦隨從」者，是隨行、扈從。（即）生苦隨從、隨行、扈從。老苦隨從、隨行、扈從。病苦隨從、隨行、扈從。死苦隨從、隨行、扈從。愁悲苦、憂惱苦隨從、隨行、扈從。地獄之苦、畜生界之苦、餓鬼界之苦隨從、隨行、扈從。人界之苦、入胎為原因之苦、住胎為原因之苦、出胎為原因之苦，於生者隨結苦、生者為他支配苦、自苦之苦、被他所苦之苦隨從、隨行、扈從。苦

苦隨從、隨行、扈從。行苦、壞（變易）苦、眼病、耳病、鼻病、舌病、身病、頭病、外耳病、口腔病、齒病、咳、喘息、外鼻病、熱病、老、腹病、氣絕、赤痢、腹痛、虎列剌、癩、癰、疱瘡、肺病、癲癇、輪癬、風癬、抓傷、皹、出血、糖尿病、痔疾、疙瘩、潰瘍、膽汁等起病、疾等起病、風等起病、〔膽汁、疾、風〕集合病、氣候變化所生病、不等姿勢所生病、傷害所生病、業報所生病、寒、暑、飢渴、大便、小便、〔等之苦〕、虻、蚊、風、太陽熱、與爬行類（蛇類）接觸所生之苦、母死之苦、父死之苦、兄弟死之苦、姊妹死之苦、子死之苦、女死之苦、失親戚之苦、失財富之苦、失〔健康〕疾病之苦、失戒苦、失〔正〕見苦之隨從、隨行、扈從。此是「如此於彼苦隨從」〔之義〕。

「如同壞舟沈入水」者，譬如壞舟由此處彼處從水，隨行、扈從、〔漏入〕，〔即〕由前方從水，隨行、扈從而〔入〕、由後方、由下方、由橫處亦從水，隨行、扈從而〔入〕，如是各各之危難故，其人苦隨從、隨行、扈從。〔即〕生苦隨從、隨行、扈從……乃至失〔正〕見苦隨行、隨行、扈從。此是「如同壞舟沈入水」〔之義〕。故世尊宣示：

〔煩惱〕打勝彼無力　以諸危難打破彼
如此於彼苦隨從　如同壞舟沈〔入〕水

六

故人常有念　諸欲應迴避
如汲出船垢　到達彼岸者
彼等捨諸欲　應可度暴流

（七七一）

「故人常有念」〔之句中〕，「故」者，是其理由，其原因，於其緣、其因緣也。於諸欲見有此過患之故。「人」者，是有情、

人、摩奴之子、補特伽羅、命者、生死者、生者、摩奴所生者。於「常」者，於常、於一切場合、於一切時、於常時、於恒時、於常恒、繼續、不絕、按次序如水波之生〔無間斷〕，於無間、相續、相接、於食前、於食後、於初夜、於中夜、於後夜、於新月（黑分）於滿月（白分），於雨季、於冬季、於夏季、於青年期、於中年期、於老年期也。「有念」者，依四原因而有念：〔即〕對身而修習身隨觀念處者而有念，對於受、對於心、對於法而修習法隨觀念處者而有念。又依他之四原因亦有念……乃至（參照一〇頁以下）……言彼有念。此是「故人常有念」〔之義〕。

「諸欲應迴避」〔之句中〕，諸欲者，概言之是事欲與煩惱欲之二欲……乃至（參照一頁以下）……此等謂事欲……乃至（參照二頁）……此等謂煩惱欲。「諸欲應迴避」者，謂〔於一時〕鎮伏、〔於永久〕正斷，依此二原因應迴避諸欲。鎮伏〔於一時〕應迴避諸欲者云何？欲是依受樂少之義如見〔無味〕骨聚者而鎮伏應迴避諸欲。欲是依多者共通之義如見〔皆欲之〕肉塊者而鎮伏應迴避諸欲。欲是依次第燒身之義如見〔手握〕藁之炬火〔燒手〕者而鎮伏應迴避諸欲……乃至（參照七頁以下）……修習非想非非想處定者，亦鎮伏應迴避諸欲。如是「鎮伏〔於一時〕應迴避諸欲」。……乃至（參照八頁）如是「正斷〔於永久〕應迴避諸欲」。

「彼等捨〔諸欲〕，應可度暴流」〔之句中〕，「彼等」者，是〔事欲及煩惱欲徧知彼等〕事欲，捨斷煩惱欲之「捨斷」者，是捨棄、除去、滅除、使之滅無，捨斷欲貪蓋、捨棄、除去、滅除、使之滅無，捨斷瞋恚蓋、昏沈睡眠蓋、掉舉惡作蓋，捨斷疑蓋、捨棄、除去、滅除、使之滅無，應度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之〔暴流〕，應越度、應度過、應超越、應離越。此是「捨斷彼等，度暴流」〔之義〕。

「如汲出船垢，到達彼岸者」者，譬如由重船使汲出〔彼〕之重垢，汲取而棄之，為輕船，急速輕快容易至彼岸，如是徧知事欲，捨斷煩惱欲、捨棄、除去、滅除、使之滅無，捨斷欲貪蓋、瞋恚蓋、惛忱蓋、睡眠蓋、掉舉惡作蓋、疑蓋、捨棄、除去、滅除、使之滅無，急速輕快應容易至彼岸。「彼岸」者不死（甘露）、謂之涅槃。即，彼之一切行之止寂、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滅盡、離貪、滅、涅槃也。「應到達彼岸」者應到彼岸，應觸彼岸，應作證彼岸〔之義〕。

「到達彼岸者」，欲到達者亦將為到彼岸者，現到達彼岸者亦為到彼岸者，已到達彼岸者亦為到彼岸者。

即世尊如是宣示：「『度至彼岸之婆羅門在陸地』。諸比丘！婆羅門者此阿羅漢之同義語。」彼是依通達到彼岸者，依徧知到彼岸者，依捨斷到彼岸者，依修習到彼岸者，依作證到彼岸者，依等至到彼岸者。〔即〕依一切法之通達到彼岸者，依一切苦之徧知到彼岸者，依一切煩惱之捨斷到彼岸者，依四聖道之修習到彼岸者，依滅之作證到彼岸者，依一切等至之等至到彼岸者。彼於聖戒得自在、得完全。於聖定得自在、得完全。於聖慧得自在、得完全。於聖解脫得自在得完全。彼到彼岸，彼達彼岸，到終邊，達終邊，到終點，達終點，到究竟，達究竟，到最終，達最終，到救護所，達救護所，到避難所，達避難所，到歸依所，達歸依所，到無畏，達無畏，到無死，達無死，到不死（甘露），達不死，到涅槃，達涅槃。彼（梵行）已成，〔所作〕已辦，過去〔輪迴〕道，到涅槃之方域，到終點，護梵行，達最上之見，修習道，捨斷煩惱，通達不動〔之阿羅漢果〕，作證滅〔涅槃〕。於彼徧知苦，捨斷集，修習道，作證滅，通達應通達，徧知應徧知，捨斷應捨斷，修習應修習，作證應作證。彼放捨障礙，埋沒〔輪迴之〕濠，拔除〔愛〕求，無關鑰〔下五分結〕，為聖而卸〔慢〕幢，卸重擔，離繫，捨

斷五支〔蓋〕，具備六支〔捨〕，守護一〔念〕，〔依慧有習行、迴避、除去、捨斷之〕四依，除去獨一諦（偏見），遣完全求覓，有不混濁之思惟，有安息身行，有善解脫之心，有善解脫之慧。獨存〔完全〕而已住於〔梵行〕，最上人、第一人而得達第一之得達。彼無積〔善惡之報〕無所除之事，已除而為住立。無捨斷〔煩惱〕無執取，已捨斷而住立。無〔由煩惱〕離，無〔依慢而〕高傲，已離而住立。令具備無學之戒蘊故而住立，令具備無學之定蘊、無學之慧蘊、無學之解脫蘊、無學之解脫智見蘊故而住立。體得真諦而住立，超越動搖而住立，消盡煩惱火而住立，不迴行〔輪迴〕而住立，取幸運而住立，依解脫習行而住立。依慈徧淨而住立，依悲、喜、捨徧淨而住立，依究竟清淨而住立，依無煩惱性徧淨而住立，解脫故而住立，知足故而住立。蘊之終邊而住立，界之終邊而住立，處之終邊而住立，趣之終邊而住立，有之終邊而住立，輪迴之終邊而住立，輪轉之終邊而住立，最後有而住立，最後之人界而住立。最後之持身者是阿羅漢。

「此為最後有　此為最終身
生死之輪迴　無有再有事」

此為「汲出船之垢到達彼岸者」〔之義〕。是故世尊宣示：

故人常有念　諸欲應迴避
如汲出船垢　到達彼岸者
彼等捨諸欲　應可度暴流

第一　欲經之義
釋畢

第二　窟八偈經之義釋

一

著窟多者蔽　斯有且住人
沈潛令愚中　實應遠遠離
諸欲在世間　捨斷為不易

（七七二）

「著窟（身體）多者蔽」〔之句中〕，說「著」則當先說窟。窟者是言身體。〔即〕說身、說窟、說身、說身體、說舟、說車、說幢、說蟻塔、說巢窟、說城市、說小屋、說癰、說甕，〔總為〕此身之同義語。「著窟」者，是著窟、固著、取著、懸、懸著、礙著。譬如於壁釘、吊鉤著物品而固著、取著、懸、懸著、礙著，如是為著窟（身體）、固著、取著、懸、懸著、礙著。

即世尊如是宣示：「羅陀！〔在有情〕對於色有一切欲、一切貪、一切歡喜、一切渴愛、一切近著、取著、心之攝持、執著、隨眠，依彼而著，依彼而愛著。故云著（有情）」

「著」者是成為懸著之同義語。此為「著窟」〔之義〕。

「多者蔽」者，是多蔽於煩惱、蔽於貪、蔽於瞋、蔽於癡、蔽於忿、蔽於恨、蔽於覆、蔽於惱、蔽於嫉、蔽於慳、蔽於滔、蔽於誑、蔽於強情、蔽於激情、蔽於慢、蔽於過慢、蔽於憍、蔽於放逸、蔽於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被覆蔽，被遮障，被蔽障，被妨障，被閉塞，被蔽，被隱蔽。此是「著窟多者蔽」〔之義〕。

「斯有且住人，沈潛令愚中」〔之句中〕，且住人者是有住人，是依貪染而住，依瞋怒而住，依癡昏昧而住，依慢結縛而住，

依見執取而住，依掉舉散亂而住，依疑不決定而住，依隨眠強制而住。如是為「有且住人」。

又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有好、可愛、為適意、為可愛，伴欲，可染著眼所識之色。若比丘歡喜此、歡迎，若為〔彼〕縛著而住者，〔歡喜、歡迎彼，縛著住於彼、對彼生喜云云〕。諸比丘！有好、可愛、適意、可愛、伴欲、可染著，有耳所識之聲，有鼻所識之香，有舌所識之味，有身所識之觸，有意所識之法。若比丘歡喜、歡迎彼，若為其縛著〔而住〕，〔歡喜、歡迎彼，縛著住於彼，對彼生喜云云〕。」如是亦是「有且住人」。

又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近著於色之識，且住而存立，色為所緣，於色而住立，受用喜，是為〔自〕增大、生長、廣大。諸比丘！或近著於受之〔識〕，諸比丘！或近著於想之〔識〕，諸比丘！或近著於行之識續住存立，行為所緣，住立於行，受用喜，是為〔自〕增大、生長、廣大。」如是亦為「有且住人」。

又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若對段食有貪、有喜、有渴愛者，住立其處之識增長。於識之增長處有名色之入來。於名色之入來處有行之增大。於行之增大處未來之再有生，於生未來之再有處有未來之生老死。諸比丘！有未來之生老死處，我說彼有愁、有塵、有惱。諸比丘！若對觸食〔有貪云云〕，諸比丘！若對意思食〔有貪云云〕，諸比丘！若對識食有貪、有喜、有渴愛者，住立其處之識增長。於識之增長處有名色之入來，於名色之入來處有行之增大。於行之增大處未來之再有生。於未來之再有生處有未來之生老死。諸比丘！有未來之生老死處，我說彼有愁、有塵、有惱。」如是，亦為「有續住人」。

「沈潛令愚中」〔之句中〕，令愚者是五種欲。〔即〕伴欲而喜好、愛、適意，可愛，伴欲而染著眼所識之色、耳所識之聲、鼻

所識之香、舌所識之味，喜好、愛、適意、可愛，當染著身所識之觸。何故令愚云五種欲？諸多之天、人於五種欲中成為愚、暗愚、蒙愚、愚化、蒙愚化、依無明而被昏、遮障、蔽障、妨障、閉塞、被蔽、隱蔽。如是之故五種欲謂令愚（令為愚者）。於令愚中之沈潛者，是令為沈潛、潛入、沈入、沈潛於愚中。此為「有且住人沈潛於令愚中」〔之義〕。

「如是之人實依遠離而遠」〔之句中〕，遠離者，（一）身遠離，（二）心遠離，（三）依遠離之三遠離也。

（一）身遠離者云何？此處有比丘，遠離坐臥所，〔即〕親住於阿練若、樹下、山岳、溪谷、山窟、塚墓、森林、露地、積藁，是身住遠離。彼獨行、獨住、獨坐、獨臥、獨入村行乞、〔由行乞〕獨歸、獨私坐〔禪〕、獨經行、獨行、住、動作、作為，護〔威儀〕而生活。此是身遠離。

（二）心遠離者云何？入初禪定者之心遠離五蓋。入第二禪定者之心遠離尋、伺。入第三禪定者之心遠離喜。入第四禪定者之心遠離苦樂。入空無邊處定者之心遠離色想、有對想、種種想。入識無邊處定者之心遠離空無邊處想。入無所有處定者之心遠離識無邊處想。入非想非非想處定者之心遠離無所有處想。須陀洹之心遠離有身見、疑、戒禁取見、隨眠、疑隨眠及與彼等共同之諸煩惱。斯陀含之心遠離麤欲貪結、瞋恚結、麤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與彼等共同之諸煩惱。阿那含之心遠離微俱之欲貪結、瞋恚結、微俱之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與彼等共同之諸煩惱。阿羅漢之心遠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慢隨眠、有貪隨眠、無明隨眠及與彼等共同諸煩惱及外之一切相〔諸行之因〕。此是心遠離。

（三）依遠離者云何？云依煩惱、蘊、行。不死（甘露）涅槃是云依遠離。彼是一切行之寂止、一切依之捨遣、愛之滅盡、離

貪、滅也。此是依遠離。

於人人引循其身樂出離而身遠離，於人人達心徧淨第一淨白者是心遠離，於人人無依離行者是依遠離。

「實依遠遠離」者，如是著窟，如是多蔽於煩惱，如是正沈潛令愚中之人，是身遠遠離、心遠遠離、依遠遠離、遠離、極遠離、不近住，不在周邊，不在附近而引退。如是且住人者，如如是沈潛令愚中，如是使住立於彼，是其類、其部類之人。此「如是人實為遠遠離」〔之義〕。

「諸欲在世間，捨斷為不易」〔之句中〕，欲者若概言之，（一）事欲（二）煩惱欲之二欲。

（一）云何為事欲？適意之色、適意之聲、適意之香、適意之味、適意之觸、敷物、衣物、奴婢、奴僕、山羊、羊、鷄、豚、象、牛、馬、牝馬、田園、宅地、金〔銀〕、貨幣、村、街、王市、國土、地方、〔四兵之〕營舍、倉庫及所有可被愛事物事欲。又有過去之〔事〕欲，有未來之〔事〕欲，有現在之〔事〕欲。有內之〔事〕欲，有外之〔事〕欲，有內外之〔事〕欲。有劣之〔事〕欲，有中之〔事〕欲，有勝之〔事〕欲。有惡趣之〔事〕欲，有人之〔事〕欲，有天之事欲。有現起之〔事〕欲，有化作之〔事〕欲，有依他而化作之〔事〕欲。有徧取之〔事〕欲，有不徧取之〔事〕欲。有我執之〔事〕欲，有不我執之〔事〕欲，欲界之一切諸法，色界之一切諸法，無色界之一切諸法皆為渴愛之所緣而依欲愛之義、依染愛之義、依起憍之義而為〔事〕欲。此等云為事欲。

（二）云何為煩惱欲？欲是〔煩惱〕欲，貪是〔煩惱〕欲，欲貪是〔煩惱〕欲，思惟〔煩惱〕欲，貪是〔煩惱〕欲，思惟貪是

〔煩惱〕欲。彼對〔色聲等之五種〕欲是欲欲、欲貪、欲喜、欲愛、欲愛情、欲熱惱、欲昏迷、欲縛著、欲暴流、欲軛、欲取、欲貪蓋。

欲！我見汝根本　欲！思惟汝由生
欲！我不思惟汝！　如是汝將無

此等謂煩惱欲。

「於世間」者，是於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也。「諸欲在世間，捨斷為不易」者，欲於世間難捨斷，難捨、難徧捨、難破碎、難脫、難脫離、難度、難越度、難超越、難離越。此是「諸欲在世間，捨斷為不易」〔之義〕。故世尊宣示：

著窟多者蔽　斯有且住人
沈潛令愚中　實應遠遠離
諸欲在世間　捨斷為不易

二

欲求為因緣　結於有之樂
彼等解脫難　然而非他脫
過去與未來　前彼續期待
此等之諸欲　〔過去〕前亦覓

（七七三）

「欲求為因緣，縛結有之樂」〔之句中〕，欲求者渴愛也。即是貪、染貪、隨導、隨和、喜、喜貪、心之染貪、欲求、昏迷、縛著、貪求、徧貪、執著、污泥、能動、幻、能生〔輪迴〕〔苦〕生因、縫貪、有網、流貪、愛著、線縕、染著、營務、伴侶、願、導有者、貪林、愛林、親暱、愛情、期待結縛、望、望求、望欲、色望、聲望、香望、味望、觸望、得望、財望、子望、命望、覓、徧

覓、熱望、覓、覓望、覓欲、動貪、動轉貪、動欲貪、媚貪、善欲性、非法貪、不等貪、欲求、欲望、冀求、希望、求望、欲愛、有愛、無有愛、色愛、無色愛、滅愛、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暴流、軛、縛、取、障、蓋、欲、結縛、隨煩惱、隨眠、纏、蔓、種種欲、苦根、苦因緣、苦生、魔罟、魔鉤、魔境、愛河、愛水、愛羈、愛海、貪欲、貪、不善根。

「欲求為因緣」者，是欲求為因緣，欲求為因，欲求為緣，欲求為原因，由欲求而發生〔之義〕。此為「欲求為因緣」〔之義〕。

「結於有之樂」〔之句中有之樂有多種〕。有一之有樂，是樂受; 二之有樂，是樂受及耆好之事物; 三之有樂，是青壯、健康、生命; 四之有樂，是利得、名聲、賞讚、樂; 五之有樂，是適意之色、適意之聲、適意之香、適意之味、適意之觸; 六之有樂，是眼之完具、耳之完具、鼻之完具、舌之完具、身之完具、意之完具。

「結於有之樂」者，結於為樂受，結於耆好之事物，結於青壯，結於健康，結於生命，結於適意之色，結於適意之聲、香、味、觸，結於眼之完具，結於耳之完具、鼻之完具、舌之完具、身之完具、意之完具、結縛、結著、懸、懸著，礙著。此乃「結於有之樂」〔之義〕。

「彼等難解脫。蓋然非他脫」〔之句中〕，彼等難解脫：（一）彼等有樂事物難解脫，（二）〔彼等〕有情由此使難解脫〔之義〕。

（一）於有樂之事物難解脫者云何？樂受是難脫，耆好之事物是難脫，青壯是難脫，健康是難脫，生命是難脫，利得是難脫，名聲是難脫，賞讚是難脫，樂是難脫，適意之色是難脫，適意之聲、

香、味、觸是難脫，眼之完具是難脫，耳之完具、鼻之完具、舌之完具、身之完具、意之完具是難脫，解脫難，令脫難，令解脫難，破碎難，脫離難，度難，越度難，超越難，離越難。如是「彼等有樂事物難解脫」〔之義〕。

（二）〔彼等〕有情由此使難脫者云何？有情是樂受使難脫，耆好之事物使難脫，青壯使難脫，健康使難脫，生命使難脫，利得使難脫，名聲使難脫，賞讚使難脫，樂使難脫，適意之色使難脫，適意之聲、香、味、觸使難脫，眼之完具使難脫，耳之完具、鼻之完具、舌之完具、身之完具、意之完具使難脫，使難解脫，救出難，救拔難，使出難，使轉出難，如是為「有情由此使難脫」〔之義〕。此「彼等是解脫難」〔之義〕。

「然而非他脫」者，（一）彼等自陷泥沼而不能救出他〔人〕陷泥沼〔之義〕。

即世尊如是宣示：「純陀！實彼自陷泥沼能救出他〔人〕陷泥沼者，是無道理。純陀！實彼自不調御、不調伏、不寂滅、能使他〔人〕調御、調伏、寂滅者是無道理。」如是乃「然而非他脫」〔之義〕。

或（二）他之任何亦無令脫者〔之義〕。〔即〕若彼等欲脫者，〔彼〕乃依自己之力氣，依自己之力，依自己之精進，依自己之勇猛，依自己之堅固力勢，依自己之堅固力，依自己之堅固精進，依自己堅固勇猛行道、自己之正行道、隨順之行道、無害敵之行道、隨義之行道、法隨法之行道者可脫之。如是亦為「然而非他脫」〔之義〕。

又世尊如是宣示：

度多迦！世間任何疑惑者　我不能令彼度脫

〔汝自〕了知最勝法　斯汝能度此暴流

如是為「然而非他脫」〔之義〕。

又世尊如是宣示：

如自行惡自污染　自不行惡自清淨
各自清淨不清淨　他者不得使他淨

如是亦為「然而非他脫」〔之義〕。

又世尊如是宣示：「如是，婆羅門！涅槃是存在，至涅槃之道亦存在，宣教者之我亦存在，而且我諸弟子乃於我如是所教誡，如是所教示，一部份者究極成滿涅槃，一部份者未成滿。婆羅門！此時我是為何耶？婆羅門！如來是說道者，佛〔惟〕是宣說者，〔學人〕自行道而無不解脫」者。如是亦為「然而非他脫」〔之義〕。

「過去與未來，前後續期待」〔之句中〕，未來謂「後」，過去謂「前」。又若取過去之〔觀點〕，未來與現在是「後」，若取未來之〔觀點〕，過去與現在是「前」。

期待前者云何？〔然〕，「我於過去世有如是色」於其處起歡喜，「有如是受」、「有如是想」、「有如是行」，〔然〕「我於過去世有如是識」於其處起歡喜。如是乃期待前。

或又，「我於過去世有如是眼，而〔見〕如是色」於其處起欲貪所縛之識。識欲貪所縛之故，〔依渴愛〕而歡喜其色。如是歡喜彼者亦是期待前。「我於過去世有如是耳而〔聞〕如是聲」，「我於過去世有如是鼻而〔嗅〕如是香」，「我於過去世有如是舌而〔嘗〕如是味」，「我於過去世有如是身而〔觸〕如是觸」，「我於過去世有如是意而〔識〕如是法」於其處起欲貪所縛之識。識欲

貪所縛之故，〔依渴愛〕歡喜彼〔之法〕。如是歡喜彼者亦是期待前。

或曾〔憶念〕與婦人共笑、話、戲而樂、欲求彼，如是至滿悅。如是亦是期待前。

期待後者云何？〔然〕，「我於未來世應有如是色」，於其處起歡喜，「應有如是受」，「應有如是想」，「應有如是行」，〔然〕，「我於未來世應有如是識」，於其處起歡喜。如是乃期待後。

或「我於未來世有如是眼，而〔可見〕如是色」，於心將願獲得尚未獲得，緣於心願而歡喜彼，如是歡喜彼者亦是期待後。〔然〕，「我於未來世有如是耳，而〔可聞〕如是聲」，「我於未來世有如是鼻而〔可嗅〕如是香」，「我於未來世有如是舌而〔可嘗〕如是味」，「我於未來世有如是身而〔可觸〕如是觸」，「我於未來世有如是識而〔可識〕如是法」，於心將願獲得尚未獲得，緣於心願而歡喜彼，如斯歡喜彼者亦是期待後。

或「我依此之戒，又依此（頭陀）之行，又依熱勤，又依梵行（不淫），應為一天或他之天」，於心將願獲得尚未獲得，緣於心願而歡喜彼。如是歡喜者亦是期待後。此為「前後續期待」〔之義〕。

「此等之諸欲，〔過去〕前亦覓」〔之句中〕，此等之諸欲者，是現在之五種欲。欲求〔此等諸欲〕，願樂、冀求、希望、熱望也。前亦覓者，是覓過去之五種欲，徧覓、熱望。此乃「此等之諸欲，〔過去〕前亦覓」〔之義〕。故世尊宣示：

欲求為因緣　結於有之樂
彼等難解脫　然而非他脫
過去與未來　前後續期待

此等之諸欲　〔過去〕前亦覓

三

對諸欲貪求　熱中而昏迷
彼等為吝嗇　住著不正者
「由此而死去　我等將如何」
陷於苦悲泣

（七七四）

「對諸欲貪求，熱中而昏迷」〔之句中〕，欲者，若概言之，是事欲及煩惱之二欲……乃至（一頁以下參照）……此等謂事欲……乃至（二頁以下參照）……此等謂煩惱欲。貪求者乃渴愛也。即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貪欲、貪不善根。依於煩惱欲而對諸事欲染著、貪求、結著、昏蒙、縛著、懸、懸著、礙著也。此「對諸欲貪求」〔之義〕。

熱中者，是求諸欲，貪求、徧求、行彼、屢屢為彼、重彼、向於彼、傾於彼、赴於彼、信解彼，以彼為主之眾人亦是「熱中於欲」。又依渴愛而求色、貪求、徧求、求聲、香、味、觸，貪求、徧求、行彼、屢屢為彼、重彼、向於彼、傾於彼、赴於彼、信解彼，以彼為主之眾人亦是「熱中於欲」。又依渴愛而獲得色、獲得聲、香、味、觸、行彼、屢屢為彼、重彼、向於彼、傾於彼、赴於彼、信解彼，以彼為主之眾人亦是「熱中於欲」。又依渴愛而受用色、受用聲、香、味、觸，行彼、屢屢為彼、重彼、向於彼、傾於彼、赴於彼、信解彼，以彼為主之眾人亦成為「熱中於欲」。

譬如行吵架者熱中於喧嘩，行作業者熱中於作業，行於行處者熱中於行處，行禪者熱中於禪，如是求欲、貪求、徧求、行彼、屢屢為彼、重彼、向於彼、傾於彼、赴於彼、信解彼，以彼為主之眾人亦是「熱中於欲」。又依渴愛而獲得色、獲得聲、香、味、觸、

行彼、屢屢為彼、重彼、向於彼、傾於彼、赴於彼、信解彼，以彼為主眾人亦是「熱中於欲」。又依渴愛而受用色、受用聲、香、味、觸，行彼，屢屢為彼、重彼、向於彼、傾於彼、赴於彼、信解彼，依彼為主之眾人亦是「熱中於欲」。

「昏迷」者，諸多之天與人對於五種欲而愚、暗愚、蒙愚、愚化、暗愚化、蒙愚化、依無明而彼昏、被遮障、被防障、被閉塞、被蔽、被隱蔽也。此是「對諸欲貪求熱中昏迷」〔之義〕。

「彼等為吝嗇，住著不正者」〔之句中〕，吝嗇，（一）行下（惡趣）故是吝嗇。（二）慳亦被云為吝嗇。（三）不取佛、佛弟子之語、語路、說示、教說故亦是吝嗇。

（一）行下故是吝嗇者云何？行下者是行於地獄，行於畜生界，行於餓鬼界也。如是行下故而為吝嗇〔之義〕。

（二）慳亦云吝嗇者云何？〔慳〕有五慳：住處慳、〔施主〕家慳、利得慳、稱讚慳、法慳。所有如是之慳、慳恪、慳恪性、雜欲、恪、緊縮、心之堅執者，此云為慳。又蘊慳亦是慳，界慳亦是慳，處慳亦是慳也。把持者此云為慳。具備此之慳、吝嗇之眾人是放逸也。如是「慳云是吝嗇」〔之義〕。

（三）不取佛、佛弟子之語、語路、說示、教說故為吝嗇者云何？不取佛、佛弟子之語、語路、說示、教說，不傾耳、不欲聽、不起欲知之心、不聽〔教誡〕、〔為他而聽亦不語此〕、有逆戾之行動，語相異之方面。如是「不取佛、佛弟子之語、語路、說示、教說故是吝嗇」〔之義〕。

「彼等為吝嗇，住著不正者」〔之句中〕，〔住著〕不正者，是住著於不正之身業，住著於不正之語業，住著於不正之意業，住著於不正之殺生，住著於不正之偷盜，住著於不正之邪欲行（邪

淫），住著於不正之妄語，住著於不正之兩舌，住著於不正之惡口（麤語），住著於不正之綺語，住著於不正之貪欲，住著於不正之瞋恚，住著於不正之邪見，住著於不正之諸行，住著於不正之五種欲，住著於不正之五蓋，住著於不正之思、不正之希望、不正之願，乃是住立、繫著、近著、縛著、信解、懸、懸著，礙著者〔之義〕。此是「彼等為吝嗇，住著不正者」〔之義〕。

「陷於苦悲泣」〔之句中〕，陷於苦者，是陷於苦、達於苦、到達於苦、近於苦、達於魔、到達於魔、近於魔、達於死、到達於死，近於死也。此是「陷於苦」〔之義〕。悲泣者，是泣、悲泣、愁、疲、悲泣、泣打胸、陷於蒙昧，此是「陷於苦悲泣」〔之義〕。

「由此而死去，我等將如何」者？由此死去我等將如何，應將為地獄之有情耶？應將為畜生耶？應將為餓鬼耶？應將為人耶？應將為天耶？應將為有色者耶？應將為無色者耶？應將為有想者耶？應將為無想者耶？應將為非想非非想者耶？我等於未來將存在耶？於未來世不存在耶？於未來世將為何耶？於未來世有何之〔體軀〕？我等〔現在〕為何而未來世將成何？〔謂如是〕之疑所襲、疑念所襲、生疑惑、泣、號泣、愁、疲、悲泣、泣打胸，陷於蒙昧。此是「由此而死去，將成為如何」〔之義〕。故世尊宣示：

對諸欲貪求　熱中而昏迷
彼等為吝嗇　住著不正者
由此而死去　等等將如何
陷於苦悲泣

四

故人於此處（佛教）　當應〔如次〕學
以知此世間　所有正不正
因彼之〔不正〕　不可行不正

諸賢者之言　此命為短少

（七七五）

「是故人於此，當應〔如次〕學」〔之句中〕，是故者，故是其理由，由其因其緣其因緣，於諸欲而有見此過患故〔之義〕。當應學者，〔學於〕（一）增上戒學、（二）增上心學、（三）增上慧學之三學。

（一）增上戒學者云何？此處有比丘，具戒、住防護別解脫律儀、具足正行及行處，雖於微細之罪亦生怖畏，受持而學諸學處。小戒蘊、大戒蘊、戒、住立、初行、自制、律儀、諸善法得達之首先、最先，此是增上戒學。

（二）增上心學者云何？此處有比丘，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尋、伺之止息故，成為內淨，心之專一，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而住。喜之捨離故，而有捨住，有念、有正知、而以身受樂——彼諸聖者說：「有捨有念而樂住」——，具足第三禪而住。捨斷樂故，捨斷苦故，以滅沒喜、憂故，成為不苦不樂，依捨念之清淨具足第四禪而住。此是增上心學。

（三）增上慧學者云何？此處有比丘，具慧、——為聖之決擇，正至苦之滅盡——具備生滅之慧。彼如實知解此是苦，如實知解此是苦之集，如實知解此是苦之滅，如實知解此是至苦滅之道;如實知解此是漏，如實知解此是漏之集，如實知解此是漏之滅，如實知解此是至漏滅之道。此是增上慧學。

於此等三學應學顧念而學，應知而學，應見而學，應觀察而學，於心應決意而學，以信應信解而學，應勵精進而學，應令念現起而學，應等持心而學，以慧應知解而學，以知通應知通而學，以

徧知應徧知而學，以捨斷應捨斷而學，以應修習應修習而學，以作證應作證而學，應行，應修行，應正行，應行正持。

「於此處」者，於此〔佛教之〕見，於此〔佛教之〕忍〔智〕，於此〔佛教之〕意欲，於此〔佛教之〕持說，於此〔佛教之〕法，於此〔佛教之〕律，於此〔佛教之〕法與律，於此〔佛教之〕宣說，於此〔佛教之〕梵行，於此〔佛教之〕師教，於此之身體，於此之人界。故云「於此處」。「人」者，是有情、人……乃至（四頁參照）……摩奴所生者。此是「故人於此處，當應〔如次〕學」〔之義〕。

「以知此世間，所有正不正」〔之句中〕，「所有」者，是一切普徧、所有一切、無殘、無餘〔之義〕。所有者此是徧取之語。「以知不正」者，以不正之身業知為不正，以不正之語業知為不正，以不正之意業知為不正，以不正之殺生知為不正，以不正之偷盜知為不正，以不正之邪欲行知為不正，以不正之妄語知為不正，以不正之兩舌知為不正，以不正之惡口知為不正，以不正之綺語知為不正，以不正之貪欲知為不正，以不正之瞋恚知為不正，以不正之邪見知為不正，以不正之諸行知為不正，以不正之五種欲知為不正，以不正之五蓋知為不正，以不正之思知為不正，以不正之冀求知為不正，以不正之願知為不正，是了知、識知、別知、通達〔之義〕。「於此世間者是惡趣世間……乃至（一〇頁參照）……處於此世間」〔之義〕。此是「以知此世間，所有正不正」〔之義〕。

「因彼之不正，不可行不正」者，因不正之身業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語業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意業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殺生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偷盜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邪欲行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妄語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兩舌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惡口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綺語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貪欲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瞋恚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邪見不可行不正，

因不正之諸行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五種欲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五蓋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思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冀求不可行不正，因不正之願不可行不正，是非修行、非正行、非行正持〔之義〕。此是「因彼之〔不正〕不可行不正」〔之義〕。

「諸賢者之言，此命為短少」〔之句中〕，「命」者，是壽、存續、持續維持、動作、活動、護持、命、命根也。而依〔次之〕二理由命是短少。〔即〕（一）存續之少故命是短少。又（二）自味（自己之作用）少故，命是短少。

（一）存續之少故命是短少者云何？過去心剎那之〔有情〕已生存者而非於現生存，非當生存。未來心剎那之〔有情〕是於當生存者，而非於現生存，已非已生存。現在心剎那之〔有情〕是現生存者，而非於已生存，非於當生存。

命與身體苦樂受　單於一心之〔剎那〕
〔此世〕不過是相應　剎那之間急速轉
八萬四千小劫間　存續所有之諸天
彼等尚亦為二心　〔不由二心〕而生存
於此世間之死者　又存續者已亡滅
諸蘊一切皆相等　已經去者不結生
〔諸蘊〕直前已破壞　未來〔諸蘊〕亦應然
彼於中間滅〔諸蘊〕　〔諸蘊〕壞相無別異
心若不生則無生　心之現起有生存
心滅之故世間死　此為第一義設施
譬如水之至低處　隨欲〔所為〕被左右
心以六處為所緣　斷絕無暇可轉起
已壞之者無止在　未來之者無有聚
惟現在者為存續　猶如錐尖芥子粒
彼之現生之諸法　破壞已為被預定
〔彼等〕存續壞滅法　與前滅法不相雜
破壞之來為不見　破壞之去亦復然
猶如空中起電光　〔須臾〕生而〔須臾〕滅

如是乃「存續之少故，命短少」〔之義〕。

（二）自味〔自己之作用〕少故命短少者云何？命連結於入息，命連結於出息，命連結於出入息，命連結於〔地水火風之四〕大種，命連結於煖〔身熱〕，命連結於段食，命連結於識。此等〔出入息等〕之根本是脆弱，此等之前因亦是脆弱，〔此等之〕諸緣亦是脆弱，〔此等之〕發生因之〔渴愛〕亦是脆弱，與此等俱存〔色、無色法〕亦是脆弱，與此等相應〔諸法〕亦是脆弱，與此等俱生〔諸法〕亦是脆弱，與〔起生死〕努力〔渴愛〕亦是脆弱。此等〔諸法〕相互常是脆弱。此等相互不確立。此等相互將壞滅。然而相互不救護。又此等相互不令〔他〕存續。又亦無有令〔他〕生者。又何者比任何者亦不能捨。然而此等所有應為〔自〕破壞者。依前之諸法而令此等〔諸法〕生。令發生前之諸法是先此滅。前（之諸法），後（之諸法）亦相互決無相見之事。如是乃「自味〔自己之作用〕少故是命短」〔之義〕。

又若比於四大王天之命，人之命是短少，命是少，命是僅少，命是剎那，命是輕少，命是些少，命是暫時，命是不久住。若此於三十三天、夜摩天、都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之命，人之命是短少，命是少，命是僅少，命是剎那，命是輕少，命是些少，命是暫時，命是不久住。

即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眾人之壽如此短少，〔忽而為〕應至來世。〔故〕應磨慧，應作善，應行梵行。生者無有不死之事。諸比丘！長命者亦不過百歲內外〔之生存〕。」

人人之壽是短少　善人對彼應輕視
應如行同〔救〕頭燃　死之事無有不來
「晝夜過去〔無間斷〕　命乃刻刻在壞滅
人人之壽盡之事　如同小川之流水」

「諸賢者之言，此命為短少」〔之句中〕，「賢者」者，乃有堅固者故是賢者，堅固具足者故是賢者，為嫌厭惡者故是賢者，

「賢」者，是慧也。即所有之慧、知解、思擇、簡擇、擇法、觀察、思察、省察、賢明、善巧、巧妙、辨別、思念、普觀、廣〔慧〕、慧、導者、觀〔毘鉢舍那〕、正知、鞭、慧、慧根、慧力、慧刀、慧殿、慧明、慧光、慧燈、慧寶、不癡、擇法、正見也。具備彼之慧者故為賢者；又五蘊之賢者、〔十八〕界之賢者、〔十二〕處之賢者、〔十二〕緣起之賢者、〔四〕念處之賢者、〔四〕正勤之賢者、〔四〕神足之賢者、〔五〕根之賢者、〔五〕力之賢者、〔七〕覺友之賢者、〔聖〕道之賢者、〔沙門〕果之賢者、涅槃之賢者也。彼等賢者如是「言」，即：「人人之命是短少，命是少，命是僅少，命是剎那，命是輕少，命是些少，命是暫時，命是不久住」。乃如是言，如是語，如是話，如是說明，如是言說也。此是「諸賢者之言，此命為短少」〔之義〕。故世尊宣示：

故人於此處（佛教）　當應〔如次〕學
以知此世間　所有正不正
因彼之〔不正〕　不可行不正
諸賢者之言　此命為短少

五

我見此世間　續有顫動者
此等諸人人　對有至渴愛
劣等諸人人　面臨泣死〔神〕
對種種之有　不越於渴愛

（七七六）

「我見此世間，續有顫動者」〔之句中〕，「我見」者，乃以肉眼見，以天眼見，以慧眼見，以佛眼見，以普眼（一切知智）見，是覩、眺、省思、普觀。於世間者，乃在於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續有顫動者者，是依愛動

而動，依見動而動，依煩惱動而動，依加行動而動，依異熱動而動，依惡行動而動，依貪染而動，依瞋怒而動，依癡昏昧而動，依慢結縛而動，依見取著而動，依掉舉而陷於散亂而動，依疑陷於不決定而動，依隨眠、奮強而動，依利得而動，依不利而動，依名聲而動，依惡名而動，依賞讚而動，依毀訾而動，依樂而動，依苦而動，依生而動，依老而動，依病而動，依死而動，依愁、悲、苦、憂、惱而動，依地獄之苦而動，依畜生界之苦而動，依餓鬼界之苦而動，依人界之苦而動，依入胎原因之苦而動，依在胎原因之苦而動，依出胎原因之苦而動，依隨結生者之苦而動，依生者為他所支配之苦而動，依自苦之苦而動，依他所苦之苦而動，依苦苦而動，依行苦而動，依壞苦而動，依眼病之苦而動，依耳病之苦而動，依鼻病之苦、舌病之苦、身病之苦、頭病之苦、外耳病、口腔病、齒病、咳、喘息、外鼻病、熱病、老、腹病、氣絕、赤痢、腹痛、虎刺、癩、癰、疱瘡、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抓傷、皹、出血、糖尿病、痔疾、疙疸、潰瘍、膽汁等起病、痰等起病、風等起病、〔膽汁、痰、風〕集合病、氣候變化所生病、不等姿勢所生病、傷害所生病、業報所生病、寒、暑、飢、渴、大便、小便〔等之苦〕、虻、蚊、風、太陽熱、與爬行類（蛇類）接觸所生之苦、母死之苦、父死之苦、兄弟死之苦、姐妹死之苦、親子死之苦，親女死之苦，失親戚之〔苦〕、失財富之〔苦〕、失健康疾病之苦、失戒之苦、失正見之苦而動、慄動、戰動、顫、顫怖、顫駭者、見、覩、眺、省思、普觀也。此是「我見此世間，續有顫動者」〔之義〕。

「此等諸人人，對有至渴愛」〔之句中〕，所謂人人是有情之同義語。所謂渴愛者是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所謂「至渴愛」，至渴愛為渴愛所侵入，依渴愛而被散在，依渴愛而陷沒，依渴愛而被扔倒，依渴愛成為能奪被戰勝之心。所謂「對

有」，是欲有、色有、無色有〔之義〕。此是「此等諸人人，對有至渴愛」〔之義〕。

「劣等諸人人，面臨泣死〔神〕」〔之句中〕，劣等諸人人者，具劣身業故是劣〔等人人〕，具劣語業故是劣〔等人人〕，具劣意業故是劣〔等人人〕。具劣殺生故是劣〔等人人〕，具劣偷盜、劣邪欲行、劣妄語、劣兩舌、劣惡口、劣綺語、劣貪欲、劣瞋恚、劣邪見、劣諸行、劣五種欲、劣五蓋、劣思、劣希望、具劣願故是賤劣、下劣、卑賤、劣小、是小〔人人〕。此乃「下劣人人」〔之義〕。「臨面泣死〔神〕」，是臨面於死〔神〕，臨面於〔死〕魔，達於死〔神〕，到達於死〔神〕，近於死神，達於〔死〕魔，到達於魔，近於魔，達於死，到達於死，近於死而泣、乃號泣、愁、疲、悲泣、捶胸而泣，陷於蒙昧也。此是「劣等諸人人，臨面泣死〔神〕」〔之義〕。

「對種種之有，不越於渴愛」〔之句中〕，「渴愛」者，是色愛……乃至……法愛。「對種種之有」者，於種種之有，乃對業有、再有〔之義〕。〔即〕於欲有對業有，於欲有對再有，於無色有對業有，於無色有對再有〔之義〕。對再三之有、再三之趣、再三之生起、再三之結生，對再三之身體發生〔之義〕。不越於渴愛者，是不超渴愛，不捨渴愛，不唾棄渴愛，不脫渴愛，不捨斷渴愛，不捨遣渴愛。此是「對種種之有，不越於渴愛」〔之義〕。故世尊宣示：

我見諸世間　續有顫動者
此等諸人人　對有至渴愛
劣等諸人人　臨面泣死〔神〕
對種種之有　不越於渴愛

六

「見有諸人人　續動有我執

彼等如涸河　少水中之魚
見此諸過患　應行無我執
對有無繫著」

（七七七）

「見有諸人人，續動有我執」〔之句中〕，我執者有二，（一）愛我執，（二）見我執之二我執。

（一）愛我執者云何？依渴愛之物，而為「此是我物，彼是我物，如此如彼是我物，唯此是我物，我之色、聲、香、味、觸、敷物、衣物、奴婢、奴僕、山羊、羊、鷄、豚、象、牛、馬、牝馬、田、園、宅地、金〔銀〕、貨幣、村、鎮、王市、國土、地方、〔四兵之〕營舍、倉庫」為境界，為限界，為限定，行制限而把持使限為我執之物——又依一切之大地亦由渴愛而我執——，乃至百八使為渴愛之作用物，此是愛我執。

（二）見我執者云何？有身見有二十事，邪見有十事，邊見有十事，所有如是類之見、惡見、見執、見難路、見曲邪、見異動、見結、執、執取、住著、取、邪道、邪路、邪性、異學處、邪倒執、違邪執、顛倒執、邪執、對不如實為如實執、乃至六十二見。此是見我執。

「見有諸人人，續動有我執」者，懼我執事物將被奪而動惕，被奪時亦動惕，被奪後亦動惕，懼我執事物將變易亦動惕，變易時亦動惕，已變易後亦動惕，顫動、慄動、戰動、顫、顫怖、顫駭。見諸人人如斯動惕、顫動、慄動、戰動、顫、顫怖、顫駭，所謂覩、眺、省思、普觀〔之事〕。此是「見有諸人人續動有我執」〔之義〕。

「彼等如涸河，少水中之魚」者，譬如水被取去，水少之少水中之魚，由鴉、鷹、鶴所啄，被取上而食，動惕，顫動、慄動、戰

動、顫、顫怖、顫駭，如是人人懼我執事物將被奪而動惕，被奪時亦動惕，被奪後亦動惕，人人懼我執事物將變易而動惕，變易時亦動惕，變易後亦動惕，〔所謂〕顫動，慄動、戰動、顫、顫怖、顫駭也。此是「彼等如涸河，少水中之魚」〔之義〕。

「見此諸過患，應行無我執」〔之句中「見此」〕者，見、觀、考量、度知、辨知、而為明瞭於我執有此過患〔之義〕。此是「見此諸過患，應行無我執」〔之義〕。「我執」者，是愛我執與見我執之二我執。……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我執……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我執。捨斷愛我執，捨遣見我執，我不執眼，我不執耳，我不執鼻，我不執舌，我不執身，我不執意，我不執色、聲、香、味、觸、施主家、家、住居、利得、名聲、賞讚、安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見聞覺識諸法，不取，不執取，行不住著，應住，應動作，應活動，應護持，應持續，應維持。此「見此諸過患，應行無我執」〔之義〕。

「對有無繫著」〔之句中〕，「對有」者，是對欲有、色有、無色有，謂繫著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也。「對有無繫著」者，乃對有不繫著，不為欲、愛、貪、忍，不令生，不令發生，不令起，不令生起。此是「對有無繫著」〔之義〕。故世尊宣示：

見有諸人人　續動有我執
〔彼等〕如涸河　少水中之魚
見此諸過患　應行無我執
對有無繫著

七

對兩邊〔極端〕　應當調伏欲

徧知〔諸多〕觸　無有隨貪事
〔應勤〕自呵責　勿行諸〔惡業〕
賢者見與聞　皆無〔愛見〕著

（七七八）

「對兩邊〔極端〕，應當調伏欲」〔之句中〕，「邊」〔極端〕者，觸是一邊，觸之集是第二邊。過去是一邊，未來是第二邊。樂受是一邊，苦受是第二邊。名是一邊，色是第二邊。六內處是一邊，六外處是第二邊。有身是一邊，有身之集是第二邊。「欲」者，是對於〔五種〕欲之所有欲欲、欲喜、欲愛、欲愛情、欲熱惱、欲昏迷、欲縛著、欲流、欲軛、欲取、欲貪蓋也。

「應對兩邊調伏欲」者，謂應調伏、折伏、除去、折伏、滅除、滅無對兩邊欲〔之義〕。此是「對兩邊〔極端〕，應當調伏欲」〔之義〕。

「徧知〔諸多〕觸，無有隨貪事」〔之句中〕，觸者，是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增語觸、有對觸、樂受觸、苦受觸、不苦不樂受觸、善觸、不善觸、無記觸、欲界觸、色界觸、無色界觸、空觸、無相觸、無願觸、世間觸、出世間觸、過去觸、未來觸、現在觸也。如是為所有之觸、接觸、合觸、已合觸。以此謂觸。

「徧知〔諸多〕觸」者，（一）是知徧知、（二）度徧知、（三）依斷徧知之三徧知而徧知觸〔之義〕。

（一）知徧知者云何？是知觸，〔即〕知見此是眼觸、此是耳觸、此是鼻觸、此是舌觸、此是身觸、此是意觸、此是增語觸、此是有對觸、此是樂受觸、此是苦受觸、此是不苦不樂受觸、此是善觸、此是不善觸、此是無記觸、此是欲界觸、此是色界觸、此是無色界觸、此是空觸、此是無相觸、此是無願觸、此是世間觸、此是

出世間觸、此是過去觸、此是未來觸、此是現在觸也。此是「知徧知」也。

（二）〔度徧知〕者云何？徧知如右後，可度〔知〕觸。〔即〕度〔知〕無常、苦、病、癰、箭、痛、惱、敵、毀、疾、禍、怖畏、災患、動、壞、不恒、無救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空缺、空虛、空、無我、過患、變易〔壞〕法、不堅實、痛根、殺戮者、非有、有漏、有為、魔食、生法、老法、病法、死法、愁悲苦憂惱法、雜染法、集、滅沒、不樂味、過患、〔觸〕〔應〕出離也。此度徧知。

（三）斷徧知者云何？度〔知〕如右〔觸〕後，對於觸捨斷欲貪、除去、滅除、令之滅無。

即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對於觸所有之欲貪者，須捨斷之。如是彼之觸被捨斷、被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成為未來不生起者。」此是「斷徧知」。

「徧知〔諸多〕觸」者，以此三徧知，徧知觸〔之義〕。

「無有隨貪事」〔之句中〕，貪求者是渴愛也。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貪欲、貪、不善根。捨斷此貪求，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者云不貪求者。彼不貪求色，不貪求聲，不貪求香，不貪求味，不貪求觸，不貪求施主家、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應見聞覺識諸法。不貪結〔於彼〕，不昏迷，不結縛，離貪求，越貪求，捨貪求，唾棄貪求，脫貪求，捨斷貪求，捨遣貪求，離貪，越貪，捨貪，唾棄貪，脫貪，捨斷貪，捨遣貪，

無愛，消滅〔煩惱〕，為清涼，覺受樂，自成梵天而住。此是「徧知〔諸多〕觸，無有隨貪事」〔之義〕。

「〔應勤〕自呵責，勿行諸〔惡事〕」〔之句中〕，「事」者，是在作為之事。「〔應勤〕自呵責」，是依於作與不作之二理由而自呵責。

作與不作故而自呵責者云何？乃於「我作身惡行，我未作身善行」而自呵責。以「我作語惡行，我未作語善行」而自呵責。以「我是作意惡行，我未作意善行」而自呵責。以「我是作殺生，我未作離殺生」而自呵責。以「我是作偷盜，我未作離偷盜」而自呵責。以「我是作邪欲行，我未作離邪欲行」而自呵責。以「我是作妄語，我未作離妄語行」而自呵責。以「我是作兩舌，我未作離兩舌」而自呵責。以「我是作惡口，我未作離惡口」而自呵責。以「我是作綺語，我未作離綺語」而自呵責。以「我是作貪欲，我未作離貪欲」而自呵責。以「我是作瞋恚，我未作離瞋恚」而自呵責。以「我是作邪見，我未作離邪見」而自呵責。如是乃「作與不作故而自呵責」〔之義〕。

或又以「我未住圓滿諸戒」而自呵責，以「我未護諸根門」而自呵責，以「我未知食之量」而自呵責，以「我未住勤勵警寤」而自呵責，以「我住未具備念與正知」而自呵責，以「我未住修習四念處」而自呵責，以「我未住修習四正勤」而自呵責，以「我未住修習四神足」而自呵責，以「我未住修習五根」而自呵責，以「我未住修習五力」而自呵責，以「我未住修習七覺支」而自呵責，以「我未住修習八支聖道」而自呵責，以「我未住徧知苦」而自呵責，以「我未住捨斷集」而自呵責，以「我未住修習道」而自呵責，以「我未住作證滅」而自呵責。如是乃「作與不作故而自呵責」〔之義〕。如是無可自呵責之業行，不令生，不令發生，不令起，不令生起。此是「無可自呵責之行」〔之義〕。

「賢者見與聞，皆無愛見著」〔之句中〕，「著」者，是愛著與見著之二者也。……乃至（五五頁參照）……此是愛著……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著。「賢者」者，乃賢者、學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辨別者、具慧者也。賢者是捨斷愛著，捨遣見著，不著於見，不著於聞，不著於覺，不著於識，不附著，不染著，不著，不附著，不染著，出離，棄遣，解脫，離縛，不以限定之心而住。此是「賢者見與聞，皆無愛見著」〔之義〕。故世尊宣示：

對兩邊〔極端〕　應當調伏欲
徧知〔諸多〕觸　無有隨貪事
〔應勤〕自呵責　勿行諸〔惡業〕
賢者見與聞　皆無愛見著

八

徧知〔所有〕想　應可度暴流
牟尼諸徧取　〔一切〕無染著
拔箭〔捨諸欲〕　以行不放逸
此世與他〔世〕　均無所願求

（七七九）

「徧知〔所有〕想，應可度暴流」〔之句中〕，想者，是欲想、恚想、害想、出離想、不恚想、不害想、色想、聲想、香想、味想、觸想、法想，〔即〕如斯所有之想、想念、已想念，以此云是想。「徧知〔所有〕想」者，是以知徧知、度徧知、斷徧知之三徧知是徧知想〔之義〕。

「知徧知」者云何？乃〔如次〕之知想也。〔即〕知見此是欲想、此是恚想、此是害想、此是出離想、此是不恚想、此是不害想、此是色想、此是聲想、此是香想、此是味想、此是觸想、此是法想也，此是知徧知也。

「度徧知」者云何？作〔徧〕知如右後，是度〔知〕想也。〔即想〕無常、苦、病、癰、箭、痛、惱、敵、毀、疾、禍、怖畏、災患、動、壞……乃至（六〇頁參照）……集、滅沒、味樂、過患、〔應〕出離〔者而〕度〔知〕也、此是度徧知。

「斷徧知」者云何？如右度知後，對於想捨斷欲貪、令除去、滅除、滅無之。

即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對於想所有之欲貪者，須捨斷彼。如是者彼之想被捨斷、根絕，如被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無可生起之物。」此是斷徧知。

「徧知所有想」者乃以此三徧知，是徧知想〔之義〕。

「應可度暴流」者，是度、度越、度過、超越、離越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之義〕。此是「徧知〔所有〕想，應可度暴流」〔之義〕。

「牟尼諸徧取，一切無染著」〔之句中〕，「徧取」者，乃愛徧取〔以渴愛認識而把握之物〕及見徧取〔以惡見認識而把握之物〕之二徧取……乃至（五九頁參照）……此成為愛徧取……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徧取。

「牟尼」者云若那智。即，所有之慧、知解……乃至（五七頁以下參照）……不癡、擇法、正見也。具備其智到達若那者是牟尼。

有身牟尼、語牟尼、意牟尼之三牟尼。

（一）身牟尼者云何？捨斷〔殺生、偷盜、邪欲行之〕三種身惡行者是身牟尼，三種身之善行是身牟尼，身為所緣智是身牟尼，

身之徧知是身牟尼，伴徧知道是身牟尼，對於身捨斷欲貪是身牟尼。身行〔出入息〕滅之第四禪定是身牟尼。此是身牟尼。

（二）語牟尼者云何？乃捨斷〔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四種之語惡行是語牟尼，四種之語善行是語牟尼，語所緣智是語牟尼，語之徧知是語牟尼，伴徧知道是語牟尼，對於語捨斷欲貪是語牟尼。語行（尋、伺）之滅第二禪定是語牟尼。

（三）意牟尼者云何？乃捨斷〔貪欲、瞋恚、邪見之〕三種意惡行是意牟尼，三種之意善行是意牟尼，心為所緣智是意牟尼，心之徧知是意牟尼，伴徧知道是意牟尼，對於心捨斷欲貪是意牟尼。心行之滅想受滅定是意牟尼。此是意牟尼也。

無漏乃為身牟尼　及語牟尼意牟尼
具足者〔此之〕牟尼　云一切之捨斷者
無漏乃為身牟尼　及語牟尼意牟尼
具足者〔此之〕牟尼　則云惡之洗除者

於具備此等之三牟尼者有六牟尼。〔即〕在家牟尼、非家牟尼、有學牟尼、無學牟尼、辟支牟尼、牟尼牟尼也。

在家牟尼者云何？是在家者而見〔涅槃〕句，識教之眾人此是在家牟尼。

非家牟尼者云何？是出家者見〔涅槃〕句，識教之眾人此是非家牟尼。

七有學是有學牟尼。

阿羅漢是無學牟尼。

辟支佛是辟支牟尼。

如來阿羅漢等正覺者云牟尼牟尼。

無明智者是愚昧　由寂默而非牟尼
但如用秤〔而取捨〕　只取優〔業避〕諸惡
賢者以此成牟尼　由此彼乃為牟尼
觀測〔內外〕兩世間　〔由此〕彼乃云牟尼
於內外一切世間　以知不善與善法
值由天人之供養　超著網者此牟尼

「無染著」〔之句中〕，「著」者，是愛著與見著之二者……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著……乃至（五七頁以下參照）……此是見著。牟尼是捨斷愛著、遣見著、不著諸徧取、不附著、不染著、不住著、不住附著、不住染著、超出、棄遣、解脫、離縛、以不限定之而心。此是「牟尼諸徧取，〔一切〕無染著」〔之義〕。

「拔箭〔捨諸欲〕，以行不放逸」〔之句中〕，箭者，是貪箭、瞋箭、癡箭、慢箭、見箭、憂箭、疑惑箭之七箭。捨斷此等之箭、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者、拔箭、裂箭、破裂箭、捨箭、唾棄箭、脫箭、捨斷箭、捨遣箭、無愛、消滅〔煩惱〕、為清涼、覺受樂，云自為梵而住〔者〕。此是「拔箭」〔之義〕。

「且行」者，是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

「不放逸」者，是恭敬而作諸善法、常作、堅住而作、不萎縮而行、不放棄〔行之〕欲，不放棄責任也。然「我未圓滿之戒蘊應云何令之圓滿耶？」或「我既圓滿之戒蘊於時時應〔云何〕令之以慧助長耶？」對於諸善法，於此有所有欲、精進、勇猛、努力、不退、念、正知、熱心、精勤、決意、勤勵、不放逸。然「我未圓滿之定蘊應云何令之圓滿耶？」或「我既圓滿之定蘊於時時應〔云何〕令之以慧助長耶？」對於諸善法有……乃至……不放逸。然

「我未圓滿之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應云何令之圓滿耶？」或「我既圓滿之解脫智見蘊於時時應〔云何〕令之以慧助長耶？」對於諸善法，於此有所有欲、精進、勇猛、努力、不退、念、正知、熱心、精勤、決意、勤勵、不放逸也。此「拔箭〔捨諸欲〕，以行不放逸」〔之義〕。

「此世與他世，均無所願求」者，乃不願求此世自己之身體，不願求他世他人之身體。不願求此世之自己之色、受、想、行、識，不願求他世他人之色、受、想、行、識。不願求此世之六內處，不願求他世之六外處。不願求此世之人世間，不願求他世之天世間。不願求此世之欲世界，不願求他世之色界、無色界。不願求此世之欲界、色界，不願求他世之無色界。更不願求趣、生起、結生、有、輪迴又輪轉，不欲求，不樂，不冀求，不希望，不熱望也。此是「此世與他〔世〕，均無所願求」〔之義〕。故世尊宣示：

偏知〔所有〕　想應可度暴流
牟尼諸徧取　〔一切〕無染著
拔箭〔捨諸欲〕　以行不放逸
此世與他〔世〕　均無所願求

第二　窟八偈經之義釋畢

第三　瞋怒八偈經之義釋

一

一部之人人　實有瞋怒意
以言〔誹謗〕語　他人〔妄信彼〕
意彼為真實　以言〔誹謗〕語
牟尼不接近　所生〔誹謗〕語
故牟尼何處　亦無有〔心〕栽

（七八〇）

「一部之人人！實有瞋怒意，以言〔誹謗〕語」者，彼等之外學是有瞋怒之意、瞋惡之意、違背之意、違逆之意、害惡之意、惱害之意、瞋害之意、瞋恨之意而語不實誹謗世尊與比丘眾。此是「一部之人人，實有瞋怒意，以言誹謗語」〔之義〕。

「他人〔妄信彼〕，意彼為真實，以言〔誹謗〕語」者，某處之人人信解、信賴、信彼等之外學，思彼意真實，想為真實，意為事實，想為事實，意為如實，想為如實，意為如真，想為如真，意為不顛倒，想為不顛倒而語不實〔誹謗〕世尊與比丘眾。此是「他人〔妄信彼〕，思彼意真實，以言〔誹謗〕語」〔之義〕。

「牟尼不接近，所生〔誹謗〕語」〔之句中所生之語〕者，雖是不實而對世尊與比丘眾「所生」、發生、起、生起，現前作彼〔誹謗〕語，於他處而起怒罵〔誹謗〕之聲。此是「牟尼不接近，所生〔誹謗〕語」〔之義〕。

「牟尼」者，以智云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五一頁以下參照）……不癡、擇法、正見。具備彼智，達到牟那者是牟尼……乃至（六五頁以下參照）……超越著與網，此是牟尼。

近於〔誹謗〕語者，依於二原因近於〔誹謗之〕語。〔即過惡之〕作者，依作者之事而近於〔誹謗〕語。或又被〔謗〕語，有常受誹謗者，〔云：〕「我非過惡之作者」而怒，瞋恚、反抗、現怒、瞋與不愉快。近於〔誹謗〕語者，依此等二原因而近於〔誹謗之〕語。牟尼依二原因而不近於誹〔謗語〕。〔即過惡之〕不作者，依不作者之事而不近於〔誹謗〕語。或又受謗語，續被誹謗，〔云：〕「我非過惡之作者」而不現怒，不瞋恚、不反抗、不怒、瞋及不愉快。牟尼依此等二原因不近於〔誹謗〕語，不接近、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此是「牟尼不接近，所生〔誹謗〕語」〔之義〕。

「故牟尼何處，於無有〔心〕栽」〔之句中〕，「故」者，是是「故」，以依其理由、其因、其緣、其因緣。於牟尼心之被害，無有「心栽」（頑迷）之生。〔即〕亦無五心栽，亦無貪栽、瞋栽、癡栽之三栽，不存、不存在、不得、捨斷之、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而燃燒。「於何處」者，乃亦於何處、於何、於內、於外、又於內外亦〔之義〕。此是「故牟尼何處，亦無有心栽」〔之義〕。故世尊宣示：

一部之人人　實有瞋怒意
以言〔誹謗〕語　他人〔妄信彼〕
意彼為真實　以言〔誹謗〕語
牟尼不接近　所生〔誹謗〕語
故牟尼何處　亦無有〔心〕栽

二

為諸欲所牽　住著意欲者
已見為如何　將可以超越
〔彼〕已自完成　繼續為〔思〕做
儘如其所知　應成如其言

「己見為如何，將可以超越」者，乃「如斯我將奪回為〔釋子所奪〕此利得、名聲、恭敬、尊敬」，諸外學有如是見、有如是忍（思）、有如是意欲、有如是意見、有如是意樂、有如是意趣、以殺害孫陀利女普行者而讒謗諸沙門釋子〔所殺〕，彼等不能超〔離〕己見、己忍、己意欲、己意見、己意樂、己意趣也。如是對彼等惡名聲能還來彼自身。如是「己見為如何，將可以超越」〔之義〕。

或又，謂「世間是常，只此為真實其他是虛妄」，如是之說者是己見、己忍、己意欲、己意見、己意樂、己意趣如何而越、超、超越、離越耶？因何而然耶？彼於其見如是取著、正受、把取、執取、住著、縛著，信解也。如是乃「如何將可以超越己見耶」〔之義〕。謂「世間是無常……世間是有邊……世間是無邊……命與身是同一……命與身是相異……如來死後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存在且不存在……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如是之說者，如何將可以越、超、超越、離越己見、己忍、己意欲、己意見、己意樂、己意趣耶？因何而然耶？彼於其見，如是取著、正受、把取、執取、住著、縛著、被信解也。如是乃「己見為如何，將可以超越？」〔之義〕。

「為諸欲所牽，住著意欲者」〔之句中〕，為欲所牽者，是依己見、己忍、己意欲、己意見而行，〔即〕被導、被運、被帶去也。譬如乘象，或乘車，或乘馬，或乘牛，或乘山羊，或乘羊，或乘駱駝，或乘驢馬而行，而被導、被運、被帶去，如是依己見、己忍、己意欲、己意見而行，〔即〕被導、被運、被帶去也。此為欲所牽〔之義〕。

「住著意欲者」者，是住著、住立、貪著、近著、縛著於己見、己忍、己意欲、己意見而令信解者。此是「為〔諸〕欲所牽，住著意欲者」〔之義〕。

「〔彼〕已自完成，繼續為思做」者，是為自完成，為圓滿，為成高貴，為成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也。〔即〕「此〔我〕師是一切智者」，是自完成、為圓滿、為最貴、為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也。〔云：〕「此法是善說。此眾是善行道。此見是賢善。此行道是善施設。此道是令出（三界）者」，而為自己完成、為圓滿、為高貴、為最高、最勝、最殊勝、透逸、最上、勝妙，如是〔思〕令生、令發生、令起、令生起也。此是「彼已自完成，繼續為〔思〕做」〔之義〕。

「儘如其所知，應成如其言」者，是儘如其所知而應儘其言、語、說明、言說也。〔即〕「世間是常，唯此為真實，其他是虛妄」如其所知而應儘言、語、話、說明、言說也。「世間是無常……乃至（七七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非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如其所知而應儘言、語、話、說明、言說也。此「儘如其所知，應成如其言」〔之義〕。故世尊宣示：

為諸欲所牽　住著意欲者
己見為如何　將可以超越
〔彼〕已自完成　繼續為〔思〕做
儘如其所知　應成如其言

三

他之人人言　為不被質問
於所言之人　自己之戒務〔者〕
以〔及〕於自己　若有自言者
彼諸善巧者　言為非聖法

（七八二）

「於〔言〕所之人，自己之戒務」〔之句中〕，於者，是亦有剎帝利，亦有婆羅門，亦有毘舍，亦有首陀，亦有天，亦有人，如何容貌，如何業務，如何職分，如何階級，如何地位，亦於如何法

之具備者〔之義〕。戒與務者，（一）於戒且為務，（二）務者而有非戒。

（一）於戒且有為務者云何？於此有具戒之比丘，防護於別解脫律儀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雖於微少罪亦起怖畏，受持諸學處而學。彼其時之所抑制、律儀、不犯者此是戒。所有受持此為務。依律儀之義是戒，依受持之義是務也。此云「於戒且為務」。

（二）務者而有非戒者云何？阿練若、住支、常乞食支、三衣支、次第乞食支、時後不食支、常坐不臥支、隨處住支之八頭陀支，此云為務而非戒。精進之受持亦云為務而非戒。〔即〕「寧使皮、腱、骨乾盡，身中之肉、血令涸竭，依丈夫力勢，依丈夫力，依丈夫精進，依丈夫勇猛不得應得之物者，不得令精進停止。」以策勵、精勤此心。如是精進之受持云務而非戒。「無取而由諸漏至我心解脫止，我不解此結跏趺坐。」以策勵、精勤此心。如是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

「不能拔去愛箭　我不食亦不飲
不外出於精舍　亦不橫脇而臥」

然以策勵、精勤此心。如是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無取而由諸漏我心至解脫止，我不由此座起，不下經行處，不外出精舍，不外出偏屋頂家，不外出臺觀，不外出平屋，不外出山窟，不外出洞穴，不外出小屋，不外出重閣，不外出樓房，不外出圓屋，不外出寶庫，不外出集會所，不外出假屋，不外出樹下」，以策勵、精勤此心。如是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然「於此之晨朝時，我將取得聖法，將正得，將證達，將觸達，將作證」，以策勵、精勤此心。如是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然「於此正午時、於夕刻時、於初夜、於中夜、於後夜、於新月、於滿月、於雨期、於冬期、於夏期、於青年期、於中年期、於老年期我將取得聖法，

將正得，將證達，將觸達，將作證」，以策勵、精勤此心。如是為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

「人」者，是有情、人、摩奴之子、士夫、補特伽羅、命者、生死者、生者、根行者、摩奴所生者。此是「於所〔言〕之人，務自己之戒」〔之義〕。

「他之人人言，為不被質問」〔之句中〕，「他之人人」者，是諸他之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為不被質問」者，是不問、不尋、不乞，不求，不信樂也。「言」者，乃「我是住具足戒」，「住具足而務」，又「戒與務具足」，說自己之戒、或務或戒與務。又「〔我〕之生、姓、家世、麗容、財、〔吠陀之〕誦學、事業、技術、學術、博識、辯舌、又〔具足〕任何之根據」，又「〔我〕由高貴家之出家」，「由大家之出家」，「由大財產家之出家」，「由大富豪家之出家」，「〔我〕之親戚之在家者出家者皆甚有名」，又「我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我〕是經師」，「是持律師」，「是說法師（論師）」，又「〔我〕是住阿練若者」，「是常乞食者」，「是糞掃衣者」，「是三衣者」，「是次第乞食者」，「是時後不食者」，「是常坐不臥者」，「是隨處住者」。又說語、話、說明、言說：「我得初禪」、「得第二禪」、「得第三禪」、「得第四禪」、「得空無邊處定」、「得識無邊處定」、「得無所有處定」、「得非想非非想處定」。此是「他之人人言，為不被質問」〔之義〕。

「彼諸善巧者，言為非聖法」〔之句中〕，諸善巧者，是所有蘊善巧者、界善巧者、處善巧者、緣起善巧者、念處善巧者、正勤善巧者、神足善巧者、根善巧者、力善巧者、覺支善巧者、道善巧者、果善巧者、涅槃善巧者也。彼等善巧者，如次「言」斯言、斯語、斯話、斯說明、斯言說。〔即〕「此是非聖法，此非聖者之

法」；「此是愚者之法，此非賢者之法」；「此是不善人之法，此非善人之法」。此乃言：「彼諸善巧者，言為非聖法」〔之義〕。

「以〔及〕於自己，若有自言者」〔之句中〕，我云自己。「自言」者，是自己言自己也。〔即〕「我住具足戒」，「具足住務」，「戒與務具足」，又「〔我〕之生、姓、家世、麗容、財、〔吠陀之〕誦學、事業、技術、學術、博學、辯舌又我〔有具足〕任何之根據」，又「〔我〕是由高貴之家出家」、「由大家之出家」、「由大財產家之出家」、「由大富豪家之出家」，「〔我〕親戚之在家者出家者皆是甚有名」，又「我已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我是經師」，「是持律師」，「是說法師」，又「〔我〕是住阿蘭若者」，「是常乞食者」，「是糞掃衣者」，「是三衣者」，「是次第乞食者」，「是時後不食者」，「是常坐不臥者」，「是隨處住者」，又如是說、語、話、說明、言說：「我是得初禪」、「得第二禪」、「得第三禪」、「得第四禪」、「得空無邊處定」、「得識無邊處定」、「得無所有處定」、「得非想非非想處定。」此是「以〔及〕於自己，若有自言者」〔之義〕。故世尊宣示：

他之人人言　為不被質問
於所言之人　務自己之戒
以〔及〕於自己　若有自言者
彼諸善巧者　言為非聖法

四

又為靜寂故　比丘自寂滅
我之為如是　無以誇諸戒
世間任何處　彼無〔煩惱〕增
彼諸善巧者　乃言〔諸〕聖法

（七八三）

「又為靜寂故，比丘自寂滅」〔之句中〕，「寂」者，乃貪之寂故為寂，乃瞋之寂故為寂，乃癡之寂故為寂。於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之寂故，寂止故，寂靜故，燒盡故，消滅故，離去故，安息故，於寂、寂靜、消滅、安息也。此為寂。

比丘者，七法之破壞故是為比丘。〔即〕：（一）破壞有身見，（二）破壞疑，（三）破壞戒禁取，（四）破壞貪，（五）破壞瞋，（六）破壞癡，（七）破壞慢。彼破壞雜染齎再有、有不安、有苦報、齎未來之生老死之諸惡不善法。

世尊宣示：

「薩毘耶！　依自〔修習〕道
汝至般涅槃　度過諸疑惑
捨斷有非有　梵行已達成
滅盡再有者　〔此乃是比丘〕」

「又為靜寂故，比丘自寂滅」〔之句中自寂滅〕者，乃貪之消滅故、瞋之消滅故、癡之消滅故，於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之消滅故而自寂滅。此是「又為靜寂故，比丘自寂滅」〔之義〕。

「我之為如是，無誇於諸戒」〔之句中〕，「我之為如是」謂〔字之用法〕乃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此「我乃如是」〔之義〕。「無誇於諸戒」者，此處一類者乃誇、誇言。〔即〕彼誇、誇言：「我住具足戒」，「我乃具足而務」，「我具足戒與務」。又誇、誇言：「我之生、姓、家世、麗容……乃至（八二頁參照）……得非想非非想

定。」如是不誇、不誇言、以遠誇、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我之為如是，無誇於諸戒」〔之義〕。

「彼諸善巧者，乃言〔諸〕聖法」〔之句中〕，諸善巧者者，是所有蘊善巧者、界善巧者、處善巧者、緣起善巧者、念處善巧者、正勤善巧者、神足善巧者、根善巧者、力善巧者、覺支善巧者、道善巧者、果善巧者、涅槃善巧者也。彼等諸善巧者如次「言」。〔即〕如是言、斯語、斯說明、斯言說：「此是聖者之法，此非非聖者之法」。「此是賢者之法，此非愚者之法」，「此是善人之法，此非不善人之法」。此是「彼諸善巧者，乃言〔諸〕聖法」〔之義〕。

「世間任何處，彼無〔煩惱〕增」〔之句中〕，「彼」者，是阿羅漢、漏盡者。「增盛」者，是貪增盛、瞋增盛、癡增盛、慢增盛、見增盛、煩惱增盛、業增盛之七增盛也。於彼無此等之增盛，不存、不存在、不得、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依智火而燒之。「任何處」者，是無論何處、何、任何、內、外、又內外。「世間」者，乃於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此是「世間任何處，彼無〔煩惱〕增」〔之義〕。故世尊宣示：

又為靜寂故　比丘自寂滅
我之為如是　無以誇諸戒
世間任何處　彼無〔煩惱〕增
彼諸善巧者　乃言〔諸〕聖法

五

不淨白諸法　〔有此〕為徧計
造作且重視　〔如是〕處之人
彼自己〔之見〕　以見於功德

緣彼動（妄見）　依止於〔虛〕寂

（七八四）

「〔不淨白〕諸法，〔以此〕為徧計，造作且重視，〔如是〕處之人」〔之句中〕，徧計者是愛徧計與見徧計之二徧計……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徧計……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見徧計。造作者，是造作種種之造作、行作、設立，此是造作。或者是為無常〔法〕、有為〔法〕、緣生法、盡滅法、衰滅法、離貪法、滅法也。此亦為造作（有為）。「處之人」者是惡見者。「諸法」乃云六十二見。此是〔云〕「不淨白諸法，有此為徧計，造作且重視，〔如是〕處之人」〔之義〕。

「有不淨白〔諸法〕而要重視〔彼〕〔之句中〕，重視者，是愛重視與見重視之二重視……」……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重視……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重視。彼不捨斷愛重視，不捨遣見重視。彼不捨斷愛重視，不捨遣見重視故，彼乃重視行渴愛與（惡）見。以渴愛為幢幡，以渴愛為旗幟，以渴愛為主，以（惡）見為幢幡，以見為旗幟，以見為主，亦隨行渴愛與（惡）見。此是「重視」〔之義〕。「有」者，是有、存在、所得。不淨白者，是不淨白、不淨潔、不徧淨、已雜染、能雜染也。此是「不淨白諸法有而重視彼」〔之義〕。

「彼自己之見，以見於功德」〔之句中〕，彼自己〔之見〕者，乃於彼自己之中。云惡見為自己。於自己之見以見（一）現世之功德與見（二）來世功德之二功德。

（一）見於現世之功德者云何？或若有有見師者，有諸弟子奉彼見。諸弟子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敬重有斯見之師。依其因緣〔彼等依信者等〕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此是「見於現世之功德」。

（二）見於來世之功德者云何？此見確〔人人〕至龍界、金翅鳥界、夜叉界、阿修羅界、犍闥婆界、大王界、帝釋界、梵天界或天界。此見確〔人人〕至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依此見成〔人人〕為淨、為清淨、為徧淨、為脫、解脫、徧脫。依此見我為淨、為清淨、為徧淨、脫、解脫、徧解脫期待未來之果。此是見於來世之功德。

於自己之見〔彼〕見、觀、眺、省思、普觀此等之二功德，此是「彼自己之〔見〕，以見於功德」〔之義〕。

「緣彼動（妄見），依止於虛寂」〔之句中於寂者〕（一）究竟寂，（二）彼分寂，（三）世俗寂之三寂。

（一）究竟寂者云何？乃云究竟寂是不死（甘露）、涅槃。即所有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此是究竟寂。

（二）彼分寂者云何？於初禪入定者乃諸蓋寂，於第二禪入定者乃尋、伺寂，於第三禪入定者乃喜寂，於第四禪入定者乃樂、苦寂，於空無邊處入定者乃色想、有對想、種種想寂，於識無邊處入定者乃空無邊處想寂，於無所有處入定者是識無邊處想寂，於非想非非想處入定者乃無所有處想寂。此是彼分寂。

（三）世俗寂者云何？云世俗寂是六十二之惡見、見寂。而於此〔本偈之〕義意味，寂是世俗寂。

「緣彼動（妄見），依止於虛寂」者，是動寂、散動寂、搖寂、動轉寂、衝繫寂、計寂、徧計寂、無常、有為、緣生〔法〕、盡滅法、衰滅法、離貪法、滅法、寂，依止於著、繫著、近著、縛著，信解。此是「緣彼動，依止於虛寂」〔之義〕。故世尊宣示：

不淨白諸法　〔有此〕為徧計
造作且重視　如是處之人
彼自己之〔見〕　以見於功德
緣於彼之動　依止於虛寂

六

取著對諸法　確知為〔取著〕
離越見住著　實屬為不易
故諸〔有情〕人　彼等在住著
〔正〕法為放棄　〔諸法〕又取著

（七八五）

「離越見住著，實屬為不易」〔之句中〕，見住著者，以「世間是常，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之住著執取是見住著。以「世間是無常」，「世間是有邊」，「世間是無邊」，「命與身是同一」，「命與身是相異」，「如來死後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存在，且不存在」，「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之住著執取是見住著。此是「見住著」。「離越實屬為不易」者，乃越過難、度難、越度難、超越難、離越難。此是「離越見住著，實屬為不易」〔之義〕。

「取著對諸法，確知為取著」〔之句中〕。所謂「對於諸法」者，是對於六十二惡見。「確知」者，是確知、決擇、思擇、考量、度知、辨知、明瞭也。「取著」者，對於諸住著之制限取、一分取、勝妙取、部分取、綜合取。〔即諸住著見〕者，「此是真實、如理、如實、事實、如真、不顛倒」而取、執取、住著、縛著、令信解。此是「取著對諸法，確知為取著」〔之義〕。

「故諸〔有情〕人，彼等在住著」〔之句中〕，「故」者，是故也於彼之理由、其因、其緣、其因緣。「人」者，是有情、人、摩奴之子、士夫、補特伽羅、命者、生死者、生者、根行者、摩奴

所生者。「彼等在住著」者，是彼等於見住著〔之義〕。此是「故諸〔有情〕人，彼等在住著」〔之義〕。

「〔正〕法為放棄，諸法又取著」〔之句中〕，放棄者，依二理由而放棄，〔即〕（一）依他之中傷而放棄。又（二）為不能〔成就〕而放棄。

（一）依他之中傷而放棄者云何？他人：「彼之師不是一切知者，〔彼之〕法是不善說、〔彼之〕眾是不善行道; 〔彼之〕見非是賢善，〔彼之〕行道非善施設，〔彼之〕道無能出三界。於彼處無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或徧脫。於其處無有淨、為清淨、為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教〕是劣、劣賤、下劣、卑賤、劣小、是小也。」如是他為中傷。如是受中傷而放棄師，放棄法說，放棄眾，放棄見，放棄行道，放棄道者。如乃「依他之中傷而放棄」。

（二）不能〔成就〕而放棄者云何？乃不能〔成就〕戒而放棄戒，不能〔成就〕務而放棄務，不能〔成就〕戒與務而放棄戒、務。如是乃為「不能〔成就〕而放棄」。

又「取著法」者，乃執師、執法說、執眾、執見、執行道、執著、執果、執取、住著也。此是「放棄正法，又取著諸法」〔之義〕。故世尊宣示：

取著對諸法　確知為取著
離越見住著　實屬為不易
故諸〔有情〕人　彼等在住著
〔正〕法為放棄　〔諸法〕又取著

七

何處之世間　實有除遣者
對種種之有　無徧計之見

〔身為〕除遣者　捨斷諂與慢
彼既無近著　何將赴〔輪迴〕

（七八六）

「何處之世間，實有除遣者，對種種之有，無徧計之見」〔之句中〕，「除遣者」，乃云慧是除遣。即所有慧是知解、思擇、簡擇、擇法、觀察、思察、省察、賢明、善巧、巧妙、辨別、思念、普觀、廣〔慧〕、慧、導者、觀（毘鉢舍那）、正知、鞭、慧、慧根、慧力、慧刀、慧殿、慧明、慧光、慧燈、慧寶、不癡、擇法、正見也。

由何而云慧是除遣耶？由彼慧而除遣身惡行、洗、洗掃、洗除；除遣語惡行、洗、洗掃、洗除；除遣意惡行、洗、洗掃、洗除；除遣貪、洗、洗掃、洗除；除遣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洗、洗掃、洗除也；由此云慧是除遣。或又由正見而除遣邪見、洗、洗掃、洗除；由正思惟而除遣邪思惟、洗、洗掃、洗除；由正語而除遣邪語、洗、洗掃、洗除；由正業而除遣邪業、洗、洗掃、洗除；由正命而除遣邪命、洗、洗掃、洗除；由正精進而除遣邪精進、洗、洗掃、洗除；由正定而除遣邪定、洗、洗掃、洗除；由正智而除遣邪智、洗、洗掃、洗除；由正解脫而除遣邪解脫、洗、洗掃、洗除；或又由八支聖道而除遣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洗、洗掃、洗除也。

阿羅漢具此等之除遣法，正具、達、正達、成、正成、具備。故阿羅漢是除遣者。彼乃除遣貪，除遣惡，除遣煩惱，除遣熱惱，故是除遣者。

「何處之」者，是何處也，何（哪），何之（哪一個）〔之義〕。「亦世間」者，乃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也是〔世間〕。「徧計」者，是愛徧計與見徧計之二徧計……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徧計……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徧計。「對種種之有」者，對於種種之有是業有、再有〔之義〕。〔即〕是於欲有對業有，於欲有對再有，於色有對業有，於色有對再有，於無色有對業有，於無色有對再有〔之義〕，是對於再三之有、再三之趣、再三之生起、再三之結生、再三身體發生〔之義〕。

「何處之世間，實有除遣者，對種種之有，無徧計之見」者，於除遣者雖於任何處之世間，對於種種之有計，無徧計、行作、設立之見，〔如是〕不存、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何處之世間，實有除遣者，對種種之有，無徧計之見」〔之義〕。

「除遣者，是捨斷諂與慢」〔之句中〕，以欺瞞行為言諂，於此某者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以惡欲之為隱蔽此。〔即〕願「勿知我〔惡〕事」，思惟「勿知我惡事」，以隱蔽手段之語而語「勿知我〔惡〕事」，以身努力「勿知我惡事」。如是所有諂、諂曲、誇大、欺瞞、偽善、虛偽、蔽惡、詭詐、詐欺、隱匿、隱蔽、不明示、不顯示、隱閉、惡行為，此是言諂。

「慢」者，（一）有一種之慢，〔即〕所有心之高貢。（二）有二種之慢，〔即〕稱揚自己之慢與貶下其他之慢。（三）有三種之慢，〔即〕我是殊勝之慢，我是等之慢，我是劣之慢。（四）有四種之慢，〔即〕由利得而生慢，由名聲而生慢，由稱讚而生慢，由樂而生慢。（五）有五種之慢，〔即〕我乃得可意之色而生慢，我得可意之聲、香、味、觸而生慢。（六）有六種之慢，〔即〕由眼之具足而生慢，由耳之具足、鼻之具足、舌之具足、身之具足、

意之具足而生慢。（七）有七種之慢，〔即〕是慢、過慢、慢過慢、卑慢、增上慢、我慢、邪慢。（八）有八種之慢，〔即〕由利得而生慢，由不利得而生卑慢，由名聲而生慢，由不名聲而生卑慢，由稱讚而生慢，由譏訾而生卑慢，〔由樂而生慢，由苦而生卑慢〕。（九）有九種之慢，〔即〕勝者之「我勝」之慢，勝者之「我等」之慢，勝者之「我劣」之慢，等者之「我勝」之慢，等者之「我等」之慢，等者之「我劣」之慢，劣者之「我勝」之慢，劣者之「我等」之慢，劣者之「我劣」之慢。（十）有十種之慢，〔即〕於此某者之生、姓、家世、麗容、財、〔吠陀之〕誦學、事業、技術、學術、博識、辯舌又依任何之根據而生慢。如是所有慢、慢心、高慢、高貢、高舉、〔心之〕幢幡、傲慢、心之旗幟，此是言慢。

「〔身為〕除遣者，捨斷諂與慢」者，乃除遣者捨斷諂與慢，捨棄、除去、滅除、使之滅無。此是「〔身為〕除遣者，捨斷諂與慢」〔之義〕。

「彼既無近著，何將赴〔輪迴〕」〔之句中〕，近著者，是愛近著與見近著之二近著……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近著……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近著。彼捨斷愛近著，捨遣見近著也。捨斷愛近著，捨遣見近著故，無近著之彼，何有貪可行所染！何有瞋可行怒！何有癡可行昏迷！何有慢可行結縛！何有見可行執取！何有掉舉可行散亂！何有疑可行不決定！何有隨眠可行強力！彼等是捨斷諸行。諸行之捨斷故何有行〔諸〕趣！何有可成地獄有情、畜生、餓鬼、人、天、有色者、無色者、有想者、無想者又非想非非想者！彼無因、無緣、無原因何有可行於〔輪迴〕？此是「彼既無近著，何將赴輪迴」〔之義〕。故世尊宣示：

何處之世間　實有除遣者
對種種之有　無徧計之見

〔身為〕除遣者　捨斷諂與慢
彼既無見著　何將赴〔輪迴〕

八

諸〔煩惱〕法語　近著者受之
若不近著者　豈可云何〔語〕
蓋〔如是〕於彼　無有我非我
彼今於此處　捨遣一切見

（七八七）

「近著者是受，諸〔煩惱〕法語」〔之句中〕，近著者，是愛近著與見近著之二近著……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近著……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近著。彼不捨斷愛近著，不捨遣見近著，不捨斷愛近著，不捨遣見近著故，〔彼〕以受諸〔煩惱〕法之語。〔即〕「為〔貪〕所染」，「〔以瞋〕而怒」，「〔以癡〕而昏迷」，「為〔慢〕所結縛」，「〔以見〕而執取」，「〔以掉舉〕而散亂」，「〔以疑〕而不決定」，又「〔以隨眠〕成強力」，〔受如所說種種之語〕。〔又彼〕不捨斷諸行，不捨斷諸行故受〔諸〕趣之語：〔即〕「〔彼〕是成地獄有情」、「成畜生」、「成餓鬼」、「成人」、「成天」、「成有色者」、「成無色者」、「成有想者」、「成無想者」、又「成為非想非非想者」〔受如說諸趣之語〕，近於〔語〕，執〔語〕、執取、住著。此是「近著者是受諸〔煩惱〕法語」〔之義〕。

「若不近著者，豈可云何〔語〕」〔之句中〕，近著者，是愛近著與見近著之二近著……乃至……此是愛近著……乃至……此是見近著。彼捨斷愛近著，捨遣見近著，捨斷愛近著，捨遣見近著故，〔彼是不近著者〕。〔其〕不近著者者豈可說有何貪所染！豈可說有何瞋所怒！豈可說有何疑所昏迷！豈可說有慢所結縛！豈可說有何見之執取！豈可說有何掉舉之散亂！豈可說有何疑之不決

定！又豈可說有何隨眠之強力！〔彼〕捨斷彼等諸行。捨斷諸行故豈可說有何諸趣之語！〔即〕「彼是地獄有情」……乃至（前面參照）……又「成非想非非想者」〔焉可說有如說語〕？彼無因、無緣、無原因焉可說有伺，焉何可話、焉何可說明，焉何可言說〔彼煩惱諸趣〕！此是「若不近著者，豈可云何語」〔之義〕。

「蓋〔如是〕於彼，無有我非我」者，〔於彼〕無謂「我」之常見，無謂「非我」之斷見。無謂我之已取，無謂非我之當脫。於有已取者有當脫，於有當脫者有已取。阿羅漢超越取、脫，離越增、滅。彼已成〔梵行〕，〔所作〕已辦……乃至……於彼無再有。此是「蓋〔如是〕於彼，無有我非我」〔之義〕。

「彼今於此處，捨遣一切見」者，彼捨斷六十二惡見、斷絕、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彼於此遣一切之惡見、除遣、棄遣、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此是「彼今於此處，捨遣一切見」〔之義〕。故世尊宣示：

諸煩惱法語　近著者是受
若不近著者　豈可云何語
蓋〔如是〕於彼　無有我非我
彼今於此處　捨遣一切見

第三　瞋怒八偈
經之義釋畢

第四　淨八偈之義釋

一

我見第一無病淨　由彼之見有正淨
斯續知解第一知　淨觀者見智為解

（七八八）

「我見第一無病淨」〔之句中〕，我見淨者，是我見淨、覩淨、眺淨、省思淨、普觀淨〔云義〕。第一無病者，是達第一之無病，達於安隱，達於救護所，達於避難所，達於歸依所，達於究極，達於無畏，達於無死，達於不死（甘露），達於涅槃〔之義〕。此是「我見第一無病淨」〔之義〕。

「由彼之見有正淨」者，於人以眼識見色，而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人由〔見〕而淨、成清淨、成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由彼之見有正淨」〔之義〕。

「斯續知解第一知」者，如是繼續知解、了知、識知、別知、通達，「此〔之見〕是『第一』、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是云知、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也。此是「斯續知解第一知」〔之義〕。

「淨觀者見智為解」〔之句中〕，在觀淨者是「淨觀者」。「見智為解」，以眼識見色以智之解，解為道，解為路，解為三界之出脫。此是「淨觀者見智為解」〔之義〕。故世尊宣示：

「我見第一無病淨　由彼之見有正淨」
斯續知解第一知　淨觀者見智為解

二

若由見人若有淨　又由智彼捨斷苦
〔聖道〕外有依者淨　實斯說彼〔邪〕見者

（七八九）

「若由見人若有淨」者，以眼識見色，若於人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是人（由此）而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之義〕。此是「若由見人若有淨」〔之義〕。

「又由智彼捨斷苦」者，以眼識見色，若人捨斷生苦、捨斷老苦、捨斷病苦、捨斷死苦、捨斷悲愁苦憂惱之苦者，〔謂此義〕也。此是「又由智彼捨斷苦」〔之義〕。

「聖道以外彼有依者淨」者，是依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支、八支聖道以外其他之不淨道、邪行道、不出路而彼人乃淨之、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之〔之義〕。「有依者」者，乃有貪者、有瞋者、有癡者、有慢者、有渴愛者、有見者、有煩惱者、有取者也。此是由聖道以外〔彼有依者〕可淨〔之義〕。

「言實斯說彼〔邪〕見者」者，言彼人如是見〔者〕。〔即〕如是此人是邪見者、顛倒見者也。「斯說」〔彼〕者，是如是說、語、話、說明、言說者也。〔即〕「世間是常。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以如是說、語、話、說明、言說者也。「世間是無常」，「世間是有邊」，「世間是無邊」，「命與身是同一」，「命與身是相異」，「如來死後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存在且不存在」，「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以如是說語、話、說明、言說者也。此是「實斯說彼〔邪〕見者」〔之義〕。故世尊宣示：

若由見人若有淨　又由智彼捨斷苦
聖道外有依者淨　實斯說彼〔邪〕見者

三

婆羅門是〔漏盡者〕　〔聖道〕以外之見聞
於覺而於戒於務　〔拒外七法〕不言淨
〔彼〕不染著於善惡　於此世不行〔善惡〕（七九〇）

「婆羅門是漏盡者，〔聖道〕以外之見聞，於覺而於戒於務，〔拒外七法〕不言淨」〔之句中〕，「不」者，是否定。婆羅門者乃拒外七法故是為婆羅門。〔即〕拒外有身見，拒外疑，拒外戒禁取，拒外貪，拒外瞋，拒外癡，拒外慢。彼雜染而齎再有，有不安，有苦報，於拒外未來應齎生老死之諸惡不善法。

世尊宣示：「汝薩毘耶！

斥一切諸惡離垢　等持心善自住立
具有功德越輪迴　無依止者婆羅門」

「婆羅門不言〔聖道〕以外之淨」者，婆羅門是不言、不語、不說明、不言說由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支、八支聖道以外其他之不淨道、邪行道、不出路之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婆羅門不言〔聖道〕以外之淨」〔之義〕。

於「覺見聞、戒、務」〔之句中〕，「見」，有一類沙門、婆羅門為「依見而有淨」。彼等見某種之色解為吉祥，見某種之色解為不吉。

云何見色解為吉祥耶？彼等於早晨起，出而見有吉瑞諸色。〔即〕見風鳥，珍奇威魯瓦（美麗）樹之嫩芽，見孕婦，見幼兒乘於肩上而行者，見滿水甕，見赤魚，見良馬，見良馬〔牽〕車，見牡羊，見褐色之牛。見如是類之物解為吉祥。

云何見色解為不吉耶？〔彼等於早晨起而出〕見米穀之山堆，見生酥之甕，見空甕，見俳優，見裸形之沙門，見驢馬，見乘驢馬

〔而行〕，見有偏載之駕獸，見隻眼者，見手痿者，見足痿者，見半身之痲痺者，見老人，見病人，見死人。見如是類者解為不吉。此等之沙門婆羅門云「由見有淨者」。彼等由見而解為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也。

〔次之聞〕者，有一類之沙門、婆羅門乃「由聞而有淨」。彼等或聞聲解為吉祥或聞聲解為不吉。

云何聞聲解為吉祥耶？彼等早晨起而出聞有吉瑞諸聲。〔即〕如聞「榮」、「滿」、「妙」、「無憂」、「喜意」、「吉辰」、「吉祥」、「聖妙」、「妙榮」類之聲，解為吉祥。

云何聞聲解為不吉耶？〔彼等早晨起而出〕如聞「隻眼者」、「手痿者」、「足痿者」、「半身痲痺者」、「老人」、「病人」、「死人」、「切斷」、「破壞」、「燒失」、「滅亡」、「非有」類之聲解為不吉。此等之沙門婆羅門云由「聞而為有淨者」。彼等解為由聞而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

〔次之戒〕者，一類之沙門、婆羅門乃「由戒而成淨」。彼等解唯依於戒，唯依於自制，唯依於律儀，唯依於不犯而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

〔異學〕沙門文荼子如是言：「工匠！我若具備四法者，具足善，有第一善，達最上之得達，為不能勝之沙門。云何為四？居士！於此不行身惡業，不語惡語，不思惟惡思惟，不令生活惡命。工匠！若我具備此等四法者，具足善，有第一善，達於最上之得達，為不能勝之沙門。」如是乃「由戒而有淨」一類之沙門、婆羅門。彼等解唯依於戒，唯依自制，唯依律儀，依不犯而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

〔次之務者〕，一類之沙門、婆羅門乃「由務而有淨」。彼等無論是象務者、馬務者、牛務者、鷄務者、鴉務者、世天〔力士〕務者、力天〔力士〕務者、滿賢〔夜叉〕務者、珠賢〔夜叉〕務者、火務者、龍務者、金翅鳥務者、夜叉務者、阿修羅務者、犍達婆務者、大王務者、月務者、太陽務者、帝釋務者、梵天務者、天務者、方務者。此等之沙門婆羅門云由「務而為有淨者」。〔彼等〕解由彼務而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

〔次之〔觸〕覺者〕，一類之沙門、婆羅門乃「由覺而有淨」。彼等早晨起而出摩觸地，摩觸綠〔草〕，摩觸牛糞，摩觸龜，摩觸〔鐵〕板，摩觸胡麻之貨，噉吉兆之胡麻，塗吉兆之油，嚼吉兆之楊枝，以吉兆之粘土〔洗粉〕沐浴，衣吉兆之服，卷吉兆之頭襟。此等之沙門、婆羅門云「由覺而有淨者」。〔彼等〕解為由覺而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

「婆羅門於〔聖道〕以外之見、聞戒、務覺不言淨」者，婆羅門雖由見淨而不言淨，由聞淨而不言淨，由戒淨而不言淨，由務淨而不言淨，由覺淨而不言淨，乃云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之義〕。此是「婆羅門於聖道以外之見、聞、戒、務、覺不言淨」〔之義〕。

「〔彼〕不染著於善惡」〔之句中〕，所有三界之善行云是善（福）。一切之不善云是惡（非福）。〔彼〕善（福）行、惡（非福）行、不動行亦〔皆〕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如是於善於惡亦不著、不附著、不染著、不在著、不在附著、不在染著、出離、棄遣、解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彼〕不染著於善惡」〔之義〕。

「捨自己於此世不行〔善惡〕」〔之句中〕，捨己者，是捨自己之見。捨自己是捨執。捨自己者，由是渴愛、〔惡〕見而執、執

取、住著、縛著、信解彼一切物捨之、脫、捨斷、捨遣也。「於此世不行〔善惡〕」，不論善〔福〕行、惡〔非福〕行、不動行亦〔皆〕不行、不令生、不令發生、不令起、不令生起。此是「於此世不行〔善惡〕」〔之義〕。故世尊宣示：

婆羅門是漏盡者　〔聖道〕以外之見聞
於覺而於戒於務　〔拒外七法〕不言淨
〔彼〕不染著於善惡　於此世不行〔善惡〕

四

捨前〔之師等〕　依止後〔師等〕
從動〔貪〕諸人　無有度著事
彼等之把捉　取又要放棄
如猿之把枝　〔放他〕取面前

（七九一）

「捨前之師等，依止後師等」者，捨前之師以依止後之師，是捨前之法說，依止後之法說，捨前之眾，依止後之眾，捨前之見，依止後之見，捨前之行道，依止後之行道，令依存、繫著、近著，縛著、信解也。此是「捨前而依止後」〔之義〕。

「從動貪諸人，無有度著事」〔之句中〕，渴愛謂動〔貪〕。即所有貪、染貪……（九頁以下參照）……貪欲、貪、不善根也。從動〔貪諸人〕者，是從於動〔貪〕，從行於動〔貪〕，動〔貪〕之散在，沈於動〔貪〕，沒，被打勝，心被奪〔諸人〕也。無有度著者，乃無度貪著、瞋著、癡著、慢著、見著、煩惱著、惡行著，無越度、無度過、無超越、無離越也。此是「從動〔貪〕諸人，無有度著事」〔之義〕。

「彼等之把捉，取又要放棄」者，（一）取師離彼而取他師。（一）取法說離彼而取他之法說。（一）取眾離彼而取他眾。

（一）取見離彼而取他見。（一）取行道離彼而取他之行道。（一）取道離彼而取他道。取而離，取持而放棄。此是「彼等為把捉，取又要放棄」〔之義〕。

「如猿之把枝，放他取面前」者，譬如獼猴遊於森林，把捉一枝放彼而把捉他枝，又放彼枝而把捉他枝，如是一般之沙門、婆羅門放把捉一般之諸惡見，取持而放棄。此是「如猿之把枝，放他取面前」〔之義〕。故世尊宣示：

捨前〔之師等〕　依止後〔師等〕
從動〔貪〕諸人　無有度著事
彼等之把捉　取又要放棄
如猿之把枝　放他取面前

五

人令諸務自受持　彼此著想至〔師等〕
智者吠陀證知法　廣慧無至彼此事

（七九二）

「人令諸務自受持」〔之句中〕，「令自受持」者，是令自己受持。「諸務」者，是象務、馬務、牛務、鷄務、鴉務、世天（力士）務、力天（力士）務、滿賢〔夜叉〕務、珠賢〔夜叉〕務、火務、龍務、金翅鳥務、夜叉務、阿修羅務、〔犍闥婆務、大王務、月務、太陽務、帝釋務、梵天務、天務〕、方務也。持〔彼等諸務〕令正持、取、正取、執、執取、住著也。「人」者，是有情、人……乃至（四頁參照）……摩奴所生者。此是「人令諸務自受持」〔之義〕。

「彼此著想〔至師等〕」者，是由師至師，由法說至法說，由眾至眾，由見至見，由行道至行道，由道至道也。「著想」者，是著於欲想、恚想、害想、見想，而固著、取著、懸、懸著、礙著。

譬如，壁釘又著吊鉤物品，固著、取著、懸、懸著、礙著。如是著於欲想、恚想、害想、見想，令固著、取著、懸、懸著、礙著也。此是「彼此著想至〔師等〕」〔之義〕。

「智者吠陀（智）證知法」〔之句中〕，「智者」，乃智者、明解者、有智者、有覺者、辨智者、慧者也。「吠陀」者，是於四〔沙門〕道為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觀慧、觀〔毘鉢舍那〕、正見也。〔智者〕是依彼等吠陀而到生老死之終邊，達於終邊，到於終點，達於終點，到於究竟，達於究竟，到於最終，達於最終，到於救護所，達於救護所，到於避難所，達於避難所，到於歸依所，達於歸依所，到於無畏，達於無畏，到於無死，達於無死，到於不死（甘露），達於不死，到於涅槃，達於涅槃也。又到吠陀（諸受）之終邊故吠陀通達者。由到於吠陀（諸受）終邊故吠陀通達者。知七法故是吠陀通達者。〔即〕知有身見，知疑，知戒禁取，知〔貪〕，知瞋，知癡，知慢也。彼雜染而齎再有，有不安，有苦報，應齎未來之生老死，而諸惡不善法。

世尊宣示：「汝薩毘耶！

知於沙門婆羅門　辨知一切吠陀〔智〕
離貪對於一切受　超一切受成達人」

「智者吠陀證知法」者，是解法、現解也。〔即〕解法、現解一切行是無常之法，解法、現解一切行是苦，解法、現解一切法是無我法，解法、現解緣於無明而有行，解法、現解緣行而有識。解法、現解緣識而有名色、緣名色而有六處、緣六處而有觸、緣觸而有受、緣受而有愛、緣愛而有取、緣取而有有、緣有而有生、緣生而有老死之法。解法、現解無明滅故而行滅。解法、現解行滅故而識滅，解法、現解識滅故而名色滅、名色滅故而六處滅、六處滅故而觸滅、觸滅故而受滅、受滅故而愛滅、愛滅故而取滅、取滅故而有滅、有滅故而生滅、生滅故而老死之法滅也。解法、現解此是苦

之法。解法、現解此是苦之集、此是苦之滅、此是至苦之滅道法。解法、現解此是漏法，此漏之集、此是漏之滅、此至漏滅之道法。解法、現解此等之法是應令知通之法，解法、現解此等之法應令徧知，此等之法應令捨斷，此等之法應令修習，此等之法應令作證之法。解法、現解六觸處之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之法。解法、現解五取蘊之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之法。解法、現解四大種之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之法。解、現解所有集之法皆是此滅法之法。此「智者吠陀證知法」〔之義〕。

「廣慧無至彼此事」者，乃無由師至師，無由法說至法說，無由眾至眾，無由見至見，無由行道至行道，無由道至道也。「廣慧」者，是大慧、博慧、疾慧、速慧、利慧、擇慧〔之義〕。以地云廣，具備彼等於地之廣大、擴大慧也。此是「廣慧無至彼此事」〔之義〕。故世尊宣示：

人令諸務自受持　彼此著想至〔師等〕
智者吠陀證知法　廣慧無至彼此事

六

於一切法見聞覺　彼已能破〔煩惱〕軍
開行〔煩惱〕斯見者　何於此世〔妄〕分別

（七九三）

「於一切法見聞覺於一切諸法〔煩惱〕軍」〔之句中〕，軍者，是魔軍。即，身惡行是魔軍，語惡行是魔軍，意惡行是魔軍，貪是魔軍，瞋是魔軍，癡是魔軍，忿恨……乃至（一四頁參照）……一切不善行是魔軍。即世尊斯宣示：

「汝之第一軍是欲　言不樂是第二〔軍〕
汝第三〔軍〕是飢渴　言渴愛是第四〔軍〕
汝第五〔軍〕是惛眠　言怖畏是第六〔軍〕

汝第七〔軍〕是為疑　覆強情是第八〔軍〕
利得名譽與恭敬　以邪〔行〕所得名聲
又常賞揚〔誇〕自己　貶下他人〔自〕得意
此障解脫是汝軍　為〔汝〕黑〔魔〕之軍勢
無有勇者不勝彼　〔勇者〕已勝而得樂」

由四〔沙門〕道勝、打勝一切之魔軍、勝一切敵對之煩惱，破〔此〕，摧破，令潰走故，彼能破〔煩惱〕軍也。彼於見者而破軍，於聞者而破軍，於覺者而破軍，於識者而破軍也。此是「於一切法見聞覺之一切諸法彼已能破軍」〔之義〕。

「開行彼〔煩惱之蔽〕斯見者」〔之句中謂「彼斯見者」者〕，是彼斯淨見者、清淨見者、徧淨見者、淨白見者、徧白見者也。或又乃淨見、清淨見、徧淨見、淨白見、徧白見也。「開」者，是如云渴愛蔽、煩惱蔽、無明蔽，開彼等諸蔽，而摧破之、害破、破損、捨斷、斷絕、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起、以智火能燒之。「行」者，是行、行作、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也。此是「開行〔煩惱之蔽〕斯見者」〔之義〕。

「何於此世〔妄想〕分別」〔之句中〕，分別者，是愛分別與見分別之二分別……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分別……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分別，彼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也。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故，有何「貪可染」而分別焉！有何「瞋可怒」而分別焉！有何「癡可昏昧」而分別焉！有何「慢可結縛」而分別焉！有何「見可執取」而分別焉！有何「掉舉可散亂」而分別焉！有何「疑不決定」而分別焉！有何「隨眠可強力」而分別焉！彼等已捨斷諸行，諸行之捨斷故有何〔諸〕趣可去。〔何有〕地獄有情、畜生、餓鬼、人、天、有色者、無色者、有想者、無想者又非想非非想者可成焉！無其因、無緣、無原因何有計度而分別焉！豈非陷於分別耶！「於此世」者，是於惡趣世間、人世

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也。此是「何於此世〔有〕妄〔想〕分別」〔之義〕。故世尊宣示：

於一切法見聞覺　彼已能破〔煩惱〕軍
開行〔煩惱〕斯見者　何於此世〔妄想〕分別

七

〔諸漏盡者於諸法〕　不與分別不重視
彼等〔對於此世間〕　不言成為究竟淨
彼等〔於此之〕被繫　所取繫著須放棄
雖於世間任何處　不作任何之意欲

（七九四）

「〔諸漏盡者於諸法〕，不與分別不重視」〔之句中〕，「分別」者，是愛分別與見分別之二分別……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分別……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分別。彼等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故，不〔計度〕愛分別又見分別，不令生、不令發生、不令起、不令生起。此是「不分別」〔之義〕。「不重視」者，有愛重視與見重視之二重視……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重視……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重視。彼等捨斷愛重視，捨遣見重視，捨斷愛重視，捨遣見重視故，不重視渴愛〔惡〕見而行。不以渴愛為幢幡，不以渴愛為旗幟，不以渴愛為主，不以〔惡〕見為幢幡，不以〔惡〕見為旗幟，不以〔惡〕見為主，不從渴愛、惡見而行。此是「不分別不重視」〔之義〕。

「彼等〔對於此世間〕，不言成為究竟淨」，〔彼等「不言」世間之〕「究竟淨」、輪迴淨、不作見、常說、不語、不說、不說明、不言說。此是「彼等不言成為究竟淨」〔之義〕。

「彼等〔於此之〕被繫，所取繫著須放棄」〔之句中〕，「繫」者，是貪欲身繫、瞋恚身繫、戒禁取身繫、真實住著身繫之四繫。對自己見之貪是貪欲身繫，對他人語之瞋害、不合意是瞋恚身繫，自己之戒、務、取著於戒、務是戒禁取身繫，自己之見為真實而住著者是真實住著身繫。

由何而云取繫耶？由彼等四繫而取、取著、執、執取、住著色，以取、取著、執、執取、住著受、想、行、識、趣、生起、結生、有、輪迴、輪轉。由彼而言為取繫。

「放棄」者，棄遣、放棄〔四〕繫。或又放棄、振落繫、結繫、繫縛、縛、結縛、縛著、懸、懸著、礙著之〔四〕繫。譬如〔駕獸〕放棄〔離軛〕令轉覆所軛著之駕車、荷車、戰車，如是乃云放棄、振落、繫、繫縛、縛、結縛、縛著，懸、懸著、礙著〔四〕繫〔之義〕。此是「彼等〔於此之〕被繫，所取繫著須放棄」〔之義〕。

「雖於世間任何處，不作任何之意欲」〔之句中〕，渴愛云為意欲。即是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貪欲、貪、不善根也。不作意欲是不作望，不令生，不令發生，不令起，不令生起。「任何處」者，是亦為何處、何、任何、內、外、內外也。「世間」者，是惡趣世間……乃至（一〇頁參照）……於處世間。此是「雖於世間任何處，不作任何之意欲」〔之義〕。故世尊宣示：

〔諸漏盡者於諸法〕　不與分別不重視
彼等〔對於此世間〕　不言成為究竟淨
彼等〔於此之〕被繫　所取繫著須放棄
雖於世間任何處　不作任何之意欲

八

婆羅門越〔煩惱〕界　已知已見無執取
向貪離貪已無貪　彼為第一無執取

（七九五）

「婆羅門越〔煩惱〕界，已知已見無執取」〔之句中〕，界者，是四界也。〔即〕（一）有身見、疑、戒禁取、見隨眠、疑隨眠及其一處之諸煩惱，此是第一界。（二）是麤之欲貪結、瞋恚結、麤之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其一處之諸煩惱，此是第二界。（三）是微俱之欲食結、瞋恚結、微俱之欲食隨眠、瞋恚隨眠及一處之諸煩惱，此是第三界。（四）是色貪、無色貪、慢、悼舉、無明、慢隨眠、有貪隨眠、無明隨眠及其一處之諸煩惱，此是第四界。由〔須陀洹乃至阿羅漢〕之四聖道，越、超越、離越此等之四界故，言彼為「越界」。「婆羅門」者，拒外七法故是為婆羅門……乃至（一〇四頁以下參照）……無依止者此云「婆羅門」。「於彼」者，是阿羅漢、漏盡者。「已知」者，以他心智已知，又以宿命隨念智已知也。「已見」者，是以肉眼又以天眼已見。此是「婆羅門越界，已知已見而無彼」〔之義〕。「執取」者，是「此第一、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之彼執、執取、住著、縛著、信解也。「無」者，是無也，不存、不存在、不能得、被捨斷、被正斷、寂滅、安息、不能生起，以智火燒之也。此是「婆羅門越〔煩惱〕界，已知已見無執取」〔之義〕。

「向貪離貪已無貪」〔之句中〕，「向貪之貪」者，是對五種欲所有之貪、貪求、貪覓、昏迷、縛著、懸、懸著、礙著。「離貪之貪」者，是對色界、無色界定所有之貪、貪求、貪覓、昏迷、縛著、懸、懸著、礙著。「向貪離貪已無貪」者，是無論欲貪、色貪、無色貪亦皆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再〕生起。此是「向貪離貪已無貪」〔之義〕。

「彼為第一無執取」〔之句中〕，「彼」者，是阿羅漢、漏盡者。於彼「此第一、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之無執、執取、住著、縛著、信解之事。「無」是不存、不存在、不能得、被捨斷、被正斷、寂滅、安息、不能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彼為第一無執取」〔之義〕。故世尊宣示：

婆羅門越〔煩惱〕界　已知已見無執取
向貪離貪已無貪　彼為第一無執取

第四　淨八偈經
之義釋畢

第五　第一八偈經之義釋

一

偏住〔自〕諸見第一　其人於世為最上
言此外者皆是劣　故無離越於諍論

（七九六）

「偏住〔自〕諸見第一」者，有惡見一類之沙門、婆羅門。彼等以六十二惡見之任何惡見，以「此是第一，是最高，是最勝，是最殊勝，是秀逸，是最上，是勝妙」而執、執著、執受、執取、住著、住於各自之見而共住、居住、偏住。譬如在家者住於家有罪者住於罪，有煩惱者住於煩惱，如是有惡見一類之沙門、婆羅門，彼等以六十二惡見之任何之惡見，以「此是第一，是最高，是最勝，是最殊勝，是秀逸，是最上，是勝妙」而執、執著，執受，執取，住著，住於各自之見而共住、居住、偏住。此是「偏住〔各自〕諸見第一」〔之義〕。

「其人於世為最上」〔之句中〕，「彼」者，是其也。「為最上」者，乃為最上、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也。此師乃為一切知者，以師為最上，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此法是善說，此眾是善行道，此見是賢善，此行道是善施設，此道能令出〔三界〕者，〔其等〕是最上，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起、生起〔最上之思考〕。「人」者，是有情、人……乃至（三頁參照）……摩奴所生者。「於世間」者，是惡趣世間……乃至（一〇頁參照）……於處世間也。此是「其人於世為最上」〔之義〕。

「言此外者皆是劣」者，是以棄、投棄、棄捨自己之師、法說、眾、見、行道、道以外他之一切教說。〔即〕彼師非一切知

者，法不是善說，眾不是善行道，見非賢善，行道乃非善施設，道不出三界，於此處無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者，於其處不成淨、不成清淨、不成徧淨、不脫、不解脫、不徧脫、〔彼〕「是劣」，是賤劣，是下劣，是卑賤，是劣小，是小而如是言，如是語，如是話，如是說明，如是言說。此是「言此外者皆是劣」〔之義〕。

「故無離越於諍論」者，「故」者，是於其理由、其因、其緣、其因緣、不離越、不越度、不超越見之鬥爭、見之口論、見之異執、見之諍論、見之確執。此是「故無離越於諍論」〔之義〕。故世尊宣示：

徧住〔自〕諸見第一　其人於世為最上
言此外者皆是劣　故無離越於諍論

二

所有自己見聞戒　彼見功德務與覺
彼只執取於其處　見他一切為賤劣

（七九七）

「所有自己見聞戒，彼見功德務與覺」〔之句中〕，「所有自己」者，是於所有之自己。云惡見為自己。於自己之見：（一）現世之功德（二）來世功德之二功德。

（一）見於現世之功德者云何？或有有見之師者，乃有奉其見之諸弟子。諸弟子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敬重有斯見之師。由其因緣而〔由彼等信者等〕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此是「見於現世之功德」。

（二）見於來世之功德者云何？「此之見確令〔人人〕至龍界、金翅鳥界、夜叉界、阿修羅界、犍闥婆界、大王界、帝釋界、

梵天界或天界。此見確令〔人人〕至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由此見而〔人人〕成淨、清淨，成徧淨、脫、解脫、徧脫。由此見而我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而期待未來之果。此是「見於來世之功德」。

於自己之見彼等見此等之二功德。於見淨亦見二功德，於聞淨亦見二功德，於戒淨亦見二功德，於務淨亦見二功德，於覺淨亦見二功德。〔即〕現世之功德與來世之功德。

（一）於覺淨現世之功德者云何？或如有有見之師，有奉彼見之諸弟子……乃至（前頁參照）……此於覺淨現世之功德。

（二）於覺淨來世之功德者云何？此之見確令〔人人〕至龍界……乃至（前頁參照）……此於覺淨來世之功德。於覺淨〔彼〕亦見、覩、眺、省思、普觀此等之二功德。此是「所有自己見聞戒，彼見功德務與覺」〔之義〕。

「彼只執取於其處」〔之句中〕，「彼只」者，是彼惡見也。「其處」者，乃於己見、己忍、己意欲、己意見。「執取」者，乃執、執受、執著、執取、住著「此是第一、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也。此是「彼只執取於其處」〔之義〕。

「見他一切為賤劣」者，乃見、覩、眺、省思、普觀「他之」師、法說、眾、見、行道、道是劣，是賤劣、是下劣、是卑賤、是劣小、是小。此「見他一切為賤劣」〔之義〕。故世尊宣示：

所有自己見聞戒　彼見功德務與覺
彼只執取於其處　見他一切為賤劣

三

所有依止者　見他成為劣
諸善巧者言　彼亦為有繫

見聞覺戒務　比丘不應著

（七九八）

「諸善巧者言，彼亦為有繫」〔之句中〕，「諸善巧者」，乃所有蘊善巧者、界善巧者、處善巧者、緣善巧者、念處善巧者、正勤善巧者、神足善巧者、根善巧者、力善巧者、覺支善巧者、道善巧者、果善巧者、涅槃善巧者。彼等諸善巧者如次言，〔即〕如是言、如是語、如是話、如是說明、如是言說：「此是繫，此是懸，此是縛，此是礙」。此是「諸善巧者言，彼亦為有繫」〔之義〕。

「所有依止者，見他成為劣」〔之句中〕，「所有依止者」，乃依止、止著，繫著，近著，縛著，所有師、法說、眾、見、行道、道令信解者。「見其他為劣」者，乃見、覩、眺、省思、普觀他之師、法說、眾、見、行道、道是劣，是賤劣、是下劣、是卑賤、是劣小、是小。此是「所有依止者，見他成為劣」〔之義〕。

「故見聞覺戒務於比丘不應依著」，「故」者，是其理由、其因、其緣、其因緣，見〔即〕見淨，聞〔即〕聞淨，覺〔即〕覺淨，戒〔即〕戒淨，務〔即〕務淨，不應依著，不應執，不應執取，不應住著。此是「見聞覺戒務於比丘不應依著」〔之義〕。故世尊宣示：

所有依止者　見他成為劣
諸善巧者言　彼亦為有繫
見聞覺戒務　比丘不應著

四

無論依智戒與務　於世不可〔起〕營見
不應見做自他等　成劣成勝不應思

（七九九）

「無論依智戒與務，於世不可〔起〕營見」者，乃無論依八等至之智，依五神通之智，依邪智，依戒，依務，依戒與務，「不可營見」，不可令生，不可令發生，不可起，不可令生起。「於世間」者，乃於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此是「無論依智戒與務，不可於世〔起〕營見」〔之義〕。

「不應見做自他等」者，是依於生、姓、家世、麗容、財、〔吠陀之〕誦學、事業、技術、學術、博識、辯舌又於任何之根據，不應見自己為「我是等」。此是「不應見自做他等」〔之義〕。

「成劣成勝不應思」，依生、姓……乃至……又任何之根據，不應見自己「我是劣」。依生、姓……乃至……又任何之根據，不應見做自己「我是勝」。此是「成劣成勝不應思」〔之義〕。故世尊宣示：

無論依智戒與務　於世不可起營見
不應見做自他等　成劣成勝不應思

五

捨斷自己無取著　彼對智亦不依止
不至違和異諍中　何等〔惡〕見不到來

（八〇〇）

「捨斷自己無取著」〔之句中〕，「捨斷自己」者，乃捨斷自己之見。捨斷自己者，是捨斷自己之執。捨斷自己者，是捨斷，〔惡〕見三執、執取、住著、縛著、所信解者。捨斷、除去、滅除、令滅無。「捨斷自己無取著」者，是由四取而不取著、不執、不執取、不令住著。此是「捨斷自己無取著」〔之義〕。

「彼對智亦不依止」者，乃無論對八等至之智，對五神通之智，對邪智，不為愛依或見依，不令生，不令發生，不起，不令生起。此是「彼對智亦不依止」〔之義〕。

「不至違和異諍中」者，乃彼實是分裂者、對立者、生二派者、種種見者、種種忍者、種種意欲者、種種意見者、種種見依止者、趣於欲趣者、趣於瞋趣者、趣於癡趣者，是趣於怖畏趣者中不趣於欲趣，不趣於瞋趣，不趣於癡趣，不趣於怖畏趣，由貪而不趣，由瞋而不趣，由癡而不趣，由慢而不趣，由見而不趣由悼舉而不趣，由疑而不趣，由隨眠而不趣，行於違和諸法，不被導、運、帶去之事。此「不至違和異諍中」〔之義〕。

「何等〔惡〕見不到來」，彼捨斷六十二惡見，斷絕，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以智火燒之。彼於何等之〔惡〕見亦不到來，亦不還來。此是「何等惡見不到來」〔之義〕。故世尊宣示：

捨斷自己無取著　彼對智亦不依止
不至違和異諍中　何等〔惡〕見不到來

六

茲對兩邊種種有　此界他界無願（渴愛）者
取著諸法且確知　彼無何等住著事

（八〇一）

「茲對兩邊種種有，此界他界無願者」〔之句中〕，「者」者，是阿羅漢、漏盡者。「兩邊（極端）」者，乃觸是一邊，觸之集是第二邊。過去是一邊，未來是第二邊。樂受是一邊，苦受是第二邊。名是一邊，色是第二邊。六內處是一邊，六外處是第二邊。有身是一邊，有身之集是第二邊。渴愛云為「願」，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貪欲、貪、不善根。「對種種

有」者，是對於種種有之業有、再有。〔即〕於欲有對業有，於欲有對再有，於色有對業有，於色有對再有，於無色有對業有，於無色有對再有，乃對再三之有、再三之趣、再三之生起、再三之結生、再三之身體發生。「此界」者，是自己之身體，他界者，是他人之身體，此界者，自己之色、受、想、行、識。他界者，是他人之色、受、想、行、識。此界者是六內處，他界者是六外處，此界者是人世間，他界者是天世間，此界者是欲界，他界者是色界無色界，此界者是欲界色界，他界者是無色界也。

「茲對兩邊種種有，此界他界無願者」者，乃對兩邊，對種種有，對此界、他界無有願事，無存，無能得，被捨斷，被斷絕，寂滅，安息，不能生起，以智火燒之者。此是「茲對兩邊種種有，此界他界無願者」〔之義〕。

「彼無何等住著事」〔之句中〕，住著者，是愛住著與見住著之二住著……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住者……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住著。「彼」者是阿羅漢、漏盡者。「彼無何等住著事」者，是無有，不存，不能得，被捨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彼無何等住著事」〔之義〕。

「取著諸法且確知」〔之句中〕，「諸法」者，是對六十二惡見。「且確知」者，是且確知，簡擇，思擇，考量，度知，辨知，明瞭也。〔取著〕者是制限取、一分取、勝妙取、部分取、合取、綜合取。〔彼〕者，「此是真實，是如理，是如實，是事實，是如真，是不顛倒」，而無有取、執取、住著、信解之事，不存，不能得，被捨斷，斷絕，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取著諸法且確知」〔之義〕。故世尊宣示：

茲對兩邊種種有　此界他界無願者
取著諸法且確知　彼無何等住著事

七

於彼對茲見聞覺　徧計微想事尚無
彼婆羅門不見取　何須此世〔妄想〕分別

（八〇二）

「於彼對茲見聞覺，徧計微想事尚無」〔之句中〕，「於彼」是阿羅漢、漏盡者。「見」〔即〕對見清淨，聞〔即〕對聞清淨，又「覺」〔即〕對覺清淨以想為先行以想為主〔見〕——依想異執，依想而建立，〔所營作、計度〕，所作為，令所住立之見——〔於彼〕事無有，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斷絕，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於彼對茲見聞覺，徧計微想事尚無」〔之義〕。

「彼婆羅門不取見」〔之句中〕，婆羅門者，乃拒外七法故為婆羅門……乃至（一〇四頁參照）……無依止者此言「婆羅門」。「彼婆羅門不取見」者，是不令取見，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是彼婆羅門。此是「彼婆羅門不取見」〔之義〕。

「何須此世妄分別」〔之句中〕，「分別」者，是愛分別與見分別之二分別……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分別……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分別。彼乃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故，何有「彼貪可染」而分別焉！何有「瞋可怒」而分別焉！何有「癡可昏昧」而分別焉！何有「慢可結縛」而分別焉！何有「見可執取」而分別焉！何有「掉舉可散亂」而分別焉！何有「疑可不決定」而分別焉！又何有「隨眠可強力」而分別焉！彼已捨斷彼等之諸行。捨斷諸行之故何有依趣而分別彼焉！〔即何有分別彼〕「地獄有情」、「畜生」、「餓鬼」、「人」、「天」、「有色者」、「無色者」、「有想者」、「無想者」、又「非想非非想者」焉！無其因緣、無其緣、無其原因，豈

陷於分別焉！「此世」者，是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此是「何須此世妄分別」〔之義〕。故世尊宣示：

在彼對茲見聞覺　徧計微想尚無事
彼婆羅門不見取　何須此事妄分別

八

〔諸漏盡者於諸法〕　不與分別不重視
諸法〔六十二惡見〕　不被彼等所認受
婆羅門由戒與務　不被導〔運與連行〕
如斯行者到彼岸　〔捨斷煩惱〕不還來

（八〇三）

「〔諸漏盡者於諸法〕，不與分別與重視」〔之句中〕，分別（一）是愛分別（二）是見分別之二分別。

（一）愛分別者云何？依於渴愛之物而為「此是我之物，彼是我之物，此等是我之物，此各各是我之物，唯此是我之物，〔此是〕我之色、聲、香、味、觸、敷物、衣物、奴婢、奴僕、山羊、羊、鷄、豚、象、牛、馬、牝馬、田園、宅地、金〔銀〕、貨幣、村、鎮、王市、國土、地方、〔四兵之〕營舍、倉庫」而無境界、限界、限定、制限而只要是我執把取所執物——又一切大地亦依渴愛而為我執——，乃至令百八渴愛之作用。此是愛分別。

（二）見分別者云何？乃有二十事之有身見，有十事邪見，有十事邊見，於所有如是類之見、惡見、見執、見難路、見曲邪、見異動、見結、執、執取、住著、取、邪道、邪路、邪性、異學處、邪倒執、違邪執、顛倒執、邪執、對不如實而如實執乃至六十二見。此是見分別。

彼等以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故，不分別愛分別或見分別，不令生，不令發生，不起，不令生起。此是「不分別」〔之義〕。

不重視〔之句中〕，重視者，是愛重視與見重視之二重視……乃至（前之愛分別參照）……此是愛重視……乃至（前之見分別參照）……此是見重視。彼捨斷愛重視，捨遣見重視。捨斷愛重視捨遣見重視故，無論於愛、見皆不重視而行，不以愛為幢幡，不以愛為旗幟，不以愛為主，不以見為幢幡，不以見為旗幟，不以見為主，無論於愛見不從而行。此是「不與分別與重視」〔之義〕。

「諸法〔六十二惡見〕，不被彼等所認受」〔之句中〕，「諸法者，是六十二惡見」。「彼等」者，是阿羅漢、漏盡者。「不被認受」者，以「世間是常，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而不被認受。「世間是無常……乃至（七七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而不被認受。此是「諸法〔六十二惡見〕，不被彼等所認受」〔之義〕。

「婆羅門由戒與務，不被導〔運與連行〕」〔之句中〕，「不」者，乃否定也。婆羅門者是拒外七法故為婆羅門……乃至（一〇四頁以下參照）……無依止者此被言「婆羅門」。「婆羅門由戒與務，不被導〔運與連行〕」者，是婆羅門由戒或由務或由戒與務而不行，不被導，不被運，不被帶去。此是「婆羅門由戒與務不被導運與連行」〔之義〕。

「如斯行者到彼岸，〔捨斷煩惱〕不還來」〔之句中〕，彼岸者，是不死（甘露）、涅槃也。即所有之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到彼岸」者，是到彼岸，達彼岸，到終邊，達終邊，到終點，達終點……乃至（二三頁以下參照）……無再有之事。「不還來」者，是由須陀洹道捨斷所有煩惱

不再還來，不歸來。由斯陀含道捨斷所有煩惱不再還來，不歸來。由阿那含道捨斷所有煩惱不再還來，不歸來。由阿羅漢道捨斷所有煩惱不再不還來，不歸來。此是「如斯行者到彼岸，捨斷煩惱不還來」〔之義〕。

「如斯者」，是阿羅漢依五行相而如斯者（如同者）。（一）對好惡之物是如同。（二）已捨故是如同。（三）已度故是如同。（四）已脫故是如同。（五）說彼〔之德〕是如同。

（一）阿羅漢對好惡之物是如同者云何？阿羅漢對利得是如同，對不利得亦是如同，對名聲是如同，對不名聲亦是如同，對賞讚是如同，對譏訾亦是如同，對樂是如同，對苦亦是如同。假令以香塗一腕，雖以斧擊一腕，對彼無有貪染，對此無有瞋恚。捨斷隨導〔貪〕與瞋恚，離越勝敗，超越順境、逆境。如是阿羅漢對好惡是如同。

（二）阿羅漢已捨故是如同者云何？阿羅漢已捨貪、唾棄、脫、捨斷、捨遣。已捨、唾棄、脫、捨斷、捨遣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如是阿羅漢已捨故是如同。〔任何阿羅漢亦皆同已捨一切煩惱〕。

（三）阿羅漢已度故如同者云何？阿羅漢已度欲流、度有流、度見流、度無明流、度一切輪迴路、越度、度出、越過、超越、離越。彼〔梵行〕已成，〔所作〕已辦……乃至……彼無再有之事。如是阿羅漢已度故是如同。〔任何阿羅漢亦同已度〕。

（四）阿羅漢已脫故如同者云何？阿羅漢已由貪心脫、解脫、善解脫。由瞋心脫、解脫、善解脫。由癡心脫、解脫、善解脫。由

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之心脫、解脫、善解脫。如是阿羅漢已脫故是如同。〔任何阿羅漢亦同已脫〕。

（五）阿羅漢說彼〔德〕如同者云何？阿羅漢對彼戒是具戒者說彼〔德〕是如同。對彼信有信者說彼〔德〕是如同。對彼精進是具精進者說彼〔德〕是如同。對彼念有念者說彼〔德〕是如同。對彼定是具定者說彼〔德〕是如同，對彼慧是具慧者說彼〔德〕是如同。對彼明是三明者說彼〔德〕是如同。對彼神通是六神通者說彼〔德〕是如同。如是阿羅漢說彼德是如同。〔任何阿羅漢亦同有種種之德〕。此是「如是行者到彼岸，捨斷煩惱不還來」〔之義〕。故世尊宣示：

諸漏盡者於諸法　不與分別不重視
諸法〔六十二惡見〕　不被彼等所認受
婆羅門由戒與務　不被導〔運與連行〕
如斯行者到彼岸　〔捨斷煩惱〕不還來

第五　第一八偈
經之義釋畢

第六　老經之義釋

一

〔人間〕此命實短少　在由百歲以下死
雖生過於〔百歲〕者　彼亦又為老而死

（八〇四）

「〔人間之〕命實短少」〔之句中〕，命者是壽、存續、維持、動作、活動、護持、命、命根。而依〔次之〕二理由命是短少。〔即〕（一）存續之少故命是短少。又（二）自味（自己之作用）少故命是短少。

（一）存續少故命是短少者云何？過去心剎那之〔有情〕已生存者，非現生存，當非生存。未來心剎那之〔有情〕是當生存者，非現生存，非已生存。現在心剎那之〔有情〕於現生存者，非已生存，當非生存。

命身苦樂〔受〕　單一心〔剎那〕
不過為相應　剎那急速轉
八萬四千劫　存續有諸天
彼等尚二心　一同不生存
此世之死者　存續者已滅
諸蘊皆相等　已去不結生
直前已破壞　未來當破壞
諸蘊中間滅　壞相無別異
〔心〕不生無生　現起有生存
心滅世間死　第一義施設
譬如水至低　為欲所左右
〔心〕緣於六處　斷絕轉無暇
已壞不止在　未來者無聚
現生者存續　錐尖芥子粒
彼現生諸法　豫定將破壞
壞滅法存續　前滅法不雜

不見破壞來　去亦為不見
空中起電光　〔須臾〕生而滅

如是乃「存續之少故，命成為短少」〔之義〕。

（二）自味〔自己之作用〕少故命短少者云何？命連結於入息，命連結於出息，命連結於出入息，命連結於〔地水火風之四〕大種，命連結於煖（身熱），命連結於段食，命連結於識。此等〔出入息等〕之根本是脆弱，此等之前因亦是脆弱，此等之諸緣亦是脆弱，〔此等〕發生因之〔渴愛〕亦脆弱。與此等俱存〔色、無色法〕亦是脆弱。與此等相應諸法亦是脆弱，與此等俱生〔諸法〕亦是脆弱，努力〔起生死之渴愛〕亦是脆弱，此等諸法是相互常脆弱。此等相互不確立、此等相互令壞滅、然，相互不救護、又此等他相互存續、又無令他生者。又任何依任何亦不能捨，然，此等一切成為自破壞者。依於前諸法而令此等〔諸法〕能發生。令發生之〔前諸法〕此先滅。前〔之諸法〕與後〔之諸法〕亦相互決無相見。如是乃自味〔自己之作用〕少故是「命成為短少」〔之義〕。

又若比於四大王天之命，人之命是短少，命是少，命是僅少，命是剎那，命是輕少，命是些少，命是暫時，命不久住。若比於三十三天、夜摩天、都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之命，人之命是短少，命是少，命是僅少，命是剎那，命是經少，命是些少，命是暫時，命不久住也。

即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人人之壽命此短少，〔忽而〕應至來世。〔故〕應磨慧，應作善，應行梵行。生之者無有不死。諸比丘！長命者亦不過〔生存〕百歲內外。

人人之壽是短少　善人對彼應輕視
如〔救〕頭燃應須行　無有死之不來事
晝夜過去〔無間斷〕　命亦刻刻為壞滅
人人壽命終盡事　猶如小川之流水」

「人間之命實短少，在由百歲以下死」者，乃於竭羅藍之時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阿浮陀之時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閉尸之時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犍南之時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波沙佉之時亦死亡、死、滅失、壞滅。雖任其生而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產家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生後〕半月而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生後〕一個月而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生後〕二個月、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生後〕六個月、七個月、八個月、九個月、十個月、一個年而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於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七歲、八歲、九歲、十歲、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九十歲而亦死亡、死、滅失、壞滅。此是「在由百歲以下死」〔之義〕。

「雖生過於百歲者」者，是越百歲而生者，〔其後〕活一年，又活二年，又活三年，又活四年，又活五年，又活十年，又活二十年，又活三十年，又活四十年。此是「雖生過於百歲者」〔之義〕。

「彼亦又為老而死」者，乃老，長，耆年，達重齡，老齡，齒落，髮白，髮斷，頭禿，皺寄，手足生斑點，身曲屈，至依杖至步行時，彼亦又為老而死亡、死、滅失、壞滅。

由死無脫事　宛如熟果實
早朝〔仍在樹〕　有落之怖畏
人生亦如是　常有死怖畏
又譬如陶工　粘土作器具
最後一切壞　人命亦如斯
幼少長大者　愚者與賢者
為死所左右　一切〔必〕至死
為死所打敗　彼等父及子
親類又親類　無救由他世
現見種種親　續語諸親人

如牛引屠場　見死魔帶去
如斯世間人　死老所攻擊

此是「彼亦又因老而死」〔之義〕。故世尊宣示：

人間此命實短少　在由百歲以下死
雖生過於百歲者　彼亦又為老而死

二

人人為我執物愁　蓋無徧取之常事
彼成變滅之狀態　見斯不可家居住

（八〇五）

「人人為我執物愁」〔之句中〕，「人人」者，是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也。「我執」者，是愛我執與見我執之二我執……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我執……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我執。人人懼我所執事物將被奪時而愁，奪取時亦愁，奪去後亦愁。人人懼我所執事物將變易物時亦愁，在變易時亦愁，變易之後亦愁、疲、悲泣、捶胸而泣，陷於蒙昧。此是「人人為我執物愁」〔之義〕。

「蓋無徧取之常事」〔之句中〕，徧取者，是愛徧取與見徧取之二徧取……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徧取（以渴愛把握認識之物）……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徧取（以惡見把握認識之物）。愛徧取是無常、有為、緣生、盡滅法、衰滅法、離貪法、滅法、變易法。見徧取是無常、有為、緣生、盡滅法、衰滅法、離貪法、滅法、變易法。

即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汝等於常、恒、常住、不變易法而永遠仍如彼之存續，見如是而徧取（把握認識之物）耶？」「實不然，尊師！」「善哉，諸比丘！我於諸比丘常、恒、常住、不變

易法而永遠仍如彼之存續，不以觀見如是而徧取。」無有徧取之常、恒、常住不變易法之物，〔此是〕不存，不存在，不能得。此乃「蓋成為無徧取之常事」〔之義〕。

「彼成變滅之狀態」者，乃〔彼〕存、存在別異、變滅、變異之狀態，是〔彼之狀態〕為得之物。

即世尊如是宣示：「阿難！勿愁事，勿悲泣。我豈非如次說耶？一切可愛、可意之人人必有別異（生別）、變滅（死別）、變異（死後處異）。阿難！如何於此處將得〔常住〕耶？所有生、存在、有為、壞滅法，實〔願〕勿壞滅者，無有此道理。前前之蘊、界、處之變易、變異之故，轉起後後之蘊界處。」此是「彼成變滅之狀態」〔之義〕。

「見斯不可家居住」〔之句中〕，斯者，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也。如斯見、觀、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我執是變滅之物。此「見斯」〔之義〕。「不可家居住」者，是斷一切家居之障礙，斷妻子之障礙，斷親戚之障礙，斷友人同僚之障礙，斷財寶之障礙，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家而出家為非家，成為無一物之狀態，應獨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此是「見斯不可家居住」〔之義〕。故世尊宣示：

人人為我執物愁　蓋無徧取之常事
彼成變滅之狀態　見斯不可家居住

三

人「此我物」而思惟　彼因死去亦被失
世之賢者已知此　弟子不可向「我執」

（八〇六）

「彼因死去亦被失」〔之句中〕，「死」者，是各各之諸有情由有情聚之死沒、死亡、破壞、滅失、死滅、死、命終、〔五蘊之〕破壞、屍骸之投棄、命根之斷絕。「彼」者，是色、受、想、行、識也。「被失」者，是失去、捨、捨棄、滅失、壞滅之事。又如是說：

「先於諸財富　有捨人之事
或有人最初　彼等捨財富
有欲欲之者　有財富不常
故人憂愁時　我無憂愁事
月盈成滿月　由盈次第虧
日昇滅黑暗　而自行滅沒
敵者世間法　〔如斯我〕已知
故人憂愁時　我無憂愁事」

此是「彼因死去亦被失」〔之義〕。

「人此我物而思惟」〔之句中〕，「物」者，乃是色、受、想、行、識。「人」者，是〔對人間之〕稱、名稱、施設（概念）、世間之言說、名、名業、命名、詞、文、稱呼。「人此我物而思惟」，是由愛思惟而思惟，由見思惟而思惟，由慢思惟而思惟，由煩惱思惟而思惟，由惡行思惟而思惟，由加行思惟而思惟，由異熟思惟而思惟。此是「人此我物而思惟」〔之義〕。

「世之賢者已知此」〔之句中〕，「此」者，是過患。「已知此」者，是已於我執知、解、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此之過患〕。「賢者」者，是覺慧者、知者、辨知者、有慧者。此是「此世賢者已知此」〔之義〕。

「弟子不可向『我執』」〔之句中〕，「我執」者，是愛我執與見我執之二我執……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我執……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我執。「弟子」者，是佛之弟子

（佛之信奉者），法之信奉者，僧之信奉者。彼以世尊為我者而信奉，世尊攝取其人。

即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有詭詐、強情、虛談、婬猥、高貢、不等持〔之不德〕所有比丘，此，諸比丘！彼等非我弟子（信奉者）。彼等諸比丘由此法、律之離去，彼等於此法、律之無至於增大、增進、廣大。然，諸比丘！有不詭詐、不虛談、賢善、不強情、善等持〔之德〕所有比丘，此，諸比丘！彼等是我弟子（信奉者）。彼等諸比丘不離去此法、律，彼等於此法、律至於增大、增進、廣大。」

詭詐強情與虛談　婬猥高貢不等持
等正覺者所說法　〔彼等〕於此無增進
不詭詐與不虛談　賢善等持不強情
等正覺者所說法　彼等於此實增進

「弟子不可向『我執』」者，我之弟子捨斷愛我執，捨遣見我執，不可向我執，不可下向、向彼、傾彼、赴彼、信解彼，不可以彼為主。此「弟子不可向我執」〔之義〕。故世尊宣示：

人「此我物」而思惟　彼因死去亦被失
世之賢者已知此　弟子不可向「我執」

四

譬如夢中會見者　醒寤之後人不見
如斯若愛之人人　身亡命終無見事

（八〇七）

「譬如夢中會見者」者，是〔譬如於夢而〕會、會合、集合、共集者。此是「譬如夢中會見者」〔之義〕。

「醒寤之後人不見」者，是譬如睡眠之人見月、見太陽、見大海、見須彌山王、見象〔兵〕、見馬〔兵〕、見步〔兵〕、見軍隊、見美園、見美林、見美土地、見美蓮池、然於「醒寤之後，人亦已不見」。此是「醒寤之後人不見」〔之義〕。

「如斯若愛之人人」〔之句中〕，「如斯」者，是〔事實〕與譬喻照合之〔句〕。「愛之人人」者，是愛慕之人人，〔即〕母、父、兄弟、姊妹、子、女、友人、同僚、親戚、緣者。此是「如斯若愛之人人」〔之義〕。

「身亡命終無見事」〔之句中〕，「身亡」者，是「死而命終」者。「無見事」不覩見〔彼等〕，不達、不能得，不獲於彼等。此是「身亡命終無見事」〔之義〕。故世尊宣示：

譬如夢中會見者　醒寤之後人不見
如斯若愛之人人　身亡命終無見事

五

被言某某彼之名　彼等亦曾被見聞
亡後只有人之名　成遺留者可語〔此〕（八〇八）

「彼等亦曾被見聞」〔之句中〕，「被見」者，是由眼識得所有之物。「被聞」者，是由耳識得所有之物。「彼等」者，是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天、人。此是「彼等亦曾被見聞」〔之義〕。

「被言某某彼之名」〔之句中〕，「彼之」者，是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天、人。「名」者，是稱、名稱、施設、世間之言說、名、名業、命名、詞、文、稱呼。「被言」者，是被語、話、說明、言說。此是「被言某某彼之名」〔之義〕。

「亡後只有人之名，成遺留者可語此」者，是色、受、想、行、識者被失、捨、捨棄、滅失，壞滅唯遺留名。「可語」者，是可述，可語，可話，可說明，可言說。此是成遺留者可語此。〔之義〕。

「亡後只有人之名」〔之句中〕，亡後者，是死命終之後。「人」者，是有情、人、摩奴之子、士夫、補特伽羅、命者、生死者、生者、根行者、摩奴所生者。此是「亡後只有人之名」〔之義〕。故世尊宣示：

被言某某彼之名　彼等亦曾被見聞
亡後只有人之名　成遺留者可語〔此〕

六

人人貪求我執物　不捨愁悲與慳事
故見安穩諸牟尼　成為捨徧取而行

（八〇九）

「人人貪求我執物，不捨愁悲與慳事」〔之句中〕，「愁」者，是失親戚，失財富，由病而失〔健康〕，失戒，失〔正〕見，又失任何之失，又遭遇任何之苦法者之愁、憂愁、愁心、內愁、內徧愁、內熱、內熱惱、心之燒熱、憂、愁箭。

所謂「悲」者，是失親戚……乃至（前頁參照）……失〔正〕見，又失任何之失，又遭遇任何之苦法者之哭、悲哭、悲泣、哭歎、悲歎、泣言、涕泣、號泣、哭泣、慟哭。

「慳」者，是住處慳、家慳、利得慳、稱讚慳、法慳之五慳。〔即〕所有如斯之慳、慳恪、慳恪性、雜欲、恪、緊縮、心之堅執此是云慳。又蘊慳亦是慳，界慳亦是慳，處慳亦是慳。把持是云慳。

「貪求」者，是渴愛。即成為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貪欲、貪、不善根。「我執」者，是愛我執與見我執之二我執……乃至（六九頁參照）……此愛我執……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我執。

〔人人〕者，是防使我執事物懼將奪去時亦愁、奪去時亦愁，變易時亦愁，已變易之後亦愁。〔人人〕者，是防使我執事物懼將變易時亦愁，變易時亦愁，已變易後亦愁。〔人人〕者，是防我執事物懼將奪去時亦悲，奪去時亦悲，奪去後亦悲。〔人人〕者，是防我執事物懼將變易時而悲，變易時亦悲，已變易後亦悲。〔彼等〕護、守、徧取我執之事物，〔他〕被我所執之事物而慳。〔彼等〕對我執之事物而愁，愁而不捨、悲而不捨、慳而不捨、貪求而不捨、不捨斷、不除去、不滅除、不令滅無。此是「人人貪求我執物，不捨愁悲與慳事」〔之義〕。

「故見安穩諸牟尼，成為捨『徧取』而行」〔之句中〕，「故」者，是是故，是於其理由、其因、其緣、其因緣。此是故也。「諸牟尼」者，乃云智是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六四頁以下參照）……是不癡、擇法、正見。具備其智達牟那者是牟尼。有身牟尼、語牟尼、意牟尼之三牟尼……乃至（八一頁以下參照）……超著、網，此是牟尼。徧取者，是愛徧取與見徧取之二徧取（把握認識之物）……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徧取……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徧取。諸牟尼捨斷愛徧取，捨遣見徧取而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見安穩」〔之句中〕，云不死（甘露）、涅槃為安穩。〔即〕所有彼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愛之滅盡、離貪、滅、涅槃。見安穩者，是見安穩，見救護所，見避難所，見歸依所，見無畏，見無死，見不死，見涅槃者也。此是「故見安穩諸牟尼，成為捨徧取而行」〔之義〕。故世尊宣示：

人人貪求我執物　不捨愁悲與慳事
故見安穩諸牟尼　成為捨徧取而行

七

比丘行將離滯著　遠離於親近座所
於彼稱言有和合（涅槃等）　不現自己存在中

（八一〇）

「比丘行將離滯著」〔之句中〕，謂離滯著七有學之行者。阿羅漢是無滯著者。何故云離滯著七有學之行者耶？彼等由各各之〔境〕令心離之滯著、令反轉、令轉還、遮止、抑制、防遏、護、守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即〕於眼門令心不滯著，令反轉、令轉還、遮止、抑制、防遏、護、守、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於耳門令心、於鼻門令心、於舌門令心、於身門令心、於意門令心不滯著，令反轉、令轉還、遮止、抑制、防遏、護、守、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譬如羽毛於投火中又腱片縮曲、為丸而不伸，如是彼等〔七有學〕由各各之〔境〕令心離滯著，令反轉、令轉還、遮止、抑制、防遏、護、守、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是故云「將離七有學滯著行者」。「比丘」者，是善凡夫比丘又有學比丘。此「比丘行將離滯著」〔之義〕。

「遠離於親近座所」〔之句中〕，坐處云為座所。〔即〕是床、椅子、座蒲團、蓆、皮革、草蓐、柴蓐、藁蓐。彼之座所免見不適當之色，離、遠離，免聞不適當之聲，離、遠離，嗅不適當之香、嘗不適當之味、觸不適當之觸，免不適當之五種欲，離、遠離。「親近」者，是〔親近〕於如斯座所，近而使用〔彼〕，受、受用、享受、常受。此「遠離於親近座所」〔之義〕。

「於彼稱言有和合。不現自己存在中」〔之句中〕，和合者，（一）眾和合，（二）法和合，（三）不生和合之三和合。

（一）眾和合者云何？假令比丘雖是多數，和合、和悅、無異諍、如水乳、相互以愛眼相見而住，此是眾和合。

（二）法和合者云何？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彼等一同跳入於涅槃，信樂、住立、解脫。於彼等諸法無有異諍、異論之事，此是法和合。

（三）不生和合者云何？假令比丘雖是多數，於無餘涅槃界般涅槃，而彼涅槃界無有過與不足。此是不生和合。

「存在中」者，於地獄有情存在地獄，於畜生存在畜生界、於餓鬼存在餓鬼界。於人存在人世間，於天存在天世間。

「於彼稱言有和合，不現自己存在中」者，於彼有此之和合，有此之至適當，有此之適合，有此之隨順。彼如斯行道而自己不現於地獄，自己不現於畜生界，自己不現於餓鬼界，自己不現於人世間，自己不現於天世間如是稱言，如是語，如是話，如是說明，如是言說。此「於彼稱言有和合，不現自己存在中」〔之義〕。故世尊宣示：

比丘行將離滯著　遠離於親近座所
在彼被言有和合　不現自己存在中

八

牟尼不依一切處　不為愛者不愛者
如水不著於〔荷〕葉　彼悲泣慳〔無著事〕

（八一一）

「牟尼不依一切處」〔之句中〕，眼與色，耳與聲，鼻與香，舌與味，身與觸，意與法之十二處云為一切。「牟尼」〔之句中〕，智云為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五一頁以下及六五頁以下參照）……超越著、網，此是牟尼。「無依著」者，是〔依於〕愛依與見依之二依……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依……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依。牟尼是捨斷愛依，捨遣見依，不依著眼，不依著耳，不依著鼻，不依著舌，不依著身，不依著意，不依著色、聲、香、味、觸、法、施主家、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於見聞覺識之諸法不依著，不依止、不繫著、不著、不縛著、不信解、以出離、棄遣、離脫、離縛，以不受限定之心而住。此是「牟尼不依一切處」〔之義〕。

「不為愛者不愛者」〔之句中〕，「愛者」者，是（一）有情，（二）諸行之二愛者。

（一）愛有情者云何？乃於此處彼欲彼等〔有情〕之利、欲益、欲幸福、欲瑜伽安穩所之母、父、兄弟、姊妹、子、女、友人、同僚、親戚、緣者。此是愛有情。

（二）愛諸行者云何？乃為可意之色，可意之聲、可意之香、可意之味、可意之觸。此是愛諸行。

不愛者是（一）有情（二）諸行之二不愛者。

（一）不愛之有情者云何？於此處彼欲彼等有情之不利，欲不益，欲不幸，欲不瑜伽安穩，欲在奪命〔之人人〕。此是不愛之有情。

（二）不愛之諸行者云何？乃不可意之色，不可意之聲，不可意之香，不可意之味，不可意之觸。此是不愛之諸行。

「不為愛者不愛者」，是「此有情是我愛者」，「此等諸行是我之適意」依貪而無為愛者。「此有情是我之不愛者」，「此等諸行是我之不適意」依瞋恨而無為不愛者。不令生〔愛與不愛〕，不令發生、不起、不令生起。此是「不為愛者不愛者」〔之義〕。

「如水不著於〔荷〕葉，彼悲泣慳〔無著事〕」〔之句中〕，「彼」者，是彼之阿羅漢、漏盡者。「悲泣」者，是失親戚，失富，由病而失〔健康〕，失戒，失正見，又失任何者，又遭遇任何之苦法者之哭、悲哭、涕哭、悲泣、哭歎、悲歎、泣、涕泣、號泣、哭泣、慟哭、大慟哭也。「慳」者，是住處慳、家慳、利得慳，稱讚慳，法慳之五慳。〔即〕所有如斯之慳、慳恪、慳恪性、雜欲、恪、緊縮、心之堅執，此云為慳。又蘊慳亦是慳，界慳亦是慳，處慳亦是慳。把持云為慳。

「如水不著於〔荷〕葉」〔之句中〕，「葉」者，云是荷葉。「水」者，云是水。譬如水不著荷葉，不附著、不染著、不在著、不在附著、不在染著、如是對彼之阿羅漢、漏盡者之人不著悲泣與慳，不附著、不染著、不在著、不在附著、不在染著、出離、棄遣、為解脫離縛，〔彼〕住以不受限定之心。此是「如水不著於荷葉，彼悲泣慳無著事」〔之義〕。故世尊宣示：

牟尼不依一切處　不為愛者不愛者
如水不著於〔荷〕葉　彼悲泣慳〔無著事〕

九

譬如水滴於荷葉　譬如水不著蓮葉
如斯牟尼見與聞　又對覺法無染著

（八一二）

「譬如水滴於荷葉」〔之句中〕，水滴者，是水珠也。荷葉者，乃蓮之葉。譬如水滴不著於蓮葉，不附著、不染著、不在著、不在附著、不在染著〔之義〕。此是「譬如水滴於荷葉」。

「譬如水不著蓮〔葉〕」〔之句中〕，「蓮」者，是蓮華。「水」者，是水也。譬如水不著於蓮華，不附著、不染著、不在著、不在附著、不在染著〔之義〕。此是「譬如水不著於蓮〔葉〕」。

「如斯牟尼見與聞，又對覺法無染著」〔之句中〕，「如斯」是照合譬喻為〔事實〕之〔句〕。牟尼者，乃智云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六五頁以下參照）……超越著、網，此是牟尼。「著」者，是愛著見著之二著……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著……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著。牟尼捨斷愛著，捨遣見著，不著於「見」，不著於「聞」，不著於「覺」，不著於識，不附著，不染著，不在著，不在附著，不在染著而、出離、棄遣、離脫、離縛，以不受限定之心而住。此「如斯牟尼見與聞，又對覺法無染著」〔之義〕。故世尊宣示：

譬如水滴於荷葉　譬如水不著蓮葉
如斯牟尼見與聞　又對覺法〔無染著〕

一〇

除遣者實〔總〕見聞　關係覺者不思惟
〔彼〕不由他求清淨　於彼無貪無離貪

（八一三）

「除遣者實〔總〕見聞，關係覺者不思惟」〔之句中〕，除遣者云以慧除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五一頁以下參照）

……是不癡、擇法、正見。

由何云以慧除遣耶？由彼之慧除遣身惡行，洗、洗掃、洗除、除遣語惡行，洗、洗掃、洗除、除遣意惡行，洗之、洗掃、洗除、除遣貪，洗之、洗掃、洗除，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被除遣、洗、洗掃、洗除。由此而云慧是除遣。

或由正見而除遣邪見，洗之、洗掃、洗除，由正思惟而除遣邪思惟，洗之、洗掃、洗除，由正語而除遣邪語，由正業而除遣邪業，由正命而除遣邪命，由正精進而除遣邪精進，由正念而除遣邪念，由正定而除遣邪定，由正智而除遣邪智，由正解脫而除遣邪解脫，洗之、洗掃、被洗除。或又由八支聖道而除遣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洗之、洗掃、洗除。

阿羅漢乃具此等之除遣法，正具、達、正達、成、正成具備也。故阿羅漢是除遣者。彼是除遣貪，除遣惡，除遣煩惱，除遣熱惱故是除遣者。

「除遣者實見與聞，關係覺者不思惟」者，是除遣者〔以愛、見、慢等〕不思惟見，於見中不思惟〔有我〕，由見不思惟〔以外有我〕，不思惟於我有見。〔以愛、見、慢等〕不思惟聞，於聞中不思惟〔有我〕，由聞不思惟〔以外有我〕，不思惟於我有聞。〔以愛、見、慢等〕不思惟覺，於覺中不思惟〔有我〕，由覺不思惟〔以外有我〕，於我不思惟有覺。〔以愛、見、慢等〕不思惟識，於識中不思惟〔有我〕，由識不思惟〔以外有我〕，於我不思惟有識。

即世尊如是宣示：「諸比丘！『我是〔常〕存』者，此是執思。『此我是生存』者，此是執思。『我是〔常〕存』者，此是執思。『我應不〔常〕存』者，此是執思。『我是有色者』者，此是執思。『我是無色者』者，此是執思。『我是有想者』者，此是執思。『我是無想者』者，此是執思。『我是非想非非想者』者，此是執思。諸比丘！執思是病，執思是癰，執思是箭，執思是禍。故實諸比丘！『我等以心無執思而住』如是，諸比丘！實汝等應當學」。此是「除遣者實見與聞，關係覺者不思惟」〔之義〕。

「〔彼〕不由他求清淨」者，乃除遣者是念處以外，正勤以外，神足以外，根以外，力以外，覺支以外，八支聖道以外之其他不淨道、邪行道、不出路而不求、不樂、不冀求、不希望、不欲求、不熱望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彼不由他求清淨」〔之義〕。

「於彼無貪無離貪」者，乃於一切愚凡夫是有貪，於善凡夫並七有學是有離貪。於阿羅漢是無貪，無離貪。彼已離貪，離貪故有貪之盡，離瞋故有瞋之盡，離癡故有癡之盡。彼〔梵行〕已成，〔所作〕已辦……乃至……彼無再有。此是「於彼無貪無離貪」〔之義〕。故世尊宣示：

除遣者實〔總〕見聞　關係覺者不思惟
〔彼〕不由他求清淨　於彼無貪無離貪

第六　老經之義
釋畢

第七　帝須彌勒經之義釋

尊者帝須彌勒曰：

一

「耽溺婬〔法〕者　我師語其害
已聞師之教　我等學遠離」

（八一四）

「耽溺婬法者」〔之句中〕，婬法者，是所有不妙法、野卑法、賤劣法，麤惡、穢污、密事而是〔男女〕二人之成就者。由何而云婬法耶？〔婬法〕者，乃有貪有染貪〔有煩惱之〕流漏有纏結，以奪〔善〕心而為〔煩惱〕，同似兩人之〔行〕法也。由此而云為婬法。譬如兩人之為鬥爭者云為婬者，兩人之口論者云為婬者，兩人之議論者云為婬者，兩人之異諍者云為婬者，兩人之諍論者云為婬者，兩人之論議者云為婬者，兩人之談論者云為婬者，如是，〔婬法〕有貪有貪染有〔煩惱〕，流漏有纏結，以奪〔善〕心而為〔煩惱之〕同似兩人之〔行〕法。由此而云為婬法。「耽溺婬〔法〕者」，乃行婬法、加行、熱心、專心、行彼、屢屢行彼、重彼、向於彼、傾於彼、赴於彼、信解彼、是使彼、為主者。此是「耽溺婬〔法〕者」〔之義〕。

「尊者帝須彌勒曰」〔之句中〕，「曰」者，是〔如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也。「尊者」者，此敬語、敬重語、尊重語、尊敬語。「帝須」者，是彼長老之名、稱、名稱、施設、言說、名、名業、命名、詞、文、稱呼也。「彌勒」者，是彼長老之姓、稱、名稱、施設、言說、名、名業、命名、詞、文、稱呼。此是「尊者帝須彌勒曰」〔之義〕。

「我師語其害」者，是對其「害」、惱害、惱苦、打擊、災禍、災患，且言、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也。我師此是敬語、敬重語、尊重語、尊敬語。此是「我師語其害」〔之義〕。

「已聞師之教」者，是已聞、聽、把取、憶持、省察師之語、語句、說示、示教、教示。此是「已聞師之教」〔之義〕。

「我等學遠離」〔之句中〕，遠離者，（一）身遠離、（二）心遠離、（三）依遠離之三遠離。

（一）身遠離者云何？於此處有比丘，令遠離臥坐所，〔即〕親〔住〕於阿練若、樹下、山岳、溪谷、塚墓、森林、露地、藁積之處，以身遠離而住。彼獨行，獨住，獨坐，獨臥，獨入村行乞，獨〔由行乞〕歸，獨私坐〔禪〕，獨經行，獨行，住、動作、作為、護〔威儀〕而度日生活。此是身遠離。

（二）心遠離者云何？入於初禪定者之心遠離〔五〕蓋。入於第二禪定者之心遠離尋、伺。入於第三禪定者之心遠離喜。入於第四禪定者之心遠離苦樂。入於空無邊處定者之心遠離色想、有對想、種種想。入於識無邊處定者之心遠離空無邊處想。入於無所有處定者之心遠離識無邊處想。入於非想非非想處定者之心遠離無所有處想。須陀洹之心遠離有身見、疑、戒禁取、見隨眠、疑隨眠及與彼等一同之諸煩惱。斯陀含之心遠離麤欲貪結、瞋恚結、麤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與彼等一同之諸煩惱。阿那含之心遠離微俱之欲貪結、瞋恚結、微俱之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與彼等一同之諸煩惱。阿羅漢之心遠離色貪、無色貪、慢、悼舉、無明、慢隨眠、有貪隨眠、無明隨眠及與彼等一同之諸煩惱及外之一切相〔諸行之因〕。此是心遠離。

（三）依遠離者云何？煩惱、蘊、行云為依。不死（甘露）、涅槃云為依遠離。彼寂止彼之一切行、捨遣一切依、愛之盡滅、離貪、滅。此是依遠離。

於身引退而出離樂之人人是身遠離。於心徧淨而達於第一淨白之人人是心遠離。無依離行之人人是依遠離。

「我等學遠離」者，彼長老由元來已以學而學。然請法之說示，如是，是言「我等學遠離」，故長老帝須彌勒言。

尊者帝須彌勒曰：

「耽溺婬〔法〕者　我師語其害
已聞師之教　我等學遠離」

二

世尊宣示：「彌勒！

耽溺婬〔法〕者　即〔我〕教亦失
又〔彼〕邪行道　此非彼聖法」

（八一五）

「耽溺婬法者」〔之句中〕，婬法者，是所有不妙法、野卑法、賤劣法、麤惡、穢污、密事而是（男女）二人之成就者。由何而云婬法耶？〔婬法〕者，乃有貪有染貪，有〔煩惱之〕流漏有纏結，以奪善心而為煩惱，同似兩人之（行）法。由此而云為婬法。譬如兩人之為鬥爭者云為婬者，兩人之口論者云為婬者，兩人之議論者云為婬者，兩人之異諍者云為婬者，兩人之諍論者云為婬者，兩人之論議者云為婬者，兩人之談論者云為婬者，如是，〔婬法〕有貪有染貪有煩惱之流漏有纏結以奪〔善〕心而為煩惱之同似兩人之〔行〕法。由此而云為婬法。「耽溺婬法者」，乃行婬法、加

行、熱心、專心、行彼、屢屢為彼、重彼、向於彼、傾於彼、赴於彼、信解彼、是在使彼為主者。此是「耽溺婬法者」〔之義〕。

「彌勒」！是世尊由彼長老之姓而呼喚。「世尊」者，是尊重之同義語也。又貪之破壞者故是為世尊，瞋之破壞者故是為世尊，癡之破壞者故是為世尊，見之破壞者故是為世尊，棘之破壞者故是為世尊，煩惱之破壞者故是為世尊。頒法寶、頒與、頒布故是為世尊。諸有之終熄者故是為世尊。修習身、修習戒、修習心（定）、修習慧故是為世尊。或者世尊在阿練若、森林之邊鄙無（人）聲，無（騷）音，無人人之情景，應住隱於人，禪思受用適當臥坐所故是為世尊。又世尊受用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故是為世尊。又世尊受用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故是為世尊。又世尊受用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故是為世尊。又世尊受用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故是為世尊。又世尊受用十想修習、十徧定、安般念定、不淨定故是為世尊。又世尊受用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故是為世尊。又世尊受用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佛法故是為世尊。所謂世尊之名非由母而作，非由父而作，非由兄弟而作，非由姊妹而作，非由朋友同僚而作，非由親戚、緣者而作，非由沙門、婆羅門而作，非由天神而作。此所謂世尊之（名）成為諸佛世尊於菩提樹下解脫之後而獲得作證一切知智時，為共同施設。此乃世尊宣示：「彌勒！」〔之義〕。

「即我教已失」者，失二方面之教。〔即〕（一）教說之教亦失，（二）行道之教亦失也。

（一）教說之教者云何？乃令所有彼學得契經、祇夜、記說、偈、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毘陀羅此是教說之教。此亦失去、喪失、被拒外。

（二）行道之教者云何？乃正行道、隨順行道、無敵行道、隨義行道、法隨法行道、諸善之完成、諸根門之守護、食之節量、向警寤之努力、念正知、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此是行道之教。此亦失去、喪失、被拒外。如是，乃「即我教亦失」〔之義〕。

「又〔彼〕行道邪」者，是殺生物，取不與物，破〔入他〕家之隙間，行掠奪，包圍家，待伏路邊〔而為強盜〕，通他妻，語妄語而行邪道。

「此非彼聖法」者，所謂此是邪行道者，此於彼之人是非聖法、愚法、癡法、無智法、不死憍亂（捕鰻論、詭辯論）此是「此非彼聖〔法〕」〔之義〕。故世尊宣。

世尊宣示：「彌勒！

耽溺婬〔法〕者　即〔我〕教亦失
又〔彼〕邪行道　此非彼聖法」

三

出家嘗獨行　後受用婬者
於世間放恣　駕獸劣凡夫

（八一六）

「嘗獨行」者，乃由二方面〔即〕（一）由出家之稱，（二）由捨離羣之義而嘗獨行。

（一）由出家之稱而嘗獨行者云何？是斷一切家住之障礙，斷妻子之障礙，斷親戚之障礙，斷朋友、同僚之障礙，斷財富之障礙，剃鬚髮，纏袈裟衣，由家出而為非家，近無一物之狀態而獨

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能維持。如是乃由出家之稱而獨行。

（二）由捨離羣之義嘗獨行者云何？彼如是為出家者而獨於阿練若、森林之邊鄙，無人聲，無騷音，無人人之情景，應住隱於人禪思受用適當之臥坐所，彼獨行，獨立，獨坐，獨臥，獨入於村行乞，獨由行乞歸，獨私坐〔禪〕，獨為經行，獨行，獨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如斯，成為「由捨離羣〔之義〕嘗能獨行」。

「後受用婬者」〔之句中〕，婬法者，乃所有不妙法……乃至（一六六頁參照）……由此云為婬法。「受用婬者」，是彼於他時〔於後〕放棄佛、法、僧〔三〕學，還轉卑俗而受婬法，受用、享受、常受。此是「受用婬者」〔之義〕。

「於世間放恣如駕獸」〔之句中〕，駕獸者，是象駕獸、馬駕獸、牛駕獸、山羊駕獸、羊駕獸、駱駝駕獸、驢駕獸也。「放恣」而不調御、不訓練、不調練之〔駕獸〕踏入邪路，乘撞樹株及石之凹凸，使駕獸〔自身〕亦乘者亦破壞〔負傷〕，落於斷崖。譬如彼之放恣不調和、不調御、不訓練之駕獸踏入邪路，如是，似放恣之駕獸，彼放縱者踏入於邪路、抱邪見……乃至……行邪定。譬如彼放恣、不調御、不訓練、不調練之駕獸、乘撞樹株及石之凹凸，如是，似放恣之駕獸，彼放縱者乘觸邪曲之身業，乘觸邪曲之語業，乘觸邪曲之意業，乘觸邪曲之殺生，乘觸邪曲之偷盜，乘觸邪曲之邪欲行，乘觸邪曲之妄語，乘觸邪曲之兩舌，乘觸邪曲之惡口，乘觸邪曲之綺語，乘觸邪曲之貪欲，乘觸邪曲之瞋恚，乘觸邪曲之邪見，乘觸邪曲之諸行，乘觸邪曲之五種欲，乘觸邪曲之〔五〕蓋。譬如彼放恣、不調御、不訓練、不調練之駕獸，使駕獸〔自身〕及乘者亦破壞（負傷），如是，似放恣之駕獸，彼放縱者於地獄而破壞自己，於畜生界而破壞自己，於餓鬼界而破壞自己，於人世間而

破壞自己，於天世間而破壞自己。譬如彼放恣、不調御、不訓練、不調練之駕獸落於斷崖，如是，似放恣之駕獸，彼放縱者亦落入生之斷崖，亦落入老之斷崖，亦落入病之斷崖，亦落入死之斷崖，亦落入愁、悲、苦、憂、惱之斷崖。「於世間」者，是惡趣世間……乃至（一〇頁參照）……於人世間。此是「於世間如放恣之駕獸」〔之義〕。

「〔駕獸〕劣凡夫」〔之句中〕，凡夫者，是依何義而為凡夫耶？廣生諸煩惱故是凡夫，不廣害破身見故是凡夫，對廣師輕口〔阿諛〕者故是凡夫，廣障一切趣故是凡夫。以行廣種種行故是凡夫。廣由種種暴流所流去故是凡夫。廣由種種之熱惱所熱故是凡夫。廣由種種之熱苦所燒故是凡夫。對廣五種欲而貪、貪求、貪覓、昏昧、縛著、懸、懸著、礙著故是凡夫。廣由五蓋而被遮障、蓋復、妨障、閉塞、蔽、陰蔽故是凡夫。「言劣凡夫」者，是劣，是賤劣，是下劣，是卑賤，是劣小，如是言小凡夫，乃斯云，斯語，斯話，斯說明，斯言說。此「言劣凡夫」〔之義〕。故世尊宣示：

出家嘗獨行　〔後〕受用婬者
於世間放恣　駕獸劣凡夫

四

彼嘗存名聲　稱譽亦盡失
如見此之事　應學捨斷婬

（八一七）

「彼嘗存名聲稱譽亦盡失」〔之句中〕，名聲者云何？於此處某者嘗於沙門之狀態，〔由信者〕受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敬重，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此是名聲。

稱譽者云何？於此處某者嘗於沙門之狀態，「是賢，是聰明，是有慧，是多聞，是雄辯，是巧應答之經師」，「是持律者」，「是說法者」，「是阿練若住者」，「是常乞食者」，「是糞掃衣者」，「是但三衣者」，「是次第乞食者」，「是時後不食者」，「是常坐不臥者」，「是隨處住者」，又「得初禪」，「得第二禪」，「得第三禪」，「得第四禪」，「得空無邊處定」，「得識無邊處定」，「得無所有處定」，「得非想非非想處定」，充滿名譽賞讚。此是稱譽。

「彼嘗存名聲，稱譽亦盡失」者，乃他時（於後）放棄佛、法、僧、學，而還轉於卑俗「彼〔嘗存在〕之名聲」稱譽亦失去、喪失、毀失、凋落、消滅、破壞。此是「彼嘗存名聲，稱譽亦盡失」〔之義〕。

「如見此之事，應學捨斷婬」〔之句中〕，「此之事」者，乃嘗於沙門之狀態有名聲、稱譽，於後放棄佛、法、僧、學，還轉為卑俗者，有不名聲、不稱譽，以見、觀、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此之成功與失敗。「應學」者，乃〔學〕（一）增上戒學、（二）增上心學、（三）增上慧學之三學。

（一）增上戒學者云何？於此處有比丘，具戒，防護於別解脫律儀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於微細之罪亦生怖畏，學受持諸學處。小戒蘊、大戒蘊、戒、住立、初行、自制、律儀、諸善法首先最先之得達，此是增上戒學。

（二）增上心學者云何？於此處有比丘，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尋、伺之止息故，內淨心專一，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而住。於喜之捨離故，於捨而住，有念有正知而以身受樂——彼說諸聖者「有捨有念而樂住」——，具足第三禪而住。捨斷樂故，捨斷苦故，曾滅沒

喜、憂故，而不苦不樂，由捨念之清淨具足第四禪而住。此是增上心學。

（三）增上慧學者云何？於此處有比丘具慧——是聖，是決擇，至正苦之盡滅——具備有生滅慧。彼如實、知解此是苦，如實、知解此是苦之集，如實、知解此是苦之滅，如實、知解此是至苦滅之道。如實、知解此是漏，如實、知解此是漏之集，如實知解此是漏之滅，如實、知解此是至漏滅之道。此是增上慧學。

婬法者乃所有不妙法……乃至（一六六頁參照）……由此而云為婬法。

「如見此之事，應學捨斷婬」者，為捨斷婬法，為寂止，為捨遣，為安息亦應學增上戒，應學增上心，應學增上慧。應顧念此三學而學，應知而學，應見而學，應觀察而學，應決意於心而學，應信信解而學，應勉勵精進而學，應令念現起而學，應等持心而學，應以慧知解而學，應知通以知通而學，應徧知以徧知而學，應捨斷以捨斷而學，應修習以修習而學，應作證以作證而學，應行，應修行，應正行，應行正持。此是「如見此之事，應學捨斷婬」〔之義〕。故世尊宣示：

彼嘗存名聲　稱譽亦盡失
如見此之事　應學捨斷婬

五

諸思惟所襲　迴思如貧困
聞他叱責聲　如斯人悄心

（八一八）

「諸思惟所襲，迴思如貧困」者，乃「彼是」，為欲思惟、恚思惟、害思惟、見思惟所影響，「所襲」是被包圍，具備〔諸思

惟〕，為彼所閉而「如貧困者」，如愚鈍者，如蒙昧者之「迴思」，生思，凝思、思入。譬如鵂鶹於樹枝覓狙野鼠而迴思、生思、凝思、思入。譬如野狐於河岸覓狙魚類而迴思、生思、凝思、思入，譬如貓於家與家之間隙，陰溝、下水道，垃圾堆覓狙鼠類而迴思、生思、凝思、思入。如是，放恣之彼，為欲思惟、恚思惟、害思惟、見思惟所影響，所襲被包圍，具備〔諸思惟〕，為其所閉，如貧困者，如愚鈍者，如蒙昧者之迴思、生思、凝思、思入。此是「諸思惟所襲，迴思如貧困」〔之義〕。

「聞他叱責聲，如斯人悄心」〔之句中〕，「他人人」者，是和尚、阿闍梨、同和尚者（弟子兄弟），同阿闍梨者（同門）、友人、知己、同輩或朋友。〔彼等〕叱責彼言：「友！汝得如是偉大之師（佛），於如是善說之法、律而出家，得如是聖眾而行卑鄙婬法，放棄佛法僧學，還轉於卑俗，此是汝之不利，是汝之惡得，汝對諸善法亦無信，汝對諸善法亦無慚，汝對諸善法亦無愧。汝對諸善法亦無精進，汝對諸善法亦無念，汝對諸善法亦無有慧」。「聞」彼等之語、語句、說示、示教、教示、聽、把取、憶持、省察已而「悄心」，惱心、受擊、痛心、憂心。「如斯之人」者，是如彼放恣者，如是，如是，其住立，其類，其部類之人。此是「聞他叱責聲，如斯人悄心」〔之義〕。故世尊宣示：

諸思惟所襲　迴思如貧困
聞他叱責聲　如斯人悄心

六

又由他叱責　彼作諸刀劍（惡行）
實彼大貪求　彼沈潛妄言

（八一九）

「又由他叱責，彼作諸刀劍（惡行）」〔之句中〕，「又」者，乃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諸刀劍」者，是身刀劍、語刀劍、意刀劍之三刀劍。三種之身惡行是身刀劍，四種之語惡行是語刀劍，三種之意惡行是意刀劍。「又由他之人人叱責」者，是由和尚、阿闍梨、同和尚者、同阿闍梨者、友人、知己、同輩、或朋友所叱責而語故意之妄語。〔即〕言：「尊師！我元本樂於出家，然不可不養我母，故我慣於放恣」。言：「我不可不養兄弟，我不可不養姊妹，我不可不養我子，我不可不養我女，我不可不養友人，我不可不養同僚，我不可不養親戚，我不可不養親類、緣者。故我慣於放恣」。作語刀劍、作為、令生、令發生、起、令生起。此是「又由他之人人所叱責，彼作諸刀劍」〔之義〕。

「實彼大貪求」者，乃此為故意之妄語者，此實彼之大貪求、大貪林、大稠林（大執取）、大難所、大嶮岨、大彎曲所、大污泥、大泥澤、大障礙、大結縛。此是「實彼大貪求」〔之義〕。

「彼沈潛妄言」〔之句中〕，妄語云為妄言。於此處某者在集會中，又在會合中，又在親戚之間，又在組合員之間，又在法庭之中，被帶來作證人，當問時：「然，卿！語汝所知」，彼不知之事而言：「我知」，知之事而言：「我不知」，不見之事而言：「我見」，又見之事而言：「我不見」。如是，為自己，又為他人，又為某等之利益，語故意之妄語，此云為妄言。

又依三行相有妄語。〔即〕（一）有豫彼「我將為妄語」〔之心〕。（二）於現為妄言者有「我現於為妄言」〔之心〕。（三）於既為〔妄〕言者有「我為妄言」〔之心〕。依此等之三行相而有妄語。又依四行相、五行相、六行相、七行相、八行相而有妄語。〔即〕（一）有豫彼「我將為妄語」〔之心〕。（二）於現為〔妄〕言者有「我現於為妄言」〔之心〕。（三）於既為妄言者有

「我為妄言」〔之心〕。（四）異於〔自己之〕見，（五）異於〔自己之〕忍，（六）異於意欲，（七）異於想，（八）異於實狀而為〔妄語〕。依此等八行相而有妄語。

「彼沈潛妄言」者，是沈潛、潛入、沈入、沒入於妄言。此是「彼沈潛妄言」〔之義〕。故世尊宣示：

又由他叱責　彼作諸刀劍
實彼大貪求　彼沈潛妄言

七

賢者名聲高　決意而獨行
而且若行婬　如愚鈍者惱

（八二〇）

「賢者名聲高」者，乃在此處某者曾於沙門之狀態，「是賢，是聰明，是有慧，是多聞，是雄辯，是巧於應答之經師」，「是持律者」又「是說法者」……乃至（一七六頁參照）……又如說「得非想非非想定」充滿稱譽、賞讚，知〔聞〕、有名而名聲高。此是「賢者名聲高」〔之義〕。

「決意而獨行」者，乃依二方面，〔即〕（一）依出家之稱，又（二）依捨離羣之義而為「決意將獨行者」〔之義〕。

（一）依出家之稱決意而獨行者云何？斷一切住家之障礙……乃至（一七二頁以下參照）……如是，是「依決意而獨行者」。

（二）依捨離羣之義而決意獨行者云何？彼如是為出家者，獨於阿練若、森林之邊鄙……乃至（一七三頁參照）……如是，是依捨離羣之義而決意獨行者。

「而且若行婬」〔之句中〕，婬法者，是所有之不妙法……乃至（一六六頁參照）……依此而云婬法。「而且若行婬」者，乃彼於他時（於後）放棄佛、法、僧、學，〔自〕還轉於卑俗，以行婬法、加行、熱心、專心也。此是「而且若行婬」〔之義〕。

「如愚鈍者惱」者，乃如貧困者，如蒙昧者，令苦，令惱，染惱。〔即〕殺生物，取不被與，破家之隙間而〔入〕，行掠奪，包圍家，待伏路邊〔而為強盜〕，通他妻，語妄言，如是而令〔彼結果〕是苦、惱、染惱。〔即〕此之〔惡行〕者，王令捕之而行種種懲治。〔即〕以鞭笞，以杖笞，以棍棒笞，斷手，斷足，斷手足，斷身，斷鼻，斷耳、鼻，破頭蓋而入熱鐵丸〔於其中〕，剝頭皮而磨〔頭蓋〕，於口中點火，卷油布燒全身，卷油布燒手，剝皮膚而例倒，剝皮膚再令彼皮膚纏身，縛手足由四方放火剝取皮、肉、腱、寸斷其身，傷其身而擦入灰汁，掄揮鐵串突刺耳孔，拔骨而身如蒿蒲團，灌注熱油，令狗噉食，生而刺串，以刀斷首。如是令苦、惱、染惱。

或又敗於欲愛〔尚〕執著心而〔煩惱〕，徧求財富用船出大海，遭寒遭暑，觸虻、蚊、風、太陽熱、爬行類〔蛇類〕而苦，為飢渴所惱亦為求〔財富〕行於軍婆〔國〕，行磔拘羅〔國〕，行德迦尸羅〔國〕，行黑面〔國〕，行死彼岸（國），行毘孫伽〔國〕，行怨敵路〔國〕，行闍婆〔國〕，行多摩梨〔國〕，行鵬伽〔國〕，行伊羅跋陀〔國〕，行金頂〔國〕，行金地〔國〕，行銅鍱〔國〕，行蘇婆羅〔國〕，行婆留迦車〔國〕，行蘇剌吒〔國〕，行鴦伽尼迦〔國〕，行恒伽那〔國〕，行極遠恒伽那〔國〕，行臾那〔國〕，行極遠臾那〔國〕，行亞魔山陀〔國〕，行沙漠難所〔國〕，膝行以行路，行山羊之通路，行羊之通路，匍匐行而行路，遮傘而行應路，闢開竹林而行路，行鳥之通路，行鼠之通路，行孔之路，以行林藪。如是而令苦、惱、染惱。〔如是雖

嚐辛酸徧求財富〕若不得〔此〕，因不得而受苦憂。如是令苦、惱、染惱。〔嚐辛酸徧求財富〕若得〔此〕者，已得而為守護〔此〕而受苦憂。〔即〕云：「云何者？是如何我財富不為王奪，不為劫賊奪，不為火燒，不為水流，不為不愛之後繼者所持去耶」？如是所護守彼等之財富而喪失者，彼離去〔財富〕而受苦憂。如是令苦、惱、染惱。此是「而且若行婬，如愚鈍者惱」〔之義〕。故世尊宣示：

賢者名聲高　決意而獨行
而且若行婬　如愚鈍者惱

八

牟尼茲已知　前後之過患
獨行應堅行　婬事勿受用

（八二一）

「牟尼茲已知，前後之過患」〔之句中〕，「此」者，是「前」於沙門之狀態有名聲與稱譽，及於其「後」放棄佛、法、僧、學還轉於卑俗時，是不名聲與不稱譽。「已知」此之成、敗，知、考量、度知、辨知，明瞭已。「牟尼」者，云智為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六五頁以下參照）……超越著、網，此是為牟尼。「茲」者，是於此〔佛教之〕見，於此忍，於此意欲，於此主張，於此法，於此律，於此法與律，於此宣說，於此梵行，於此師之教，於此身體，於此人界也。此是「牟尼茲已知，前後之過惡」〔之義〕。

「應堅行獨行」者，依是二方面，〔即〕（一）依出家之稱，又（二）依捨離羣〔之義〕而堅行獨行。

（一）依出家之稱而堅行獨行者云何？是斷一切家住之障礙，斷妻子之障礙，斷親戚之障礙，斷朋友、同僚之障礙，斷財富之障礙，剃鬚髮，纏袈裟衣，由家出家而無家，近於無一物之狀態而獨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如是乃依出家之稱而堅行獨行〔之義〕。

（二）依捨離羣〔之義〕而堅行獨行者云何？彼如是為出家者而獨於阿練若、森林之邊鄙，無〔人〕聲，無〔騷〕音，無人人之情景，住隱於人處，為禪思而受用適當之臥坐所，彼獨行，獨立，獨坐，獨臥，獨入村而行乞，獨〔由行乞〕歸，獨私〔坐禪〕，獨為經行，獨行、獨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如是，乃依捨離羣之義而堅行獨行〔之義〕。

堅行獨行者，是嚴格行，堅持諸善法，確實受持，此是「堅行獨行」〔之義〕。

「婬事勿受用」〔之句中〕，「婬」法者，是所有彼不妙法、野卑法……乃至（一六六頁參照）……依此而云婬法。不可受婬法，不可受用，不可享受，不可常受，不可行，不可為正行，不可受持。此「婬事勿受用」〔之義〕。故世尊宣示：

牟尼茲已知　前後之過患
獨行應堅行　婬事勿受用

九

應學只遠離　諸聖最上〔法〕
不可思最勝　彼唯近涅槃

（八二二）

「應學只遠離」〔之句中〕，遠離者，是身遠離、心遠離、依遠離之三遠離。

身遠離者云何……乃至（三一頁以下參照）……此是依遠離。而身引退，令人人樂出離是身遠離。人人心偏淨而達第一淨白者，是心遠離。無依、離行之人人是依遠離。

「學」者，是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之三學……乃至（四五頁以下參照）……此是增上慧學。

「應學唯遠離」者，是應學唯遠離、行、正行、受持，此是「應學唯遠離」〔之義〕。

「此是諸聖最上法」〔之句中〕，是佛、佛弟子及辟支佛云為聖者。所有此遠離行是「此」諸聖者之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法〕。此乃「此是諸聖最上法」〔之義〕。

〔然而〕「其不可思最勝」者，依彼遠離行而不可高貢，不可高舉，不可慢，不可強情。依彼不可生慢，不可結縛。依彼而不可傲，不可傲慢，不可得意。此是「其不可思最勝」〔之義〕。

「彼唯近涅槃」者，乃彼近涅槃、周邊、附近、不遠處、唯於近傍。此是「彼唯近涅槃」〔之義〕。故世尊宣示：

應學只遠離　諸聖最上〔法〕
不可思最勝　彼只近涅槃

一〇

牟尼絕無成惡行　亦無回顧諸欲事
因能度過暴流者　貪覓諸欲人人羨

（八二三）

「牟尼絕無成惡行」〔之句中〕，「絕無成」者，是絕無、遠離、別離也。〔即〕絕無為身惡行，遠離、別離，語惡行、意惡

行、貪、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之絕無、遠離、別離也。「牟尼」者，云智是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六五頁以下參照）……超越著、網，此是牟尼。「行」者，是行、住、動行、活動、護持、持續、維持。此是「牟尼絕無成惡行」〔之義〕。

「亦無回顧諸欲事」〔之句中〕，欲者，若概言之，是事欲與煩惱欲之二種……乃至（一頁以下參照）……此等云為事欲……乃至（二頁參照）……此等云為煩惱欲。〔牟尼〕徧知事欲，捨斷煩惱欲，捨棄、除去、滅除、令之滅無，「亦無回顧諸欲事」者，是棄欲、唾棄欲、脫欲、捨斷欲、捨遣欲、離貪、唾棄貪、脫貪、捨斷貪、捨遣貪、無愛（渴望）、寂滅、清涼、受樂、自為梵（天）而住。此是「亦無回顧諸欲事」〔之義〕。

「因能度過暴流者，貪覓諸欲人人羨」〔之句中〕，是人人者，是有情之同義語。對「諸欲」有貪、貪求、「貪覓」、昏昧、縛著，懸、懸著、礙著之人人，向於度欲流者，度有流者，度見流者，度無明流者，度一切路、越度、超度、超、超越、離越、到彼岸，達彼岸，到終邊，達終邊，到終點，達終點，到究竟，達究竟，到最終，達最終，到救護所，達救護所，到避難所，達避難所，到歸依所，達歸依所，到無畏，達無畏，到無死，達無死，到不死（甘露），達不死，到涅槃，欲求達涅槃者，而欲求、冀求樂、羨、願望也。譬如負債者欲求〔達〕為無債者，樂、冀求，如羨、願望、〔無債者〕。譬如被縛結所縛者，欲求〔成〕脫結縛者、樂、冀求，而羨、願望〔無縛者〕。譬如奴僕欲求〔成〕為自由人、樂、冀求，而羨、願望自由人。譬如通過難所〔沙漠〕路之人人欲求安穩地、樂、冀求、而羨、願望、〔安穩地〕如是諸欲有貪、貪求、貪覓、昏昧、縛著、懸、懸著、礙著之人人對度欲

流……乃至……到涅槃，達涅槃者而欲求、樂、冀求、羨、願望。此是「因能度過暴流者，貪覓諸欲人人羨」〔之義〕。故世尊宣：

牟尼絕無成惡行　亦無回顧諸欲事
因能度過暴流者　貪覓諸欲人人羨

第七　帝須彌勒
經之義釋畢

第八　波須羅經之義釋

一

有淨唯此處　彼等如是說
於諸他之法　言無有清淨
依彼於其處　還是說清淨
廣自之真理　住於之住著

（八二四）

「有淨只此處，彼等如是說」者，〔彼等〕言、語、話、說明、言說此是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即〕以「世間是常，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彼等於此〕言、語、話、說明、言說是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以此「世間是無常」；「世間是有邊」，「世間是無邊」；「命與身是同一」，「命與身相異」；「如來死後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存在且不存在」，「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彼等於此〕言、語、話、說明、言說是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有淨唯此處，彼等如是說」〔之義〕。

「於諸他之法，言無有清淨」者，是除自己之師、法說、眾、見、行道、道外而棄、投棄、棄捨一切之他說，「彼師非一切知者，法非善說，眾非善行道，見非賢善，道非善設施，道非出〔三界〕。於此處無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也。於此處無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之事。〔彼之教〕是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乃斯言，斯語，斯話，斯說明，斯言說。此是「於諸他之法，言無有清淨」〔之義〕。

所謂「依彼於其處，還是說清淨」〔之句中〕，「依彼」者，是彼之師、法說、眾、見、行道、道而依止、繫著、近著、縛著、信解。「於其處」者，是於己見、己忍、己意欲、欲己意見。還是說清淨者，是以己意見說淨，說淨妙，說賢，說堅固，說真理，說有因，說有相，說有道理，說確立。此是「依彼於其處，還是說清淨」〔之義〕。

「廣自之真理」者，乃一般沙門婆羅門，「廣各自之真理，住於之住著」而住立、繫著、近著、縛著、信解。〔即〕住著住立、繫著、近著、縛著、信解「世間常，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住著住立、繫著、近著、縛著、信解「世間是無常……乃至……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此「廣自之真理，住於之住著」〔之義〕。故世尊宣示：

有淨唯此處　彼等如是說
於諸他之法　言無有清淨
依彼於其處　還是說清淨
廣自之真理　住於之住著

二

彼等欲論議　入於大眾中
互相為敵對　見他為愚者
依止他（自師）　彼等為論議
將賞讚自說　欲說〔己〕為善

（八二五）

「彼等欲論議，入於大眾中」〔之句中〕，「彼等欲論議」者，乃彼等欲論、望論、意圖論、重視論、徧求論也。入於大眾中者，是入於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之中，潛入、沈入、沒入也。此是「彼等欲論議，入於大眾中」〔之義〕。

「互相為敵對，見他做愚者」〔之句中〕，敵對者，是二人之人，二人之鬥爭者，二人之口論者，二人之議論者，二人之異論者，二人之諍論者，二人之論議者，二人之談論者而成〔相對〕。彼等「互相見他為愚者」，是見為劣者、賤劣者、下劣者、卑賤者、劣小者、小者而觀、見、眺、省思、普觀。此是互相為敵對，見他為愚者〔之義〕。

「依止他自師，彼等為論議」者，乃對他師、法說、眾、見、行道、道為「依止」、依著、繫著、近著、縛著、信解〔彼等〕人人——以云議論而鬥爭、口論、異執、異論、確執。或又議論者，是無用之論——「為議論」是行鬥爭、口論、異執、異論、確執、而語、說、言說〔議論〕也。此是「依止他（自師），彼等為議論」〔之義〕。

「將賞讚自說，欲說〔己〕為善」〔之句中〕，「將賞讚」者，是欲賞讚、望賞讚、意圖賞讚、念慮賞讚、徧求賞讚也。「說〔己〕為善」者，是說己之意見是善，說是賢，說是堅固，說是真理，說是有因，說是有相，說有道理，說已住確立。此是「將賞讚自說，欲說〔己〕為善」〔之義〕。故世尊宣示：

彼等欲論議　入於大眾中
互相為敵對　見他為愚者
依止他〔自師〕　彼等為論議
將賞讚自說　欲說〔己〕為善

三

會眾之中行論者　懸念欲將被賞讚
而今敗北自悄心　怒被毀訾探缺點

（八二六）

「會眾之中行論者」，乃是在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之中行自己之論，以論加行、熱心、專心、努力者。此是「會眾之中行論者」。

「懸念欲將被賞讚」〔之句中〕，「欲將被賞讚」者，是樂、冀求、希望、熱望賞讚、讚嘆、稱譽，令名。「懸念」者，是行議論之前危惧。懸念，「我對〔議論〕為勝耶？我為敗耶」？「云何我將為論破」，「云何我將為救論（反駁）」，「云何我將為別論」，「云何我將為差別論」，「云何我將為隱閉論」，「云何我將為開顯論」，「云何我將為斷略論」，「云何我將為綜合論」，如是於議論之前而危惧、懸念也。此是「懸念欲將被賞讚」〔之義〕。

「而今敗北自悄心」〔之句中「敗北」〕者，是審判者試問者之會眾，宣示〔彼〕敗北。〔即〕「汝之所說是離義」，宣示義而敗北。「（汝）之所說是離文」，宣示為文而敗北。「汝之所說是離義與文，宣示為文義而敗北」。「汝〔之義〕不合理」，「汝之文不巧妙」，「汝〔之義〕與文不合理不巧妙」，「汝之論破不十分」，「汝之救論〔反駁〕不完全」，「汝之別論不十分」，「汝之差別論不完全」，「汝之隱閉論不十分」，「汝之開顯論不完全」，「汝之斷略論不十分」，「汝之綜合論不完全是被拙語、拙話、拙談、拙言、拙說」而宣示敗北。「而今敗北自悄心」者，是被宣示敗北而「悄心」、惱心、受打擊、痛心，憂心也。此是「而今敗北自悄心」〔之義〕。

「怒被毀訾探缺點」〔之句中〕，「被毀訾」者，是被毀訾、叱責、貶解、惡評。「怒」者，是表現怒、瞋恚、反抗、怒、瞋、不喜歡。此是「彼被毀訾而怒」〔之義〕。「探缺點〔者〕」，是探〔他人〕之缺點探瑕，探瑾瑕，探過失，探失敗〔者〕也。此是「怒被毀訾探缺點」〔之義〕。故世尊宣示：

會眾之中行論者　懸念欲將被賞讚
而今敗北自悄心　怒被毀訾探缺點

四

諸審判者言彼論　言已毀失已敗北
劣論者悲泣而愁　悲嘆彼乃凌駕我

（八二七）

「言彼論已毀失」者，〔審判者〕對彼論如是言、如是語、如是話、如是說明、如是言說：「劣、賤劣、毀失、毀敗、不成完全」。此是「言彼論已毀失」〔之義〕。

「諸審判者言已敗北」者，是言諸審判者，試問者之會眾宣示〔彼〕敗北。〔即〕「〔汝之〕所說是離義」為義而宣示敗北，「〔汝之〕所說是離文」，為文而宣示敗北，「〔汝之〕所說是離義與文」為義與文而宣示敗北。「汝〔之義〕不合於理」，「汝之文不巧妙」，「汝〔之義〕與文不合理不巧妙」，「汝之論破不十分」，「汝之救論不完全」，「汝之別論不十分」，「汝之差別論不完全」，「汝之隱閉論不十分」，「汝之開顯論不完全」，「汝之斷略論不十分」，「汝之綜合論不完全，拙語、拙話、拙談、拙言、拙說」宣示敗北。此是〔言〕「諸審判者言已敗北」〔之義〕。

「劣論者悲泣而愁」〔之句中〕，悲泣者，如「我顧念他事，考慮他事，憶持他事，省察他事。〔今我豫想全然相反〕。彼敵者同黨多，徒眾多，眷屬多。然我此徒眾不和而不和合，依和合而此議論亦有〔之勝算〕。我再為敗」，如是言而所有泣言、涕泣、號泣、哭泣、慟哭。此是「悲泣」也。愁者，愁「彼有勝我有敗」，是愁「彼有利得我有不利得」，是愁「彼有名聲我有不名聲」，是愁「彼有賞讚我有毀訾」，是「彼有樂我有苦」，是愁、疲、悲

泣、捶胸而泣、陷於蒙昧「彼被恭敬，被尊重，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我不被恭敬，不被尊重，不被尊敬，不被奉事，不被敬重，不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此是「悲泣而愁」〔之義〕。劣論者，是劣論者、賤劣論者、毀失論者、毀敗論者，而非完全論者。此是「劣論者悲泣而愁」〔之義〕。

「悲嘆彼乃凌駕我」〔之句中〕，「彼凌駕我」者，如說：「彼由議論而凌我、凌駕我、為越、超越、離越」，〔此是〕「彼凌我」〔之義〕。或又如說：「〔彼〕由議論戰勝我、超越我、奪去〔我〕、以粉碎而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此是「彼凌我」〔之義〕。「悲嘆」者，是泣言、涕泣、號泣、哭泣、慟哭也。此是「悲嘆彼乃凌駕我」〔之義〕。故世尊宣示：

諸審判者言彼論　言已毀失已敗北
劣論者悲泣而愁　悲嘆彼乃凌駕我

五

此等之諍論　諸沙門間生
此等之人人　得意與失意
如見此論議　沙門應遠離
賞讚之利得　他之利不生

（八二八）

「此等之諍論，諸沙門間生」〔之句中〕，「沙門」者，此〔佛教〕以外之所有行諸普行（遊行），可為普行者者也。「此等」見之鬥爭、見之口論、見之異執、見之「諍論」、見之確執已於「諸沙門間生」、發生、起、生起、現前。此是「此等之諍論，諸沙門間生」〔之義〕。

「此等之人人，得意與失意」者，乃〔起諍論之彼等〕有勝與敗，有利得與不利得，有名聲與不名聲，有賞讚與毀訾，有昔與樂，有喜與憂，有好與不好，有親暱與瞋恨，「有得意與失意」，有順境與逆境。由勝而心得意，由敗而心失意也。由利得而心得意，由不利得而心失意。由名聲而心得意，由不名聲而心失意。由賞讚而心得意，由毀訾而心失意。由樂而心得意，由苦而心失意。由喜而心得意，由憂而心失意。由上昇而心得意，由下降而心失意。此是「此等之人人，得意與失意」〔之義〕。

「如見此論議，沙門應遠離」〔之句中〕，「見此」者，乃於見之鬥爭、見之口論、見之異執、見之諍論、見之確執而見、觀、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此之過患。見此之論議，沙門應遠離者——云以論議鬥爭、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或又論議者，是無用之論也——不可行論議，不可行鬥爭，不可行口論，不可行異執，不可行諍論，不可行確執。應捨棄鬥爭、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應除去、應滅除、應令之滅無。由鬥爭、口論、異執、諍論、確執而遠離、離、離去、出離、捨離、離脫、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如見此論議，沙門應遠離」〔之義〕。

「賞讚之利得，他之利不生」者，是由賞讚之利得他之利，〔即〕自利、他利、俱利、又現世之利、來世之利，又明白之利、甚深之利、隱蔽之利，又未了之利，已了之利，又無罪之利，無煩惱之利、淨白之利、第一義之利無有是事，不存、不存在、不得。此是「賞讚之利得，他之利不生」〔之義〕。故世尊宣示：

此等之諍論　諸沙門間生
此等之人人　得意與失意
見此之論議　沙門應遠離
賞讚之利得　他之利不生

六

或又會眾中　〔彼此〕為述論
就彼被賞讚　如意〔期待〕利
彼為彼之得　笑喜而高貢

（八二九）

或又「就彼被賞讚」〔之句中〕，「就彼」者，是就自己之見，自己之忍，自己之意欲，自己之主張，被賞讚，被讚歎，被稱譽。此是或又「就彼被賞讚」〔之義〕。

「在會眾中彼此為述論」者，是於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之中「說述」自己之論，說述持論，堅決主張、強調、說明、解明、言說、把持。此是「在會眾之中彼此為述論」〔之義〕。

「彼為彼之得，笑喜而高貢」者，是「彼為彼之得」，為〔議論之〕勝利，思惟滿足、笑、笑喜、悅意、完全。或又現齒而笑。此是彼之笑喜也。「為彼而高貢」者，彼為此，〔即為議論之〕勝利而高貢，為高舉，為幢幡（高揚），為傲慢，為心之旗幟。此是「彼為彼之得，笑喜而高貢」〔之義〕。

「如意期待利」者，是得達、到達、有、獲得「得彼之勝利」。「如意期待」者，如意〔期待〕者，於意如令期待，於心如令期待，如令思惟，如令識知。此是「如意期待利」〔之義〕。故世尊宣示：

或又會眾中　〔彼此〕為述論
就彼被賞讚　如意期待利
彼為彼之得　笑喜而高貢

七

成為高貢者　此為彼害地
而彼〔為笑喜〕　慢過慢之言

見此之過患　不可為爭論
依此為有淨　諸善巧不說

（八三〇）

「成為高貢者，此為彼害地」者，是「高貢」、高舉、幢幡、傲慢、為心之「旗幟者」，此是「彼之害地」、惱害地、惱苦地、打擊地、災禍地、災患地。此是「成為高貢者，此為彼害地」〔之義〕。

「而彼為笑喜，慢過慢之言」者，是彼人為慢言，為過慢之言。此是「而彼為笑喜，慢、過慢之言」〔之義〕。

「見此之過患，不可為諍論」者，是於見之鬥爭、見之口論、見之異執、見之諍論、見之確執，以見此之過患，觀、考量、度知、辨知、而明瞭也。此是見此〔過患〕〔之義〕。「不可為諍論」者，乃不可鬥爭，不可口論，不可異執，不可諍論，不可確執。以捨棄鬥爭、口論、異執、諍論、確執，乃除去、滅除、應令之滅無。應由鬥爭、口論、異執、諍論、確執遠離、離、離去、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見此之過患，不可為諍論」〔之義〕。

「依此為有淨，諸善巧不說」〔之句中〕，諸善巧者，是所有蘊善巧者、界善巧者、處善巧者、緣善巧者、念處善巧者、正勤善巧者、神足善巧者、根善覺者、力善巧者、覺支善巧者、道善巧者、果善巧者、涅槃善巧者也。彼等善巧者由見鬥爭、見口論、見異執、見諍論、見確執而不說，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依此為有淨，諸善巧不說」〔之義〕。故世尊宣示：

成為高貢者　此為彼害地
而彼〔為笑喜〕　慢過慢之言

見此之過患　不可為諍論
依此為有淨　諸善巧不說

八

譬如勇士食王祿　彼舉喚聲求敵士
勇士！至彼〔討論者〕居所　於汝既無可戰者

（八三一）

「譬如勇士食王祿」〔之句中〕，勇士者，乃勇士、英雄、戰士、無怖者、無懼者、無駭者、無敗走者。「食王之祿」者，是食王之硬食，食王之軟食，（由王祿）而養、育、養育、令育成。此是「譬如勇士食王祿」〔之義〕。

「彼舉喚聲求敵士」者，是彼勇士呼叫，「舉喚聲求敵士」者，是求敵者、怨敵、剛敵，樂、冀求、希望、熱望、不斷行近。此是「彼舉喚聲求敵士」〔之義〕。

「勇士！至彼〔討論者〕之居所」者，是至彼惡見者居所、赴彼之所、行彼之所、行進於彼之所也。彼是汝之敵士、敵者、怨敵、剛敵。此是「勇士！至彼〔討論者敵士〕之居所」〔之義〕。

「在汝既無可戰者」者，是已無敵對、對抗、反擊、反對之諸煩惱，一切既於菩提樹下而〔令絕滅〕乃無是事、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已以智火燒之。可戰者，是可戰爭，可鬥爭，可口論，可異執，可諍論，可確執者。此是「於汝既無可戰者」〔之義〕。故世尊宣示：

譬如勇士食王祿　彼舉喚聲求敵士
勇士！至彼之居所　於汝既無可戰者

九

把取惡見為諍論　人言「唯此為真理」
汝言彼等「雖論生　敵對之人不居此」

（八三二）

「把取惡見為爭論」者，是取六十二惡見中任何之惡見，把取，取著，執受，住著。是汝不了知此之法與律，我了知此之法與律，何故汝不了知此之法與律耶？因汝是邪行道者，我是正行道者，我言有〔伴義〕，汝言不〔伴義〕，應言於前者而汝以言於後。應言於後者而汝以言於前。汝久習之（說）乃顛覆也。乃指摘汝說之〔過患〕。汝已被論破。令解脫行〔汝〕說〔之過患〕。或又若汝能顯論而爭論，為鬥爭，為口論，為異執，為諍論，為確執〔之云義〕。此是「把取惡見為諍論」〔之義〕。

「人言只此為真理」者。如有〔人人〕言、語、話、說明、言說：「世間是常唯此是真理其他為虛妄」。如有〔人人〕言、語、話、說明、言說：「世間是無常……乃至（七七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成是真理其他為虛妄」。此是「人言唯此為真理」〔之義〕。

「汝言彼等雖論生，敵對之人不居此」者，汝對彼等惡見者，於論以論之，應於論破〔之時〕以論破之，應於救論〔之時〕以救論之，應於別論〔之時〕以別論之，應於差別論〔之時〕以差別論之，應於隱閉論〔之時〕以隱閉論之，應於開顯論〔之時〕以開顯論之，應於斷略論〔之時〕以斷略論之，應於綜合論〔之時〕以綜合論「言」之。彼等是汝之敵士、敵者、怨敵、剛敵。此是「汝言彼等」〔之義〕。雖論生，敵對之人不居此，雖然論生、發生、起、生起，令現前，但〔與彼〕應為鬥爭、口論、異執、諍論、是確執之「敵對者」、對抗者、反擊者、反對者之人人不居，不在，不存在，不能得，〔彼等之煩惱〕被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

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汝言彼等雖論生，敵對之人不居此」〔之義〕。故世尊宣示：

把取〔惡〕見為諍論　人言「唯此為真理」
汝言彼等「雖論生　敵對之人不居此」

一〇

破軍〔惡見〕行人人　彼與諸見無違背
汝由彼等欲何得　彼等最極無把取

（八三三）

「破軍惡見行人人」〔之句中〕，「軍」者，是魔軍也。〔即〕身惡行是魔軍，語惡行是魔軍，意惡行是魔軍，貪是魔軍，瞋是魔軍，癡是魔軍。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是魔軍。

即世尊斯宣示：

汝第一軍欲　第二軍不言樂
……（一一三～一一四頁參照）　〔勇者〕勝得樂

依四聖道勝、打勝、破、毀壞、敗退一切之魔軍，一切之敵對煩惱。故諸阿羅漢、漏盡者云為〔行〕「破軍」之人人。「行」者是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也。此是「然破軍行人人」〔之義〕。

「彼與諸見無違背」者，是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令生起、以智火燒六十二惡見之人人，〔彼等之〕見不違背諸見，不衝突、不違害、不違反。此是「彼與諸見無違背」〔之義〕。

波須羅！「汝由彼等欲何得者」，敵士！敵者！怨敵！剛敵！汝由彼等阿羅漢、漏盡者欲何得耶？此是「波須羅！汝由彼等欲何得」〔之義〕。

「彼等最極無把取」者，是於「彼等」阿羅漢、漏盡者此是第一，是最高，是最勝，是最殊勝，是秀逸，是最上，是勝妙之無有執、執取、縛著、信解、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彼等最極無把取」〔之義〕。故世尊宣示：

破軍〔惡見〕行人人　彼與諸見無違背
汝由彼等欲何得　彼等最極無把取

一一

又汝〔來到〕因尋求　意諸惡見續思議
與除遣者（佛）合步調　汝之行事為不能

（八三四）

「又汝〔來到〕因尋求」〔之句中〕，「又」者，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因尋求」者，「我於〔議論〕將勝，將敗？」「云何而我將作論破？」「云何而我將作救論？」「云何而我將作別論？」「云何而我將作差別論？」「云何而我將作隱閉論？」「云何而我將作開顯論？」「云何而我將作斷略論？」「云何而我將作綜合論？」而為思擇、尋求、思惟也。如是思擇、尋求、思惟汝來、近、到、與我共同相會。此是「又汝〔來到〕因尋求」〔之義〕。

「意諸惡見續思議」〔之句中〕，「意」者，是心、意、意所、心臟、淨白〔心〕、意、意處、意根、識、識蘊、隨順〔觸等法〕之意識界。以心「思議諸惡見」思考「世間是常」，「世間是

無常」……乃至（七七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此是「意諸惡見續思議」〔之義〕。

「與除遣者合步調，汝之行事為不能」〔之句中〕，慧云為除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五二頁以下參照）……是正見。由何云慧為除遣耶？由彼慧除遣身惡行、洗、洗掃、洗除……乃至（九三頁參照）……除遣一切不善行、洗之、洗掃、洗除……乃至（九四頁參照）……由正解脫而除遣邪解脫、洗、洗掃、被洗除。或又由八支聖道而除遣一切不善、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洗、洗掃、被洗除。世尊正具、達、正達、成、正成、具備此等之除遣法。故世尊是除遣者。「與除遣者合步調，汝之行事為不能」者，乃敵士之普行者與佛世尊合步調共來而角逐，為議論，為談論，對議論者是不能成功。其因何耶？波須羅普行者是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而彼世尊是最高、最勝、最殊勝、透逸〔最上〕、勝妙。譬如兔與醉象合步調，不能共來為角逐。譬如老狐與百獸之王獅子合步調，不能共來為角逐。譬如吞母乳之幼犢牛與絕論之牡牛合步調，不能共來為角逐。譬如鴉與金翅鳥合步調，不能共來為角逐。譬如旃陀羅與轉輪王合步調，不能共來為角逐。譬如塵芥中之吸血鬼與天帝〔釋〕合步調，不能共來為角逐。如是，波須羅普行者與除遣者佛世尊合步調，不能共來為角逐。其何因耶？波須羅普行者是劣慧者、賤劣慧者、下劣慧者、卑賤慧者、劣小慧者、小慧者，而彼世尊是大慧者、博慧者、疾慧者、速慧者、利慧者、擇慧者、慧分別善巧者、明了智者、證得無礙解者、得四無畏者、持十力者、人牡牛、人師子、人龍、人良馬、人�獸、無邊智者、無邊威力者、無邊名聲者、富者、大財者、有財者、指導者、調伏者、教導者、令知者、令解者、令觀者、是令欣樂者。彼世尊是未起之道令起者、未生之道令生者、未說之道之說者、知道者、解道者、達道者也。又現隨順道彼〔世尊〕之諸弟子於〔世尊之〕後以〔世尊為模範〕具備諸

德而住。彼世尊是知應知者，見應見者，具眼者、具智者、具法者、梵者、告示者、告說者、義之將來者、不死（甘露）之施與者、法主、如來也。於彼世尊無有以慧不能知者、不能見者、不能解者、不能作證者、不能觸者也。通於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法由一切行相而現來於佛世尊之智門。所有應知，應知之物，〔彼〕無論自義、他義、自他之義、現世之義、來世之義、明白之義、甚深之義、秘密之義、隱蔽之義、未了之義、已了之義、無罪之義、無煩惱之義、淨白之義、第一義之義、其一切作用於佛智之中。一切之身業是隨佛世尊之智而起，一切之語業是隨〔佛〕智而起，一切之意業是隨佛智而起。對過去於佛世尊有無障害智，對未來於佛世尊有無障害智，對現在於佛世尊有無障害智也。

可知之範圍者皆是〔佛〕智，有佛智之範圍一切皆是可知的。佛智是限界可知，可知以限界佛智。超越可知無佛智之作用，超越佛智無可知之義。彼等〔智與可知〕之法相互在同一限界。譬如正相合致之函蓋二者，函無餘於蓋，蓋無餘於函，相互在〔同一〕限界，如是於佛世尊之智與可知是相互在〔同一〕限界。可知之範圍皆是〔佛〕智，有佛智之範圍一切皆是可知。〔佛〕智是限界可知，可知的以限界佛智。超越可知無佛智之作用，超越佛智應無可知之事物。彼等〔智與可知〕之法相互在〔同一〕限界。

於一切諸法佛世尊智之作用。一切諸法是關係於佛世尊之〔意門〕轉〔心〕，關係於意欲（速行心），關係於作意，關係於心之生起。佛世尊智之作用是對於一切有情。世尊知一切有情意樂，知隨眠，知所作，知信解，了知小塵垢、大塵垢、利根、鈍根、善行相、惡行相、易教化、難教化、能、不能之有情。含天、魔、梵天之世界及含沙門、婆羅門、天、人之人人是於佛智中而活動。譬如無論如何之魚、龜乃至吞舟之大魚亦皆活動於大海之中，如是，含天、魔、梵天之世界及含沙門、婆羅門、天、人之人人是於佛智中

而活動。譬如無論如何之鳥乃至金翅鳥亦皆活動於虛空之方域，如是，舍利弗等有慧之人人亦均活動於佛智之方域。佛智徧滿天、人之慧而勝〔彼〕。又所有賢剎帝利、賢婆羅門、賢居士、賢沙門之聰敏而長於議論，有射穿毛髮之練達而能以慧解摧破他之諸惡，而此行之人人，頻行質問，近於如來，在質問秘密、隱蔽〔之義〕，彼等之質問依世尊解說解答。且〔其解答之〕理由、說示而至彼等歸投於世尊。如此世尊所謂由慧而極耀。此是「與除遣者合步調，汝之行事為不能」〔之義〕。故世尊宣示：

又汝〔來到〕因尋求　意諸惡見續思議
與除遣者（佛）合步調　汝之行事為不能

第八　波須羅經
之義釋畢

第九　摩健地耶經之義釋

一

愛與不樂貪　見此三魔女
尚我對於婬　我已無此欲
穢身充糞尿　此之將何為
以足觸於彼　此事尚不欲

（八三五）

「愛與不樂貪，見此三魔女」者，是見、觀已此愛、不樂、貪〔三人〕惡魔之女。對於婬之法已無欲、貪、愛，此是「已見愛與不樂與貪，對婬已無此欲」〔之義〕。

「穢身充糞尿，此之將何為？以足觸於彼，此事尚不欲」者，乃此身體是充尿，充糞，充痰，充血，有骨聚，筋腱結附於〔彼〕，塗附以血肉，包以深皮，蔽以表皮，有大小之孔隙，由上下流漏〔不淨〕，蟲聚寄生，充滿種種穢垢。此身體以足尚不欲踏。何況與〔此穢身〕共住，共交之事耶？此是「穢身充糞尿，此之將何為？以足觸於彼，此事尚不欲」〔之義〕。故世尊宣示：

愛與不樂貪　見此三魔女
尚我對於婬　我已無此欲
穢身充糞尿　此之將何為
以足觸於彼　此事尚不欲

二

諸多帝王依尋求　若汝不欲斯女寶
如何見與戒與務　汝說活命有生起

（八三六）

〔右偈是摩健地耶對世尊〕之所問：「人有時且冀求天之諸欲，不冀求人之諸欲，有時且冀求人之諸欲，不冀求天之諸欲，此非為希有。然汝對天、人兩者之諸欲皆不欲、不樂、不冀求、不希望、不熱望。〔抑〕汝有如何見耶？汝具備如何之見耶？」

三

世尊宣：「摩健地耶！

『斯云我說』我無有　確對諸法知〔取著〕
不取〔過患〕於諸見　我見內寂且省察」（八三七）

「斯云我說我無有」〔之句中〕，「斯云我說」者，乃「世間是常……乃至（七七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如斯我說，我說此，我說如斯如斯，我說斯事，我說斯成見。「我無有」者，乃「斯事我說」云者，於我無有說也。此「斯云我說我無有」〔之義〕。

「摩健地耶！」是世尊呼彼婆羅門之名。「世尊」者，是與尊重同義語……乃至（一七〇頁以下參照）……此世尊之名是共同作證而施設之者。此是「世尊宣示摩健地耶！」〔之義〕。

「確對諸法知〔取著〕」〔之句中〕，對諸法者，是對六十二之惡見也。「確知」者，是確知、決擇、簡擇，思擇，考量、度知、辨知、明瞭也。取著者，是對諸住者制限取、一分取、勝妙取、部分取、合取、綜合取也。〔即如見諸住著〕乃取、執取、住著、縛著、信解「此是真實，是如理，是如實，是真實，是如真，是不顛倒」。此是「確對諸法知取著」〔之義〕。

「不取過患於諸見」者，是於諸見見有過患而不取諸見、不執取、不住著。或又不取、不執取、不住著〔諸見〕。如是乃「於諸見見過患而不取著」〔之義〕。或又〔世間是常，唯此為真實其他

為虛妄〕者，此是惡見、見執、見難路，見曲邪、見異動、見結、有苦、有害、有惱、有熱惱，而不至厭離、離貪、寂靜、知通、正覺、涅槃; 於諸見見過患而不取諸見，不執取，不住著。或又不可取諸見，不可執取，不可住著。如是亦是「不取諸見於過患」〔之義〕。

〔或又〕以「世間是無常」，「世間是有邊」，「世間是無邊」，「命與身是同一」，「命與身是相異」，「如來死後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存在且不存在」，「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為真實，其他為虛妄」者，此乃惡見、見執、見難路、見曲邪、見異動、見結、有苦、有害、有惱、有熱惱而不至厭離、離貪、寂靜、知通、正覺、涅槃; 於諸見見過患，不取諸見，不執取，不住著。或又不取〔諸見〕，不執取，不住著。如是，是「不取〔過患〕於諸見」〔之義〕。

或又「如斯取此等之諸見，如斯執取者，如斯趣、如斯之來生」，於諸見見過患，不取諸見，不執取，不住著。或又不可取〔諸見〕，不可執取，不可住著。如斯是「不取過患於諸見」〔之義〕。或又「此等之諸見乃令至地獄，令至畜生界，令至餓鬼界也」，於諸見見過患，不取諸見，不執取，不住著。或又不可取〔諸見〕，不可執取，不可住著。如是，是「於諸見見過患而不取著」〔之義〕。

或又「此等諸見是無常，是有為，是緣生，是滅盡法，是衰滅法，是離貪法，是滅法」，於諸見見過患，不取諸見，不執取，不住著。或又不可取諸見，不可執取，不可住著。如是亦是「不取〔過患〕於諸見」〔之義〕。

「我見內寂且省察」〔之句中〕，內寂者，是內貪之寂，瞋之寂，癡之寂，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

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之寂、寂靜、消滅、安息也。

「且省察」者，是決擇、簡擇、思擇、考量、度知、辨知、明察也。〔即〕「一切行是苦，一切法無我……乃至……所有集法皆是滅法」，且決擇、簡擇、思擇、考量、度知、辨知、明瞭也。

「我見」者即是我見、為眺、為觀、洞察也。此是「我見內寂且省察」〔之義〕。故世尊宣示而

世尊曰：「摩健地耶！

『斯云我說』我無有　確對諸法知〔取著〕
不取過患於諸見　我見內寂且省察」

四

摩健地耶曰：

「所有徧計〔見〕決定　其等牟尼不取著
〔內寂〕尊師所宣義　此果真慧者說耶」

（八三八）

「所有徧計〔見〕決定」〔之句中〕，「決定」者，是六十二惡見之見決定。「徧計」者，是所徧計，所行作，所設立。此是「徧計」〔之義〕。

或又〔計〕此是無常、有為、緣生、滅盡法、衰滅法、離貪法、滅法、變易法，此亦是「所徧計〔者〕也」。此是「所有所徧計決定」〔之義〕。

「摩健地耶曰」〔之句中〕，曰〔如斯〕此句之接續……乃至（八五頁參照）……是句之次第。

「其等牟尼不取著，『內寂』尊師所宣義」〔之句中〕，「其等」者，是六十二惡見。牟尼者，是以智云牟那……乃至（六五頁以下參照）……超越著、網者此是牟尼。「不取著」者，是於諸見見過患，尊師把取〔解了〕「我不取諸見、不執取、不住著。」又尊師述為「內寂」。「所宣義」者，是彼第一義。此是「其等牟尼不取著，內寂尊師所宣義」〔之義〕。

「此果真慧者說耶？」〔之句中〕，此果真是疑之質問、疑念之質問，疑惑之質問，乃「如斯耶？」「不然耶？」「為何耶？」「為云何耶？」「慧者」是諸慧者、諸賢者、具慧者、覺慧者、智者、辨知者、有慧者。「宣說」者，是宣、宣說、說、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也。此是「此真果慧者說耶？」〔之義〕。故世尊宣之摩健地耶曰：

「所有徧計見決定　其等牟尼不取著
『內寂』尊師所宣義　此果真慧者說耶」

五

世尊宣示：「摩健地耶

由見由聞亦由智　由戒與務不言淨
無見無聞亦無智　無戒〔無〕務〔不言淨〕
放棄此等無取著　不熱望有不依寂」（八三九）

「由見由聞亦由智」者，雖由見而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也。雖由聞而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也。雖由見與聞而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雖由智而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

「摩健地耶」者，是世尊由彼婆羅門之名而呼喚。「世尊」者，是此即尊重之同義語……乃至（一七〇頁以下參照）……是作證已共同施設也。此是世尊宣示，「摩健地耶！」〔之義〕。

「由戒與務不言淨」者，雖由戒而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雖由務而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雖由戒與務而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由戒與務不言淨」〔之義〕。

又「無見無聞亦無智，無戒無務不言淨」者，乃〔亦非斥見、聞、智、戒、務〕。見亦是所盼望。〔即〕（一）有布施，（二）有獻供，（三）有祭祀，（四）有善作、惡作諸業之果報，（五）有此世，（六）有他世，（七）有母，（八）有父，（九）有化生之有情，（十）於世間正生活正行道，且自通達作證此世他世向〔世人〕宣說有沙門、婆羅門十事之正見。

聞亦是所望者。〔即〕他人音聲之契經、祇夜、記說、偈、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毘陀羅。

智亦是所望者。〔即〕是業作智、諦隨順智、神通智、等至智。

戒亦是所有望者。〔即〕是別解脫律儀。

務亦是所有望者。〔即〕是阿練若住支、常乞食支、糞掃衣支、三衣支、次第乞食支、時後不食支、常坐不臥支、隨處住支之八頭陀支。

又彼「無見無聞亦無智，無戒無務不言淨」者，雖唯正見，雖唯聞，雖唯智，雖唯戒，雖只於務亦無得內寂之事。又雖無為此等諸法亦不得內寂。但此等諸法是可得內寂、證得、觸得、作證資糧之〔原因〕。此是「無見無聞亦無智，無戒無務不言淨」〔之義〕。

「放棄此等無取著」者，希望此等黑分（不善）之諸法絕對捨斷，希望對三界之諸善法不愛著。黑分之諸法絕對捨斷、捨斷、根絕、如截多羅樹之頂成為滅無，為未來不生起之物〔故〕，且對三界之諸善法無愛著故，不執，如斯者不執取，不住著，又對〔彼等〕不可執，不可執取，不可住著。如斯，是「放棄此等無取著」〔之義〕。又愛、見、慢亦被捨斷、根純，如截多羅樹之頂成為滅無，未來不生起故，如斯不執、不執取、不住者。如斯是「放棄此等無執者」〔之義〕。又福行、非福行、不動行亦捨斷，根絕、如截多羅樹之頂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對如斯不執，不執取，不住著。如斯，是「放棄此等無取著」〔之義〕。

「不熱望有不依寂」〔之句中〕，「寂」者，是貪之寂故為寂。瞋之寂故為寂。癡之寂故為寂。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之寂故，寂止故，寂靜故，燒盡故，消滅故，離去故，安息故是寂、寂靜、消滅、安息。此是寂也。「不依」者，是〔於依〕有愛依與見依之二依……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依……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依。捨斷愛依，捨遣見依，不依於眼，不依於耳，不依於鼻，不依於舌，不依於身，不依於意，乃不依、不執、不執取、不住著色、聲、香、味、觸、〔施主家〕、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

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見聞覺識之諸法。此是「不依寂」〔之義〕。

「不熱望有」，不熱望欲有，不熱望色有，不熱望無色有。此是「不熱望有不依寂」〔之義〕。故世尊之宣示。

世尊宣示：「摩健地耶！

由見由聞亦由智　由戒由務不言淨
無見無聞亦無智　無戒無務〔不言淨〕
放棄此等無取著　不熱望有不依寂」

六

摩健地耶曰：

「由見由聞與由智　由戒由務不言淨
無見無聞與無智　無戒無務〔不言淨〕
思念愚迷法無他　由見解淨或人人」

（八四〇）

「若實由見由聞與由智亦如〔不言淨〕」，乃由見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由聞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由智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之義〕。此是「若實由見由聞與由智亦〔不言淨〕」〔之義〕。

「摩健地耶曰」〔之句中〕，曰者，是此句之接續……乃至（八五頁參照）……是句之次第。摩健地耶是彼婆羅之名。此是「摩健地耶曰」〔之義〕。

所謂「由戒由務不言淨」者，是由戒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由務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由戒由務汝不言、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淨、淨淨、脫、解脫、徧脫。此是「由戒由務不言淨」〔之義〕。

「無見無聞與無智，無戒無務〔不言淨〕」者，汝斯言「望見」，汝斯言「望聞」，汝斯言「望智」，汝斯言「望戒」，汝斯言「望務」。汝單面不能容認〔彼等之淨事〕單面不能拒否〔彼等〕，此是「無見無聞與無智，無戒無務不言淨」〔之義〕。

「思念愚迷法無他」者，如斯，我思念此是汝之愚迷法、愚法、無智法、詭辯法。此是「我思愚迷法無他」〔之義〕。

「由見解淨或人人」，或某沙門、婆羅門由見而解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即〕或某沙門、婆羅門由「世間是常，唯此是實其他為虛妄」之見而解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或某沙門、婆羅門由「世間是無常……乃至（七七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為真實其他成為虛妄」之見而解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由見解淨或人人」〔之義〕。故彼婆羅門言已。

摩健地耶曰：

「由見由聞與由智　由戒由務不言淨
無見無聞與無智　無戒無務〔不言淨〕
思念過迷法無他　由見解淨或人人」

七

世尊宣示：「摩健地耶！

汝依見而且重問　陷於蒙昧為取著

內寂微想尚不見　故汝見〔我說〕愚迷」

（八四一）

「依見而續重問」者，是摩健地耶婆羅門依見而問見，依懸著而問懸著，依結縛而問結縛，依障礙而問障礙。「且重問」者，是再三問。此是「依見而且重問」〔之義〕。

「世尊宣示：『摩健地耶！』」者，是世尊依彼婆羅門之名而呼喚。世尊者，此是尊重之同義語……乃至（一七〇頁以下參照）……是作證已之共同施設。此是「世尊宣示：『摩健地耶！』」〔之義〕。

「陷於蒙昧為取著」者，是依汝之執、執取、住著、縛著、令信解彼之見，汝正是癡，是蒙昧，是暗愚，陷於愚，陷於蒙昧，陷於暗愚，跳入暗冥。此是「陷於蒙昧為取著」〔之義〕。

「〔內寂〕微想尚不見」者，是就此內寂、又行道、又法說、相應想、得想、相想原因想、處想亦汝不獲得，何況智耶？如斯，是「而且〔對此內寂〕尚不見微想」〔之義〕。或又無常亦隨順無常想，苦亦隨順苦想，無我亦隨順無我想，唯想之生起亦不獲得想相，何況智耶？如斯，是「而且對此尚不見微想」〔之義〕。

「故汝見〔我說〕愚迷」〔之句中〕，「故」者，是故也，於其理由，於其原因，於其緣，於其因緣也。「愚迷法」者，是愚法，是癡法，是無智法，是詭辯法。「汝見」者，是觀、覩、省思、普觀。此「故汝見〔我說〕成愚迷」〔之義〕。故世尊宣示。

世尊宣曰：「汝摩健地耶

汝依見而且重問　陷於蒙昧為取著
內寂微想尚不見　故汝見〔我說〕愚迷

八

思念等勝劣之人　彼依此而可諍論
對此三種不動搖　於彼無說等勝事」

（八四二）

「思念『等』『勝』『劣』之人，彼依此而可諍論」者，是由思念「我等同」，「我是勝」，又「我是劣」之人，彼依其慢，依其見，又依其補特伽羅〔個人的意見〕〔而言：〕「汝不了知此法、律，我了知此法、律。何故汝不了知此法、律耶？汝因是邪行道者，我是正行道者。我〔言〕伴義，汝之〔言不伴義〕，應言於前，汝言於後，應言於後，汝言於前。汝久習之說被顛覆。可指摘汝〔說之過患〕，汝被論破。為令解脫汝〔說之過患〕而行，或又汝若能者則顯論之」，而行鬥爭、口論、異執、爭論、確執。此是「思念等勝劣之人，彼依此而可諍論」〔之義〕。

「對此三種不動搖，於彼無論等勝事」，捨斷此等三種，令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人，對〔此等〕三種而不動、不動搖。於其不動搖人之我，是無言「我等同」，「我是勝」，又「我是劣」之事。此是「對此三種不動搖，於彼無說等勝事」〔之義〕。故世尊宣示：

「思念等勝劣之人　彼依此而可諍論
對此三種不動搖　於彼無說等勝事」

九

婆羅門（佛）「我說真理」將論何
彼云「（汝說）虛妄」將諍論
等與不等不思念　彼又如何將關論

（八四三）

「彼婆羅門，『我說真理』將何論」〔之句中〕，婆羅門者，是拒外七法故是婆羅門……乃至（一〇四頁以下參照）……無依止者言是婆羅門。「我說真理將論何」，彼婆羅門（佛）語何、話何、說明何將「世間是常，唯此是真理其他為虛妄」，婆羅門將論何、語何、話何、明為何、言說何？「世間是無常……乃至（七七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理其他成為虛妄」。此是「我說『真理』將論何」〔之義〕。

彼云：「汝說虛妄將何論」者，是彼婆羅門：「我〔說〕唯是真理，汝說是虛妄」，以何慢，以何見，以何補特伽羅〔個人之意見而論。即〕「汝不了知此法、律……乃至（二〇五頁參照）……或若能者顯論之」〔何行〕鬥爭、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此是「汝說虛妄將何論」〔之義〕。

「等與不等不思念」〔之人句中〕，〔在〕不思念「時之人」者，是「時之人」乃補特伽羅〔人〕，阿羅漢、漏盡者。〔在阿羅漢〕「我是等同」無任何慢，「我是勝」無任何過慢，「我是劣」無任何卑慢、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等與不等不思念」時之人〔之義〕。

「彼又如何將關論」者，是彼以何慢、以何見、又以何補特伽羅〔個人的意見〕：「汝不了知此法、律……乃至（二〇五頁參照）……或若能者顯論之」關何論、加何耶、何鬥爭！何口論！何異執！諍論！何確執！此是「彼又如何將關論」〔之義〕。故世尊宣示：

彼婆羅門我說真理將論何　彼云汝說虛妄將何論
等與不等不思念　彼又如何將關論

一〇

不為標榜捨窟宅　牟尼於村不親暱

諸欲空無不重視　異執人人不被論

（八四四）

時訶梨提迦居士詣於尊者大迦旃延之處。詣已，禮尊者大迦旃延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訶梨提迦居士向尊者大迦旃延如是言：「尊師迦旃延！依世尊於義品之摩健地耶問〔經〕中如是說。

不為標榜捨窟宅　牟尼於村不親暱
諸欲空無不重現　異執人人不被論

尊師迦旃延！依世尊簡略韵述，請云何詳細此偈之義」。

「居士！色界是識之窟也。而對色界貪纏結之識，乃云有窟宅者。居士！受界……居士！想界……居士！行界是識之窟宅。而對行界貪纏結之識，乃云有窟宅者。居士！如斯是有窟宅者也。

居士！無窟宅者云何？居士！對色界所有欲、貪、喜、渴愛、近著、取、〔惡〕心之決意、住著、隨眠一切於如來令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者也。故如來云無窟宅者。居士！對受界……居士！對想界……居士！對行界所有欲、貪、喜、渴愛、近著、取、〔惡〕心之決意、住著、隨眠一切於如來令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者也。故如來云無窟宅者。居士！如斯是無窟宅者也。

復次居士！標榜者云何？居士！色相標榜之纏結云標榜者。聲相、香相、味相、觸相、法相標榜之纏結云標榜者。居士！如斯是標榜者。

復次居士！無標榜者云何？居士！於如來色相標榜之纏結令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者也。故如來云無標榜者。居士！於如來對聲相、香相、味相、法相、觸相、法

相標榜之纏結令捨斷、根絕、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者也。故如來云無標榜者。居士！如斯是無標榜者。

復次居士！於村生親暱者云何？居士！於此處某者與諸在家者交際而住，共喜共悲，彼等幸福時〔己亦〕幸福，彼等不幸時〔己亦〕不幸，於彼等有行事業時，自〔為此〕而奔走之。居士！如斯是生於村之親暱。

復次居士！生於村不親暱者云何？居士！於此處有比丘，與諸在家者不交際而住，不共喜，不共悲，彼等幸福時〔己亦〕不成幸福，彼等不幸時〔己亦〕不成不幸，彼等有行諸事業時，自無〔為此〕奔走之。居士！如斯生於村不親暱也。

復次居士！於諸欲不空無者云何？居士！於此處某者於諸欲為不離貪，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不離熱惱，不離渴愛。居士！如斯是諸欲不空無。

復次居士！於諸欲成為空無者云何？居士！於此有比丘，於諸欲已離貪，離愛，離渴，離熱惱，離渴愛。居士！如斯於諸欲是空無也。

復次居士！〔世間之〕重視者云何？居士！於此處某者思念於其處而隨伴喜：『於未來世我有如斯色。』於其處隨伴喜而云：『於未來世於我有如斯受，有如斯想，有如斯行，有如斯識。』居士！如斯是〔世間之〕重視者。

復次居士！〔世間之〕不重視者云何？居士！於此處某者思念於其處不隨伴喜：『於未來世於我有如斯色。』於其處不隨伴喜：『於未來世我有如斯受，有如斯想，有如斯行，有如斯識。』居士！如斯是〔世間之〕不重視者。

復次居士！為論異執之人人者云何？居士！於此處某者如論：『汝不知此法、律……乃至（五〇頁參照）……或若能者顯論之。』居士！如斯是為論異執之人人者。復次居士！不論異執者之人人者云何？居士！於此處某者，如不論：『汝不了知此法、律……乃至……或若能者顯論之』。居士！如是不論異執之人人者也。如斯居士！依世尊於義品之摩健地耶問〔經〕中已說明。

不為標榜捨窟宅　牟尼於村不親暱
諸欲空無不重現　異執人人不被論

居士！依世尊簡略說此〔偈〕之詳細之義，如此可知。」故世尊宣示：

不為標榜捨窟宅　牟尼於村不親暱
諸欲空無不重現　異執之人不被論

一一

可遊行所離世間　龍象（佛）惡見不取著
譬如水蓮棘莖蓮　於水與泥不染著
牟尼論寂無貪求　不染著欲與世間

（八四五）

「可遊行所離世間」〔之句中〕，「時點」者，是其時點之諸惡見。「遠離」者，是離、遠離、離去身惡行，離、遠離、離去語惡行、意惡行、貪……乃至（一五頁參照）……一切不善行。「可遊行」者，是可行、住，可動作，可活動，可護持，可持續，可維持也。「世間」者，是人世間也。此是「可遊行所離世間」。

「龍象惡見不取著」〔之句中〕，「龍象」者，（一）不行罪惡故是龍象。（二）不行故是龍象。（三）不來故是龍象。

（一）不行罪惡故是龍象者云何？罪惡者有雜染齎再有，有不安，有苦報，齎於未來之生老死是惡不善法。

世尊宣示：「薩毘耶！

不行罪惡於世間　捨離諸結之結縛
解脫一切不染著　斯者其故言龍象」

如斯「不行罪惡故是龍象」。

（二）不行故是龍象者云何？是不行欲趣，不行瞋趣，不行癡趣，不行怖畏趣，不依貪而行，不依瞋而行，不依癡而行，不依慢而行，不依見而行，不依掉舉而行，不依疑而行，不依隨眠而行，不依違和之諸法而趣，不被導，不被帶去，不將來。如斯「不行故是龍象」。

（三）不來故是龍象者云何？依須陀洹道令捨斷所有煩惱不再來，不回，不還。依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令捨斷所有煩惱不再來，不回，不還。如斯是「不來故是龍象」。

「其等龍象不取著而論者」，是龍象不可取、取著、執、執取、住著、而不論、不可語、不可話、不可說明、不可言說其等諸惡見。〔即〕不可論，不可語，不可話，不可說明，不可言說：「世間是常……乃至（七七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理，其他為虛妄」。此是「〔其等〕龍象不取著而論」〔之義〕。

「譬如水蓮棘莖蓮，於水與泥不染著」〔之句中〕，「水」者，是「水」也，「水者，是水也」「蓮」乃（生於水）是蓮。「棘莖」者，是堅莖。「水」者，是「水」，「蓮」是（生於水者）是生於水發生於水之蓮。水者，是水，泥者，是泥水。譬如發

生水中之蓮，不著於水或泥，不附著、不染著、不著、不在附著、不在染著。此是「譬如水蓮棘莖蓮，於水與泥不染著」〔之義〕。

「如斯牟尼論寂無貪求，不染著欲與世間」〔之句中〕如斯者是譬如對照〔事實〕之〔句〕也。「牟尼」者，是以智云牟那……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超越著、網，此是牟尼。「論寂」者，是牟尼論寂，論救護所，論避難所，論歸依所，論無畏，論無死，論不死（甘露），論涅槃。此是「牟尼論寂」〔之義〕。

無貪求者，是言貪求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成為貪欲、貪不善根。以捨斷彼貪求、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人是云無貪求者。彼對於色不貪求，對聲、香、味、觸、施主家、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見聞覺識之諸法不貪求，不貪著，不昏迷，不纏著，離貪求，捨貪求，唾棄貪求，脫貪求，捨斷貪求，捨遣貪求，離貪，捨貪，唾棄貪，脫貪，捨斷貪，捨遣貪，無渴望，而寂靜，為清涼，受樂，自為梵〔天〕而住。此是「牟尼論寂無貪求」〔之義〕。

「不染著欲與世間」〔之句中〕，「欲」者，概言之是事欲與煩惱之二欲……乃至（一頁以下參照）……云此等為事欲……乃至（二頁參照）……云此等為煩惱欲。「世間」者，是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著」者，是愛著與見著之二著……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著……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著。牟尼是捨斷愛著，捨遣見著，不著欲與世間，不附著，不染著，不在著，不在附著，不在染著，出離，棄遣，解脫，離縛，不以限定之心住。此是「牟尼論寂無貪求，不染著欲與世間」〔之義〕。故世尊宣示：

應遊行所離世間　龍象惡見不取著
譬如水蓮棘莖蓮　於水與泥不染著
牟尼論寂無貪求　不染著欲與世間

一二

吠陀達人依見覺　彼不與彼無至慢
依業依聞不被導　不為執著被牽引

（八四六）

「吠陀達人依見覺，無至慢」〔之句中〕，「無」者，是否定也。吠陀之達人〔之句中〕，吠陀者，是於四（沙門）道之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觀慧、觀（毘鉢舍耶）、正見也。〔吠陀之達人〕是依其等吠陀到生老死之終邊、達終邊、到終點、達終點、到究竟、達究竟、到最終、達最終、到救護所、達救護所、到避難所、達避難所、到歸依所、達歸依所、到無畏、達無畏、到無死、達無死、到不死、達不死、到涅槃、達於涅槃也。又到吠陀（諸受）之終邊故是吠陀之達人。依吠陀（諸受）到終邊故是吠陀之達人。知七法故是吠陀之達人。〔即〕知有身見，知疑，知戒禁取，知貪，知瞋，知癡，知慢。彼知於雜染齎再有、有不安、有苦報、齎未來之生老死之諸惡不善法。

世尊宣示：「薩毘耶！

存於沙門婆羅門　辨知一切吠陀（智）
離貪而對一切受　吠陀達人超諸受」

「依見」者，是於彼吠陀達人，六十二惡見令捨斷、令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彼依見而不趣，不被導，不被帶去，不被將來。又〔彼〕不解惡見是堅實，不解釋（不見做）。此是「彼之吠陀達人雖依見而無〔至慢〕之事」〔之義〕。

「彼雖依覺無至慢之事」者，彼依覺色〔香、味、觸〕，依他人之聲，依大眾之等覺（世俗的認識）亦不至於慢、不近、不赴、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此是「吠陀達人依見、覺亦不至於慢」〔之義〕。

「彼不與彼」者，〔彼〕雖依愛、見與某為第一，亦無趣於彼。捨斷愛、見、慢、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故，不與彼，不以彼為第一，無趣於彼。此是「彼不與彼」〔之義〕。

「依業依聞不被導」〔之句中〕，依業不被導者，是雖依福行、雖依非福行、雖依不動行亦不趣、不導、不運去、不為將來。此是雖依業〔不導〕〔之義〕。雖依運而不被導者，是雖依聞淨，雖依他人之聲，雖依大眾之等覺〔世俗的認識〕亦不趣，不導，不運去，不為將來。此是「依業依聞不被導」〔之義〕。

「不為執著被牽引」〔之句中〕，「牽引」者，是愛牽引與見牽引之二牽引……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牽引……乃至（五七頁以下參照）……此是見牽引。彼捨斷愛牽引，捨遣見牽引。捨斷愛牽引，捨遣見牽引故，彼不牽引於諸執著、不染著、不近、不縛著、不信解、出離、棄遣、離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不為執著被牽引」〔之義〕。故世尊宣示：

吠陀達人依見覺　彼不與彼無至慢
依業依聞不被導　不為執著被牽引

一三

離去想者無繫縛　以慧解脫無有癡
執著想與見人人　彷徨世間且衝突

（八四七）

「離去想者無繫縛」者，是先行止（奢摩他）於修習聖道者，由最初則令鎮伏繫縛。〔彼〕達於阿羅漢，阿羅漢之繫縛、癡、蓋、欲想、恚想、害想、見想皆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此是「離去想者無繫縛」〔之義〕。

「以慧解脫無有癡」者，是先行觀（毘鉢舍那）於修習聖道者，由最初則令鎮伏癡。〔彼〕達於阿羅漢時，阿羅漢之癡、繫縛、蓋、欲想、恚想、害想、見想皆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此是「以慧解脫無有癡」〔之義〕。

「執著想與見人人，彷徨世間且衝突」者，是以想——欲想、恚想、害想——之人人乃由想而〔與他〕衝突、衝擊。〔即〕王與王諍論，剎帝利與剎帝利諍論，婆羅門與婆羅門諍論，居士與居士諍論，母與子諍論，子與母諍論，子與父諍論，父與子諍論，兄弟與兄弟諍論，姊妹與姊妹諍論，兄弟與姊妹諍論，姊妹與兄弟諍論，朋友與朋友諍論。彼等其時，陷於鬥爭、異執、諍論而相互以手攻擊，以石塊攻擊，以刀劍攻擊。彼等其時，唯招死、死之苦。然「世間是常」……乃至（七七頁參照）……又「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之執見人人，乃依見而衝突、衝擊。〔己〕依師衝突於〔他之〕師，〔己〕依法說衝突於〔他之〕法說，〔己〕依眾衝突於〔他之〕眾，〔己〕依見衝突於〔他之〕見，〔己〕依行道衝突於〔他之〕行道，〔己〕依道衝突於〔他之〕道。或又彼等：「汝不了知此之法、律……乃至（二〇五頁參照）……或若能者且顯論之」而行諍論、鬥爭、口論、異執、諍論、論執也。於彼等不捨斷〔福、非福、不動之〕諸行，諸行不捨斷故，趣於衝突，〔即〕衝突於地獄，衝突於畜生界，衝突於餓鬼界，衝突於人世間，衝突於天世間，由趣至趣〔而衝突〕，由生起至生起〔而衝突〕，由結生至結生〔而衝突〕，由有至有〔而衝突〕，由輪迴至輪迴〔而衝突〕，由輪轉至輪轉〔而衝突〕，且行、住、動作、活動、護持、

持續、維持衝突。「世間」者，是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也。此是「執著想與見人人，彷徨世間且衝突」〔之義〕。故世尊宣示：

離去想者無繫縛　以慧解脫無有癡
執著想與見人人　彷徨世間且衝突

第九　摩健地耶
經之義釋畢

第十　死前經之義釋

一

如何見者與戒者　所言成為寂靜耶
彼瞿曇是最上人　彼被問而向我語

（八四八）

「如何見者與戒者，所言成為寂靜耶」〔之句中〕，「如何見者」是如何狀，如何住立，如何類，具備如何見者〔之意味〕。此是「如何見者」也。「如何戒者」是如何狀，如何住立，如何類，具備如何戒者〔之義〕。此是「如何見者如何戒者」。「被言成為寂靜耶」是寂、寂靜，是言、說、語、話、說明、言說〔煩惱〕消滅、令安息「如何見者」是問增上慧。「如何戒者」是問增上戒。「寂靜〔耶〕」是問增上心。此是「如何見者與戒者，所言成為寂靜耶」〔之義〕。

「請彼瞿曇向我語」〔之句中〕，「彼」，正是我問、乞、求、信樂者也。「瞿曇」者，是彼化人依佛世尊之姓而稱呼。「向我語」者，是請語、請言，請示，請施設，請確立，請開顯，請分別，請顯示，請說明。此是「請彼瞿曇向我語」〔之義〕。

「最上之人被問」〔之句中〕，被問者，是被質問、問、乞、求、信樂者也。「最上人」者，是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之人。此是「最上之人被問」〔之義〕。故彼之化人言：

如何見者與戒者　所言成為寂靜耶
彼瞿曇是最上人　彼被問而向我語

二

世尊宣示：

「〔身〕壞以前離渴愛　前際〔過去〕無依止
中〔現〕稱計無煩惱　彼〔對未來〕不重視」

（八四九）

「世尊宣示：身壞以前離渴愛」者，是於身壞之以前，身體之壞以前，屍體被投棄以前，命根之斷絕以前乃離渴愛，越渴愛，捨渴愛，唾棄可愛，脫渴愛，捨斷渴愛，捨遣渴愛，離貪，越貪，捨貪，唾棄貪，脫貪，捨斷貪，捨遣貪，無愛，〔煩惱〕消滅，為清涼，覺受樂，自為梵〔天〕而住。「世尊」者，是尊重之同義語。又貪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癡之破壞者故是世尊，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棘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煩惱之破壞者故是世尊。頒、頒與、頒布法寶故是世尊。諸有之終熄者故是世尊。以修習身，修習戒，修習心，修習慧故是世尊。或世尊是在阿練若、森林之邊鄙而無（人）聲，無（騷）音，無人人之情境，隱人而住，於禪思受用適當之臥坐所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衣服、食物、病者之資具藥品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十想修習、十徧定、安般念定、不淨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佛法故是世尊。世尊之名非由母所作，非由父所作，非由兄弟所作，非由姊妹所作，非由朋友、同僚所作，非由親戚緣者所作，非由沙門、婆羅門所作，非由天神所作。此世尊之〔名〕是諸佛世尊於菩提樹下解脫之後，一切知智之獲得作證而共同施設者。此是世尊宣示：「（身）壞以前離渴愛」〔之義〕。

「前際無依止」〔之句中〕，前際者，是過去世。〔彼〕有關捨斷、捨遣過去世之渴愛、見。捨斷渴愛，捨遣見故之如斯者，是於「前際無依止者」也。或又：「於過去世我有斯色」，於其處無隨伴喜。又：「於過去世我有斯受，有斯想，有斯行，有斯識」，於其處無隨伴喜。如斯亦是於「前際無依止者」。或又：「於過去世我有斯眼，有斯色」，於其處無起欲貪所縛之識。識非欲貪所縛故，〔彼〕無歡喜於彼。無歡喜於彼者，如斯亦是於「前際無依止者」也。又：「於過去世我有斯耳，有斯聲」。「於過去世我有斯鼻，有斯香」。「於過去世我有斯舌，有斯味」。「於過去世我有斯身，有斯觸」。「於過去世我有斯意，有斯法」於其處不起欲貪所縛之識。識非欲貪所縛故，〔彼〕無歡喜於彼。無歡喜於彼者，如斯亦是「於前際無依止者」也。或又嘗於〔在家時〕與婦人共笑、談、語、所戲之事項，無樂彼，無欲求彼，無由彼至滿悅。如斯是「於前際無依止者」也。

「中應稱計無〔煩惱〕」〔之句中〕，「中」者，是現在世也。〔彼〕有關捨斷、捨遣現在世之渴愛、見。捨斷渴愛，捨遣見故「無〔以貪〕染」可稱計之〔煩惱〕，無「以瞋怒」可稱計之〔煩惱〕，無「〔以癡〕迷」可稱計之〔煩惱〕，無「以慢結縛」可稱計之〔煩惱〕，無「〔以見〕執取」可稱計之〔煩惱〕。無「以掉舉散亂」可稱計之〔煩惱〕，無「〔以疑〕不決定」可稱計之〔煩惱〕，無「〔以隨眠〕為強力」可稱計之〔煩惱〕。彼等諸〔煩惱〕行已捨斷，諸行之捨斷故，如「地獄有情」，如「畜生」，如「餓鬼」，如「人」，如「天」，如「有色者」，如「無色者」，如「有想者」，如「無想者」，如「非想非非想者」，無有關如說之趣可稱計。無〔種種〕可稱之其因、無緣、無原因。此是「中應稱許無煩惱者」。

「彼〔對未來〕不重視」〔之句中〕，「彼」者，是阿羅漢、漏盡者。重視者，是愛重視與見重視之二重視……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重視……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重視。彼捨斷愛重視，捨遣見重視。捨斷愛重視，捨遣見重視故，無重視行渴愛又（惡）見。不以渴愛為幢幡，不以渴愛為旗幟，不以渴愛為主; 不以（惡）見為幢幡，不以（惡）見為旗幟，不以（惡）見為主。無論渴愛及（惡）見皆不從而行。如斯是「彼不重視」〔之義〕。或又：「於未來世我有斯色」於其處無令隨伴喜。又：「於未來世我有斯受，有斯想，有斯行，有斯識」，於其處無令隨伴喜。如斯亦是「彼不重視」〔之義〕。或又：「於未來世我有斯眼，有斯色」，無心願於獲得未獲得者之事。緣無心願之歡喜彼。無歡喜彼，如斯亦是「彼不重視」〔之義〕。又：「於未來世我有斯耳，有斯聲」，「於未來世我有斯鼻，有斯香」，「於未來世我有斯舌，有斯味」，「於未來世我有斯身，有斯觸」，「於未來世我有斯意，有斯法」無心願獲得未獲得者。緣無心願之歡喜彼。無歡喜於彼，如斯亦是「彼不重視」〔之義〕。或又：「我由此之戒，由務，由苦行（根律儀），又由梵行可成某天或他之天」，無心願於獲得未獲得者。緣無心願之歡喜彼。無歡喜於彼，如斯亦是「彼不重視」〔之義〕。故世尊宣示。

世尊宣示：

「〔身〕壞以前離渴愛　前際〔過去〕無依止
中應稱計無煩惱　彼對未來不重視」

三

無忿無有戰慄事　不誇大而無後悔
無掉舉者語真言　彼實慎語是牟尼

（八五〇）

「無忿無有戰慄事」〔之句中〕，說「無忿」，亦先應說忿。由十行相而忿生。〔即〕（一）「〔彼〕行我不利」而忿生。（二）「〔彼〕行不利我」而忿生。（三）「〔彼〕行我不利」而忿生。（四）「行我可愛、可意者之不利。（五）行不利、（六）將行不利」而忿生。（七）「行我不愛、不可意者之利。（八）行利、（九）將行我不愛、不可意者之利」而忿生。或又（十）無道理而忿生。如斯之瞋害、瞋恨、瞋恚、違逆、怒、激怒、大激怒、瞋、激瞋、心之大激瞋、恚、意之激瞋、忿、忿怒、忿怒性、瞋、瞋怒、瞋怒性、恚、恚怒、恚怒性、違背、違逆、憤怒、憤慨、心之不快，此云為忿。

又應知忿亦有強烈、微弱。有時忿只心亂而未至令口痙攣。有時忿只為令口痙攣而未至動顎。有時忿只動顎而未至發惡口〔麤語〕。有時只發麤語而未至環睨諸方。有時忿只環睨諸方而未至執刀杖。有時忿只執刀杖而未至揚起刀杖。有時忿只揚起刀杖而未至打下刀杖。有時忿只打下刀杖而未至斬斫。有時忿只斬斫而未至種種撕裂。有時忿只種種撕裂而未至切離手足。有時忿只切離手足而未至奪生命，有時忿只奪取生命未至捨〔失〕徧捨一切狀態。〔此之〕忿已殺害他人而殺害自己故，斯忿是至第一增盛，達第一廣大者也。捨斷此忿、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之者云無忿者。捨斷忿故而無忿，徧知忿之根本故而無忿，斷絕忿之因故是無忿也。此是無忿〔之義〕。

「無有戰慄事」者，乃於此處某者有怖、駭怖、懼怖。彼是「我不得施主家」，「我不得眾」，「我不得住居」，「我不得利得」，「我不得名聲」，「我不得賞讚」，「我不得樂」，「我不得依服」，「我不得食物」，「我不得臥坐所」，「我不得病者之資具藥品」。又「我不得看病者，我不被認為〔存在〕而」至於怖、駭怖、懼怖、怖畏、戰慄也。

於此處有比丘，無怖、無駭怖、無有懼怖。彼不怖，不駭怖，不懼怖，不怖畏，無至戰慄。〔即〕「我不得施主家」、「我不得眾」、「我不得住居」、「我不得利得」、「我不得名聲」、「我不得賞讚」、「我不得樂」、「我不得衣服」、「我不得食物」、「我不得臥坐所」、「我不得病者之資具藥品」。又「我不得看病者，我不被認為存在」而我不怖，不駭怖，不懼怖，不怖畏，無至於戰慄。

「不誇大而無後悔」〔之句中不誇大者〕，於此處某者有誇、誇大。彼誇，誇大。〔即〕「我是具足戒」，又「我是具足戒、務」，又「出生、姓、家世、麗容、財、（吠陀之）誦學、事業、技術、學術、博識、辯舌皆具足任何之根據」。又「我由高貴家之出家」，「由大家而出家」，「由大財產家而出家」，「由大富豪家而出家」，「我之親戚無論在家者出家者皆是有名者」，又「我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我〕是經師」，「是持律師」，「是說法師」，又「我是阿練若住者」，「是常乞食者」，「是糞掃衣者」，「是但三衣者」，「是次第乞食者」，「是時後不食者」，「是常坐不臥者」，「是隨處住者」，又「〔我〕已得初禪」，「已得第二禪」，「已得第三禪」，「已得第四禪」，「已得空無邊處定」，「已得識無邊處定」，「已得無所有處定」，「已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而誇、誇大。如斯不誇、不誇大、遠離誇，離、離去、出離、捨離、離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不誇大」〔之義〕。

「無後悔」〔之句中〕，後悔（惡作）者，是由手惡作亦是惡作（後悔）也，由足惡作亦是惡作，由手、足惡作亦是惡作。不許之物想是已許，被許之物想是不許，非時想是時，無罪想是有罪，有罪想是無罪，〔如斯乃誤之行為而是後悔〕。如斯之惡作（後悔）、追悔、追悔性、心之後悔，意悔恨，此云為惡作（後悔）。

又依作與不作之二原因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作與不作故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者云何？是「我作身惡行，我不作身善行」，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又「我作語惡行，我不作語善行」，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又「我作意惡行，我不作意善行」，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又「我作殺生，我不作離殺生」，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又「我作偷盜，我不作離偷盜」，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又「我作邪欲行，我不作離邪欲行」，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我作妄語，我不作離妄語」，「我作兩舌，我不作離兩舌」，「己作惡口（麤語），我不作離惡口」，「我作綺語，我不作離綺語」，「我作貪欲，我不作不貪欲」。「我作瞋恚，我不作不瞋恚」。又「我作邪見，我不作正見」，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或又「我是不戒圓滿者」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又「我不守護諸根」，「我食不知適量」，「我不勵警寤」，「我不具備念、正知」，「我不修習四念處」，「我不修習四正勤」，「我不修習四神足」，「我不修習五根」，「我不修習五力」，「我不修習七覺支」，「我不修習八支聖道」，「我不徧知苦」，「我不捨斷集」，「我不修習道」，「我不作證滅」，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捨斷此惡作，正斷，令寂滅，安息，不得令生起，以智火所燒者，彼云無後悔（惡作）者。此是「不誇大而無後悔」〔之義〕。

「無掉舉者語真言」〔之句中〕，真言者，是慧也。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五一頁以下參照）……乃不癡、擇法、正見。〔彼〕由真言把握〔真理〕而語。〔故〕雖多說，雖多話，雖多說明，雖多言說，〔於其中〕已無惡作、惡說、惡語、惡話、惡述、語惡言語也。此「語真言」〔之義〕。無掉舉者〔之語〕中，掉舉者云何？所有心之掉舉、不寂靜、心之散亂、心之散動，此云掉

舉。捨斷此掉舉，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者，云彼無掉舉者。此是「無掉舉者語真言」〔之義〕。

「彼實慎語是牟尼」〔之句中〕，「慎語」者，（一）於此有比丘，捨斷妄語，妄語離，語真實，只遵真實，直實而可信賴，不欺世人。（二）〔彼〕捨斷兩舌，離兩舌，為分裂此處人人之間，不由此處聞而於彼處語，為分裂彼處人人之間，不由彼處聞而於此處語。〔彼〕於如斯分裂人人令融和，愈益助長親密人人之親密，悅和合，樂和合，喜和合，語令和合之語。（三）〔彼〕捨斷惡口（麤語），惡口離，無過失、樂於耳、可愛，心琴所觸、優雅、所有之語眾多人人之欲、適於眾多人人之意處，語如斯類之語。（四）〔彼〕捨斷綺語，綺語離，適時而語，語真實，語義，語法，語律，有因緣（序說），有適時之引例（譬喻）、有段落，語伴義語。〔彼具備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之〕四語善行，語去四過失之語。遠三十二之無用論，離、離去、出離、捨離、離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彼〕語十論事。即（一）語少欲論，（二）知足論，（三）遠離論，（四）不會合論，（五）勤精進論，（六）戒論，（七）定論，（八）慧論，（九）解脫論，（十）解脫智見論。〔又〕語念處論、正勤論、神足論、根論、力論、覺支論、道論、果論、涅槃論也。

「慎語」者，是努力於〔語〕（謹慎），用意（用心深），守護，且守，防護，令寂滅〔語過失〕。

「牟尼」者，以智云牟那。〔即〕所有慧……乃至（六五頁以下參照）……已超著、網，此是牟尼。此是「彼實慎語是牟尼」〔之義〕。故世尊宣示：

無忿無有戰慄事　不誇大而無後悔
無掉舉者語真言　彼實慎語是牟尼

四

對於未來不繫著　無有愁煩憶過去
諸觸之上見遠離　又於諸見不被導

（八五一）

「對於未來不繫著」〔之句中〕，渴愛云繫著。〔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貪欲、貪、不善根也。捨斷、正斷此繫著、渴愛，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如斯是「對未來無有繫著」。或又「我於未來世有如斯色」於其處不隨伴喜。又「於未來世我有如斯受，有如斯想，有如斯行，有如斯識」於其處不隨伴喜。如斯乃「對未來無有繫著」也。或又「於未來世我有如斯眼，有如斯色」於無心願獲得未獲得者，於無心願無歡喜彼事，不歡喜彼，如斯是「對未來無有繫著」也。又「於未來世我有斯耳，有斯聲……乃至……於未來世我有斯意、有斯法」，於無心願獲得未獲得者，緣於無心願而無歡喜彼，不歡喜彼，如斯亦是「對未來無有繫著」。或又「我依此戒，依務，依苦行，又依梵行，又可成天或他之天」，於無心願獲得未獲得者。緣無心願而無歡喜彼，不歡喜彼，如斯亦是「對未來無有繫著」。

「無有愁煩憶過去」者，無愁於事物之變易，又對變易之事物亦無愁。〔即〕「我眼是變易」而無愁。又「我耳、我鼻、我舌、我身、我色、我聲、我香、我味、我觸、我施主家、我眾、我住居、我利得、我名聲、我賞讚、我樂、我衣服、我食物、我臥坐所、我病者之資具藥品、我母、我父、我兄弟、我姊妹、我子、我女、我朋友、同僚、我親戚、我緣者、之變易」而無愁、無疲、不悲泣、不捶胸而泣、不陷於蒙昧。此是「無有愁煩憶過去」〔之義〕。

「諸觸之上見遠離」〔之句中〕，觸者，是眼觸、耳觸、鼻觸、舌觸、意觸、增語觸、有對觸、樂受觸、苦受觸、不苦不樂受觸、善觸、不善觸、無記觸、欲界觸、色界觸、無色界觸、空觸、無相觸、無願觸、世間觸、出世間觸、過去觸、未來觸、現在觸。如斯所有觸、接觸、合觸、已合觸。此云是觸。

「諸觸之上見遠離」者，眼觸之我、我所、常恒、常住、不變易法見遠離。耳觸見遠離，舌觸見遠離，身觸見遠離，意觸見遠離，增語觸見遠離，有對觸見遠離，樂受觸、苦受觸、不苦不樂受觸、善觸見遠離，不善觸見遠離，無記觸見遠離，欲界觸、色界觸、無色界觸、世間觸、出世間觸乃我、我所、常、恒常、常住、不變易法見遠離。

或又過去觸未來之諸觸及現在之諸觸見遠離。未來觸過去之諸觸及現在之諸觸見遠離。現在觸過去之諸觸及未來之諸觸見遠離。

或又為聖、無漏、出世間而與空相應諸觸之貪、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見遠離。此是「諸觸之上見遠離」〔之義〕。

「又於諸見不被導」者，是彼為捨斷六十二惡見、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彼依見而不行、不被導、不被運去、不被帶去。又不解、不解釋（不見做）彼堅實之惡見。此是「又於諸見不被導」〔之義〕。故世尊宣示：

對於未來不繫著　無有愁煩憶過去
諸觸之上見遠離　又於諸見不被導

五

離著而無有詭詐　無有慳事不羨望

不成傲慢不被嫌　又於兩舌亦無關

（八五二）

「離著而無有詭詐」〔之句中〕，離著者，由捨斷貪故是離著。由捨斷瞋故是離著。由捨斷癡故是離著。由捨斷忿、恨、覆、惱、嫉、慳……乃至（一四頁參照）……一切不善行故是離著。

即世尊如宣示：「諸比丘！比丘離著者云何？諸比丘！於此比丘之我慢令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者。諸比丘！如斯比丘之離著也」，此是「離著」〔之義〕。

「無有詭詐」，有三詭詐事。〔即〕（一）稱受用資具之詭詐事，（二）稱威儀之詭詐事，（三）稱周邊語（猜謎）之詭詐事。

（一）彼稱受用資具之詭詐事者云何？於此諸居士為布施、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而招待比丘。彼〔比丘〕有惡欲而敗於欲，有欲求，依欲念〔得〕更多之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首先〕拒絕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彼作如言：「高價衣服於沙門有何用。沙門是由塚墓、又由塵堆，又由店前拾集襤褸以作僧伽梨衣而著者，此始是相應。上等之食物於沙門有何用？沙門是行乞，依團食而營生活，此始是相應。上等之臥坐所於沙門有何用？沙門是住樹下者，又是露地住者，此始是相應。成為高價醫藥於沙門有何用？沙門是依〔牛之〕腐尿，又依訶梨勒果片為藥，此始是相應。」因此著粗糙之衣服，攝粗糙之食物，受用粗糙之臥坐具，受用粗糙病者之資具藥品。諸居士如斯思考彼：「此沙門是少欲知足，獨居不雜於〔眾〕，勵精進之頭陀行者」而愈益〔布施〕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而招待。彼如斯言：「依三者之現前而有信之善男子生多福。〔即〕依信之現前而有信之善男子生多福。依施物之現前而有信之善男子生多福。依應施者（聖者）之現前而有信之善男子生多福。汝等有

此信，又此施物之存在。而且我是此之受用者。若我不受用，汝等則失福，我無用此〔施〕物，然為憐愍汝等故我受〔施物〕。」因此而多受衣服，多受食物，多受臥坐所，多受病者之資具藥品。〔而且受資具時，彼示以麻煩之顏色〕。如此所有〔作派造勢〕之澀面、顰蹙、詭詐、詭瞞、詐欺者，此云為「被稱資具受用詭詐事」。

（二）「被稱威儀詭詐事」者云何？於此某者有惡欲而敗於欲，「意欲由他之尊敬，若作如斯者則人人將尊敬我。」裝作而行，裝作而立，裝作而坐，裝作而臥〔彼如得阿羅漢果者〕，〔將見為得阿羅漢果之人〕願求而行，願求而立，願求而坐，願求而臥，如入定者而行，如入定者而立，如入定者而坐，如入定者而臥，為令他見而禪定。如斯所有威儀之假立、建立，〔作派造勢〕之澀面、顰蹙、詭詐、詭瞞、詐欺者，此云「被稱威儀之詭詐事」。

（三）「被稱為周邊語〔猜謎〕之詭詐」者云何？於此某者有惡欲而敗於欲，意欲〔由他之〕尊敬，「若作如斯者人人尊敬我」而詐作依據聖法而言。〔即〕語：「著如斯衣服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攜如斯鉢，攜銅椀，攜水瓶，攜濾水器，攜鍵，履履物，著帶，著腰紐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有如斯和尚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同於如斯之阿闍梨和尚者（弟子兄弟）、同於阿闍梨者（同門）、有友人、知己、同輩、朋友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住如斯精舍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住如斯偏屋頂家，住於台觀，住於平屋，住於山窟，住於洞穴，住於小屋，住於重閣，住於樓房，住於圓屋，住於寶庫，住於集會所，住於假屋，住於樹下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或又有惡染之心，屢屢〔作派造勢〕之澀面，大詭詐，大饒舌，由口（巧言）得（他之）尊敬者，如云：「此之沙門（我）如斯寂靜

住等至（禪定）」。是甚深、秘密、微妙、隱蔽，出世間與空相應之論。如斯所有〔作派造勢〕之澀面，顰蹙、詭詐、詐欺者，此云「被稱周邊語之詭詐事」。

捨斷此等之三詭詐事、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云「無有詭詐」〔者〕。此是「離著而無有詭詐」〔之義〕。

「無有慳事不羨望」〔之句中〕，渴愛云為羨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捨斷此羨望、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云為「無有羨望」〔者〕。彼不色，不望聲、香、味、觸、施主家、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非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所見聞覺識之諸法不望，不欲，不樂，不冀求，不熱望。此是「不羨望」〔之義〕。

「無有慳事」〔之句中〕，「慳」者，是住處慳、家慳、利得慳、稱讚慳、法慳之五慳。所有如斯之慳、慳恪、慳恪性、雜欲、恪、緊縮心之堅執，此云為慳。又蘊慳亦是慳，界慳亦是慳，處慳亦是慳。把持云為慳。捨斷此慳、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不得使生起，以智火燒之者，云「無有慳事」者。此是「無有慳事不羨望」〔之義〕。

「不成傲慢不被嫌」〔之句中〕，傲慢者，是（一）身傲慢，（二）語傲慢，（三）意傲慢之三傲慢。

（一）身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1）於僧伽中示身傲慢，（2）於眾中亦示身傲慢，（3）於食堂中亦示身傲慢，（4）於暖

房中亦示身傲慢，（5）於水浴場亦示身傲慢，（6）於〔行乞入於村之〕諸家間亦示身傲慢，（7）於入於家家之間亦示身傲慢。

（1）於僧伽中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於僧伽中隨便不加顧慮，向諸長老比丘衝當而立，衝當而坐，立於前，坐於前，坐於高坐，被衣至頭而坐，邊立邊說，亂臂而談，如斯於僧伽中是示身傲慢。

（2）於眾中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於眾中隨便不加檢點，諸長老比丘無履物而經行〔自〕穿履物經行，彼等經行低經行處而〔自〕經行於高經行處，彼等經行地上而〔自〕經行於經行處，〔向彼等〕衝當而立，衝當而坐，立於前，坐於前，坐於高坐，被衣至頭而坐，邊立邊說，亂臂而談。如斯是「於眾中示身傲慢」。

（3）於食堂中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於食堂中隨便不加顧慮，侵害諸長老比丘而坐，由座拒外諸新學比丘，向彼等衝當而立，衝當而坐，立於前，坐於前，坐於高座，被衣至頭而坐，邊立邊話，亂臂而談。如斯是「於食堂中示身傲慢」。

（4）於暖房中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於暖房中隨便不加顧慮，向諸長老比丘衝當而立，衝當而坐，立於前，坐於前，坐於高座，不諮請〔諸長老比丘〕而燒薪，閉戶，亂臂而交談。如斯是「於暖房中示身傲慢」。

（5）於水浴場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於水浴場隨便不加顧慮，對諸長老比丘衝當下行，下行於前，衝當而浴，浴於前，衝當而上，上於前。如斯是「於水浴場示身傲慢」。

（6）為〔行乞而入村落之〕諸家之間示身者傲慢事云何？於此某者為〔行乞入於村落〕諸家之間而隨便不加顧慮，向諸長老比

丘衝當而行，行於前，出而亦行於諸長老比丘之前。如斯是「入諸家之間示身傲慢」。

（7）入諸家之間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為入諸家間雖由〔在家人〕言「尊師！請勿入」而入於〔家之中〕，雖言：「尊師！請勿立」而立，「尊師！請勿坐」而坐，入於無餘地之處而亦立，於無餘地之處而坐，向主婦、良家之女、嫁婦、少女之坐，良家秘密而關閉之內室，突然入於其處，觸擊兒童之頭。如斯是「入於諸家之間示身傲慢」。

（二）語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1）於僧伽中示語傲慢，（2）於眾中示語傲慢，（3）入諸家之間示語傲慢。

（1）於僧伽中示語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於僧伽中隨便不加顧慮，不向諸長老比丘諮請而語法、答問，〔於布薩日〕誦波羅提木叉（戒條），邊立邊言，亂臂而談。如斯是「於僧伽中示語傲慢」。

（2）於眾中示語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於眾中隨便不加顧慮，不向諸長老比丘諮請而語法、答問，邊立邊言，亂臂而談，向來〔僧〕園諸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語法、答問，邊立邊言，亂臂而談。如斯是「於眾中示語傲慢」。

（3）入於諸家之間示語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入於諸家之間而向婦人及少女如斯言：「某名！某姓！有何耶？有粥耶？有食物耶？有噉食耶？我等將飲何？將食何？將噉何？」又「有何耶？與我何耶？」而語種種。如斯是「入諸家之間而示語傲慢」。此是語傲慢。

（三）心傲慢者云何？於此某者非由高貴家而出家，看做自己等同高貴家之出家者，非由大家而出家，看做自己等同大家而出家

者。非由大財產家而出家，看做自己等同大財產家之出家者。非由富豪家而出家，看做自己等同富豪者之出家者。非是經師，看做自己與經師相等。非持律師，非說法師，非阿練若住者，非常乞食者，非糞掃衣者，非但三衣者，非次第乞食者，非隨處住者，非得初禪者，看做自己等同於得初禪者……乃至……非非想非非想處定，看做自己等同於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者。此心傲慢。

捨斷此等之三傲慢，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云不是傲慢者。此是「不成傲慢」〔之義〕。

「不被嫌」者，（一）有嫌惡之人，（二）有不嫌惡之人。

（一）被嫌惡之人者云何？於此某人有惡戒，有惡法，是不淨有可疑之行，有隱蔽之業，非沙門而公言為沙門，非梵行者公言為梵行之行道者，內之腐敗，有流漏，生垢穢。此云被嫌惡之人。

或又有忿而苦惱多，稍被言而瞋著、怒、瞋恚、反抗、現怒、瞋與不歡近，此云「被嫌惡之人」。或又有忿，有恨，有覆，有惱，有嫉，有慳，有諂，有誑，有強情，有過慢，有邪見，執取自見，有堅執，難捨遣之人，此云「被嫌惡之人」。

（二）不被嫌惡之人者云何？於此處有比丘，具戒，防護於別解脫律儀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之罪亦起怖畏，受持（學處）而學〔學處〕。此云「不被嫌惡之人」。

或又無忿無有苦惱，雖被多言亦不瞋著、不怒、不瞋恚、不反抗、無現怒、瞋與不歡迎。此云「不被嫌惡之人」。

或又無忿，無恨，無覆，無惱，無嫉，無慳，無諂，無誑，無強情，無過慢，無惡欲，無邪見，不執取自見，無堅執，能捨遣之

人，此云「不被嫌惡之人」。善凡夫並一切聖者是不被嫌惡之人。此是「不成傲慢不被嫌」〔之義〕。

「又與兩舌亦無關」〔之句中〕，兩舌者，於此某者為兩舌。〔即〕為分裂此間之人人，由此處聞而於彼處話，為分裂彼處間之人人，由彼處聞而於此處話，使和合人人令之分裂，愈益助長令分裂人人之不和，悅不和，樂不和，喜不和，語令不和之語。此云為兩舌。

又由二原因而人為兩舌。〔即〕（一）欲被愛，（二）意圖令分裂。

（一）欲被愛而為兩舌者云何？是「我欲被此人愛，我欲對〔此人〕為適意，是親，是親密，是友人」而〔成為兩舌〕。如斯是「欲被愛而為兩舌」。

（二）意圖令分裂而為兩舌者云何？是「若云何而令彼等將相分、相離，將成不和，將成二者，將成二分，將成二黨，將分裂，將不合，苦而不樂住」而〔為兩舌〕。如斯是意圖「欲令分裂而為兩舌」。捨斷此之兩者、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者不行兩舌、不加行、不熱心、不專心。此是「又與兩舌亦無關」〔之義〕。故世尊宣示：

離著而無有詭詐　無有慳事不羨望
不成傲慢不被嫌　又於兩舌亦無關

六

對喜好者無有漏（愛者）　〔無漏〕無關過慢事
柔和而為具應辯　無貪離貪不妄信

「對喜好者無有漏」〔之句中〕，此云喜好五種欲者。何故云喜好五種欲者耶？諸多之天與人欲求、樂、冀求、希望、熱望五種欲。其故云好五種欲者。此好者之渴愛，不捨斷由人人之眼，對色之渴愛漏，漏出、流、轉起。由耳對聲之渴愛，由鼻對香之渴愛，由舌對味之渴愛，由身對觸之渴愛，由意對法之渴愛漏，漏出、流、轉起。捨斷此好者之渴愛、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者人人，由眼對色無渴愛之漏〔愛著〕、無漏出、無流、無轉起。由耳對聲之渴愛……乃至……由意對法之渴愛無漏、無漏出、無流，無轉起事。此是「對喜好者使無（漏）」〔之義〕。

「此為無關過慢事」〔之句中〕，過慢者云何。於此某者由於生，由於姓……乃至（八三頁參照）……由某種之根據對他人過慢。所有如斯之慢、慢心、高慢、高貢、高舉、〔心之〕幢幡、傲慢、心之旗幟，此云為過慢。捨斷此之過慢、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此不行過慢、不加行、對過慢不熱心，不專心。此是「此為無關過慢事」〔之義〕。

「柔和而為具應辯」〔之句中〕，柔和者，是具備柔和之身業故是柔和。具備柔和語業、柔和之意業故是柔和。具備柔和念處故是柔和。具備柔和正勤、柔和神足、柔和根、柔和覺支故是柔和。具備柔和八支聖道故是柔和。

「具應辯」（具應辯者）者是（一）對教說具應辯者，（二）對徧問具應辯者，（三）對證得具應辯者之三具應辯者。

（一）對教說具應辯者云何？於此某者若為學得契經、祇夜、記說、偈、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毘陀羅者，彼依（其）教說而〔具應辯者〕應辯之。此是「對教說具應辯者」。

（二）對徧問具應辯者云何？於此某者有關徧問自義、所知義、特相、原因（理由）、處非處（理非理），彼依其徧問而〔具應辯者〕應辯之。此是「對徧問具應辯者」。

（三）對證得具應辯者云何？於此某者於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四沙門果、四無礙解、六神通之證，彼知義、知法、知詞（文法）者，〔具應辯者〕是知義者應說義，知法者應說法，知詞（文法）者應說詞。對此等〔義、法、詞〕之三者，智是應辯無礙解。具、正具、達、正達、成、正成、具備此之應辯無礙解者是「具應辯者」。

亦無有教說，亦不徧問，亦無所證得者具應辯者將有何應辯？此是「柔和而為具應辯」〔之義〕。

「無〔貪〕離貪不妄信」〔之句中〕，不妄信者，是自己自知通〔唯信〕自現見之法，亦不信其他任何沙門、婆羅門、天、魔、人、梵天〔之說〕。〔即〕「一切諸行是無常」自己自知通〔唯信〕已自現見之法，亦不信其他任何沙門、婆羅門、天、魔、人、梵天〔之說〕。「一切諸行是苦」，「一切諸法是無我」，「緣無明而有行……乃至（一一一頁參照）……緣生而有老死。」「明滅之故而行之滅……乃至（一一一頁參照）……生滅故而老死滅」。「此是苦……乃至（一一一頁參照）……此是至苦滅之道」。「此是漏……乃至（一一一頁參照）……此是至漏滅之道」。「知通此等諸法……乃至（一一一頁參照）……作證此等諸法」。「於六觸處有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於五取蘊有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於四大種有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所有集法一切是滅法」自己自知通，〔唯信〕己自現見之法，不信其他任何沙門婆羅、天、魔、人、梵天。

即世尊如斯宣示：「舍利弗！汝修習、多作信根沒入於不死（甘露即涅槃），至不死、終極不死、能修習、多作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沒入不死、至不死，信終極不死耶？」「尊師！我於此處由信世尊而『修習、多作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而沒入不死、至不死、終極不死』〔非至信〕。尊師！以慧〔自〕不知此、不見、不語、不作證、不所觸之人人於其處依信他而『多修習、多作信根……乃至……慧根是沒入不死，至不死，終極不死』應至〔之信〕。然而尊師！以慧〔自〕知此、見、悟、作證、所觸之人人『修習、多作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沒入不死、至不死、終極為不死』〔自信〕於其處無有疑惑、無有疑。尊師！而且我以慧〔自〕知此、見、悟、作證，而觸到。我『修習、多作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沒入不死、至不死、終極不死』〔自信〕於其處無有疑惑，無有疑。」「善哉！善哉！舍利弗！舍利弗！以慧不〔自〕知此、不見、不悟、不作證、不所觸之人人！於其處由信他而『修習、多作信根……乃至……慧根是沒入不死、至不死、終極不死』應至〔之信〕。」

不〔妄〕信　知不作（無為涅槃）
捨斷連結之輪迴　害破〔善惡〕之餘地
唾棄欲望之人　彼實最上之人士

「無貪無離貪」者，於一切之愚凡夫有貪。於善凡夫並七有學有離貪。於阿羅漢無貪，無離貪，彼已離貪。離貪故有貪之盡，離瞋故有瞋之盡，離癡故有癡之盡。彼〔梵行〕已成，所作已辦……乃至……於彼無再有。此是「不〔妄〕信」〔之義〕。

故世尊宣示：

對喜好者無有漏　〔無漏〕無關過慢事
柔和而為具應辯　無貪離貪不妄信

七

學而非以欲利得　不利得亦無怒事
心對愛味無違和　對此亦無貪求事

（八五四）

「為學非為欲利得，不利得亦無怒事」〔之句中〕，學欲利得者云何？諸比丘！於此有比丘，見（餘）比丘〔由在家信者〕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而思念：「依何此尊者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耶？」彼更思念：「此尊者是經師。故此尊者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彼因於利得，緣於利得，原因於利得，令生起利得，收獲利得而學得經。如斯是「學欲為利得」。

或又有比丘，見〔餘〕比丘〔由在家信者〕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而為思念：「依何而此尊者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耶？」彼更思念：「此尊者是持律師……乃至……是論師，故此尊者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彼因於利得，緣於利得，原因於利得，令生起利得，收獲利得而學得論（阿毘達摩）。如斯是「學欲為利得」。

或又有比丘，見〔餘〕比丘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而為思念：「依何而此尊者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耶？」彼〔更〕思念：「此尊者是阿練若住者，是常乞食者，是糞掃衣者，是但三衣者，次第乞食者，是時後不食者，是常坐不臥者，是隨處住者。故此尊者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彼因於利得，緣於利得，原因於利得，令生起利得，收獲利得，是阿練若住者……乃至……隨處住者。如斯是「學欲為利得」。

非學欲為利得者云何？於此有比丘不因於利得，不緣於利得，不原因於利得，非令生起利得，非收獲利得，令徧調御自己，為令

止息自己，為令自己般涅槃而得經，學得律，學得論。如斯是「學非欲利得」。或又有比丘，不因於利得，不緣於利得，不原因於利得，非令生起利得，非收獲利得，偏依少欲，依知足，依〔煩惱〕之損滅，依遠離，依求德，為阿練若住者，為常乞食者，為糞掃衣者，為但三衣者，為次第乞食者，為時後不食者，為常坐不臥者，為隨處住者。如斯亦為「學非欲為利得」。

「不利得亦無怒事」。怒於不利得者云何？於此某者：「我不得施主家」，「我不得眾」，「我不得住居」，「我不得利得」，「我不得名聲」，「我不得賞讚」，「我不得樂」，「我不得衣服」，「我不得食物」，「我不得臥坐所」，「我不得病者之資具藥品」，又「我不得看病者，我不被認為〔存在〕」而現怒、瞋恚、反抗、怒、瞋、不恰意。如斯是「怒於不利得」。

「無怒於不利得事」者云何？於此處有比丘「我不得施主家」，「我不得眾」，「我不得住居」，「我不得利得」，「我不得名聲」，「我不得賞讚」，「我不得樂」，「我不得衣服」，「我不得食物」，「我不得臥坐所」，「我不得病者之資具藥品」，又「我不得看病者，我不被認為〔存在〕者」而無現怒、無瞋恚、無反抗、無怒、瞋、不洽意。如斯是「不利得亦無怒事」，此是「學而非以欲利得，不利得亦無怒事」〔之義〕。

「〔心〕對愛味無違和，對此亦無貪求事」〔之句中〕，違和者，所有心之瞋害、瞋恨、違背、怒、激怒、大激怒、瞋、激瞋、大激瞋、心之恚、意之激瞋、心之忿、忿怒、忿怒性、瞋、瞋怒、瞋怒性、恚、恚怒、恚怒性、違和、達逆、憤怒、憤慨、心之不適意，此云為違和。捨斷此之違和、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不得令生起，以智火燒之者云為無違和者。

愛是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也。

味者，是根味、幹味、皮味、葉味、花味、果味、酸、甘、苦、辛、鹹、鹼、收斂性、澀、美〔味〕、不味、冷、熱。有一部之沙門、婆羅門貪求味。彼等以舌端不斷徧求最高之味而徘徊。彼等已得酸〔味〕而徧求不酸〔味〕，已得不酸〔味〕而徧求酸味。已得甘〔味〕而徧求不成甘〔味〕，已得不成甘〔味〕而徧求甘味。已得苦〔味〕而徧求不苦〔味〕，已得不苦〔味〕而徧求苦〔味〕。已得辛味而徧求不辛〔味〕，已得不辛〔味〕而徧求辛〔味〕。已得鹹〔味〕而徧求不鹹〔味〕，已得不鹹〔味〕而徧鹹〔味〕。已得鹼〔味〕而徧求不鹼〔味〕，已得不鹼〔味〕而徧求鹼〔味〕。已得收斂性〔味〕而徧求澀〔味〕，已得澀〔味〕而徧求收斂性〔味〕。已得美〔味〕而徧求不〔味〕，已得不〔味〕而徧求美〔味〕。已得冷而徧求熱，已得熱而徧求冷。彼等已得各各〔之味〕而以彼不為滿足而徧求其他與其他之物，對適意諸味貪、貪求、貪覓，昏昧而縛著、懸、懸著、礙著。捨斷味愛、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之人，如理省察，不為戲，不為憍慢，不為裝飾，不為莊嚴，為欲令此身體之存續，為欲維持，為欲止害，「如斯我無舊之苦痛，勿使生新之苦痛，又於我存命、無罪與安樂住」，於為攝益梵行範圍內而攝食。譬如植林之範圍內焚燒森林，或又譬如於運搬貨物之範圍內向車軸注油，或又譬如於渡難所〔沙漠〕之範圍內攝食子之肉，如斯，比丘如理省察，不為戲，不為憍慢，不為裝飾，不為莊嚴，為欲令此身體存續、維持，為欲止害，「如斯我無舊之苦痛，令不生新之苦痛，又對我有存命、無罪與安樂住」，於攝益梵行之範圍內攝食，捨斷味愛、除去、滅除、滅無。〔即〕由味愛遠、離、離去、出離、捨離、離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心對愛、味無違和，對此亦無貪求事」〔之義〕。故世尊宣示：

學而非以欲利得　不利得亦無怒事
心對愛味無違和　對此亦無貪求事

八

常為有捨亦有念　世間〔他己〕無等思
不為己勝不為劣　彼無增盛煩惱事

（八五五）

「常為有捨亦有念」〔之句中〕，有捨者，是具備六分捨者，乃以眼見色亦不喜、不憂、有捨、念、正知而住。以耳聞聲，以鼻嗅香，以舌嚐味，以身觸觸，以意識法亦不喜、不憂、有捨、念、正知而住。以眼見適意之色亦不貪求、不笑喜、不生貪。彼身住立，心住立，於內善安立，善解脫。又以眼見不適意之色亦不悄心，無反抗心，無壞亂意，無瞋恨心。彼身住立，心住立，於內善安立，善解脫。以耳聞聲，以鼻嗅香，以舌嚐味，以身觸觸，以意識適意之法亦不貪求、不笑喜、不生貪。彼身住立，心住立，於內善安立，善解脫。又以意識不適意之法亦不悄心，無反抗心，無壞亂意，無瞋恨心。彼身住立，心住立，於內善安立，善解脫。以眼見色亦對適意不適意之諸色而彼之身住立，心住立，於內善安立，善解脫。以耳聞聲，以鼻嗅香，以舌嚐味，以身觸觸，以意識法亦對適意不適意之諸法而彼身住立，心住立，於內善安立，善解脫。以眼見色亦不貪所貪，不瞋所瞋，不昏迷所癡，不怒所怒，不染所染，不憍所憍。以耳聞聲，以鼻嗅香，以舌嚐味，以身觸觸，以意識法亦不貪所貪，不瞋所瞋，不昏迷所癡，不怒所怒，不染所染，不憍所憍。己見而如已見，己聞而如已聞，覺而如已覺，識而如已識，對已見者不著，對已聞者不著，對已覺者不著，對已識者不著。對已見者不近著，不依止，不結縛，〔由彼〕離脫，離縛，以無限定之心而住。對已聞、已覺、已識者不近著，不依止，不結縛，〔由彼〕離脫，離縛，以無限定之心而住。於阿羅漢有眼，阿羅漢以眼見色亦於阿羅漢無有欲貪，阿羅漢心善解脫。於阿羅漢有耳，阿羅漢以耳聞聲亦於阿羅漢無有貪欲，阿羅漢心善解脫。於阿

羅漢有鼻，阿羅漢以鼻嗅香亦於阿羅漢無有欲，阿羅漢心善解脫。於阿羅漢有舌，阿羅漢以舌嚐味亦於阿羅漢無有貪欲，阿羅漢心善解脫。於阿羅漢有身，阿羅漢以身觸觸亦於阿羅漢無有貪欲，阿羅漢心善解脫。於阿羅漢有意，阿羅漢以意識法亦於阿羅漢無有欲貪，阿羅漢心善解脫。眼樂色，喜色，喜悅色。阿羅漢調御彼眼守、護、防護、且防護〔彼眼〕而說示法。耳樂聲，鼻樂香，舌樂味，喜味，喜悅味。阿羅漢調御彼〔舌〕、守、護、為防護，且防護〔彼舌〕而說示法。身樂觸，意樂法、喜法、喜悅法。阿羅漢調御彼意、守、護、防護、且防護彼意而說示法。

人人調御象出戰　王乘已被調御象
堪忍誹謗〔自〕調御　彼為人中最勝者
被調御之良騾馬　信度產之良馬〔良〕
已調御象亦〔良〕象　調御自己更為良
蓋依此等騾馬象　善調自己如駕獸
依調御至涅槃域　涅槃之域不可至
種種煩惱不動搖　依再有而為解脫
能為到達調御地　彼為世間征服者
內外一切於世間　調御修習諸善根
洞察此世與他世　修習待時調御者

「常為有捨」〔之句中於常者〕，是「常於」、於一切之場合、於一切時、於常時、於恒時……（二六頁以下參照）……於老年期。「有念」者，是依四原因而有念。〔即〕對身修習隨觀念處者而有念。對受，對心，對法修習法隨觀念處而有念……乃至（二〇頁以下參照）……云彼為有念。此是「常為有捨亦有念」〔之義〕。

「世間他己無等思」者，是於出生、姓……乃至（一二八頁參照）……又依任何之根據不生「我相等」之慢。此是「世間他己無等思」〔之義〕。

「不為己勝不為劣」者，是於出生、姓……乃至……又依任何之根據不生「己勝」之慢。出生、姓……乃至又依任何之根據「我劣」不生慢。此是「不為己勝不為劣」〔之義〕。

「彼無增盛煩惱事」〔之句中〕，「於彼」者，是阿羅漢、漏盡者。增盛者，是貪增盛、瞋增盛、癡增盛、慢增盛、見增盛、煩惱增盛、業增盛之七增盛。於彼無此等之增盛，無有之事、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燃燒之。此是「彼無增盛煩惱事」〔之義〕。故世尊宣示：

常為有捨亦有念　世間〔他己〕無等思
不為己勝不為劣　彼無增盛煩惱事

九

於彼無有依止事　彼知法而成無依
於彼向有與非有　無有渴愛之存事

（八五六）

「於彼無有依止事」〔之句中〕，「於彼」者，是於阿羅漢、漏盡者。依止者是愛依與見依之二依……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依……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依。彼捨斷愛依，捨遣見依。捨斷愛依，捨遣見依故，於彼無有依、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令寂滅、使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於彼無有依止事」〔之義〕。

「彼知法而成無依」〔之句中〕，「知」者，是知而知、考量、度知、辨知、而明瞭。知「一切諸行是無常」而知、考量、度知、辨知、而明瞭。知「一切諸行是苦」，「一切諸法是無我」……乃至（一一一頁參照）……知「所有一切集之法是此滅之法」而知、考量、度知、辨知、而明瞭。「無依」〔之句中，依〕者，

是成為愛依與見依之二依……乃至……此是愛依……乃至……此是見依。捨斷愛依，捨遣見依，於眼無依，於耳無依，於鼻無依，於舌無依，於身無依，於意無依、色、聲、香、味、觸、施主家、眾、住居……乃至（九頁參照）……對見聞覺識之諸法是無依，無繫著，無近著，無縛著，無信解，出離、棄遣、離脫、為離縛，以無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彼知法而成無依」〔之義〕。

「於彼向有與非有，無有渴愛之存事」〔之句中〕，渴愛者，是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於彼」者，是於阿羅漢、漏盡者。「有」者，是有見，「非有」者，是無有見。有者是常見，非有者是斷見。「有」者，是再三之有、再三之趣、再三之生起、再三之結生、再三身體之發生。於彼無有渴愛、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寂滅、為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故世尊宣示：

於彼無有依止事　彼知法而成無依
於彼向有與非有　無有渴愛之存事

一〇

對諸欲為不期待　斯人我言寂靜者
於彼繫縛之無存　彼已能成度愛著

（八五七）

「斯人我言寂靜者」〔之句中寂靜者〕是寂者、寂靜者、寂滅者、〔煩惱〕消滅者、安息者。「斯人我言」者，是我語彼、話彼、說彼、言說彼。此是「斯人我言寂靜者」〔之義〕。

「對諸欲為不期待」〔之句中〕，「欲」者，概言之，是事欲與煩惱欲之二欲……乃至（一頁以下參照）……此等云為事欲……乃至（二頁參照）……此等云為煩惱欲。徧知事欲，煩惱欲捨斷

之、捨棄、除去、滅除、令滅無，「對諸欲為不期待」者，是離欲、捨欲、唾棄欲、脫欲、捨斷欲、捨遣欲、離貪、捨貪、唾棄貪、脫貪、捨斷貪、捨遣貪、無愛、消滅〔煩惱〕、清涼、覺受樂，自成梵而住。此是「對諸欲為不期待」也。

「於彼繫縛之無存」〔之句中〕，繫縛者，是貪欲身繫、瞋恚身繫、戒禁取身繫、真實住著身繫之四繫縛。對自己之見貪是貪欲之身繫。對他語瞋害、不恰意是瞋恚之身繫。對自己之戒又務又戒與務之取著是戒禁取之身繫。自己之見此是真實與住著是真實住著之身繫。「於彼」者，是在阿羅漢、漏盡者。「於彼繫縛之無存」者，是於彼無有繫縛、不存、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於彼繫縛之無存」〔之義〕。

「彼已能成度愛著」〔之句中〕，「愛著」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貪欲、貪、不善根。愛著者是依何義而為愛著耶？擴大之故是愛著，廣大之故是愛著，染著之故愛著，邪曲之故是愛著，冒險之故是愛著，奪取之故是愛著，欺語者之故是愛著，毒根之故是愛著。毒果之故是愛著。毒受用之故是愛著。或又彼渴愛而廣大、擴而擴大於色、聲、香、味、觸、施主家、眾、住居……乃至（九頁參照）……見聞覺識之諸法中。此是愛著〔之義〕。「彼已能成度愛著」者，是彼度此之愛著、渴愛之越度、度過、超越、令離越。此是「彼已能成度愛著」〔之義〕。故世尊宣示：

對諸欲為不期待　我言斯人寂靜者
於彼繫縛之無存　彼已能成度愛著

一一

於彼〔妻〕子與家畜　田園宅地亦不存

於彼常見〔與見斷〕　〔我與〕非我不能得

（八五八）

「於彼妻子與家畜，田園宅地亦不存」〔之句中〕，「不」者，是否定。「於彼」者，是阿羅漢、漏盡者。「子」者，自生子，乳母所育子、受養之子、為徒弟子之四〔種〕子。家畜者，是羊、山羊、鷄、豚、象、牛馬、牝馬。田園者，是米之田、稻之田、豌豆之旱田，豆之旱田，麥之旱田，小麥之旱田，胡麻之旱田。宅地者，是家之用地、庫藏地、前〔庭〕之地、後〔庭〕之地、庭園之地、精舍之地。「於彼妻子與家畜，田園宅地亦不存」者，是彼對子之偏取，對家畜之偏取，對田園之偏取，對宅地之偏取亦不有、不存、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於彼妻子與家畜，田園宅地亦不存」〔之義〕。

「於彼常見與斷見，我與非我不能得」〔之句中〕，我者，是常見，非我者，是斷見。我無可執，非我無可脫。於無所執者無可脫。於無可脫者無執。阿羅漢超越執與脫，離越增與減。彼〔梵行〕已成，〔所作〕已辦……乃至……彼無再有。此是「於彼常見與斷見，我與非我不能得」〔之義〕。故世尊宣示：

於彼妻子與家畜　田園基地亦不存
於彼常見與斷見　我與非我不能得

一二

凡夫沙門婆羅門　〔貪等〕之廉訾論彼
彼已無視彼貪等　故對訾論彼不動

（八五九）

「諸凡夫及沙門、婆羅門，貪等之廉訾論彼」〔之句中〕，凡夫者，是依何義而為凡夫耶？廣生諸煩惱故是凡夫，廣不害破身見故是凡夫，廣對師尊口快（阿諛）者是凡夫，廣為一切趣所障故是凡夫，廣行種種行故是凡夫，廣由種種暴流所運故是凡夫，廣由種種熱惱所熱故是凡夫，廣由種種熱苦所燒故是凡夫，廣對五種欲而貪、貪求、貪覓、昏昧、縛著、懸、懸著、礙著故是凡夫，廣由五蓋所遮障、蓋覆、妨障、閉塞、被蔽、被陰蔽故是凡夫。「沙門」者，是入於此〔佛教〕以外所有之出家，已出家之人人。婆羅門者，是所有〔相互〕稱呼「卿」之人人（生來即是婆羅門）。「諸凡夫、沙門、婆羅門，貪等之廉訾論彼」者，乃諸凡夫以染其貪應〔訾〕論彼，以怒其瞋應〔訾〕論彼，以昏昧其癡應〔訾〕論彼，以結縛其慢應〔訾〕論彼，以執取其見應〔訾〕論彼，以散亂其掉舉應〔訾〕論彼，以不決定其疑應〔訾〕論彼，以強力其隨眠應〔訾〕論彼，其等之諸行彼已捨斷。捨斷諸行故，何以論〔凡夫等〕依趣而〔令彼〕「為地獄有情」，「為畜生」，「為餓鬼」，「為人」，「為天」，「為有色者」，「為無色者」，「為有想者」，「為無想者」，「為非想非想者」。是於彼之廉，〔凡夫等應訾論彼，〕而應語、應話、應說明、應言說之無因，無有緣，無有原因。此是「凡夫、沙門、婆羅門，貪等之廉應訾論」〔之義〕。

「彼已無視彼貪等」〔之句中〕，「彼」者，是阿羅漢、漏盡者。「重視」者，是愛重視與見重視之二重視……乃至（五六頁參照）……是愛重視……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重視。彼捨斷愛重視，捨遣見重視、捨斷愛重視，捨遣見重視故，〔彼〕對愛、見無重視之行。不以愛為幢幡，不以愛為旗幟，不以愛為主，不以見為幢幡，不以見為旗幟，不以見為主，無從愛、見之行。此是「彼已無視彼貪等」〔之義〕。

「故對訾論彼不動」〔之句中〕，「故」者，是彼之原因、之因、彼之緣、彼之因緣。〔彼〕對諸論，對誹謗，對毀訾，對叱責，對貶稱，對惡評而不動、不動搖、不顫、不顫怖、不顫駭。此是「故對訾論彼不動」〔之義〕。故世尊宣示：

凡夫沙門婆羅門　貪等之廉訾論彼
彼已無視彼貪等　故對訾論彼不動

一三

捨離貪求無有慳　牟尼不論勝等劣
〔愛見二見〕無分別　不至〔妄想〕與分別

（八六〇）

「捨離貪求無有慳」〔之句中〕，渴愛言貪求。〔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九頁以下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捨斷此貪求，正斷，令寂滅，使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者、云是離貪求者。彼不貪求色……乃至（九頁參照）……不貪求、見聞覺識之諸法、不貪覓、不昏迷、不縛著、離貪求、捨貪求、唾棄貪求、脫貪求、捨遣貪求、不愛、寂滅、為清涼、受樂、自為梵而住。此是「離貪求」〔之義〕。「無有慳」〔之句中〕，慳者，是住處慳、家慳、利得慳，稱讚慳、法慳之五種慳。所有如斯之慳……乃至（四二頁參照）……堅持云為慳。捨斷此慳、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者，云為無慳者。此是「捨離貪求無有慳」〔之義〕。

「牟尼不論勝等劣」〔之句中〕，牟尼者，以智云牟那……乃至（六五頁以下參照）……超越著、綱，此是牟尼。牟尼不論「我勝」、「我等」、「我劣」，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此是「牟尼不論勝、等、劣」〔之義〕。

「不至分別無妄想」〔之句中〕，分別者是愛分別與見分別之二分別……乃至（五六頁參照）……此是愛分別……乃至（五六頁以下參照）……此是見分別。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故，「不至」愛分別與見分別，不近著、不近寄、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此是「不至分別」〔之義〕。「為無分別」〔之句中〕，分別是愛分別與見分別之二分別……乃至……此是愛分別……乃至……此是見分別。彼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故，無分別愛分別與見分別，令不生、令不發生、令不生起。此是「無分別而不至分別」〔之義〕。故世尊宣示：

捨離貪求無有慳　牟尼不論勝等劣
〔愛見二見〕無分別　〔不至妄想〕與分別

一四

彼於世間無所有　又無所有無有愁
彼無趣至諸法事　彼實成寂可為言

（八六一）

「彼於世間無所有」〔之句中〕，「彼於」者，是於阿羅漢漏、盡者。「無所有」者，是於彼：「此是我物」「此是他人之物」無有何等對色、受、想、行、識之執、執取、住著、縛著、信解之……乃至（七六頁參照）……以智火燒之。此是「彼於世間無所有」〔之義〕。

「又無所有無有愁」者，是於變易事物亦不愁，已變易之事物時亦不愁。〔即〕我眼變易而不愁，我耳、我鼻、我舌、我身、我意、我色、我聲、我香、我味、我觸、我施主家、我眾、我住居、我名聲、我賞讚、我樂、我衣服、我食物、我臥坐所、我病者之資具藥物、我母、我父、我兄弟、我姊妹、我子、我女、我友人、我

同僚、我親戚、我緣者乃變易而不愁、不疲、不悲泣，無捶胸而泣，無陷於蒙昧。如斯是「又無所有無有愁」〔之義〕。

或又觸及不〔實〕存之苦受，被襲、被包圍、具備苦受亦不愁，不疲、不悲泣，不捶胸而泣，不陷於蒙昧。〔即〕觸及眼病、被襲、被包圍、具備眼病亦不愁，不疲，不悲泣，不捶胸而泣，不陷於蒙昧。觸及耳病、鼻病、舌病、身病、頭病、外耳病、口腔病、齒病、咳、喘息，外鼻病、熱病、老、腹病、氣絕、赤痢、腹痛、虎列剌、癩、癰、疱瘡、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抓傷、皹、出血、糖尿病、痔疾、疙瘩、潰瘍、膽汁等起病、痰等起病、風等起病，〔膽汁、痰、風〕集合病、氣候變化所生病，不等姿勢所生病、傷害所生病、業報所生病、寒、暑、飢渴、大便、小便、虻、蚊、風、太陽熱、觸於爬行類（蛇類）、被襲、彼包圍、使具備彼等亦無愁、不疲、不悲泣、不捶胸而泣、不陷於蒙昧。如斯是「又無所有無有愁」〔之義〕。

「彼無趣至諸法事」者，是無至於欲趣，無至於瞋趣，無至於癡趣，無至於怖畏趣，無依貪至，無依瞋至，無依癡至，無依慢至，無依見至，無依掉舉至，無依疑至，無依隨眠至，無由行違和之諸法、被導、被運、被帶去。此是「彼無趣至諸法事」〔之義〕。

「彼實成寂可為言」者，彼是寂、寂止、寂靜也，言安息、語、話、說明、言說消滅〔煩惱〕，此是「彼實成寂可為言」〔之義〕。故世尊宣示：

彼於世間無所有　不無所有無有愁
彼無趣至諸法事　彼實成寂可為言

第十　死前經之義釋畢

大義釋

第十一　鬥諍經之義釋

一

爭鬥與諍論　由何處發生
悲泣及慳慢　過慢及兩舌
由何處發生　望冀為語之

（八六二）

「爭鬥與諍論，由何處發生」〔之句中〕，所謂爭鬥，若由一方面，爭鬥與諍論為同一。爭鬥即為諍論，諍論即為爭鬥。或者更由他方面，所謂諍論為爭鬥之前分而言為諍論。如王與王諍論，剎帝利與剎帝利諍論，婆羅門與婆羅門諍論，居士與居士諍論，母與子諍論，子與母諍論，父與子諍論，子與父諍論，兄弟與兄弟諍論，兄弟與姊妹諍論，姊妹與兄弟諍論，朋友與朋友諍論，此為諍論也。

「爭鬥」者云何？在家者舉他之缺點為事，以身、以語而爭鬥。出家者陷於罪，以身、以語而爭鬥。此為爭鬥。

「爭鬥與諍論，由何處發生？」爭鬥與諍論者，由何處發生耶？由何處生？由何處已共生耶？由何處而起耶？由何處生起耶？由何處現前耶？以何之因緣耶？以何之集（因）耶？以何之生因耶？以何之發生因而問爭鬥與諍論之根本，問因，問因緣，問生成，問發生，問等起，問食，問所緣，問緣，問集，質問，乞，求，信樂。此「爭鬥與諍論由何處發生耶」〔之義〕。

「悲泣、愁及慳」〔之句中〕，所謂「悲泣」，是失親戚、失財富、由病失〔健康〕、失戒、失〔正〕見，又失任何者，又為令

遭遇任何之苦法者之哭、悲泣、悲哭、涕哭、哭歎、悲嘆、泣言、涕泣、號泣、哭泣、慟哭也。

「愁」者，乃失親戚、失財富、由病而失〔健康〕、失戒，失〔正〕見，又失任何者，又令遭遇苦法者之愁、憂愁、愁心、內愁、內徧愁、內熱、內熱惱、心之燒熱、憂、愁箭也。

「慳」者，乃住處慳、〔施主〕家慳、利得慳、稱讚慳、法慳之五慳。如斯類之慳、慳恪、慳恪性、雜欲、恪、緊縮、心之堅執，此乃言慳。又蘊慳亦是慳，界慳亦是慳，謂把持慳。此為悲泣、愁、及慳〔之義〕。

「慢與過慢及兩舌」〔之句中〕，所謂慢，於此或者由生，或由姓，或由家世，或由麗容，或由財，或由誦學，或由事業，或由技術，或由學術，或由博識，或由辯舌，或由任何之根據而生慢。

「過慢」者，於此或者由生，或由姓……乃至……或由任何之根據而慢過於他人。

「兩舌」者，於此或者為兩舌。〔即〕為分裂此處人人之間，由此處問而說於此處，令和合之人人分裂，愈益助長分裂人人〔之不和〕，悅於不和，樂於不和，喜不和，語令不和之語。此言兩舌。

又依二原因而〔人〕為兩舌。〔即〕（一）欲令被愛，（二）意圖欲令分裂。

（一）欲令被愛為兩舌者云何？「我欲被此人所愛，我欲對〔此人〕為適意，欲被信賴，欲為親密，欲為朋友」〔而為兩舌〕。如斯欲被愛而為兩舌。

（二）意圖欲令分裂而為兩舌者云何？作「云何令彼等相分開、相離、為不和、為二者、為二分、為二黨、分裂、不和合、為苦而不為樂住」而〔為兩舌〕。「如斯為意圖令分裂而為兩舌」。此為「慢、過慢及兩舌」〔之義〕。

「此由何處發生耶？望冀為語之」者，乃爭鬥、諍論、悲泣、愁、慳、慢、過慢、兩舌之此等八煩惱由何處發生耶？由何處生耶？由何處共生耶？由何處而起耶？由何處生起耶？由何處現前耶？以何為因緣耶？以何為集耶？以何為生因耶？以何為發生因耶？問此等八煩惱之根本，問因，問因緣，問生成，問發生，問等起，問食，問所緣，問緣，質問，乞求信樂。此為「此由何處發生耶」〔之義〕。

「望冀為語之」者，冀者乃請語之、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此為「此由何處發生耶？望冀為語之」〔之義〕。故彼之化人言：

爭鬥與諍論　由何處發生
悲泣及慳慢　過慢及兩舌
由何處發生　望冀為語之

二

爭鬥與諍論　悲泣與愁煩
慳慢與過慢　兩舌由愛生
爭鬥與諍論　慳〔恪〕相隨伴
諍論〔已〕生時　而且有兩舌

（八六三）

「爭鬥與諍論與悲泣與愁煩及慳恪由愛發生」〔之句中〕，所謂「愛」為（一）有情與（二）行之二愛。

（一）愛有情者云何？於此，彼欲彼等〔有情〕之利、欲益、欲幸福、欲為瑜伽安穩處之母、父、兄弟、姊妹、子、女、友人、同僚、親戚、緣者。此為所愛有情。

（二）愛諸行者云何？為可意之色、可意之聲、可意之香、可意之味、可意之觸。此為所愛諸行。

然有所愛事物懼被奪而爭鬥，有將被奪時亦爭鬥，被奪之後亦爭鬥。所愛事物懼有變易事而爭鬥，有將變易時亦爭鬥，變易之後亦爭鬥。所愛事物懼有被奪而諍論，將被奪時亦諍論，被奪之後亦諍論。所愛事物懼有變易亦諍論，將變易時亦諍論，變易之後亦諍論。所愛事物懼被奪亦悲泣，將被奪時亦悲泣，被奪之後亦悲泣。所愛事物懼有變易亦悲泣，將變易時亦悲泣，變易之後亦悲泣。所愛事物懼有被奪亦愁，將被奪時亦愁，被奪之後亦愁。所愛事物懼變易亦愁，將變易時亦愁，變易之後亦愁煩。〔人人〕護、守、徧取、我執、慳恪、所愛事物。

「慢與過慢及兩舌」者，謂（一）依所愛事物而〔人人〕生慢，（二）依所愛事物而生過慢。

（一）依所愛事物生慢者云何？「我等得可意之諸色、聲、香、味、觸」，依如斯可愛事物而生慢。

（二）依可愛事物而生過慢者云何？「我等得可意之色、聲、香、味、觸。然此等〔其他人人〕不得可意之色、聲、香、味、觸」，如斯依可愛之事物而生過慢。

所謂「兩舌」，於此，或者為兩舌，由此處聞，為分裂此處人人〔之中〕而語彼處……乃至（參照本卷三頁）……如斯乃「意圖令分裂而為兩舌」……乃至……此為「慢與過慢及兩舌」〔之義〕。

「爭鬥與諍論伴於慳」者，是爭鬥、諍論、悲泣、愁、慢、過慢、兩舌之此等七煩惱乃伴、隨伴、應、相應於慳。此為「爭鬥、諍論，是伴慳」〔之義〕。

「諍論之生時，而且有兩舌」者，乃諍論之生、發生、起、生起、現前時，〔人人〕行兩舌。〔即〕由此處聞而為分裂此處人人〔之中〕，於彼處話，由彼處聞而為分裂彼處人人〔之中〕於此處說。如斯而令和合之人人分裂，令愈益助長分裂人人，以悅不和，以樂不和，以喜不和，以語齎不和之語。此謂兩舌。

又由二原因而為兩舌。〔即〕（一）欲被愛，又（二）為意圖令分裂。（一）所謂欲被愛為兩舌者云何？「我等欲被此之人愛，為適意、信賴、親密、朋友，如斯欲被愛而為兩舌。」（二）意圖令分裂而為兩舌者云何？「云何者乃此等之人人相分、相離、為不和、為二者、為二分、為二黨、分裂、不和合，苦而不為樂住」，如斯意圖令分裂而為兩舌。此為「諍論之生時，而且有兩舌」〔之義〕。故世尊宣示：

爭鬥與諍論　悲泣與愁〔煩〕
慳慢與過慢　兩舌由愛生
爭鬥與諍論　慳〔恪〕相隨伴
諍論已生時　而且有兩舌

三

愛在此世間　以何為因緣
又在此世間　人人皆為貪
彷徨於此〔貪　以何為因緣〕
又為諸人人　成為依趣所
意欲與成就　以何為因緣（八六四）

「愛在此世間，以何為因緣」者，愛以何為因緣耶？由何處生耶？由何處發生耶？由何處起耶？由何處生起耶？由何處現前耶？

以何為因緣耶？以何為集耶？以何為生因耶？以何為發生耶？以何為發生因耶？問愛之根本……乃至〔四～五頁參照〕……問集、質問、乞、求，信樂。此「愛在此世間，以何為因緣」〔之義〕。

「又於此世間，人人皆為貪，彷徨於此〔貪，以何為因緣〕」〔之句中〕，又謂「人人」者，是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謂「貪」者，乃所有貪、貪婪、性、染貪、染愛、染愛性、貪欲、貪、不善根也。彷徨者，乃彷徨、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在此世間」者，乃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此「又在此世間，人人皆為貪而彷徨」〔之義〕。

「意欲與成就，以何為因緣」者，謂意欲與（其）成就，以何為因緣耶？由何處生耶？由何處發生耶？由何處起耶？由何處生起耶？以何為因緣耶？以何為集耶？以何為生因耶？以何為發生因耶？而問意欲與成就之根本……乃至……問集、質問、乞、求，信樂。此「意欲與成就，以何為因緣」〔之義〕。

「又為諸人人，成為依趣所」者，乃為人人之依據，為洲諸，為救護所，為避難所，為歸依所之處所。人人依據〔意欲之〕成就。此「人人之依趣之處所」，故彼之化人言：

愛在此世間　以何為因緣
又在此世間　人人皆為貪
彷徨於此貪　以何為因緣
又為諸人人　成為依趣所
意欲與成就　以何為因緣

四

愛在此世間　以欲為因緣
又在此世間　人人皆為貪
彷徨於欲〔貪　以欲為因緣〕

又為諸人人　成為依趣所
意欲與成就　此欲為因緣（八六五）

「愛在此世間，以欲為因緣」〔之句中〕，謂欲者是對五種欲、所有之欲欲、欲貪、欲喜、欲愛、欲愛情、欲熱惱、欲昏迷、欲縛著、欲暴流、欲軛、欲取、欲貪蓋。又其次有（一）徧求欲、（二）獲得欲、（三）受用欲、（四）貯藏欲、（五）費消欲之五欲。

（一）徧求欲者云何？於此或者有縛著，有欲求，生欲而徧求色，徧求聲、香、味、觸。此為徧求欲。

（二）獲得欲者云何？於此或者有縛著，有欲求，生欲而獲得色，獲得聲、香、味、觸。此為獲得欲。

（三）受用欲者云何？於此或者有縛著，有欲求，生欲受用色，受用聲、香、味、觸。此為受用欲。

（四）貯藏欲者云何？於此或者有縛著，有欲求，生欲，而為「應有災難時」而為財之貯藏。此為貯藏欲。

（五）費消欲者云何？於此或者有縛著，有欲求，生欲而費消財。為「此等護、守我，〔我〕之扈從」以費消諸乘象兵、乘馬兵、車兵、持弓兵、步兵。此為費消欲。

愛成為有情與行之二愛者……乃至（六頁參照）……此成為愛有情……乃至……此成為愛諸行。

「愛在此世間，以欲為因緣」者，愛是以欲為因緣，愛以欲為某者，以欲為生因，以欲為發生因。此為「愛在此世間，以欲為因緣。」

「又在此世間，人人皆為貪，彷徨於欲〔貪，以欲為因緣〕」〔之句中〕，又「人人」者，乃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貪」者乃所有之貪、貪婪、貪婪性、染貪、染愛、染愛性、貪欲、貪、不善根。彷徨者，乃彷徨，住、動作、活動、獲持、持續、維持。「在此世間」者，乃惡趣世間……乃至……處世間。此「又在此世間，皆為貪人人，乃彷徨」〔之義〕。

「意欲與成就，此欲為因緣」〔之句中〕，「意欲」者，乃渴愛。即所有貪、染貪、〔隨導、隨和、喜、喜貪、心之染貪、欲求、昏迷、縛著、貪求、偏貪、執著、污泥、動諂、生貪、生因、大生因、縫貪、有網、流、貪、愛著、線、染著、營務、伴侶、願、導有者、貪林、愛林、親睦、愛情、期待、結縛、望、望求、望欲、色望、聲望、香望、味望、觸望、得望、財望、子望、命望、覓、覓求、熱望、覓望、覓貪、覓欲、動貪、動轉、動欲、媚貪、善作欲、非法貪、不正貪、欲求、欲望、冀求、希望、求望、欲愛、有愛、無有愛、色愛、無色愛、滅愛、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暴流、軛、縛、取、障、蓋、欲、結縛、隨煩惱、隨眠、纏、蔓、種種欲、苦根、苦因緣、苦生因、魔罟、魔鉤、魔境、愛河、愛求、愛羈、愛海〕、貪欲、貪、不善根。「成就」者，於此或者偏求色獲得色，〔對於色欲〕成就。獲得聲、香、味、觸、施主家、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經律、論、阿練若住支、常乞食支、糞掃衣支、但三依支、次第乞食支、時後不食支、常坐不臥支、隨處住支、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成就非想非非想處定。

由意欲而耕田地　由意欲而播種子
商人由於此意欲　繼續運財航海洋
我若住於意欲者　彼之意欲我成就

「成就」者，乃意欲之成就也。

「意欲〔其〕成就者，此欲為因緣」，意欲與成就者，乃此欲為因緣，以欲為集，以欲為生因，以欲為發生因。此「意欲與成就者，以此為因緣」〔之義〕。

「又為諸人人，成為依趣所」者，乃為人人之依據，為洲渚，為救護所，為避難所，為歸依所之處所。人人乃依據〔意欲〕為成就。此為「人人之依趣所」。故世尊已宣示：

愛在此世間　以欲為因緣
又在此世間　人人皆為貪
彷徨於此貪　以欲為因緣
又為諸人人　成為依趣所
意欲與成就　此欲為因緣

五

欲在此世間　以何為因緣
或又〔見〕決定　由何處而生
忿妄言疑惑　或又沙門說
此〔諸煩惱〕法　由何處而生

（八六六）

「欲在此世間，以何為因緣」者，欲以何為因緣耶？由何處生耶？由何處發生耶？由何處起耶？由何處生起耶？由何處現前耶？以何為因緣耶？以何為集耶？以何為生因耶？以何為發生因耶？而問欲之根本……乃至……問集、質問、成為乞、求、信樂。此為「欲在此世間，以何為因緣耶」〔之義〕。

「或又〔見〕決定，是由何處生」者，決定是由何處發生耶？由何處生耶？由何處發生耶？由何處起耶？由何處生起耶？由何處現前耶？以何為因緣耶？以何為集耶？以何為生因耶？以何為發生

因耶？而問決定之根本……乃至……問集、質問、成為乞、求、信樂。此為「或又決定是由何處生耶」〔之義〕。

「忿與妄言與疑惑」〔之句中〕，「忿」者，乃所有心之瞋害、瞋恨、瞋恚、違背、違逆、怒、激怒、大激怒、瞋、激瞋、大激瞋、心之恚、意之激瞋、忿、忿怒、忿怒性、瞋、瞋怒、瞋怒性、恚、恚怒、恚怒性、違背、違逆、憤怒、憤慨、為心之不適意。「妄言」者，是妄語也。疑惑者乃疑也。此為「忿、妄言、疑惑。」

「或又沙門所說之〔諸煩惱〕……法，由何處生耶」〔之句中〕，「或又沙門所說之諸煩惱法」……者，乃忿、妄言、疑惑，以俱行、俱生、相合、相應、同時起、同時滅、以一所依為，令一處所緣者也。此等謂「或又沙門……之法。」又「或又……法」者，生他，以左右他之諸煩惱。此等謂「或又……法。」「沙門之說」者，令寂止惡之沙門、拒外惡之婆羅門、破壞煩惱之根本之比丘、為一切不善根之結縛脫離者之說、宣說、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此為「或又沙門所說法」〔之義〕。故彼之化人言：

欲在此世間　以何為因緣
或又見決定　由何處而生
忿妄言疑惑　或又沙門說
此諸煩惱法　由何處而生

六

可意不可意　世間之所言
對彼為近依　發生欲〔原因〕
諸色有無有　於彼見常斷
人人於世間　以〔見〕為決定

「可意不可意，世間之所言」〔之句中〕，「可意」者是樂受及喜好之事物。「不可意」者是苦受及不喜好之事物。「世間之所言」者是人人之所言、所語、所話、所說明，之所言說。此是「可意不可意，世間之所言。」

「近依於彼而欲發生」者是依可意、不可意，依苦、樂，依喜、憂，依好、不好，依隨導〔貪〕、瞋恚而欲發生、生、發生、起、生起、此是「近依於彼而欲發生」〔之義〕。

「於諸色見有、無有」〔之句中〕，「於諸色」者是四大種及〔於〕四大種所造之色。

「諸色之『有』者」云何？是諸色之一切有、生、發生、起、生起、現前。此是諸色之有。

諸色之「無有」者云何？是諸色之一切盡滅、衰滅、破壞、徧壞、無常性、消失。此是諸色之無有。

「於諸色見無有、有者」，以觀、考量、度知、辨知、分別、而明瞭於諸色見有、無有。此「於諸色見有、無有。」

「人人於世間，以〔見〕為決定」〔之句中〕，決定者乃（一）愛決定，（二）見決定之二決定。

（一）為愛決定者云何？於此或者未生起之財富是不生起，已令生起之財富至盡滅。彼如是思念：「謹思以依如何之因由於我未生起之財富不生起，已令生起財富至盡滅耶？」彼更如是思念：「耽溺於穀酒、果酒等放逸之原因〔故〕，於我未生起之財富不生起，已令生起之財富至盡滅。於非時徘徊耽溺街衢〔故〕，使我未生起之財富不生起，已生起之財富至盡滅。我耽溺於赴祭會，為放逸之原因，我耽溺賭博，耽溺於惡友之〔故〕，於我未生起之財富

不生起，已生起之財富至盡滅。耽溺於懶惰〔故〕，於我未生起之財富不生起，已生起之財富至盡滅。」如是智生而不習財富損失之六門，習財富增益之六門。如是乃「為愛決定。」或又依農耕，依商賈，依牧畜，依弓術，依仕官，又依某等之技術為活計。如是乃「為愛決定。」

（二）見決定者云何？於眼之生起時，知「我我生起。」於眼之消滅時，知「我我消滅、我我離去。」如是為「見決定。」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之生起時，知「我我生起」，觸之消滅時，知「我我消滅，我我離去。」如是「為見決定。」生、令發生、起，生起〔見決定〕。

「人人」者是有情、人、摩奴之子、〔人士、補特伽羅、命者、生死者、根行者、〕摩奴所生者。「於世間」者是於惡趣世間……乃至……處世間。此乃「人人於世間，以〔見〕為決定」〔之義〕。故世尊宣示：

可意不可意　世間之所言
對彼為近依　發生欲原因
諸色有無有　於彼見常斷
人人於世間　以〔見〕為決定

七

忿妄言疑惑　此等之諸法
〔可意不可意〕　〔發生〕有二時
如有疑惑者　智路學〔三學〕
沙門已知此　為此而說法

（八六八）

「忿、妄言、疑惑」〔之句中〕，「忿」者是一切心之瞋害、瞋恨……乃至（參照一五頁）。「妄言」者是妄語。疑惑者是疑。

依喜好之事物生忿，依不喜好之事物生忿。依喜好之事物生起妄語，依不喜好之事物亦生起妄語。依喜好之事物生起疑惑，依不喜好之事物亦生起疑惑。

依不喜好之事物生忿者云何？「〔彼〕已對我行不利」而生忿，「〔彼〕將對我行不利」而生忿，「〔彼〕行我不利」而生忿。「〔彼〕已行於我可愛、可意者之不利、行不利，將行不利」而生忿。「〔彼〕已行於我不可愛、不可意者之利、利行，將為行利」而生忿。如是依不喜好之事物而生忿。

依喜好之事物而生忿者云何？喜好事物將被奪之虞而生忿，於被奪時而生忿，於被奪後亦生忿。喜好之事物將變易之虞而生忿，於變易時而生忿，於變易之後亦生忿，如是，依喜好之事物而生忿。

依不喜好事物而生起妄語者云何？於此某者依枷縛之所縛，為欲脫離其（枷）縛而故意為妄語。依繩縛之所縛，依銷縛之所縛，依籐縛之所縛，依蔓縛之所縛，依柵縛之所縛，依村街、市、國、之縛之所縛，又依地方之縛所縛，為欲脫離其縛而故意為妄語。如是，依不喜好之事物而生起妄語。

依喜好之事物生起妄語者云何？於此或者以可意色為因而故意為妄語。以可意之聲、香、味、觸為因、以衣服為因、以食物為因、以臥坐處為因，以病者之資具藥品為因，而故意為妄語。如是，依喜好之事物而生起妄語。

依不喜好之事物而生起疑惑者云何？「我眼病應癒耶？我眼病應不癒耶？我耳病、鼻病、舌病、身病、頭病、外耳病、口腔病應癒耶？我齒病應癒耶？我齒病應不癒耶？」如是，依不喜好之事物而生起疑惑。

依喜好之事物而生起疑感者云何？「我應得可意之色耶？我不應得可意之色耶？我應得可意之聲、香、味、觸、施主家、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處、病者之資具藥品與否耶？」如是，依喜好之事物而生起疑惑。此為「忿、妄言、疑惑。」

「此等之諸法，〔可意不可意〕，有二時」者，有可意不可意時，有苦、樂時，有喜、憂時，有好、不好時，有隨導〔貪〕、瞋恚時，有存在時，將有得時。此為「此等之諸法亦有二時。」

「如有疑惑者，應為智路學」〔之句中〕，智亦是智路，智之所緣亦是智路，與智俱存之諸法亦是智路。譬如聖道是聖路，天道是天路，梵道是梵路，如是智亦是智路，智之所緣亦是智路，與智俱存之諸法亦是智路。

應學〔之學〕者，（一）增上戒學，（二）增上心學，（三）增上慧學之三學。

（一）增上戒學者云何？於此處有比丘，具戒，住於防護別解脫律儀，具足正行、行處，於微量之罪亦起怖畏，受持而學諸學處。小戒蘊、大戒蘊、戒、住立、初行、自利、律儀、諸善法得達之首先、最先，此為增上戒學。

（二）增上心學者云何？於此處有比丘，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於尋、伺止息之故，為內淨，心專一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而住。喜之捨離故於捨而住。有念有正知而以身受樂——彼諸聖者所說「有捨有念而樂住」——具足第三禪而住。捨斷樂故，捨斷苦故，曾滅沒喜、憂故，為不苦不樂，由捨為念之徧淨，具足第四禪而住。此為增上心學。〕

（三）增上慧學者云何？於此處有比丘，具慧，有關生滅有聖決擇至正苦之滅盡而具備慧。彼如實知解「此是苦」，〔如實知解「此是苦之集」，如實知解「此是苦之滅」〕如實知解「此是至苦滅之道」。〔如實知解「此是漏」，如實知解「此是漏之集」，如實知解「此是漏之滅」〕如實知解「此是至漏滅之道」。此為增上慧學。

「有疑惑者應為智路而學」者，有疑惑、有猶豫、有困惑、有迷惑、有疑之人，乃為證得智、為觸達智、為作證智，應學增上戒，應學增上心，應學增上慧。應顧念而學、應知而學，應見而學，應觀察而學，應於心決意而學，以信應信解而學，應勵行精進而學，應令念現起而學，應等持心而學，應以慧知解而學，以知通所知通而學，以徧知應徧知而學，捨斷應捨斷而學，以修習應修習而學，以作證應作證而學，應行、應正行、應行受持此等三學。此為「有疑惑者應為智路而學」〔之義〕。

「沙門已知此而說法」〔之句中〕，「已知」者，為知、考量、度知、辨知、明瞭而說、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以論〔法〕。〔即〕知、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論說、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而說明「一切行是無常」。「一切行是苦。」「一切法無我。」「緣無明而有行」……乃至……「緣生而有老死。」「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生滅故老死滅。」「此是苦」……乃至……「此是至苦滅之道。」「此是漏」……乃至……「此是至漏滅之道。」「應知通此等諸法。」「應徧知此等諸法。」「應捨斷此等諸法。」「應作證此等諸法」及六觸處之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五取蘊、四大種之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所有集法皆此滅法」而知、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論、說、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而說明。

即世尊如是說：「諸比丘！知通已而我示法，非不知通。諸比丘！有因緣而我示法，非無因緣。諸比丘！有示導（神變）而我示法，非無示導。諸比丘！我知通已而示法，非不知通而示法，〔我〕有因緣而示法，非無因緣而示法，〔我〕有示導而示法而非無示導，〔我〕於汝等應教誡者當教訓之。而且諸比丘！汝等以『世尊是等正覺者，法是善說，僧是善行道』為滿足而宣說，為喜悅而宣說，為歡喜而宣說。」而有時行此說法時，令百千之世界震動。此為「沙門已知此而說法」〔之義〕。故世尊宣示：

忿妄言疑惑　此等之諸法
〔可意不可意〕　〔發生〕有二時
如有疑惑者　智路學〔三學〕
沙門已知此　為此而說法

八

可意不可意　以何為因緣
以何之無時　此等事亦無
可意不可意　無有與有義
此為何因緣　以此我當說

（八六九）

「可意不可意者以何為因緣？」可意不可意者以何為因緣耶？由何處生耶？由何處發生耶？由何處起耶？由何處生起耶？由何處現前耶？以何為因緣耶？以何為集耶？以何為生因耶？以何為發生因耶？而問可意與不可意之根本……乃至……問集、質問、乞、求、為信解。此為「可意不可意者以何為因緣」〔之義〕。

「以何之無時，此等事亦無」者，是何之無時，不存在時，不能得時，無可意不可意，無出生，無生，無發生，不起，不生起，此為「以何之無時，此等事亦無」〔之義〕。

「〔可意不可意〕之無有與有此等義」〔之句中〕，可意、不可意之有者云何？及可意、不可意之一切之有、出生、生、發生、起、生起、現前。此是可意、不可意之有。

可意、不可意之無有者云何？是可意、不可意之一切盡滅、衰滅、破壞、毀壞、消失。此是可意、不可意之無有。

此「義」者乃彼之第一義，此「〔可意、不可意〕之無有、有之此義」。

「此為何因緣，以此我當說」〔之句中〕，「此」者乃我問、乞、求、信樂處。「我當說」者是當語、說、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此為何因緣，以此我當說」者是以何為因緣，以何為集，以何為生因，以何為發生因，此「此為何因緣，以此我當說」〔之義〕。故彼之化人言：

可意不可意　以何為因緣
以何之無時　此等事亦無
可意不可意　無有與有義
此為何因緣　以此我當說

九

可意不可意　以觸為因緣
如觸之無時　此等事亦無
〔可意不可意〕　無有與有義
此〔觸〕為因緣　〔如是〕我語汝

（八七〇）

「可意不可意是以觸為因緣」者，齎樂受緣觸而樂受生起，齎彼之樂受觸之滅故，齎同類已受之樂受緣觸而生起為處之樂受乃滅，乃寂滅。齎苦受緣觸而苦受生起、齎彼之苦受觸之滅故，齎同類已受之苦受緣觸而生起為處之苦受乃滅，此寂滅。齎不苦不樂受

緣觸而不苦不樂受生起，齊彼之不苦不樂受觸之滅故，齊同類已受之不苦不樂受緣觸而生起為處之不苦不樂受乃滅，乃寂滅。

「可意不可意，以觸為因緣」者，可意不可意是以觸為因緣，以觸為集，以觸為生因，以觸為發生因。此為「可意不可意是以觸為因緣」也。

「如觸之無時，此等事亦無」者，觸之無時、不存在時、不能得時、無有可意不可意、無出生、無生、不發生、不起、不生起、不現前。此為「如觸之無時，此等事亦無」〔之義〕。

「可意不可意，無有與有義」者，有見亦以觸為因緣，無有見亦以觸為因緣。此「義」者，是第一義。此為「無有與有義。」

「此〔觸〕為因緣，〔如是〕我語汝」〔之句中〕，「此」者，汝問、汝乞、汝求、汝成信樂處。「我語」者，乃我語、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此為「〔如是〕我語汝。」

「此〔觸〕為因緣」者，是此觸為因緣，以觸為集，以觸為生因，以觸為發生因。此為「此〔觸〕為因緣，〔如是〕我語汝。」故世尊宣示：

可意不可意　以觸為因緣
如觸之無時　此等事亦無
〔可意不可意〕　無有與有義
此觸為因緣　〔如是〕我語汝

十

觸在此世間　以何為因緣
或又有徧取　由何處發生
以何之無時　我執事亦無
以何無有時　觸乃為非觸（八七一）

「觸在此世間，以何為因緣」者，觸乃以何為因緣，由何處生，由何處發生，由何處起，由何處生起，由何處現前，以何為因，以何為集，以何為生因，以何為發生因，以問觸之根本……乃至……問集、質問、乞、求、成信樂。此為「觸在此世間，以何為因緣」〔之義〕。

「或又有徧取，由何處發生」者，徧取已由何處發生，由何處生，由何處共生，由何處起，由何處生起，由何處現前，以何為因緣，以何為集，以何為生因，以何為發生因，以問徧取之根本……乃至……問集、質問、乞、求、信樂。此為「或又有徧取，由何處發生」〔之義〕。

「以何之無時，我執事亦無」者，是何之無時，不存在時，不能得時，我執事亦無，無耶，不存在，不能得，被捨斷，被正斷，為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此為「以何之無時，我執事亦無」〔之義〕。

「以何無有時，觸乃為非觸」者，何之無有時，為非有時，以超任〔何〕時，超越時，離越時，觸乃為非觸此為「以何無有時，觸乃為非觸」〔之義〕。故彼之化人言：

觸在此世間　以何為因緣
或又有徧取　由何處發生
以何之無時　我執事亦無
以何無有時　觸乃為非觸

一一

名與色為緣　〔如是〕而有觸
欲求為因緣　〔如是〕有徧取
欲求之無時　我執事亦無
色之無有時　觸乃不為觸（八七二）

「名與色為緣，〔如是〕而有觸」者，眼與色為緣而眼識生。三者之和合是為觸。眼與色於色中，除眼觸之諸相應法乃於名中。如是為「名與色為緣，〔如是〕而有觸」〔之義〕。耳與聲為緣而耳識生。三者之和合是為觸。耳與聲於色中，除耳觸之諸相應法乃於名中。如是亦為「名與色為緣，〔如是〕而有觸」〔之義〕。鼻與香為緣而鼻識生。三者之和合是為觸。鼻與香於色中，除鼻觸之諸相應法乃於名中。如是亦為「名與色為緣，〔如是〕而有觸」〔之義〕。舌與味為緣而舌識生。三者之和合是為觸。舌與味於色中，除舌觸之諸相應法乃於名中。如是亦為「名與色為緣，〔如是〕而有觸」〔之義〕。身與所觸為緣而身識生。三者之和合是為觸。身與所觸於色中，除身觸之諸相應法乃於名中。如是亦為「名與色為緣，〔如是〕而有觸」〔之義〕。意與法為緣而意識生。三者之和合是為觸。基色於色中，諸色法於色中，除意觸之相應法乃於名中。如是亦為「名與色為緣，〔如是〕而有觸」〔之義〕。

「欲求為因緣，〔如是〕有徧取」〔之句中〕，欲求者是渴愛也。即一切貪、染貪……乃至（八頁參照）……貪欲、貪、不善根。徧取者，乃愛徧取、見徧取之二徧取……乃至〔後方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徧取……乃至……此是見徧取。

「欲求為因緣，〔如是〕有徧取」者，徧取是以欲求為因緣，以欲求為因，以欲求為緣，以欲求為原因，以欲求為發生因。此是「欲求為原因，〔如是〕有徧取」〔之義〕。

「欲求之無時，我執事亦無」〔之句中〕，「欲求」者是渴愛。即一切貪、染貪……乃至……貪欲、貪、不善根。「我執」者乃愛我執、見我執之二我執……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我執……乃至……此是見我執。

「欲求之無時，我執事亦無」者，欲求之無時，不存在時，不能得時，無有「我執」，無，不存在，不能得，被捨斷，被正斷，為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此是「欲求之無時，我執事亦無」〔之義〕。

「色之無有時，觸乃不為觸」〔之句中〕，色者乃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之色。「色之無有時」者，由四原因而色無有。〔即〕（一）知無有，（二）度知無有，（三）捨斷無有，（四）超越無有而成。

（一）由知無有色乃無有者云何？以知色，即一切色皆知此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之色以知、觀色。如是由知無有色乃無有。

（二）由度知無有色乃無有者云何？如右已知而度知色。〔即色〕是無常、是苦、是為病、是癰、是箭、是痛、是惱、是敵、是毀、是疾、是禍、是怖畏、是災患、是動、是壞、是不恒、是無救護所、是無避難所、是無歸依所、是空缺、是空虛、是空、是無我、是過患、是變易法、是不堅實、是痛恨、是殺戮者、是非有、是有漏、是有為、是魔食、是生法、是老法、是病法、是死法、是愁悲苦憂惱法、是集、是滅沒、是樂味、是過患、是〔應〕出離而度知。如是由度知無有而色是為無有。

（三）由捨斷無有色乃無有者云何？如右已度知而對色以捨斷欲貪、除去、滅除，令滅無。即世尊如是說：「諸比丘！對色有欲貪者，須捨斷彼！如是彼〔色〕被捨斷，被根絕，如截根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未來為不生起之物」，如是由捨斷無有而色是為無有。

（四）由超越無有色乃無有者云何？得四無色定者為無有色、非有、超、超越、離越。如是由超越無有而色是為無有。

「色之無有時，觸乃不為觸」者，色之無有時、非有時、超越〔色〕之時、超越時、離越時、不觸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之五觸。此是「色之無有時，觸乃不為觸」〔之義〕。故世尊宣示：

名與色為緣　〔如是〕而有觸
欲求為因緣　〔如是〕有徧取
欲求之無時　我執事亦無
色之無有時　觸乃不為觸

一二

如何之行者　色乃成為無
或又苦與樂　如何成為無
如何成為無　以此請語我
〔如何成為無〕　我意欲知之（八七三）

所謂「如何之行者色乃成為無耶？」如何之行者，是如何之行道者，如何動作者，如何活動者，如何護持者，如何持續者，如何維持者，「色成為無耶？」為非有耶？且超耶？且超越耶？令離越耶？此是「如何之行者，色成為無耶？」〔之義〕。

「或又苦與樂，如何成為無？」樂與苦者，如何成為無耶？為非有耶？且超耶？且超越耶？且離越耶？此是「或又苦與樂，如何成為無」〔之義〕。

「如何成為無？以此請語我」〔之句中〕，「此」者，是我所問之處，我所乞之處，我所求之處，我所信樂之處。此是「此」。「請語我」者，請語，請告，請示，請施設，請確立，請開顯，請分別，請顯示，請說明。此是「以此請語我」〔之義〕。「如何成為無」者，如何成為無耶？為非有耶？且超耶？且超越耶？令離越耶？此是「如何成為無，以此請語我」〔之義〕。

「我意欲知之」〔之句中〕，「欲知之」者，其將欲了知，將欲識知，將欲別知，將欲通達。此是「將欲知之」〔之義〕。

「我意」者，是我心，我思惟，我識。此是「我意欲知之」〔之義〕。故彼之化人已言：

如何之行者　色乃成為無
或又苦與樂　如何成為無
如何成為無　以此請語我
〔如何成為無〕　我意欲知之

一三

不成想想者　不成異想者
不成非想者　及無有想者
〔已為〕斯行者　色即成為無
以想為因緣　〔成為〕障礙者（八七四）

「不成想想者，不成異想者」〔之句中〕，想想者是於自然所想之人人。彼〔修行者〕不在自然之想。異想者是狂者及所有亂心者。彼〔修行者〕不為狂者，又不為亂心者。此是「不成想想者，不成異想者」〔之義〕。

又「不成非想者及無有想者」〔之句中〕，非想者，是滅盡定者及所有無想之有情。彼修行者不成滅盡定者及無想有情。無有想者是得四無色定者。彼（修行者）非得四無色定者。此乃「不成非想者及無有想者」〔之義〕。

「已為斯行者，色即成為無」者，於此處有比丘令捨斷樂故，〔捨斷苦故，曾滅沒喜與憂故，成不苦不樂，由捨念之清淨〕具足第四禪而住。彼如斯而心等持、徧淨、淨白而無穢，離隨煩惱，成為柔軟，而適業、住立、達不動時，為獲得空無邊處定，令心導引趣向，具有無色道。「斯行者」已如斯動作者，如斯活動者，如斯

護持者，如斯持續者，如斯維持者，「色即是無」，非有、且超、且超越、且離越。此是「已為斯行者，色即是無」〔之義〕。

「障礙者以想為因緣」，障礙即是障礙者，為愛障礙者，為見障礙者，為慢障礙者，以想為因緣，以想為集，以想為生因，以想為發生因。此是「障礙者以想為因緣」〔之義〕。故世尊宣示：

不成想想者　不成異想者
不成非想者　及無有想者
〔已為〕斯行者　色即成為無
以想為因緣　〔成為〕障礙者

一四

所問於尊師　尊師回答我
其他問尊師　望冀請語之
賢者等以此　〔非想非非想〕
以敘述此是　人之最高淨
或又說他淨

（八七五）

「所問於尊師，尊師回答我」，問於尊師，乞、求、所信樂，宣答我等，宣、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此是「所問於尊師問，尊師回答我」〔之義〕。

「其他問尊師，望冀請語之」，其他欲問尊師，其他以向尊師乞，其他以向尊師求，於其他所信樂尊師，更向尊師〔我等〕問。「望冀請語之」，望冀請語，是請告、請示、請施捨、請確立、請開顯、請分別、請顯示、請說明。此是「其他問尊師，望冀請語之」〔之義〕。所謂「賢者等以此，〔非想非非想定〕，說是人之最高淨耶？」某沙門、婆羅門以此無色定為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而說、語、話、說明、言說耶？「人」者是有

情、人、摩奴之子、士夫、補特伽羅、命者、生者、生死者、根行者、摩奴所生者。「淨」者，是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賢者等於此」者，於此以自己之主張說是賢者，說成為堅固，說是真理、說有因，說有相，說有理由，說有處〔道理〕者。此「賢者等以此，說此人最高之淨耶」〔之義〕。

「或又說他〔淨〕」或者，是某沙門、婆羅門超此無色定，超越、離越、而由此無色更向他人之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亦說、語、活、說明、言說。此是「或又說他〔淨〕」〔之義〕。故彼化人言：

所問於尊師　尊師回答我
問其他尊師　望冀請語之
賢者等以此　〔非想非非想〕
以敘述此是　人之最高淨
或又說他淨

一五

於此賢者等　說人最高淨
彼等或無餘　善說寂〔高淨〕（八七六）

此處賢者等乃以此說人之最高淨者，乃或某沙門，婆羅門是常見論者，以此無色定，是「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而「說」、語、話、說明、言說。「人」者，是有情、人、摩奴之子、人士、補特伽羅、命者、生者、生死者、根行者、摩奴所生者。「淨」者，是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於此賢者等」者，於此處以自己之主張說是賢，說是堅固，說是真理，說因，說相，說理由，說道理。此是「於此賢者等，以此說人最高淨」〔之義〕。

「更於彼等之某者乃善說無餘，以寂說是〔最高淨〕」者彼等沙門、婆羅門中之某沙門、婆羅門是斷〔見〕論者，懼怖有，歡喜

無有。彼等「實以此若我身壞者，應斷絕滅亡故，死後無有。」說「此是無餘」，而說有情之寂、寂止、寂滅、滅、安息是〔最高之淨〕。為善說者，以〔自己之主張〕而善說、賢說、堅固說、真理說、因說、相說、理由說、道理說。此是「更於彼等之某者乃以寂更善說無餘」〔之義〕。故世尊已宣示：

於此賢者等　說人最高淨
彼等或無餘　善說寂〔高淨〕

一六

彼等〔諸見者〕　知是依著者
牟尼有觀慧　知〔彼之〕依著
知而解脫者　不至為諍論
種種之諸有　慧者不還來

（八七七）

「知彼等是依著者」〔之句中〕，「彼等」者，是諸惡見者。「〔知〕是依著者」，乃知是常見依者，知是斷見依者，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此是「知彼等是依著者」〔之義〕。

「牟尼有觀慧，知〔彼之〕依著」〔之句中〕，「牟尼」者，是以智云牟那……乃至〔後方一〇六頁以下參照〕……超越著與網此是牟尼。牟尼知彼等是常見依者、斷見依者、常斷見依者、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觀慧者」是賢者、具慧者、覺慧者、智者、辨知者、有慧者。此是「牟尼有觀慧，知彼之依著」〔之義〕。

「知而解脫者，不至為諍論」〔之句中，「知而解脫者」〕，是「知、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由究竟無取解脫而脫者」，「解脫者」是徧脫者、善解脫者。是知、識、考量、解知、明瞭「一切行是無常」，由究竟無取解脫而為脫者、解脫者、徧脫

者、善解脫者。是知、識、考量、辨知、明瞭「一切行是無常」「一切法是無我」……乃至（二二頁參照）……是知、識、考量、度知、徧知、明瞭「所有集法皆是滅法」，由究竟無取解脫是脫者、解脫者、徧脫者、善解脫者。

「不至為諍論」者，不行爭鬥，不行口論，不行異執，不行諍論，不行確執。即世尊如是說：「汝長爪〔中部七四經〕！如是心解脫之比丘，任何人亦不雷同，任何人亦無諍論。唯於世間之所說不執取言說。」此是「知而解脫者，不至為諍論」〔之義〕。

「種種之諸有，慧者不還來」〔之句中〕，「種種之有」者，是種種有之業有、再有。〔即〕於欲有之業有，於欲有之再有，於色有之業有，於色有之再有，於無色有之業有，於無色有之再有、再三之有、再三之趣、再三之生起、再三之結生、再三之身體生起。「〔種種之有〕不返來」，是不歸來、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慧者」，是慧者、賢者、見慧者、覺慧者、智者、辨知者、有慧者。此是「慧者種種之有不還來」〔之義〕。故世尊宣示：

彼等〔諸見者〕　知是依著者
牟尼有觀慧　知彼之依著
知而解脫者　不至為諍論
種種之諸有　慧者不還來

第十一　鬥諍經之義釋畢

第十二　小集積經之義釋

一

〔惡見者〕各自　徧住各自見
異執而自善　〔以作〕種種論
「如是知之者　乃是知法者
呵責於此者　不成完全者」（八七六）

「惡見者各自，徧住各自見」，有惡見一部之沙門、婆羅門，彼等執六十二惡見中任何之某惡見、執著、執受、執取、住著，住各自之見，共住、居住、徧住。譬如在家者住家中，有罪者住罪中，有煩惱者住煩惱中，如斯有惡見一部之沙門、婆羅門，彼等執六十二惡見中任何之某惡見、執著、執受、住著，住各自之見、共住、居住、徧住。此是「徧住各自見」〔之義〕。

「異執而自善，以作種種論」〔之句中〕，「異執」者是執、執著、執受、執取、住著。種種論者，是論種種，論多種，論相異，廣論，不一論。「論」者，是語、話、說明、言說。「善〔說〕」，是善說自己之主張，賢說、堅固說、真理說、說有因、說有相、說理由、說道理。此是「異執而自善，以作種種論」〔之義〕。

「如是知之者，乃是知法者」，所知者是知法、了知、觀、通達此之法、見、行道、道。此是「如斯知之者，乃是知法者」〔之義〕。

「呵責於此者，不成完全者」，呵責於此之法、見、行道、道者，此是不完全者，此不是完成者，此不是圓滿者，是劣者、賤劣者、下劣者、卑賤者、劣小者、小者。此是「呵責於此者，不成完全者」〔之義〕。故彼化人言：

〔惡見者〕各自　徧住各自見
異執而自善　〔以作〕種種論
如是知之者　乃是知法者
呵責於此者　不成完全者

二

〔彼等〕如斯之　異執而諍論
且言「他成愚　並是為不善」
彼等雖敘說　一切為自善
於彼等之中　何論是真實

（八七九）

「如斯異執而諍論」者，是斯執、執著、執受、執取、住著，〔而言：〕「汝不了知此法、律，〔我了知此法、律，何以故汝何能了知此法、律耶？因汝是邪行道者。我是正行道者，我〔言是伴義〕，汝〔言不伴義，〕應言於前汝乃言後於，應言於後汝言於前。汝久習之〔說〕是令顛覆也。汝說之〔過患〕被指摘，汝被論破。為令行解脫（汝）說之〔過患〕〕，或若能者顯論之」，然而諍論、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此是「如斯異執而諍論。」

且言「他成愚，並是為不善」，如斯「言」是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說：「他是『成愚』、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不善、無知、乃至無明、無智、無辨知、有惡慧。」此是「且言他成愚成不善」〔之義〕。

「於彼等之中，何論是真實？」彼等沙門、婆羅門之中，何論是真實耶？是事實耶？是如實耶？是如真耶？是不顛倒耶？此是「於彼等之中，何論是真實」〔之義〕。

「彼等雖敘說，一切為〔自〕善」，彼等沙門、婆羅門主張說一切自己是善，說是賢，說是堅固，說是真理，說因、說相、說理由、說道理。此是「彼等雖說一切是善」。故彼化人言：

〔彼等〕如斯之　異執為諍論
且言「他成愚　並是為不善」
彼等雖敘說　一切為自善
於彼等之中　何論是真實

三

若他人之法　不為承認者
愚者與劣者　賤劣之慧者
彼等之一切　徧住〔自見故〕
無他一切是　愚劣賤劣慧

（八八〇）

「若他人之法，不為承認者」，是不認他人之法、見、行道、道、不隨觀、不同意、不隨喜者。此是「若他人之法，不為承認者」〔之義〕。

「愚者與劣者，賤劣之慧者」，是他者為愚者、劣者、下劣者、卑賤者、劣小者、小者、劣慧者、下劣慧者、劣小慧者、小慧者。此「愚者與劣者，賤劣之慧者」〔之義〕。

「無他一切是，愚劣賤劣慧」，彼等沙門、婆羅門是愚者、劣者、賤劣者、下劣者、卑賤者、劣小者、小者。一切是劣慧者、賤劣慧者、下劣慧者、卑賤慧者、劣小會者、小慧者。此是「無他一切是，愚劣賤劣慧」〔之義〕。

「彼等之一切，徧住〔自見故〕」，彼等一切之沙門、婆羅門，是惡見者。彼等執六十二惡見中之任何某一惡見，執著、執受、執取、住著而住於各自之見，共住、居住、徧住。譬如在家者

住於家中，有罪者住於罪中，有煩惱者住於煩惱中，如斯彼等一切之沙門、婆羅門是惡見者，彼等執六十二惡見中之任何某一惡見，執著、執受、執取、住著而住於各自之見，共住、居住、徧住。此是「彼等之一切，徧住〔自見故〕。」故世尊宣示：

若他人之法　不為承認者
愚者與劣者　賤劣之慧者
彼等之一切　徧住〔自見故〕
無他一切是　愚劣賤劣慧

四

若又依自見　此之淨白者
是善淨慧者　善者具慧者
如彼等之見　於被取著故
彼等中一人　無賤劣慧者

（八八一）

「若又依自見，此之淨白者」者，是依自己之見、自己之忍〔智〕、自己之意欲、自己之主張之淨白者、徧白者、不雜染者。此「若又依自見，此之淨白者」〔之義〕。

「是善淨慧者，善者具慧者」〔之句中〕，「善淨慧者」是淨慧者、清淨慧者、徧淨慧者、淨白慧者、徧白慧者。或又是淨見者、清淨見者、徧淨見者、淨白見者、徧白見者。此是「善淨慧者。」「善者」是善者、賢者、慧者、覺慧者、智者、辨知者、有慧者。此是「善淨慧者、善者。」「具慧者」，是具慧者、賢者、慧者、覺慧者、智者、辨知者、有慧者。此是「是善淨慧者，善者具慧者。」

「彼等中一人，無賤劣慧者」者，於彼等沙門、婆羅門之中亦無一人之賤慧者、賤劣慧者、下劣慧者、卑賤慧者、劣小慧者、小

慧者。或又一切是最高慧者、最勝慧者、最殊勝慧者、秀慧者、最上慧者、勝妙慧者、此是「彼等中一人，無賤劣慧者」〔之義〕。

所謂「如彼等之見，為被取著故」，彼等沙門、婆羅門之見成為如彼之被取著，被正受，被把取，被執取，被住著，被縛著，被信解。此成為「如彼等之見，為被取著故。」故世尊已宣：

若又依自見　此之淨白者
是善淨慧者　善者具慧者
如彼等之見　於被取著故
彼等中一人　無賤劣慧者

五

敵對者相互　言他是愚見
其〔見〕成如真　〔如真〕我不言
〔彼等〕各自見　以為是真實
故見他是愚

（八八二）

「其〔見〕成如真，〔如真〕我不言」〔之句中〕，「不」者，是否定。「其見」者，是六十二惡見。我不言、不說、不示、不施設、不確立、不開顯、不分別、不顯示，不說明其見是如實、如理、事實、如真、不顛倒。此「如真我不言」〔之義〕。

「敵對者相互，言他是愚見」〔之句中〕，敵對者，是二人之人、是二人之爭鬥者，是二人之口論者，是二人之議論者，是二人之諍論者，為二人之諍者、二人之論者、二人之談論者。彼等相互以〔他之見〕是愚、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如斯言、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說。此是「敵對者相互，言他是愚見。」

「彼等各自見，以為是真實」者，謂：「世間是常，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已以各自之見為真實。謂：「世間是無常。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已以各自之見為真實，謂：〔「世間是有邊」，「世間是無邊」，「命與身是同一」，「命與身是相異」，「如來死後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存在，且不存在」，〕「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偽」已以各自之見為真實。

「故見他是愚。」〔之句中〕，「故」者，故是其理由，是其因，是其緣，是其因緣，而「見」、觀、覩、眺、省思、普觀「他是愚」，是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也。此是「故見他是愚」〔之義〕。故世尊已宣示：

敵對者相互　言他是愚見
其〔見〕成如真　〔如真〕我不言
〔彼等〕各自見　以為是真實
故見他是愚

六

某人之所言　「是真實如真」
他人言其見　「是虛偽虛妄」
如斯彼等間　異執而諍論
何故諸沙門　不說一致耶（八八三）

「某人之所言，是真實、如真」者，是某沙門、婆羅門是如斯言、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所說之法、見、行道、道，「此是真實、如理、事實、不顛倒。」此是「某人之所言，是真實、如真。」

「他人言其見，是虛偽、虛妄」，是彼之法、見、行道、道，於某沙門、婆羅門，如斯言、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

說：「此是虛偽，此是虛妄，此是不實，此是妄，此是不如實。」此是「他人言其見，是虛偽、虛妄」〔之義〕。

「如斯〔彼等〕間，異執而諍論」者，則如斯取，把取，執，執取，住著而為諍論、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汝不了知此之法與律……乃至（二二六～二二七頁參照）……或若能者當顯論之。」此是「如斯〔彼等〕間，異執而諍論」〔之義〕。

「何故諸沙門，不說一致耶」〔之句中〕，「何故」者，是於何理由，於何之因，於何之緣，於何之因緣，於何之集，於何之生因，於何之發生因，「不說一致耶？」是種種說耶？多種說耶？相互〔相反〕說耶？廣說耶？語耶？話耶？說明耶？言說耶？此是「何故諸沙門，不說一致耶」〔之義〕。故彼化人言：

某人之所言　「是真實如真」
他人言其見　「是虛偽虛妄」
如斯彼等間　異執而諍論
何故諸沙門　不說一致耶

七

真理只為一　無有第二事
人人知解彼　不可為諍論
彼等種種〔見〕　自說稱真理
是故諸沙門　不說成一致

（八八四）

「真理只有一，無有第二事」者，即是說苦滅、涅槃。即所有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或又一真理即說至道諦、出脫諦、苦滅之行道、八支聖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此是「真理只有一，無有第二事」〔之義〕。

「人人知解彼，不可為諍論」〔之句中〕，「彼」者，是彼真理。「人人」者，是有情之同義語。人人知解彼真理，了知、識知、別知、通達而不可爭鬥，不可口論，不可異執，不可諍論，不可確執。應捨斷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此是「人人知解彼，不可為諍論」〔之義〕。

「彼等種種見，自說稱真理」，彼等自行稱說種種真理，說、語、話、說明、言說。〔即〕「世間是常。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自行稱說，說、語、話、說明、言說：「世間是無常……乃至（五〇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而自行稱說、說、語、話、說明、言說。此是「彼等種種〔見〕，自說稱真理」〔之義〕。

「是故諸沙門，不說成一致」〔之句中〕，「故」者，乃是故〔指〕彼理由，而彼之因，彼之緣，彼之因緣，「不說為一致」，成為種種說、多種說、相異說、廣說、語、話、說明、言說。此是「是故諸沙門，不說成一致」〔之義〕。故世尊宣示：

真理只為一　無有第二事
人人知解彼　不可為諍論
彼等種種〔見〕　自說稱真理
是故諸沙門　不說成一致

八

諸多議論者　自說為是善
何故於種種　言說真理耶
諸多之真理　已〔由他〕聞耶
或又從彼等　自己思擇耶

（八八五）

「何故於種種，言說真理耶？」〔之句中〕，何故者，於何故是於何之理由，何之因，何之緣，何之因緣，「說種種之真理耶？」於多種說耶？於相異說耶？廣說耶？語、話、說明、言說耶？此是「何故於種種，言說真理耶？」〔之義〕。

「諸多議論者，自說是為善」〔之句中〕，「議論者」者，是為異論者亦議論者。或又議論各自之惡見而語、話、說明、言說者，〔即〕「世間是常，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世間是無常……乃至（五〇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只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而議論、語、話、說明、言說者〔亦是議論者〕。「自說是善」，說自己之主張是善，說是賢，說是堅固，說是真理，說有因，說有相，說有理由，說有道理。此是「諸多議論者，自說為是善」〔之義〕。

「諸多之真理，已〔由他〕聞耶？」是以甚多之真理，以種種、多種、相異、而廣由他聞耶？此是「諸多之真理，已〔由他〕聞耶」〔之義〕。

「或又從彼等，自己思擇耶？」又由〔自己〕之思擇、尋求、思惟而行，所導引、被帶去而行耶？如斯是「或又從彼等，自己思擇耶」〔之義〕。或又思擇而歷練，從審思、說、語、話、說明、言說使自理解之事耶？如斯亦是「或又從彼等，自己思擇耶」〔之義〕。故彼化人言：

諸多議論者　自說為是善
何故於種種　言說真理耶
諸多之真理　已〔由他〕聞耶
或又從彼等　自己思擇耶

九

依想除諸常　世無多真理

偏計見思擇　言「真」「妄」二法

（八八六）

「無甚多種種之真理」者，種種甚多真理，並無有多種、相異、廣汎。此是「無甚多種種之真理」〔之義〕。

「於世間依想除諸常」者，是「依想」除去諸常執，此語、話、說明、言說世間一真理唯是苦滅、涅槃。即所有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或〔說〕一真理是道諦、出脫諦、至苦滅行道，所謂正見……乃至……正定。此是「世間依想除諸常」〔之義〕。

「偏計於諸見思擇，〔彼等〕言二法，『是真理』『是虛妄』」者，思擇，尋求，思惟，思擇，尋求，思惟而生諸惡見，令發生、起、生起，如斯言、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說：「我者是真理」、「汝者是虛妄」。此「偏計於諸見思擇，〔彼等〕言二法，『是真理』、『是虛妄』〔之義〕」。故世尊宣示：

依想除諸常　世無多真理
偏計見思擇　言「真」「妄」二法

十

見聞戒務覺　依此蔑視他
決定亦己見　〔不斷〕為喜悅
他為愚不善

（八八七）

「見、聞、戒、務、覺，依止於此等蔑視他」，見耶見淨耶？聞耶聞淨耶？戒耶戒淨耶？務耶務淨耶？覺耶覺淨耶？而依止、近

依、執、執取、住著。此是「見聞戒務覺，依此蔑視他」〔之義〕。蔑視者，是不尊敬亦是蔑視。或又令生憂亦是蔑視。此是「見、聞、戒、務、覺，依此蔑視他」〔之義〕。

「決定立己見，〔不斷〕為喜悅」〔之句中〕，「決定」者，是六十二惡見。由決定見而立見決定，住立、執、執取、住著。此是「立決定」。喜悅者，是滿足、笑、笑喜、悅意，令圓滿之思惟。或又現齒而笑之。此是「決定立己見，〔不斷〕為喜悅」〔之義〕。

〔言己為真理〕，「他愚為不善」之言：「他是愚、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是不善，是無知、至於無明、無智、無辨知、有惡慧」，如斯言、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說。此是「言他為愚不善」〔之義〕。故世尊宣示：

見務戒務覺　依此蔑視他
決定立己見　〔不斷〕為喜悅
他為愚不善

一一

見他為愚故　故言自為善
彼自且說善　輕蔑他如斯
〔輕蔑〕而論議

（八八八）

「見他為愚故」者，是以他為愚，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以見、觀、覩、眺、省思，普觀「故」，是其因、其緣、其理由、其發生因。此是「見他為愚故。」

「故言自為善」〔之句中〕，自者，是自己。彼於其因、其緣、其理由，其發生因，自言「我自己是善、賢、有慧、有覺慧、

有智、有辨知、有慧。」此是「故言自為善」〔之義〕。

「彼自且說善」，者自己於自己之主張，說是善，說賢，說堅固，說真理，且說是有因，說有相，說有理由，說有道理。此是「彼自且說善」（之義）。

「輕蔑他如斯而為論議」〔之句中〕，不尊故亦是輕蔑他。或又令生憂亦是輕蔑他。「如斯而論議」，如斯〔輕蔑他〕而謂：「此者是邪見者，是顛倒見者」以論議彼之惡見。此是「輕蔑他如斯而論議」〔之義〕。故世尊宣示：

見他為愚故　故言自為善
彼自且說善　輕蔑他如斯
〔輕蔑〕而論議

一二

以過誤之見　彼已使完成
慢而且狂亂　自思是完全
自意與自認　是為第一人
彼之見如斯　而成被取著

（八八九）

「以過誤之見，彼已使完成」〔之句中〕，過誤之見者，是言六十二惡見。以如何之理由言六十二惡見是過誤之見耶？彼之一切〔六十二〕見是超理由、超相、超因。於其理由言六十二惡見是過誤之見。一切異學〔之見〕亦是過誤之見。由如何之理由而一切異學〔之見〕亦是過誤之見耶？彼等〔異學〕相互超、超越、離越、生、令發生、起、令生起惡見。於此之理由一切異學〔之見〕亦是過誤之見。彼已使完成者，以過誤之見〔自〕為「完成、完全、高貴。」此是「以過誤之見，彼已使完成。」

「慢而且狂亂，自思是完全」〔之句中，慢而且狂亂〕，是由慢而於自己之見中為狂、發狂、狂亂、增狂，此是「慢而且狂亂」。「自思是完全」者，思是完全，思是完成，思是高貴。此是「慢而且狂亂，自思是完全」〔之義〕。

「自意與自認，是為第一人」者，是自向自己之心灌頂（自認）：「我是善者，是賢者，是具慧者，是覺慧者，是有智者，是辨知者，是有慧者。」此是「自意與自認，是為第一人」〔之義〕。

「彼之見如斯，而成被取著」，彼之其見如斯被取著，被正受，被把取，被執取，被住著，被縛著，被信解。此是「彼之見如斯，而為被取著」〔之義〕。故世尊宣示：

以過誤之見　彼已使完成
慢而且狂亂　自思是完全
自意與自認　是為第一人
彼之見如斯　而成被取著

一三

持他人之語　若成為賤劣
彼亦應共同　成賤劣慧者
或又自吠陀　之達人賢者
此在沙門中　愚者無一人

（八九〇）

「持他人之語，若成為賤劣」，若依他人之言語，依語而（由他）為毀訾者，為被叱責者，為被誹謗者，其人是愚、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者。此是「持他人之語，若成為賤劣」〔之義〕。

「彼亦應共同，成賤劣慧者」，彼〔毀訾者〕亦與〔被毀訾者〕共同為劣慧者、賤劣慧者、下劣慧者、卑賤慧者、劣小慧者、小慧者。此是「彼亦應共同，成賤劣慧者」〔之義〕。

「或又自吠陀，之達人賢者」，或又以自是吠陀之達人、賢者、具慧者、覺慧者、有智者、辨知者、有慧者，此是「或又自吠陀，之達人賢者」〔之義〕。

「此在沙門中，愚者無一人」者，於沙門中，無有一人之愚者、劣者、賤劣者、下劣者、卑賤者、劣小者。是一切最高慧者、最勝慧者、最殊勝慧者、秀慧者、最勝慧者、勝妙慧者。此是「此在沙門中，愚者無一人」〔之義〕。故世尊宣示：

持他人之語　若成為賤劣
彼亦應共同　成賤劣慧者
或又自吠陀　之達人賢者
此在沙門中　愚者無一人

一四

「〔此我所〕宣說　以外之法者
人人背叛淨　不成完全者」
一般諸外學　〔常為〕如斯說
彼等持自見　貪以貪染故

（八九一）

「〔此我〕所宣說，以外之法者，人人背叛淨，不成完全者」，是此宣說以外之法、見、行道、道之人人，乃違背淨道、清淨道、徧淨道、淨白道、徧白道，背反、誤失、落失，背反完全知，彼等不成完全者，彼等不成完達者，彼等不成圓滿者，是劣者、賤劣者、下劣者、卑賤者、劣小者、小者。此是「〔我〕所宣說，以外之法者，人人背叛淨，不成完全者」〔之義〕。

「一般諸外學，〔常為〕如斯說」〔之句中〕，外學之〔見〕是惡見。外學是惡見者。一般之諸外學是語、話、說明、言說、廣說諸惡見。此是「一般諸外學，〔常為〕如斯說」〔之義〕。

「彼等持自見，貪以貪染故」，對自己之見，以被染，被染貪見貪。此是「彼等持自見，貪以貪染者故」〔之義〕。故世尊宣示：

〔此我〕所宣說　以外之法者
人人背叛淨　不成完全者
一般諸外學　〔常為〕如斯說
彼等持自見　貪以貪染故

一五

茲〔我所〕言說　唯有說清淨
於他之諸法　未有言清淨
一般諸外學　如斯為住著
彼等〔之行法〕　堅論自己道

（八九二）

「茲〔我所〕言說，唯有說清淨」於此處說、語、話、說明、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即〕說「世間是常，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於此處而說、語、話、說明、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說「世間是無常……乃至（五〇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於此處說、語、話、說明、言說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茲〔我所〕言說，唯有說清淨」〔之義〕。

「於他之諸法，未有言清淨」，除自己之師、法說、眾、見、行道、投、投出、投棄一切之他說。〔即〕如斯言，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說：「彼之師不是一切知者，不能善說法，

眾不善行道，見不賢善，行道不善施設，道不出〔三界〕者。於此處無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於此是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少、小。」而如斯言，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說。此是「於他之諸法，未有言清淨」〔之義〕。

「一般諸外學，如斯為住著」〔之句中〕，外學〔之見〕是惡見。「外學」者，是惡見者。一般諸外學廣住著諸惡見，住立、繫著、近住、縛著、信解。此是「一般諸外學，如斯為住著」〔之義〕。

「彼等〔之行法〕，堅論自己道」〔之句中〕，〔自己之〕法是自己之道。〔自己之〕見是自己之道。〔自己之〕行道是自己之道。〔自己之〕道是自己之道。而以「堅論」自己之道，以堅固論，強固論，確立論。此是「彼等〔之行法〕，堅論自己道」〔之義〕。故世尊宣示：

茲〔我所〕言說　唯有說清淨
於他之諸法　未有言清淨
一般諸外學　如斯為住著
彼等〔之行法〕　堅論自己道

一六

堅論自己道　何以愚見他
言他之見愚　說是不淨法
彼之於當來　應自確固執

（八九三）

「堅論自己道」〔之句中〕，〔自己之〕法是「自己之道。」見是自己之道，行道是自己之道，道是自己之道。論是以持自己之道，堅固而論，強固而論，確立而論。此是「堅論自己道。」

「於此何以愚見他」〔之句中〕，「於此」是有關自己之見、自己之忍（智）、自己之意欲、自己之主張。「他是愚」是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何以見」，何可觀，何可覩，何可眺，何可省思，何可普觀。此是「何以愚見他」〔之義〕。

「言他之〔見〕愚，說是不淨法，彼之於當來，應自確固執」者，是以「他是愚」，是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是「不淨法」，乃不清淨法，不徧淨法，不淨白法，以若如斯說，如斯語，如斯說明，如斯言說，〔彼〕自爭鬥、口論、異執、爭論、於當來確執，是應持來，應齎，應齎來，應引，應引來，應執，應執取，應住著。此是「言他之見愚，說是不淨法，彼之於當來，應自確固執」〔之義〕。故世尊宣示：

堅論自己道　何以愚見他
言他之見愚　說是不淨法
彼之於當來　應確自固執

一七

決定為住立　且以自〔善〕量
彼更於世間　〔異執〕至諍論
一切決定捨　人世不確執

（八九四）

「決定為住立，且以自善量」〔之句中〕，決定者，是六十二惡見。決定〔即〕決定其立見而住立、執、執取、住著。此「決定為住立。」「且以自〔善〕量」者，是以自量，自測。〔即〕自量且測「此之師是一切知者」、自量且測「此之法是善說」、「此之眾是善行道」、「此之見是賢善」、「此之行道是善施設」、「此之道能令出〔輪迴〕者」。此是「決定為住立，且以自〔善〕量」〔之義〕。

彼更於世間而至諍論〔之句中〕，「更」者，是於未來。自己之說置於未來、近、接近、執、執取、住著至於自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如斯則更為「彼於世間而為至諍論。」或更謂「汝不了知此法、律……乃至（四五頁參照）……或若能者顯論之」更與他之說為爭論、口論、異執、確執。如斯亦是「彼更於世間而至諍論。」

「一切決定捨，人世不確執」〔之句中〕，決定者，是六十二惡見。一切決定捨棄見者，能棄、徧捨、棄捨、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此是「一切之決定捨。」

「人於世間不確執」者，是不諍鬥，不口論，不異執，不諍論，不確執。即世尊如斯宣說：「汝長爪！」如是使心解脫之比丘，任何人亦不雷同，任何人亦無諍論。唯於世間之所說不執取而言說。「人」者，是有情、人、摩奴之子、人士、補特伽羅、命者、生者、生死者、根行者、摩奴所生者。於世間是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此「人於世間，不確執」〔之義〕。故世尊宣示：

決定為住立　且以自善量
彼更於世間　〔異執〕至爭論
一切決定捨　人世不確執

第十二　小集積
經之義釋畢

第十三　大集積經之義釋

一

所有此等見　而為徧住者
「唯此為真理」　必為諍論者
彼等之一切由　由〔他〕蒙毀訾
但彼〔自派〕中　而則受賞讚

（八九五）

「所有此等見，而為徧住者」〔之句中〕，「所有」者，是普徧一切，一切之一切，無殘無餘。此之「所有」者，是徧取之語。「見之徧住者」，或有惡見之有一類沙門、婆羅門。彼取六十二見中之任何一惡見、把取、執、執取、住著、住各自之見，共住、居住、徧住。譬如在家者住於家中，有罪者住於罪中，有煩惱者住於煩惱中，如斯有惡見之一類沙門、婆羅門，彼於六十二惡見中取任何之惡見，把取、執、執取、住著而住、住於各自之見，共居住、徧住。此是「所有此等見，而為徧住者」〔之義〕。

「只此為真理」必為諍論者，是說「世間是常，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而語、話、說明、言說者。說「世間是無常……乃至（五〇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而語、說明、言說者。此是「唯此是真理，必為諍論者」〔之義〕。

所謂「彼等之一切，由〔他〕蒙毀訾」，彼等沙門、婆羅門蒙受「一切之毀訾」，蒙叱責，蒙貶稱，蒙惡評。一切被毀訾，被叱責，被貶稱，被惡評。此是「彼等之一切，由〔他〕蒙毀訾」〔之義〕。

「但彼自派中，而則受賞讚」，於彼〔自派〕之中，自己之見中，於自己之忍（智）中，於自己之意欲中，於自己之主張中，受賞讚、讚歎、稱譽、讚說、獲得、得達、領有。此是「但彼自派中，而則受賞讚」〔之義〕。故彼化人言：

所有此等見　而為徧住者
「唯此為真理」　必為諍論者
彼等之一切由　〔他〕蒙毀訾
但彼自派中　而則受賞讚

二

賞讚為鄙小　而不赴於寂
諍論之結果　我言〔毀譽〕二
見無諍論地　如斯成安穩
我且觀〔汝等〕　不可為諍論

（八九六）

「賞讚是鄙小，而不赴於寂」〔之句中〕，此為鄙小者，乃此是鄙小，此是下劣，此是僅小，此是鄙賤，此是劣小，此是小。此是「鄙小」「不赴於寂」者乃不赴貪之寂、瞋之寂、癡之寂、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之寂、止寂、寂滅、消滅、捨遣、安息也。此是「賞讚為鄙小，而不赴於寂」〔之義〕。

「我言諍論之結果為二」者，乃於見爭鬥、見口論、見異執、見諍論、見確執而有二果。〔即〕為勝與敗，利得與不利得，名聲與不名聲，毀訾與賞讚，樂與苦，喜與憂，好與不好，親睦與瞋恨，得意與失意，順境與逆境。我言、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或又此之業使至地獄，使至畜生界，使至餓鬼界。此是「諍論之結果，我言〔毀譽〕二」〔之義〕。

「如斯見之者，不可為諍論」〔之句中〕，「如斯見」者，是見爭鬥、見口論、見異執、見諍論、見於確執中而見有此之過患，而觀、考量、度知、辨知而明瞭。此是「如斯見之者。」「不可為諍論」者，不可為爭鬥，不可為口論，不可為異執，不可為諍論，不可為確執。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應捨斷、應除去、應滅除、應使滅無。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應遠離、應離、應離去、應出離、應捨遣、應離脫、應離縛、應於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如斯見之者，不可為諍論」〔之義〕。

「觀無諍論地，如斯成安穩」〔之句中〕，無諍論地者，是不死涅槃。〔即〕所有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以此無諍論地者是安穩、救護所、避難所、歸依所、無畏、無死、不死、涅槃而「觀」、見、眺、省思、普觀。此是「觀無諍論地，如是成安穩」〔之義〕。故世尊宣示：

賞讚為鄙小　而不赴於寂
諍論之結果　我言〔毀譽〕二
見無諍論地　如斯成安穩
我且觀〔汝等〕　不可為諍論

三

所有如此等　世俗凡俗物
彼等之一切　智者無近事
對於見與聞　不為忍（愛著）
彼不近著者　何將至近著

（八九七）

「所有如此等，世俗凡俗物」〔之句中〕，「所有」者，是普徧一切，一切之一切，無殘無餘。此之所有是徧取語。世俗者，是六十二惡見謂世俗。「凡俗」者，是由凡夫所生故，彼之世俗謂凡

俗。又由廣多之人人所生，故彼之世俗謂凡俗。此是「所有如此等，世俗凡俗物。」

「彼等之一切，智者無近事」者，是知者、明解者、智者、辨知者、有慧者，彼等一切之見不至於世俗，不近，不近寄，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此是「彼等之一切，智者無近事」〔之義〕。

「彼不近著者，何將至近著」〔之句中〕，近著者，是愛近著與見近著之二近著……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近著……乃至……此是見近著。彼〔不近著者〕以捨斷愛近著，捨遣見近著。以捨斷愛近著、捨遣見近著故，不近著者何以言「我之我」而近於色、接近、執、執取而為住著。何於受，何於想，何於行，何於識，何於趣，何於生起，何於結生，何於有，何於近輪迴，接近、執、執取而為住著。此是「彼不近著者，何將至近著」〔之義〕。

「對於見與聞，不為思愛著」者，是對聞與聞淨、覺與覺淨不為思，不為欲，不為愛，不為貪，不令生，不令發生，不起，不令生起。此是「對於見與聞，不為忍愛著。」故世尊宣示：

所有如此等　世俗凡俗物
彼等之一切　智者無近事
對於見與聞　不為忍愛著
彼不近著者　何將至近著

四

戒為最上者　言「由自制淨」
受持諸種務　而是為著在
「茲（自見）為學　當可有清淨」
為有所牽引　〔彼等〕說其善（八九八）

「戒為最上者，言由自制淨」者，有一類之沙門、婆羅門說戒為最上，彼等唯由戒，唯由自制，唯由律儀，唯由不犯，言、說、語、話、說明、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

沙門文荼子如斯言：「汝工匠！我令具備四法者以具足善，有第一之善，達最上之得達而不能勝之沙門。四者云何？汝工匠！於此處以身不行惡業，不語惡語，不思惟惡思惟，不生活惡命。汝工匠！我令具備此等四法者，以具足善，有第一善，達最上之得達而不能勝之沙門。」有如斯以戒為最上一類之沙門、婆羅門。彼等說、語、話、說明、言說，唯有由戒，唯有由自制，唯有由律儀，只有由不犯而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也。

「受持諸種務，已使為著在」〔之句中〕，務是象務、馬務、牛務、鷄務、鴉務、世天務、力天務、滿賢〔夜叉〕務、火務、龍務、金翅鳥務，夜叉務、阿修羅務、捷達婆務、大王務、月務、太陽務、帝釋務、梵天務、天務、方務。以持〔務〕為「受持」、取、正取、執、執取，住著而使著在、現著、繫著、近著、縛著，信解。此「受持諸種務為著在」〔之義〕。

「茲自〔見〕為學，當可有徧淨」〔之句中〕，茲者，是自之見、自己之忍、自己之意欲、自己之主張。「為學之」是行，正行，受持而行。此是「茲自〔見〕為學。」「可有淨」，是應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也。此是「茲自〔見〕為學，當可有徧淨」〔之義〕。

「為有所牽引，〔彼等〕說其善」〔之句中〕，「為有所牽引」者，是被有之牽引，近於有，縛著於有，信解於有。此是為有所牽引。「說其善」說其善是自己之主張，賢說、堅固說、真理說、因說、相說、理由說、道理說。此是「為有所牽引，彼等說其善。」故世尊宣示：

戒為最上者　言由自制淨
受持諸種務　而是為著在
茲（自見）為學　當可有清淨
為（有）所牽引　彼等說其善

五

若使戒與務　〔一旦〕被亡失
違背〔戒務〕業　彼將生怖動
彼所冀求者　〔冀求〕熱望淨
出家離隊商　如〔求家隊商〕

（八九九）

「若使戒與務，一旦被亡失」，由二原因而戒、務亡失。〔即〕（一）由他之中傷而亡失。又（二）不能〔成就〕而亡失。

（一）由他之中傷而亡失者云何？他人如斯中傷：「彼之師不是一切知者，法不是善說，眾不善行道者，見非賢善，行道不善施設，道無出〔輪迴〕之事。於此處無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於此處無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彼〕是劣、是賤劣、是下劣、是卑賤、是劣小、是小」也，如斯中傷。如斯他人中傷，如斯被中傷而師亡失，亡失法說，眾亡失，見亡失，行道亡失，道亡失。如斯由他中傷而亡失。

（二）不能〔成就〕而亡失者云何？不能〔成就〕戒而亡失戒，不能〔成就〕務而亡失務，不能〔成就〕戒與務而亡失戒與務。如斯不能〔成就〕而亡失。此是「若使戒與務，一旦被亡失」〔之義〕。

「違背戒務業，彼將生怖動」〔之句中〕，「彼將生怖動」者，謂為怖動、悚怖、震駭「我是戒、務耶，已使違背、背反」，

由此誤失、落失，「我完全知違背」而佈動、悚動、震駭。此是「違背戒務業，彼將生怖動」〔之義〕。

「彼所冀求熱望淨」〔之句中〕，「熱望」者，是熱望戒，熱望務，熱望戒與務，切望，翹望。此「彼熱望」〔之義〕。望冀求淨者是冀求戒淨，冀求務淨，冀求，希望，熱望戒務淨。此是「彼所冀求熱望淨」〔之義〕。

所望出家離隊商，如〔求家隊商〕，譬如人出家而與隊商共住，如離隊商者而追求彼之隊商，又歸自己之家，如斯彼惡見者，取一師又取他師，取一法說又取他法說，取一眾又取他眾，取一見又取他見，取一行道又取他行道，取一道又取他道，而執取、住著。此是「出家者離隊商，如〔求家隊商〕。」故世尊宣示：

若使戒與務　一旦被亡動
違背〔戒務〕業　彼將生怖望
彼所冀求者　〔冀求〕熱望淨
出家離隊商　如〔求家隊商〕

六

一切戒與務　捨斷〔成滅無〕
有罪與無罪　亦〔捨〕此之業
〔所謂〕淨不淨　〔此〕無所冀求
不取著於寂　應行離去貪

（九〇〇）

「一切戒與務，捨斷〔成滅無〕」者，乃捨一切之戒淨，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捨一切之務淨，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捨一切戒務淨，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此是「一切戒與務，亦捨斷。」

「有罪與無罪，亦〔捨〕此之業」〔之句中〕，有罪業者，是黑而有黑報〔業〕。無罪業者是白而有白報〔業〕。有罪業或無罪業亦捨之，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此是「有罪與無罪，亦〔捨〕此之業」〔之義〕。

「淨不淨無所冀求」〔之句中〕，（一）冀求不淨是冀求不善法。冀求淨是冀求五種欲。（二）冀求不淨是冀求不善法，冀求五種欲也，冀求淨是冀求六十二惡見。（三）冀求不淨是冀求不善法，冀求五種欲，冀求六十二惡見。冀求淨是冀求三界之善法。（四）冀求不淨是冀求不善法，冀求五種欲，冀求六十二惡見，冀求三界之善法。冀求淨，是善凡夫決定跳入冀求，有學冀求最高法之阿羅漢位。達阿羅漢位時，阿羅漢亦不冀求不善法，亦不冀求五種欲，亦不冀求六十二惡見，亦不冀求三界之善法，亦不決定之跳入冀求，亦不冀求最高法之阿羅漢位。阿羅漢是超越冀求，離越增滅。彼梵行已成，〔所作〕已辦……乃至……對彼無再有。此是「淨不淨無所冀求」〔之義〕。

「不取著於寂，應行離去貪」〔之句中〕，離貪是遠離淨、不淨、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離貪」。應行者，是應住，應動作，應行動，應護持，應持續，應維持。此是「應行離去貪」〔之義〕。不取著於寂——「寂」者六十二惡見——是不執於見寂，不執取，不住著。此「不取著於寂，應行離去貪」〔之義〕。故世尊宣示：

一切戒與務　捨斷〔成滅無〕
有罪與無罪　亦〔捨〕此之業
〔所謂〕淨不淨　〔此〕無所冀求
不取著於寂　應行離去貪

七

或彼之可厭　近依於〔苦行〕

近依見聞覺　舉聲稱說淨
對種種之有　為不離渴愛

（九〇一）

「或彼之可厭，近依於〔苦行〕」者，可厭說苦行，緊要之苦行一類沙門、婆羅門，可厭於依苦行、依止、繫著、近著、縛著、信解。此是「或彼之可厭近依」〔之義〕。

「或又為住著，〔近依〕見、聞、覺」依見或見淨，聞或聞淨，覺或覺淨，而近依、執、執取、住著。此是「或又為住著，近依見、聞、覺。」

「舉聲稱說清淨者」者，是有舉聲而說之一類沙門、婆羅門。彼等沙門、婆羅門如何舉聲而說耶？究竟淨者、輪迴淨者、不作見者、常說者之彼等沙門、婆羅門如何而舉聲說耶？究竟淨者、輪迴淨者、不作見者、常說者之此等沙門、婆羅門由此輪迴而稱說、說、語、話、說明、言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舉聲稱說清淨者」〔之義〕。

「對種種之有，為不離可愛」〔之句中〕，渴愛者是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對種種之有」者是對業有、再有。〔即〕於欲有對業有，於欲有對再有。於色有對業有，於色有對再有。於無色有對業有，於無色有對再有。是再三之有、再三之趣、再三之生起、再三之結生、再三之對身體發生。「不離可愛」者，是不離渴愛，不去渴愛，不捨可愛，不唾棄渴愛，不脫渴愛，不捨斷渴愛，不捨遣渴愛。此是「對種種之有，不離渴愛」〔之義〕。故世尊宣示：

或彼之可厭　近依於〔苦行〕
近依見聞覺　舉聲稱說淨
對種種之有　為不離渴愛

八

且有冀求者　有諸之熱望
又有徧計時　〔破損〕有駭怖
此無死生者　何佈何熱望

（九〇二）

「且有冀求者，有諸之熱望」〔之句中〕，異求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一一〜一二頁參照）……貪欲、貪、不善根。且有冀求者，是且有冀求者、欲求者，且有樂者、希望者、熱望者。此是「且有冀求者。」「有諸之熱望」〔之句中〕，熱望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貪欲、貪、不善根。此「且有冀求者，有諸之熱望」〔之義〕。

「又有徧計時，破損有駭怖」〔之句中〕，徧計者是愛徧計、見徧計之二徧計……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徧計……乃至……此是見徧計。防事物將奪去而怖動，奪去時亦怖動，奪去後亦怖動。防事物變易而怖動，變易時亦怖動，變易之後亦怖動、悚怖、震駭。此是「又有徧計時，破損有駭怖」〔之義〕。

「此無死生者，何佈何熱望」〔之句中〕，「者」是阿羅漢、漏盡者。〔於彼〕之來、去、去來、時、趣、有、無有、死、生、生起、發生、破壞、生、死亦無有。不存，不存在，不能得，被捨斷，被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此是「此無死生者。」

「彼何佈動何熱望」？是彼何有貪染著而怖動？何有瞋怒而怖動？何有癡昏昧而怖動？何有慢結縛而怖動？何有見執取而怖動？何有掉舉散亂而怖動？何有疑不決定而怖動，何有隨眠強力而怖動。彼等諸行已捨斷，諸行捨斷之故，〔已無〕「為地獄有情」、「畜生」、「餓鬼」、「人」、「天」、「有想者」、「無想

者」、「非想非非想者。」何有由趣而怖動、悚怖。可怖動、悚怖、震駭之彼無因、無緣、無原因。此是「彼何怖動」〔之義〕。「何熱望？」者，是熱望、切望、翹望何處？此是「彼何怖動何熱望」〔之義〕。故世尊宣示：

旦有冀求者　有諸之熱望
又有徧計時　〔破損〕有駭怖
此無死生者　何布何熱望

九

或有之人人　所言第一法
彼言他之人　乃是卑劣者
彼等之一切　皆說〔自見〕善
彼等任何說　果是真理耶

（九〇三）

「或有之人人，所言第一法」者，是某沙門、婆羅門如斯言「此是第一、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也」，而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所說之法、見、行道、道。此是「或有之人人，所言第一法。」

「彼言他之人，乃是卑劣者」，他一類之沙門、婆羅門如斯言彼法、見、行道、道「此是劣，此是賤劣，此是下劣，此是卑賤，此是劣小，此是小」而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說。此是「彼言他之人，乃是卑劣者」〔之義〕。

「彼等任何說，果是真理耶？」彼等沙門、婆羅門之任何說果是真實耶？如理耶？如實耶？事實耶？事實耶？不顛倒耶？此是「彼等任何說，果是真理耶？」〔之義〕。

「彼等之一切，皆是〔自見〕善」，此等沙門、婆羅門，說自己之一切主張是善，說是賢，說是賢固，說是真理，說是有因，說是有相，說是有理由，說是有道理。此是「彼等之一切，皆說〔自見〕善」〔之義〕。故彼化人言：

或有之人人　所言第一法
彼言他之人　乃是卑劣者
彼等之一切　皆說〔自見〕善
彼等任何說　果是真理耶

一〇

言自己之法　〔主張〕是完全
而言他之法　〔完全〕是卑劣
如斯之〔言說〕　異執而諍論
各自之假俗　言之為真理

（九〇四）

「言自己之法，〔主張〕是完全」某沙門、婆羅門言自己之法、見、行道、道「此是完達、完全、高貴」，而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說。此是「言自己之法，〔主張〕是完全」〔之義〕。

「而言他之法，〔完全〕是卑劣」，某沙門、婆羅門如斯言他之法、見、行道、道「此是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而如斯語，如斯話，如斯說明，如斯言說。此是「而言他之法，〔完全〕是卑劣」〔之義〕。

「如斯之〔言說〕，異執而諍論」，如斯取、執、執取，住著謂「汝不了知此法、律……乃至（四五頁參照）……若能者則顯論之」而諍論、爭鬥、為口論、為異執，為諍論，為確執。此是「如斯之〔言說〕，異執而諍論」〔之義〕。

「各自之假俗，言之為真理」，說「世間是常……乃至（五〇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言各自之假俗，言之為真理。故世尊宣示：

言自己之法　〔主張〕是完全
而言他之法　〔完全〕是卑劣
如斯之〔言說〕　異執而諍論
各自之假俗　言之為真理

一一

若被他輕賤　而為是卑劣
於此諸法中　無一可為勝
一般人且論　堅持自己〔道〕
言說他之法　乃是劣賤者

（九〇五）

所謂「若被他輕賤，而為是卑劣」者，若為他所輕賤，為毀訾，為叱責，為誹謗是愚、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者。此「若被他輕賤，而為是卑劣」〔之義〕。

「於此諸法中，無一可為勝」者，於諸法中無一可為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者。此「於此諸法中，無一可為勝」〔之義〕。

「一般人言說他之法是劣賤」者，甚多之人說甚多人之法「是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而誹謗，叱責。甚多人又說一人之法「是劣、賤劣、下劣、卑賤、劣小、小」，而誹謗，叱責。一人又說甚多人之法「是劣、劣賤、下劣、卑賤、劣小、小」，而誹謗，叱責。此是「言說他之法，乃是劣賤者」〔之義〕。

「且論堅自〔道〕」，〔之句中〕〔自己之〕法乃自己之道。（自己之）見是自道。〔自己之〕行道是自道。（自己之）道是自道。堅論自道，堅固論，堅強論，確立論。此是「且論，堅自道。」故世尊宣示：

若被他輕賤　而為是卑劣
於此諸法中　無一可為勝
一般人且論　堅持自己〔道〕
言說他之法　乃是劣賤者

一二

而且如賞讚自道　若如是敬重自法
一切議論可如真　彼等各自皆清淨

（九〇六）

「而如是敬重自法」〔之句中〕，敬重自法者云何。以自己之師：「此師是一切知者」而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敬重。此是「敬重自法。」以自己之法說、自己之眾、自己之見、自己之行道、自己之道，「此道可令出脫」，而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敬重。此「敬重自法者。」「而如是，敬重自法」如是、如理、如實際、如真、不顛倒敬重自法。此是「而如是，敬重自法者」〔之義〕。

「而且如是賞讚自道」〔之句中〕，〔自己之〕法是自道。〔自己之〕見是自道。自己之行道是自道。〔自己之〕道是自道。以賞讚、讚歎、稱譽、讚說自道。此是「而且如是賞讚自道」〔之義〕。

「一切議論可如真」者，一切之議論是可如實、如理、事實、如真、不顛倒。此是「一切議論可如真」〔之義〕。

「彼等各自皆清淨」者，於彼等沙門、婆羅門，各自有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彼等各自皆清淨」〔之義〕。故世尊宣示：

而且如實讚自道　若如是敬重自法
一切議論可如真　彼等各自皆清淨

一三

於婆羅門〔佛〕　無受於他導
在此諸法中　決定無執取
故彼是因緣　超越諸諍論
對於他之法　不見是最勝

（九〇七）

「於婆羅門〔佛〕，無受於他導」（之句中），「無」者，是否定。婆羅門者，是拒外七法故是婆羅門。〔即拒外有身見，拒外疑，拒外戒禁取，拒外貪，拒外瞋，拒外癡，使拒外慢。〕彼於拒外雜染之齎再有、不安、苦報、齎於未來生死之諸惡不善法。

世尊宣示：「薩毘耶！

斥一切諸惡　遠離諸塵垢
而自己住立　善心為等持
超越諸輪迴　一切〔有功德〕
無有依止者　此言婆羅門」

「於婆羅門無受於他導」者，於婆羅門當無受他導。〔即〕婆羅門「一切行是無常」不由他導，不由他達，不以他為緣，無他之繫縛而行，〔自〕知、見、不蒙昧，有正知，有念慮。此是「於婆羅門無受於他導」〔之義〕。婆羅門「一切行是苦……乃至……所有集法者皆此滅法」不由他導，不由達，不以他為緣，無他之繫縛

而行，〔自〕知、見、不蒙昧，有正知，有念慮。此是「於婆羅門無受於他導」〔之義〕。

「在此諸法中，決定無執取」〔之句中〕，於諸法中者，是於六十二惡見中。決定者，是決定、確定、決擇、簡擇、考量、度知、辨知、明瞭。〔執取〕者，是制限取、一分取、勝妙取、部分取、合取、綜合取。「此是真實、如實、知理、事實、如真、不顛倒」謂之執、執取、住著、縛著、無有信解、不存在、不能得、拾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此是「在此諸法中，決定無執取」〔之義〕。

「故〔彼是因緣〕，超越諸諍論」〔之句中〕，「故」者，是故，是具理由，其因，其緣，其因緣，而超越、超、正越、離越見爭鬥、見口論、見異執、見諍論、見確執。此是「故〔彼是因緣〕，超越諸諍論」〔之義〕。

「對於他之法，不見是最勝」者，是於念處以外，正勤以外，神足以外，根以外，力以外，覺支以外，八支聖道以外之他師、法說、眾、見、行道、道，不見、不覩、不眺、不省思、不普觀為最高、最勝、最殊勝、秀逸、最上、勝妙。此是「對於他之法，不見是最勝」〔之義〕。故世尊宣示：

於婆羅門〔佛〕　無受於他導
在此諸法中　決定無執取
故〔彼是因緣〕　超越諸諍論
對於他之法　不見成最勝

一四

「我知與我見　唯此是如真」
或由人人見　理解為清淨
若由彼見者　自所見者何
由他越〔正見〕　〔彼等〕說是淨（九〇八）

「我知與我見，唯此是如真」〔之句中〕，我知者，是以他心智而我知，又以宿住隨念智而我知。我見者，以肉眼而我見，又以天眼而我見。「唯此是如真」者，此是如實、如理、事實、如真、不顛倒。此是「我知與見，唯此是如真」〔之義〕。

「或由人人見，理解為清淨」某沙門、婆羅門由彼之見「世間是常，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而理解是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某沙門、婆羅門由彼之見「世間是無常……乃至（五〇頁參照）……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而理解是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或由人人見，理解為清淨」〔之義〕。

「若由彼見者，自所見者何」〔之句中〕，「見」者，由他心智而見，又由宿住隨念智而見，又由肉眼而見，又由天眼而見。此是「若由彼見者。」「由彼自所見者何？」於彼由其見，而云何耶？有苦之徧知耶？〔或否〕。無集之捨斷，無道之修習，無果之作證，無貪之正斷捨斷，無瞋之正斷捨斷，無癡之正斷捨斷，無煩惱之正斷捨斷，無輪迴、輪轉之正斷捨斷。此是「若由彼見者，自所見者何」〔之義〕。

「由他越〔正見〕，〔彼等〕說是淨」者，彼等外學乃越、超越、離越、淨道、清淨道、徧淨道、徧白道，說語、話、說明、言說。念處以外、正勤以外、神足以外、根以外、方以外、覺支以外、八支聖道以外之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如斯「越度而由他說淨」。或又佛、佛弟子、辟支佛（緣覺）是超、超越、離越彼等外學之不淨道、不清淨道、不淨白道、不徧白道，而由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說語、話、說明、言說。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如斯是「由他越〔正見〕，〔彼等〕說是淨。」故世尊宣示：

「我知與我見　唯此是如真」
或由人人見　理解為清淨
若由彼見者　自所見者何
由他越〔正見〕　〔彼等〕說是淨

一五

且有見之人　將以見名色
彼已見〔名色〕　將知〔常樂等〕
或多或者少　任之見〔名色〕
由此諸善巧者　〔由彼〕不說淨

（九〇五）

「且有見之人，將以見名色」〔之句中〕，且有見之人，是以他心智之有見者，又以宿住隨念智有見者，又以肉眼有見者，又以天眼有見者。以「名色」是常，是樂，是我「見。」彼等應未見諸法之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此是「且有見之人，將以見名色」〔之義〕。

「彼已見名色，將知〔常樂等〕」〔之句中〕，已見者，是以他心智已見，又以宿住隨念智已見，又以肉眼已見，又以天眼已見。見已而知名色是常，是樂，是我。彼等應不知諸法之集、滅沒、樂味、過患。此是「彼已見〔名色〕，將知〔常樂等〕」〔之義〕。

「或多或者少，任之見」者，雖見多之名色，又少之〔名色〕是常，是樂，是我。此是「或多或者少任見」〔之義〕。

「由此諸善巧者不說淨」〔之句中〕，諸善巧者是蘊善巧者、界善巧者、處善巧者、緣起善巧者、念處善巧者、正勤善巧者、神足善巧者、根善巧者、力善巧者、覺支善巧者、道善巧者、果善巧者、涅槃善巧者。彼等諸善巧者以他心智、宿住隨念智、肉眼、又

天眼而見名色。「不說」，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淨」，清淨、徧淨、脫、解脫、徧脫。此是「由此諸善巧者不說淨」〔之義〕。故世尊宣示：

且有見之人　將以見名色
彼已見〔名色〕　將知〔常樂等〕
或多或者少　任之見〔名色〕
由此諸善巧　〔由彼〕不說淨

一六

執著之論者　調伏為不易
彼等且重視　徧計〔之執〕見
依止彼師等　其處而說淨
彼之淨說者　其處見如真

（九一〇）

「執著之論者，不易為調伏」〔之句中〕，言：「世間是常，唯此是真實，其他為虛妄」是執著論者。言：「世間是無常……乃至……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為虛妄」是執著論者。「調伏不易」者，執著論者是難調伏、難教化，難省思，難令觀知，難令信樂。此是「執著之論者，調伏為不易」〔之義〕。

「且重視徧計見」者，重視、前置而行、為幢幡見、為旗幟見，以見為主，從見而行徧計、行作、設立見。此是「且重視徧計見」〔之義〕。

「依止彼師等，其處而說淨」〔之句中〕，「依止彼」者，是依止彼之師、法說、眾、見、行道、道、止著，繫著，近著，縛著，信解，此是「依止彼」。「其處」者，是於自己之見中，於自己之忍中，於自己之意欲中，於自己之主張中。「說淨」者，是以

自己之主張說淨，說淨妙，說賢，說堅固，說真理，說有固，說有相，說有理由，說有道理。此是「依止彼於其處而說淨」〔之義〕。

「彼之淨說者，其處見如真」〔之句中〕，「淨說者」者，是淨說者、清淨說者、徧淨說者、淨白說者、徧白說者。或又是淨見者、清淨見者、徧淨見者、淨白見者、徧白見者。此是「淨說者。」「其處」者，是於自己之見中，於自己之忍中，於自己之意欲中，於自己之主張中也。「彼於其處見如真」者，是見、覩、觀、通達如實、如理、事實、如真、不顛倒也。此是「彼之淨說者，其處見如真」〔之義〕。故世尊宣示：

執著之論者　調伏為不易
彼等且重視　徧計〔之執〕見
依止彼師等　其處而說淨
彼之淨說者　其處見如真

十七

婆羅門（佛）正察　不至妄分別
不赴〔諸惡〕見　以智不親〔見〕
彼知〔諸惡〕見　之假俗凡俗
他人人捨置　取著〔之諸〕見

（九一一）

「婆羅門正察，不至分別」〔之句中〕，「不」者是否定。婆羅門者，是拒外之七法故乃為婆羅門……乃至（九〇頁參照）……無依止者，言此是婆羅門。分別者，是愛分別、見分別之二分別……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分別……乃至……此是見分別。正察者，是智也。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一〇七頁參照）……不癡、擇法、正見。「婆羅門正察不至分別」者，是婆羅門正察為知、考量、度知、辨知、明瞭，〔即〕「一切行是無

常」，「一切行是苦」……乃至（二二頁參照）……「所有之集法，此皆是滅法」，而正察、知、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愛分別又不至於見分別，不接近、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此是「婆羅門正察不至分別」〔之義〕。

「不赴於見又不親智」者，彼捨斷六十二惡見、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彼不由見而行，不被導，不被運，不被帶去，又不解、不見做堅實之惡見。此是「不赴見」〔之義〕。「又不親智」者是不依八等至智、又五神通智、又邪智不與愛之親縛、見之親縛，不令生，不令發生，不起，不令生起。此是「不赴見，又不親智」〔之義〕。

「彼知諸假俗、凡俗」〔之句中〕，「知」者，是知、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即〕，「一切行是無常」，「一切行是苦」……乃至……「所有集之法，此皆是滅法」而知，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此是「彼知也。」假俗者，是六十二惡見，凡俗者，是凡夫所生之彼假俗亦是凡俗。又一般人人所生之彼假俗亦是凡俗。此是「彼知諸，假俗、凡俗」〔之義〕。

「他人人捨置，取著〔之諸〕見」者，他之人人由愛、見而執，執取，住著〔見〕，阿羅漢捨置，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此是「他人人捨置，取著〔之諸〕見」〔之義〕。故世尊宣示：

婆羅門（佛）正察　不至妄分別
不赴〔諸惡〕見　以智不親〔見〕
彼知諸〔惡見〕　之假俗凡俗
他人人捨置　取著〔之諸〕見

一八

茲牟尼所遣　世間諸繫縛
已生諸諍論　於〔此〕不加入
彼〔已於靜〕寂　無關諸不寂

他人之取著而　〔自〕不取著

（九一二）

「茲牟尼所遣，世間諸繫縛」〔之句中〕，「繫縛」者，是貪欲身繫、瞋恚身繫、戒禁取身繫、真實住著身繫之四繫縛。對自己之見貪是貪欲身繫。對他語瞋害、不喜歡是瞋恚身繫。取著自己之戒又務，取著戒與務是戒禁取身繫。自己之見此是真實之住著，是真實住著身繫。「遣」者，是遣、棄遣〔四〕繫縛。或又被繫，被繫縛，被縛，被結縛，縛著，懸著，礙著，是遣、振落〔四〕繫縛。譬如著軛之駕車、荷車、戰車以離軛、破棄，如斯是遣、棄遣四繫縛，又被繫，被繫縛，被縛，被結縛，縛著，懸，懸著，礙著是遣、振落〔四〕繫縛。「牟尼」者，是智云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一〇六～一〇七頁以下參照）……超越著與網此是牟尼。「茲」者，是於此之見〔於此之忍，於此之意欲，於此之主張，於此之法，於此之律，於此之法、律，於此之宣說，於此之梵行，於此之師教，於此之身體〕，於此人界。此是「茲牟尼所遣，世間諸繫縛」〔之義〕。

所謂「已生諸諍論，於〔此〕不加入」者，雖於生、發生、起、生起、於現前諸諍論之中，雖至欲趣人人之中，雖至於瞋趣人人之中，雖至癡趣人人之中，雖至怖畏趣人人之中，雖不至欲趣，不至瞋趣，不至癡趣，不至怖畏趣，不至由貪，不至瞋，不至癡，不至慢，不至見，不至掉舉，不至疑，不至隨眠，不行不和合之諸法，不被導，不被運，無被帶去。此是「已生諸諍論，於〔此〕不加入」〔之義〕。

「彼寂無關諸不寂」〔之句中〕，「寂」者，貪之寂故是寂，瞋之寂故是寂，癡之寂故是寂……乃至（七一頁參照）……一切不善行之寂故、寂止故、寂靜故、燒盡故、消滅故、離去故、安息故

是寂，寂止、寂滅、消滅、安息、此是「寂」也。「諸不寂」者，是諸不寂、不寂止、不寂滅、不消滅、不安息。此是寂而諸不寂。「無關」者，是阿羅漢已具備六分捨。〔即〕以眼見色亦不喜、不憂、有捨、有念、有正知而住。以耳聞聲亦……乃至（前卷二八三頁以下參照）……修習而待時者，此是調御者。此「彼寂無關諸不寂」〔之義〕。

謂「其他人人之取著而不取著」他之人人由愛、由見而執、執取、住著，阿羅漢捨置、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此是「其他人人之居著而不取著」〔之義〕。故世尊宣示：

茲牟尼所遣　世間諸繫縛
已生諸諍論　於〔此〕不加入
彼〔已於靜〕寂　無關諸不寂
他人之取著　而〔自〕不取著

一九

捨以前諸漏　不作新〔諸漏〕
不至〔一切〕欲　不為執論者
彼之諸賢者　解脫諸惡見
不著於世間　自無可呵責

（九一三）

「捨以前諸漏，不作新〔諸漏〕」〔之句中〕，以前之諸漏是過去之色、受、想、行識。於過去之諸行可生起諸煩惱。捨之、棄之、徧棄、捨斷、除去、滅除、使此等諸煩惱滅無。此是「捨以前之諸漏。」「不作新〔諸漏〕」〔之句中〕，「新」者，是現在之色、受、想、行、識。於現在之諸行不作欲，不作愛，不作貪，不生，不使發生，不起，不使生起。此是「捨以前諸漏，不作新〔諸漏〕」〔之義〕。

「不至〔一切〕欲，不為執論者」〔之句中〕，不至欲者，是不至於欲趣，不至於瞋趣，不至於癡趣，不至於怖畏趣，由貪而不行，由瞋而不行，由癡而不行，由慢而不行，由見而不行，由掉舉而不行，由疑而不行，由隨眠而不行，由不和合之諸法而不行，不被導，不被運，不被帶去。此「不至〔一切〕欲」〔之義〕。又「不為執者論者」〔之句中〕，言：「世間是常，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而為執著論者。言：「世間是無常，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乃至……如來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唯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妄，而為執著論者。此是「不至〔一切〕欲，不為執者論者」〔之義〕。

「彼之賢者解脫諸惡見」者，彼捨斷、正斷、使寂滅、安息、不得使六十二惡見生起，以智火燒之。彼解脫，離縛諸惡見，不以限定之心而住。賢者者，乃是賢者、學者、具慧者、覺慧者、智者、辨知者、有慧者。此「彼之賢者解脫諸惡見。」

「不著於世間，自無可呵責」〔之句中〕，「著」者，是愛著、見著之二著……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著……乃至……此是見著。彼捨斷愛著，捨遣見著。捨斷愛著，捨遣見著故，不染著而不著於惡趣世間，不著於人世間，不著於天世間，不著於蘊世間，不著於界世間，不著於處世間，不附著，不染著，不著，不附著，不染著，出離，遣棄，離脫，離縛，不以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不著於世間」〔之義〕。「自無可呵責」，由作與不作之二理由呵責自己。

作與不作之故呵責自己者云何？言：「我身作惡行，我身不作善行」而呵責自己。言：「我作語惡行，我不作語善行」而呵責自己。言：「我作意惡行，我不作意善行」而呵責自己。言：「我作殺生〔我不作離殺生……偷盜……邪欲行……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我作邪見，我不作離邪見」而

呵責自己。如斯「作與不作」故呵責自己。又言「我不圓滿諸戒」而呵責自己。言：「我不護諸根門」而呵責自己。言：「我不知食之量」而呵責自己。言：「我不勵行警寤」而呵責自己。言：「我不具備念、正知」而呵責自己。言：「我不修習四念處」而呵責自己。言：「我不修習四正勤」而呵責自己。言：「我不修習四神足」而呵責自己。言：「我不修習五根」而呵責自己。言：「我不修習五力」而呵責自己。言：「我不修習七覺支」而呵責自己。言：「我不修習八支聖道」而呵責自己。言：「我不徧知苦」而呵責自己。言：「我不捨斷集」而呵責自己。言：「我不修習道」而呵責自己。言：「我不作證滅」而呵責自己。如斯「作不作故而呵責自己。」不自呵者，如斯不應行自呵業，令不生，令不發生、不起、令不生起。此是「不著於世間，自無可呵責」〔之義〕。故世尊宣示：

捨以前諸漏　不作新〔諸漏〕
不至〔一切〕欲　不為執論者
彼之諸賢者　解脫諸惡見
不著於世間　自無可呵責

二〇

彼所有一切　之見聞覺〔等〕
於一切諸法　能破〔煩惱〕軍
彼之〔智〕牟尼　解脫卸重擔
無分別愛染　亦無有冀求

（九一四）

如斯世尊宣示。

「彼所有一切之見聞覺於一切諸法破軍」〔之句中〕，軍者，是魔軍。即身惡行是魔軍，語惡行是魔軍，意惡行是魔軍，貪、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

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是魔軍。即世尊如是說：

欲是汝之第一軍　第二〔之軍〕言不樂
汝第三〔之軍〕是飢渴　第四〔之軍〕言可愛
惛沈隨眠第五〔軍〕　第六〔之軍〕言怖畏
汝之第七〔軍〕是疑　覆與強情第八〔軍〕
利得名譽與恭敬　獲得名聲以邪〔行〕
又對自己行賞揚　貶下他人障解脫
汝之黑〔魔〕軍勢　無有勇者不勝彼
勇者戰勝已得樂

由四〔沙門〕道，打勝、勝一切魔軍、一切之敵對煩惱，破〔此〕摧毀、摧破、使之潰走故，言彼〔佛〕是破魔軍者。彼於見破軍，於聞、於覺、於識破軍。此是「彼之一切見、聞、覺，於一切諸法破〔煩惱〕軍」〔之義〕。

「彼之牟尼卸重擔而解脫」〔之句中〕重擔者，是蘊重擔、煩惱重擔、行重擔之三重擔。

（一）蘊重擔者云何？由結生色、受、想、行、識是此蘊重擔。

（二）煩惱重擔者云何？貪、瞋、癡、……乃至（一〇五頁參照）……一切不善行是此煩惱重擔。

（三）行重擔者云何？福行、非福行、不動行是此行重擔。

捨斷、根絕蘊重擔、煩惱重擔、行重擔，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彼是卸重擔、落重擔、取除重擔、取去重擔、放下重擔、輕安重擔。

「牟尼」者，是以智云牟那。即是所有慧、知解、思擇、簡擇、擇法、觀察、思察、省察、賢明、善巧、巧妙、辨別、思念、

普觀、廣〔慧〕、慧、導者、觀（毘鉢舍耶）正知、鞭、慧、慧根、慧力、慧劍、慧殿、慧明、慧光、慧燈、慧寶、不癡、擇法、正見也。具備彼其智，達牟那者是牟尼也。

有（一）身牟尼、（二）語牟尼、（三）意牟尼之三牟尼。（一）身牟尼者云何？捨斷三種身惡行是身牟尼。三種身善行是身牟尼。以身為所緣智是身牟尼。身之徧知是身牟尼。伴隨徧知道是身牟尼。對身捨斷欲貪是身牟尼。身行之滅第四禪定是身牟尼。此是身牟尼。

（二）語牟尼者云何？捨斷四種語惡行是語牟尼。四種之語善行是語牟尼。以語為所緣智是語牟尼。語之徧知是語牟尼。伴隨徧知道是語牟尼。對語捨斷欲貪是語牟尼。語行之是滅第二禪定是語牟尼。此是語牟尼。

（三）意牟尼者云何？捨斷三種意惡行是意牟尼。三種之意善行是意牟尼。以心為所緣智是意牟尼。心之徧知是意牟尼。伴隨徧知道是意牟尼。對心捨斷欲貪是意牟尼。心行滅之是想受滅定是意牟尼。此是意牟尼。

無漏身牟那　語與意牟尼
一切捨斷者　具足此牟尼
無漏身牟耶　語與意牟尼
惡之洗除者　具足此牟尼

具備此三牟尼法者，有（一）在家牟尼、（二）非家牟尼、（三）有學牟尼、（四）無學牟尼、（五）辟支牟尼、（六）牟尼牟尼之六牟尼。（一）在家牟尼者云何？為在家者而見（涅槃）句，識教之人人，此是在家牟尼。（二）非家牟尼者云何？為出家者而見涅槃句，識教之人人，此是非家牟尼。（三）七有學是有學

牟尼。（四）阿羅漢是無學牟尼。（五）辟支佛是辟支牟尼。（六）如來、阿羅漢、等正學者是牟尼牟尼。

愚昧無明智者　由寂默而非牟尼
如但用秤為〔取捨〕　迴避諸惡取勝業
賢者如此是牟尼　由此彼等成牟尼
測內外兩世間者　〔由此〕稱彼為牟尼
於內外一切世間　應知善與不善法
值受天人之供養　超越著網是牟尼

「解脫」者，是牟尼之心乃由貪脫、解脫、善解脫。〔牟尼之〕心由瞋、〔牟尼之〕心由癡而脫、解脫、善解脫……乃至（一〇五頁參照）……〔牟尼之〕心由一切不善行而脫、解脫、善解脫。此是「彼牟尼，卸重擔而解脫」〔之義〕。

「無分別無愛染亦無冀求」。如斯世尊（已宣）〔之句中〕，分別者，是愛分別、見分別之二分別……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分別……乃至……此是見分別。彼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捨斷愛分別，捨遣見分別故，愛分別見分別亦不分別、不生、不令發生、不起、不令生起。此是「無分別」〔之義〕。無愛染者，是一切之愚凡夫是染貪。善凡夫並七有學為得未得，為到達未到達，為作證未作證，由諸煩惱遠、離、離去。阿羅漢〔由諸煩惱〕已遠、離、離去、出離、棄遣、解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無分別，無愛染」〔之義〕。「無有冀求」〔之句中〕，冀求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八頁參照）……貪欲、貪、不善根。捨斷此之冀求、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所者，言「無有冀求者。」世尊者，是尊重之同義語。又貪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癡之破壞者故是世尊。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棘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煩惱之破壞者故是世尊。頒頒布法寶者故是世尊。諸有之終熄者故是世尊。修習身，條習成，條習心，修習慧故是如來。或世尊在阿練若

〔林野〕森林之邊鄙無（人）聲、無（騷）音、無人人之光景、隱人而住，於禪思而用適當之臥座所故是世尊。又世尊是用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味、增上心、增上慧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十想修習、十徧定、安般念定、不淨定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佛法故是世尊。世尊之此名非由母所作，非由父所作，非由兄弟所作，非由姊妹所作，非由朋友、同僚所作，非由親戚、緣者所作，非由沙門、婆羅門所作，非由天神所作。云此世尊之〔名〕是諸佛世尊於菩提樹下解脫之後與一切知智之獲得作證共同施設者。此「無分別，無愛染，無有異求。如斯是世尊〔宣示〕」〔之義〕。故世尊宣示：

彼所有一切　之見聞覺〔等〕
於一切諸法　能破〔煩惱〕軍
彼之〔智〕牟尼　解脫卸重擔
無分別愛染　亦無有冀求
如斯世尊〔宣示〕

第十三　大集積
經釋畢

第十四　迅速經之義釋

一

日種大仙我尊師　敬問遠離與寂句
比丘世間云何見　寂滅何物不取著

（九一五）

我問尊師日種〔之句中〕，問者，（一）為明解未見之問，（二）為已見令他合流之問，（三）為斷疑念之問之三問。

（一）為明解未見之問者云何？原來〔某物〕之特相未知、未見、未考量、未度知、未明瞭，於未辨知時，為欲知彼，為見，為考量，為度知，為辨知而問。此是「為明解未見之問」。

（二）為已見令他合流之問者云何？原來已知〔某物〕之特相，見、考量、度知、明瞭、辨知之時，為以〔此〕與他之諸賢者〔之說〕令之合流而問。此是已見令他合流之問。

（三）為斷疑念之問者云何？原來〔對就某事〕「如斯耶？不然耶？為何耶？云何耶」之疑念所襲，生疑惑之時，彼為斷此疑念而問。此是為斷疑念之問。有此等之三問。

更有（一）人問（二）非人問（三）化人問之三問。

（一）人問者云何？是人近於佛世尊而問。〔即〕比丘問，比丘尼問，優婆塞問，優婆夷問，王問，剎帝利問，婆羅門問，毘舍問，首陀問，在家者問，出家者問。此是「人問」。

（二）非人問者云何？是非人近於佛世尊而問。〔即〕龍問，金翅鳥問，夜叉問，阿修羅問，犍闥婆問，大王問，帝釋問，梵天

問，天神問。此是非人問。

（三）化人問者云何？世尊〔自〕有四肢五體，化作諸根完具意所成之色〔身〕，其化人近於佛世尊而問，世尊回答彼，此是化人問。有此等之三問。

更有（一）過去問、（二）未來問、（三）兩義問之三問。

更有（一）現世義問、（二）來世義問、（三）兩義問之三問。

更有（一）無罪義問、（二）無煩惱義問、（三）淨白義問之三問。

更有（一）過去問、（二）未來問、（三）現在問之三問。

更有（一）內問、（二）外問、（三）內外問之三問。

更有（一）善問、（二）不善問、（三）無記問之三問。

更有（一）蘊問、（二）界問、（三）處問之三問。

更有（一）念處問、（二）正勤問、（三）神足問之三問。

更有（一）根問、（二）力問、（三）覺支問之三問。

更有（一）道問、（二）果問、（三）涅槃問之三問。

「我問尊師」者，我向尊師問，向尊師乞，向尊師求，向尊師信樂，請對我說，此是「我問尊師」。

「日種」者，是太陽。太陽之姓是瞿曇。世尊之姓亦是瞿曇。世尊是太陽與姓為親戚故是日種〔太陽之親戚〕。故佛是日種。此

是「我問尊師日種」〔之義〕。

「遠離、寂句於大仙」〔之句中〕，遠離者，是（一）身遠離、（二）心遠離、（三）依遠離之三遠離。

（一）身遠離者云何？於此有比丘，遠離臥座所，〔即〕以身遠離住於阿練若、樹下、山岳、溪谷、山窟、塚墓、森林、露地、親於藁積。彼獨行，獨住，獨坐，獨臥，獨入村行乞，獨由行乞歸，獨密坐禪，獨經行，獨行，住，動作，作為，護持，維持。此是身遠離。

（二）心遠離者云何？入定於初禪者之心，遠離諸蓋。入定於第二禪者之心遠離尋、伺。入定於第三禪者之心遠離喜。入定於第四禪者之心遠離苦樂。入定於空無邊者之心遠離色想、有對想、種種想。入定於識無邊處者之心遠離空無邊處想。入定於無所有處者之心遠離識無邊處想。入定於非想非非想處定者之心遠離無所有處想。須陀洹之心遠離有身見、疑、戒禁取、見隨眠、疑隨眠及其一起之諸煩惱。斯陀含之心遠離麤之欲貪結、瞋恚結、麤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其一起之諸煩惱。阿那含之心遠離微俱之欲貪結、瞋恚結、微俱之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其一起之諸煩惱。阿羅漢之心遠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慢隨眠、有貪隨眠、無明隨眠及其一起之諸煩惱及外之一切相。此是心遠離。

（三）依遠離者云何？以煩惱、蘊、行言依。不死、涅槃言依遠離。即所有彼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也。此是依遠離。

而且引退身令樂出離之人人是身遠離。於心徧淨而達第一淨白之人人是心遠離。無依、離行之人人是依遠離。

寂者，是由一方面，寂、寂句是同一。此是不死、涅槃。即所有之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也。

即世尊如斯說：「此是寂句，此是勝妙句。即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

或又由他方面，〔寂句〕者，是所有寂之得達，寂之觸達，使寂之作證，所至之諸法。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也。此等言是寂句、救護所句、避難所句、歸依所句、無畏句、無死句、不死句、涅槃句。

「大仙」者，世尊是大仙（大求者）。〔即〕求大戒蘊、覓求、徧求，故大仙。求、覓求、徧求大定蘊、大慧蘊、大解脫蘊、大解脫智見蘊故大仙。求、覓求、徧求大闇身之摧破、大顛倒之破壞、大愛箭之拔除、大見葛藤之開解、大慢幢之撤去、大行作之寂滅、大暴流之度越、大重擔之放下、大輪迴輪轉之斷絕、大熱苦之消滅、大熱惱之安息、大法幢之舉揚故是大仙。求、覓求、徧求大念處、大正勤、大神足、大根、大力、大覺支、大八支聖道、大第一義、不死、涅槃故是大仙。又由有大權勢有情，「佛是何處耶？」「世尊是何處耶？」「天中天是何處耶？」「人牛王是何處耶？」而被求、覓求、徧求故是世尊。此成為「世尊遠離與寂句」也。

「云何見而比丘寂滅耶？」「云何見」者，是觀、考量度知、辨知、令明瞭，令自己之貪消滅耶？令瞋消滅耶？令癡消滅耶？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令寂、令寂滅、令消滅、令安息耶。比丘者，是善凡夫比丘，又是有學比丘。此「云何而比丘寂滅耶」〔之義〕。

「世間何物不取著」者，是由四取而不取著、不執、不執受、不住著。「於世間」者，是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何物」者，是如何亦成為色、受、想、行、識？此是「於世間何物亦不取著」〔之義〕。故彼之化人言：

日種大仙我尊師　敬問遠離與寂句
比丘世間云何見　寂滅何物不取著

二

世尊宣示：

障礙之根本　乃是我慢也
以真慧滅之　內有諸渴愛
為調伏其等　常應學有念

（九一六）

「世尊宣示障礙之根本是我慢悉以真慧絕滅之」〔之句中〕，障礙者，即是障礙也。〔此〕有（一）愛障礙（二）見障礙。

（一）愛障礙之根本者云何？無明是〔愛障礙之〕根本。不如理作意是根本，我慢是根本，無慚是根本，無愧是根本，掉舉是根本。此是「愛障礙之根本」。

（二）見障礙之根本者云何？無明是〔見障礙之〕根本，不如理作意是根本，我慢是根本，無慚是根本，無愧是根本，掉舉是根本。此是「見障礙之根本」。

世尊者，是尊重之同義語。又貪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癡之破壞者故是世尊。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棘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煩惱之破壞故是世尊。頒法寶、頒與、頒布者故是世尊。諸有之終熄者故是世尊。修習身、修習戒、修習心、修習慧

故是世尊。或世尊是於阿練若、森林之邊鄙而無（人）聲、無〔騷〕音、無人人之光景、應隱人而住，於禪思而用適當之臥坐所故是世尊。又世尊用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故為世尊。又世尊用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十想修習、十徧定、安般念定、不淨定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故是世尊。又世尊用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佛法故是世尊。世尊之此名，非由母所作，非由父所作，非由兄弟所作，非由姊妹所作，非由朋友、同僚所作，非由親戚、緣者所作，非由沙門、婆羅門所作，非由天神所作。云此世尊之名是在菩提樹下解脫之後與一切知智之獲得作證共同施設者。此是世尊宣示障礙者之根本。

「我慢皆以真慧絕滅之」〔之句中〕，真慧者慧也，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一〇七頁參照）……不癡、擇法、成為正見。我慢者，「於色中有我」之慢，「有我」之欲，「有我」之隨眠。「於受、想、行、識中有我」之慢，「有我」之欲，「有我」之隨眠。

「世尊宣示障礙之根本是我慢皆以真慧絕滅之」者，障礙之根本是我慢，以一切之真慧令遮滅、令絕滅、滅之、令寂滅、令滅沒、令安息。此是「世尊宣示障礙之根本是我慢皆以真慧絕滅之」〔之義〕。

「內所有諸渴愛」〔之句中〕，所有者，是普徧、一切、無殘、無餘也。此之所有者，是徧取之語。渴愛者，是色愛……乃至法愛。所謂「於內有」者，是彼渴愛於內等起故是於內有。或又於內有者是心，即心意、意所、心臟、淨白〔心〕、意、意處、意根、識、識蘊〔觸等之法〕隨順意識界。渴愛是與心意俱起、俱

生、相合、相應、同時起、同時滅、以所依一、所緣一。此是「於內有所有諸渴愛」也。

「為調伏其等，常應學有念」〔之句中〕，常者，是時在常，於一切之際，於一切時，於常時，於恒時，引續，不絕，次第如水波生之〔無間斷〕，於無間，相續，相接，於食前，於食後，於初夜，於中夜，於後夜，於新月，於滿月，於雨季，於冬季，於夏季，於青年期，於中年期，於老年期。

有念者，是由四原因而有念。〔即〕（一）對身修習身隨觀念處而有念，（二）受、（三）心、（四）對法修習〔受、心〕法隨觀念處而有念。又由他之四原因亦有念。〔即〕（一）由不念之四避而有念。（二）以念行應行諸法故而有念。（三）（以念）害破念之對治諸法故而有念。（四）不忘失念因之諸法故而有念。又由他之四原因亦有念。〔即〕（一）具備念故而有念，（二）以念能自在故而有念，（三）練達於念故而有念，（四）由念不退轉故而有念。又由他之四原因亦有念。〔即〕（一）自性存在之故而有念，（二）寂靜之故而有念，（三）寂止之故而有念，（四）具備善人法故而有念。由佛隨念而有念，由法隨念而有念，由僧隨念而有念，由戒隨念而有念，由捨隨念而有念，由天隨念而有念，由安般念而有念，由死念而有念，由身至念而有念，由寂止隨念而有念。所有念、隨念、現念、念、憶念、憶持、沈潛、不忘失、念、念根、念力、正念、念覺支、一行道（一乘道）此被言為念。具此念、正具、達、正達、成、正成具備者謂有念。

學者，於學有（一）增上戒學、（二）增上心學、（三）增上慧學之三學。

（一）增上戒學者云何？於此有比丘，具戒、住於防護別解脫律儀，具足正行與行處，於微量之罪亦起怖畏，受持而學諸之學

處。小戒蘊、大戒蘊、戒、住立、初行、自制、律儀、諸善法得達之首先、最先，此是增上戒學。

（二）增上心學者云何？於此有比丘。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尋、伺止息故，內之淨，心專一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而住。喜之捨離故，有捨而住，有念有正知而以身受樂——彼諸聖者說：「有捨有念而樂住」——具足第三禪而住。捨斷樂故，捨斷苦故，曾滅沒喜、憂故，不苦不樂，由捨念之徧淨具足第四禪而住。此是增上心學。

（三）增上慧學者云何？於此有比丘，具慧，關生滅有聖決擇，具備至正苦盡滅慧，彼如實知解此是苦，如實知解此苦之集，如實知解此苦之滅，如實知解此至苦滅之道。如實知解此是漏，如實知解此是漏之集，如實知解此成為漏之滅，如實知解此是至漏滅之道。此是增上慧學。

「為調伏彼等常應學有念」者，為調伏其等諸渴愛，為折伏，為捨斷，為寂滅，為捨遣，為安息亦應學增上戒學，亦應學增上心學，亦應學增上慧學。應學顧念此等三學。應知而學，應觀而學，應觀察而學，應於心決意而學，應以信信解而學，應勵精進而學，應令現起念而學，應等持心而學，應以慧了知而學，應知通知通而學，應以徧知徧知而學，應以捨斷捨斷而學，應以修習修習而學，應以作證作證而學，應行、應修行、應正行、應受持而行。此是「為調伏其等常應學有念」〔之義〕，故世尊宣示：

世尊宣示：

障礙之根本　乃是我慢也
以真慧滅之　內有諸渴愛
為調伏其等　常應學有念

三

所有內與外　〔皆欲〕知通法
不可為強慢　善人不說寂

（九一七）

「內之知通所有法」者，是亦所有法善法，亦是無記法，知自己之德。自己之德者云何？亦有由高貴家而出家者，亦有由大家而出家者，亦有由大財產家、富豪家而出家者，彼之親戚無論在家者出家者亦皆是有名者。亦有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者，亦有經師，亦有持律師，亦有說法師，亦有阿練若住者，亦有常乞食者，亦有糞掃衣者，亦有但三衣者，亦有次第乞食者，亦有時後不食者，亦有常坐不臥者，亦有隨處住者，亦有得初禪者，亦有得二禪者，亦有得三禪者，亦有得四禪者，亦有得空無邊處定者，亦有得識無邊處定者，亦有得無所有處定者，亦有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者。此等謂自己之德。知自己所有之德，了知、識知、別知、通達也。此是「知通所有之法」〔之義〕。

「內或外」者，是為和尚又阿闍梨於彼等有諸德。此是「內或外」。

「由此不可為強慢」，是自己之德或由他人之德不可為強慢、不可為強情、不可為慢、不可為高貢、不可為高舉、不可由彼而生慢、不可由彼而傲、不可為傲慢，不可為得得，此是「由此不可為強慢」〔之義〕。

「諸善人不說寂」者，是諸善之人、真人、善人、佛、佛弟子、辟支佛，不說「彼是寂」，不宣說，不言，不示，不施設，不確立，不開顯，不分別，不顯示，不說明。此是「諸善人不說寂」〔之義〕。故世尊宣示：

所有內與外　〔皆欲〕知通法
不可為強慢　善人不說寂

四

由其〔慢〕為「勝」　不可以為思
雖劣或等同　不可以為思
種種類〔勝德〕　〔自己應〕具備
自己妄分別　〔分別〕不可在

（九一八）

「由其慢為勝，不可以為思」者，由出生、姓別、家世、麗容、財富、〔吠陀之〕誦學、事業、技術、學術、博識、辯舌又任何之根據不可生「我是勝」之慢。此是「由其慢為勝不可以為思」〔之義〕。

「雖劣或等同，不〔可以為思〕」，由出生、姓別……乃至……任何之根據，不可生「我是劣」之慢。由出生、姓別、家世、麗容、財富、誦學、事業、技術、學術、博識、辯舌、又由任何之根據，不可生「我是等同」之慢。此是「雖劣或等同不〔可以為思〕」〔之義〕。

「具備種種類」者，是具、備、周備多種之種類。此是「具種種之類」〔之義〕。

「自己不可妄分別」〔之句中〕，自己者，是自我。不可計度、分別自我，陷入分別。此是「自己妄分別不可在」〔之義〕。故世尊宣示：

由其慢為勝　不可以為思
雖劣或等同　不可以為思
種種類〔勝德　自己應〕具備
自己妄分別　〔分別〕不可在

五

內在應成為寂靜　比丘由他不求寂
內在能成寂靜者　無我何將有非我

（九一九）

「內在應成為寂靜」者，應令寂內之貪，應令寂靜。應令寂瞋，應令寂靜。應令寂癡，應令寂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應令寂靜。此是「內在應成為寂靜」〔之義〕。

「比丘由他不求寂」者，是由念處以外、正勤以外、神足以外、根以外、力以外、覺支以外、八支聖道以外、他之不淨道、邪行道、不出路而不可求寂、寂靜、寂滅、消滅、安息，不可覓求，不可徧求。此是「比丘不由他求寂」〔之義〕。

「內在能成寂靜者」，是令寂靜內之貪者，令寂靜瞋者……乃至……令寂一切不善行，令寂靜，令寂滅，令消滅，令安息者。此是「內在能成寂靜者。」

「無我何將有非我」〔之句中〕，無有者，是否定。〔無有我〕者，是無有常見。〔無有〕非我者，是無有斷見。無有執我者，謂無有非我可脫者，無所執者則無脫者。無所脫者則無所執。阿羅漢超越執、脫，離越增、減。彼〔梵行〕已成，〔所作〕已辦……乃至……於彼無再有。此是「無我何將有非我」〔之義〕。故世尊宣示：

內在應成為寂靜　比丘由他不求寂
內在能成寂靜者　無我何將有非我

六

譬如海洋之中央　波浪不生使靜止
如斯靜止不為動　比丘到處不增盛

（九二〇）

「譬如海洋之中央，波浪不生使靜止」者，海洋是上下有八萬四千由旬之深。下方四萬由旬之水為魚鼈而動，上方四萬由旬之水為風而動。中央四千由旬之水不動、不振動、不動搖、不震、不震動、不震搖、不搖、不衝突、不動搖、不動轉、不動亂、寂滅。於其處波浪不生，海洋是靜止。如斯譬喻「海洋之中央不生波浪如靜止」〔之義〕。或又於七山之中間有西擅達羅海。其處之水不動、不振動、不動搖、不震、不震動、不震搖、不搖、不衝突、不動搖、不動轉、不動亂、寂滅。於其處不生波浪，海為靜止。如斯「譬如海洋之中央，波浪不生使靜止」〔之義〕。

「如斯靜止不為動」〔之句中〕，「如斯」者，是以譬喻對照事實之句。靜止者，於利得亦不動，不利得亦不動，名聲亦不動，不名聲亦不動，賞讚亦不動，毀訾亦不動，樂亦不動，苦亦不動，不怖動、不動搖、不震、不震動、不震駭也。此是「如斯靜止不為動」〔之義〕。

「不可不成不動」〔之句中〕，「動」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八頁參照）……貪欲、貪、不善根。捨斷此之動貪、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之者，此言為「不動。」〔彼〕為捨斷動故是不動，彼於利得亦不動，於不利得亦不動，於名聲亦不動，於不名聲亦不動，於賞讚亦不動，於顯訾亦不動，於樂亦不動，於苦亦不動，不動、不怖動、不動搖、不震、不震動、不震駭。此「如斯靜止不可不成不動」〔之義〕。

「比丘到處不增盛」〔之句中〕，增盛者，是貪增盛、瞋增盛、癡增盛、慢增盛、見增盛、煩惱增盛、業增盛之七增盛。不可

為其增盛，不可生、不可令發生、不可起、不可令生起。「到處」者，是於任何處、於任何、於何處所於內於外、於內外亦〔增益〕。此是「比丘到處不增盛」〔之義〕。故世尊宣示：

譬如海洋之中央　波浪不生為靜止
如斯靜止不為動　比丘到處不增盛

七

明眼者自內證法　請述危難之調伏
諸賢善者說行道　說定亦說別解脫

（九二一）

「明眼者請說」〔之句中〕，請說者，是請述、宣說、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明、說明，此是請說〔之義〕。明眼者，是世尊由五眼為明眼者。（即）（一）依肉眼之明眼者，（二）依天眼之明眼者，（三）依慧眼之明眼者，（四）依佛眼之明眼者，（五）依普眼之明眼者。

（一）世尊依肉眼之明眼者云何？世尊之肉眼存在青色、黃色、赤色、黑色、白色之五色。於是有青眼毛如烏摩羅華，美麗〔似〕紺碧。彼眼毛之根元黃如羯尼迦華、美麗正黃之黃金色。世尊兩方之眼球是赤如赤色甲蟲、美麗深紅。〔其〕之中央黑如濡潤之木槌子，美麗而不粗、潤濕之漆黑。其深奧是白如明星（太白金星）、美麗淨白、白、白銀也。屬於世尊身體、由宿世之善行業以生起彼之自然之肉眼，無論日中夜中普見一由旬遠近。雖具備四肢於黑闇中亦〔普見一由旬〕。〔即〕太陽沒，黑分之布薩時，於鬱茂之密林中，現大非時雨雲，如是具備四支於黑闇中亦普見一由旬。對於見色，彼之屋頂、門扉、壁柵、山岳、林藪、蔓藤、不成障礙。雖一粒胡麻示置投於〔數百萬粒〕胡麻貨中，亦可將其胡麻

粒取出。如斯世尊之肉眼原來徧淨。如斯「世尊是由肉眼明眼者」。

（二）世尊是由天眼之明眼者如何？世尊是以超人之眼，以清淨之天眼見諸有情之死、生，知隨諸有情之業趣於劣、勝、美、醜、幸、不幸〔趣〕。〔即〕「汝等！此等之有情，是具身惡行、具語惡行、具意惡行、誹謗諸聖者、有邪見、取得邪見業。彼等身壞死後，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或又汝等！此等之有情，具身善行、具語善行、具意善行、不誹謗諸聖者、有正行、取得正見業。彼等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斯超人之眼，以清淨天眼見諸有情之死、生，知隨諸有情之業趣於劣、勝、美、醜、幸、不幸〔趣〕。又世尊若願望者，亦見一世界，亦見二世界，亦見三世界，亦見四世界，亦見五世界，亦見十世界，亦見二十世界，亦見三十世界，亦見四十世界，亦見五十世界，亦見一小千世界，亦見二中千世界，亦見三千〔大千〕世界。或又可見〔其他〕有限之物。如斯世尊之天眼是徧淨。如斯「世尊是由天眼之明眼者。」

（三）世尊是由慧眼之明眼者云何？世尊是大慧者、博慧者、疾慧者、速慧者、利慧者、擇慧者、於巧慧分別有明了智。證得無礙解，達四無畏，十力之保持者、人牡牛、人師子、人龍、人良馬、人�獸、無邊智者、無邊威力者、無邊名聲者、富者、大財者、有財者、指導者、調伏者、教導者、令知者、令解者、令觀者、令欣樂者。彼世尊實是未起道之令起者、未生道之令生者、未說道之宣說者、知道者、解道者、達道者。又現今隨從於道之彼諸弟子，是倣傚〔世尊〕具備〔諸德〕而住。彼世尊實是知應知者、見應見者、於眼、於智、於法、於梵天。為告示者、告說者、義之將來者、不死之施與者、為法主、如來也。於彼世尊由慧無有不知者、不見者、不解者、不作證者，不觸者。經過去、未來、現在，

一切諸法乃由一切行相現來佛世尊之智門。若有所有應知、應知處所者，彼無論自義、他義、俱義、現世之義、來世之義、明白之義、甚深之義、隱密之義、覆蔽之義、未了之義、已了之義、無罪之義、無煩惱之義、淨白之義、第一義、彼之一切作用於佛智之中。一切之身業是隨佛世尊智而起。一切之語業是隨〔佛〕智而起。一切之意業是隨佛智而起。關於過去佛世尊有無障害智。關於未來佛世尊有無障害智。關於現在佛世尊有無障害智。應知有限之物皆是佛智。只要有〔佛〕智則盡知一切者。〔佛〕智是以限界應知者，應知者以限界〔佛〕智。超越應知者無佛智之作用，超〔佛〕智無應知之義。彼等〔與智可知之〕諸法相互於〔同一〕限界。譬如於函與蓋二者，函對蓋無餘，蓋對函無餘，相互於〔同一〕限界，如斯於佛世尊，應知者與智是相互於〔同一〕限界，只要是可知者皆是〔佛〕智。只要有佛智之知者，佛智以限界所知，所知以限界佛智。超越所知者無佛智之作用，超越佛智無所知者。彼等諸法於同一限界。佛世尊之智作用於一切諸法。一切諸法是關係於佛世尊之〔意門〕轉〔心〕，關係於意欲（速行心），關係於作意，關係於心之生起。是對一切有情佛世尊智之作用。世尊知一切有情之意樂、知隨眠、知所作、知信解、了知小塵垢、大塵垢、利根、鈍根、善行相、惡行相、易教化、難教化、能、不能之有情。含天、魔、梵天世界及含沙門、婆羅門，含天、人之人人是活動於佛智之中。譬如如何之魚、龜乃至吞舟之大魚止，亦活動於大海之中，如斯含天、魔、梵天之世界，含沙門、婆羅門，含天、人之人人是活動於佛智之中。譬如如何之鳥乃至金翅鳥止，亦活動於虛空之方域，如斯等同舍利弗有慧之人人皆是活動於佛智之方域。佛智是徧滿天、人之慧，而勝於〔彼〕。所有賢剎帝利、賢婆羅門、賢居士、賢沙門之為聰敏而長於議論，亦為射貫毛髮程度之〔練達〕，以慧解能行摧破他之諸惡見之人人，近於如來頻為質問，質問隱密覆蔽〔之義〕，彼等之質問由世尊之解說，為之解

答。而說示〔其解答〕之理由，至彼等歸投於世尊。如斯於此，世尊由所謂慧而極耀。如斯「世尊是由慧眼之明眼者」。

（四）世尊由佛眼之明眼者云何？世尊以佛眼眺望世間，〔見〕諸有情之小塵垢、大塵垢、利根、鈍根、善行相、惡行相、易教化、難教化，或又見見來世罪之怖畏而住者。譬如於青蓮之池、紅蓮之池、白蓮之池，一部之青蓮、紅蓮、白蓮生於水中，生長於水中，由未出水面而沒育於水中，一部之青蓮、紅蓮、白蓮生於水中，生長於水中，在於水面，一部之青蓮、紅蓮、白蓮生於水中，生長於水中，出於水不染著於水。如斯，世尊以佛眼眺望世間，〔見〕諸有情之小塵垢、大塵垢、利根、鈍根、善行相、惡行相、易教化、難教化，或又見見來世罪之怖畏而住者。世尊知「此者是貪行者，此是瞋行者，此是癡行者，此是尋行者，此是信行者，此是智行者。」世尊向貪行者說不淨說。世尊向瞋行者告以慈修習。世尊向癡行者則總說〔聖典〕與徧問〔義疏〕，時而令聽法，時而為令語法而使與師共住。世尊於尋行者告以安般念（數息觀）。世尊於信行之者應信樂相，〔即〕告以佛之善覺性，法之善法性，僧之善行道及自己之戒。世尊於智行者告以無常相、苦相、無我相之〔如〕觀（毘鉢舍那）之相。

譬如立於山巔者　普見下界諸人人
去愁如彼善慧者　昇法所成之殿堂
打敗生老沈憂愁　瞰視〔世間〕之人人

如斯是「世尊由佛眼之明眼者」。

（五）世尊是由普眼之明眼者云何？普眼者，是一切知智也。世尊具一切知智，正具、達、成、正成、具備。

彼不能見者　此世無何物
又不能識者　亦無不可知
可能知之者　此一切知通

如來如斯故　是為普眼者

如斯「世尊是由普眼之明眼者」。此「明眼者！請說」〔之義〕。

「自內證之法危難之調伏」〔之句中〕，自內證之法者，是抄襲，不由於傳說，不由於傳承，不由於藏〔經〕之說，不由於思擇，不由於推論，不由於行相之審思，不由於見、省思、忍，由自己之知通，自我現見之法。此是「自內證之法。」

「危難之調伏」〔之句中〕，危難者，是（一）顯現之危難與（二）隱密危難之二危難。

（一）顯現之危難者云何？〔應有〕獅子、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蛇、蠍、百足、又盜賊、既遂未遂之兇暴者。眼病、耳病、鼻病、舌病、身病、頭病、外耳病、口腔病、齒病、咳、喘息、外鼻病、熱病、老、腹病、氣絕、赤痢、腹痛、虎列剌、癩、癰、疱瘡、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抓傷、皸裂、出血、糖尿病、痔疾、疙瘩、潰瘍、膽汁等起病、痰等起病、風等起病、〔膽汁、痰、風之〕集合病、氣候變化所生病、不等姿勢所生病、傷害所生病、業報所生病、寒、暑、飢、渴、大便、小便、虻、蚊、風、炎熱、與爬行類（蛇）之接觸。此等謂顯現之危難。

（二）隱密之危難者云何？是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欲貪蓋、瞋恚蓋、昏沈睡眠蓋、掉舉惡作蓋、疑蓋、貪、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苦行。此等謂隱密之危難。

「危難」者，是由何之義為危難耶？（一）征服之故是危難。（二）至於〔善法〕之減退故是危難。（三）其處為〔不善法〕之依所故是危難。

（一）征服之故是危難者云何？彼等危難是征、征服、打勝、蹂躪、奪取、粉粹彼人。如斯征服之故是危難。

（二）至減退之故是危難者云何？彼等危難是至諸善法之減退、消滅。諸善法如何耶？是正之行道、隨順之行道、無害敵之行道、隨義之行道、法隨法之行道、諸戒之完成、諸根門之守護、對食之知量、向警寤之努力、向念、正知、四念處修習之努力、向四正勤〔修習之努力〕、向四神足〔修習之努力〕、向五根〔修習之努力〕、向五力〔修習之努力〕、向七覺支〔修習之努力〕、向八支聖道修習之努力。至此等諸善法之減退、消滅。如斯是「至減退故之危難」。

（三）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者云何？於其處此等之惡不善法生起而依止自體。譬如於洞穴，以依所洞穴之生物而橫臥，於水中依所於水之生物而生存，於林中依所於林之生物而生存，於樹上依所於樹之生物而生存，如斯於其處之諸不善法生起而依止自體。如斯「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即世尊如斯說：「諸比丘！與內住者〔煩惱〕共，與現行者〔煩惱〕共之比丘是苦而非樂住。諸比丘！與內住者共，與現行者共之比丘是苦而非樂住云何？諸比丘！於此有比丘，以眼見色後，憶念思惟當結縛而生起惡不善法。其等之惡不善法住彼之內，隨住也。故言〔彼〕與內住者共。彼等惡不善法對彼現行。故言〔彼〕與現行者共。更又諸比丘！有比丘，以耳聞聲之後，以鼻嗅香之後，以舌嘗味之後，以身觸所觸之後，以意識法之後，憶念思惟當結縛而生起惡不善法。其等之惡不善法住彼之內、隨住也。故言

〔彼〕與內住者共。彼等惡不善法於彼現行。故言〔彼〕與現行者共。如斯諸比丘！與內住者共，與現行者共之比丘是苦而非樂住」。如斯亦「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又世尊已如斯說。「諸比丘！此等三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三者云何？諸比丘！貪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諸比丘！瞋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諸比丘！癡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諸比丘！此等三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

貪生不義者　貪心使動亂
怖畏由內生　人不覺其事
貪者不知義　貪者不見法
貪征人之故　時黑暗闇冥
瞋生不義者　瞋心使動亂
怖畏由內生　人不覺其事
瞋者不知義　忿征人之故
時黑暗闇冥　癡生不義者
癡心使動亂　怖畏由內生
人不覺其事　癡者不知義
癡者不見法　癡征人之故
時黑暗闇冥

如斯亦「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又世尊如斯說：「大王！於人有三法之生起，於內生起而致不利益、苦、不樂住。三者云何？大王！於人有貪之生起，於內生起而致不利益、苦、不樂住。大王！於人有瞋之生起，於內生起而致不利益、苦、不樂住。大王！於人有癡之生起，於內生起而致不利益、苦、不樂住。大王！於人有此等三法之生起，於內生起而致不利益、苦、不樂住。

自己之〔心〕中　生起貪瞋癡

有惡心害人　如竹枯自果」

如斯亦「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又世尊如斯說：

貪瞋此處身體固　樂不樂身毛豎立生
此由〔身體〕之等起　諸〔不善〕尋〔善〕意
宛如童子等〔放〕鳥　童子如是之放棄

如斯亦「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危難之調伏」者，是危難之調伏、危難之捨斷、危難之寂滅、危難之捨遣、危難之安息、不死、涅槃。此是「自內證之法，危難之調伏」〔之義〕。

「賢善者！請說行道」〔之句中〕，請說行道者，是說正行道、隨順之行道、無害敵之行道、隨義之行道、法隨法之行道、諸戒之完成、諸根門之守護、對食知量、向警寤之努力、念、正知、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及至涅槃之行道而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此是「說行道」〔之義〕。賢善者，是其化人稱呼佛世尊。或又「尊師告法、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所說明皆是善妙、賢善、善巧、無罪而習行者」〔之義〕。此「善賢者！請說行道」〔之義〕。

「以定亦以別解脫」〔之句中〕，別解脫者，是戒、住立、初行、自制、律儀、諸善法成就之首、先首也。定者，是所有心之止住、住立、確立、均衡、不散亂、不亂意、止、定根、定力、正定。此是「以別解脫亦定。」故彼化人言曰：

明眠者自內證法　諸述危難之調伏
諸賢善者說行道　說定亦說別解脫

八

以眼不可動貪〔念〕　卑俗之論應掩耳
又亦不可貪求味　世間何物我不執

（九二二）

「以眼不可動貪〔念〕」〔之句中〕，眼之動貪者云何？於此處某者具以眼動貪〔念〕。〔即〕謂「見未見之物，超越已見之物」為見色由庭園向庭園，由花園向花園，由村向村，由街向街，由市向市，由國向國，由地方向地方，長途之旅行、無目的之旅行而住。如斯是「眼之動貪」。或又〔行乞村落〕入家家之間，行於街路，不防護〔眼根〕而行。〔即〕眺望象〔兵〕，眺望馬〔兵〕，眺望車兵，眺望步（兵），眺望女，眺望男，眺望男兒，眺望女兒，眺望店內，眺望家之入口，眺望上，眺望下，左顧右眄而行。如斯亦是「眼之動貪。」或又以眼見色已，取相，取細相。不防護此眼根者而住，應為貪憂諸惡不善法所侵，彼因不防護彼眼根而行道，不護眼根，至無眼根之律儀。如斯亦是「眼之動貪。」又譬如有一部應尊敬之沙門、婆羅門，不斷享信施之食，彼等例如耽住於觀覽舞蹈、歌謠、音樂、幻術、說相生、手鈴樂、鐃鈸樂、銅羅樂、奇術、鐵丸戲、竹棒戲、練武戲、輕業、象、鬥象、鬥馬、鬥水牛、鬥牡牛、鬥牝牛、鬥牡山羊、鬥牡羊、鬥鷄、鬥鶉、鬥杖、鬥拳、角力、模擬戰、兵列、兵團、閱兵等。如斯亦是「眼之動貪。」

眼之不動貪者云何？於此有比丘，〔行乞村落之〕入於家家之間，於街路行，防護〔眼根〕，不眺望象〔兵〕，不眺望馬〔兵〕，不眺望車〔兵〕，不眺望步〔兵〕，不眺望女，不眺望男，不眺望男兒，不眺望女兒，不眺望店內，不眺望家之入口，不眺望上，不眺望下，不左顧右眄而行。如斯是「眼之不動貪。」或又有比丘，以眼見色已，無取相，無取細相。不妨護此之眼根而住

者，應為貪憂諸惡不善法所侵故，為彼眼根之防護，彼行道，護眼根，至眼根之律儀。如斯亦是「眼之不動貪」。又譬如有一部可尊敬之沙門、婆羅門。享信施之食，例如彼等不耽住於觀覽舞蹈、歌謠、音樂、幻術、說相生……乃至……閱兵等，由如斯物觀覽之離去。如斯亦是「眼之不動貪。」

「以眼不可動貪〔念〕」者，是應捨斷，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由眼之動貪遠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住不限定之心。此是「以眼不可動貪〔念〕」〔之義〕。

「卑俗之論應掩耳」〔之句中〕，「卑俗之論」者，是三十二之無用論。即王論、賊論、大臣論、軍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物論、衣服論、乘物論、牀臥論、華鬘論、香論、親戚論、村論、街論、市論、地方論、女論、男論、英雄論、道傍論、井邊論、先亡論、種種論、俗哲學、宇宙發生論、有無論等。此是「卑俗之論」。「應掩耳」者，是由卑俗論應掩耳，應蓋、應蓋覆、應護、應守、應閉、應遮斷。此是「卑俗之論應掩耳」〔之義〕。

「又亦不可貪求味」〔之句中〕，「味」者，是根味、幹味、皮味、葉味、華味、果味、酸、甘、苦、辛、鹹、鹼、收斂〔味〕、澀〔味〕、美〔味〕、不味、冷、熱。貪求味之一部沙門、婆羅門。彼等以舌端不斷徧求最高之味而彷徨。彼等得酸味，〔飽於彼〕而徧求不成酸〔味〕。得不成酸而徧求酸……乃至……得冷而徧求熱，得熱而徧求冷。彼等以所得之各各物為不滿足，更徧求他之物，貪可意之諸味，貪求、貪覓、昏迷、縛著、懸、懸著、礙著。捨斷此之味愛、正斷……乃至……以智火所燒者，如理省察，不為戲，不為憍慢，不為裝飾，不為莊嚴，為存續此身體，為維持、為止害，是「〔如斯我無舊之苦痛，不生新之苦痛，又於我存命與無罪〕安樂而住」，於攝益梵行之限內受用食物。譬如於植林之限度焚燒林藪，或又譬如於運貨物之限度注油於車軸，或又

譬如於度難所（沙漠）之限度，〔殺〕子而食其肉，如斯比丘如理省察，不為戲……乃至……為無罪與安樂住〔於攝益梵行之限度〕受用食物。〔彼〕捨斷味愛、除去、滅除、應令之滅無。為由味愛遠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又亦不可貪求味」〔之義〕。

「世間何物我不執」〔之句中〕，我執者，是愛我執與見我執之二我執……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我執……乃至……此是見我執。捨斷愛我執，捨遣見我執，我不執眼、不執、不執取、不住著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施主家、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見聞覺識之諸法，我不執、不執、不執取、不住著。「何物」者，是任何可成色、受、想、行、識之物。於世間者，是惡趣世間……乃至（八頁參照）……而於處世間。此是「世間何物我不執」〔之義〕。故世尊宣示：

以眼不可動貪〔念〕　卑俗之論應掩耳
又亦不可貪求味　世間何物我不執

九

當以病觸所觸時　比丘決不可悲泣
又亦不可熱望有　對諸恐怖不震駭

（九二三）

「當以病觸所觸時」者，是所觸於病觸、所襲、所圍、於具〔病觸〕時。〔即〕所觸於眼病、所襲、所圍、使具時、是耳病、鼻病、舌病、身病、頭病、外耳病、口腔病、齒病、咳、喘息、外鼻病、熱病、老腹病、氣絕、赤痢、腹痛、虎列剌、癩、瘡、疱

瘡、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抓傷、皸裂、出血、糖尿病、痔疾、疙瘩、潰瘍、膽汁等起病、痰等起病、風等起病〔膽汁痰風之〕集合病、氣候變化所生病、不等姿勢所生病、傷害所生病、業報所生病、寒、暑、飢、渴、大便、小便、虻、蚊、風、炎熱、爬行類（蛇）之接觸而觸，所襲、所圍，具此之時。此是「當以病觸所觸時」〔之義〕。

「比丘決不可悲泣」者，是不可哭、悲哭、涕哭、悲泣、哭歎、悲歎、泣言、涕泣、號泣、哭泣、慟哭不可生、不可發生、不可起、不可生起。「決」者，是決定，無論對何處，雖在內，雖在外，雖在內外。此是「比丘決不可悲泣」〔之義〕。

「又亦不可熱望有」者，是不可熱望欲有，不可熱望色有，不可熱望無色有，不可切望、不可翹望。此是「又亦不可熱望有」〔之義〕。

「對諸恐怖不震駭」〔之句中〕，恐怖者，是如由一方面，怖畏、恐怖亦同一。即世尊如此說示：「今此之怖畏、恐怖非來耶？」〔此之怖畏恐怖〕者，是言外所緣之獅子、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蛇、蠍、百足、盜賊又既遂未遂之兇暴者。又由他之方面，怖畏者，是內心等起之怖畏、可怖畏、身硬直、身毛豎立、心之悚懼、駭怖。生之怖畏、老之怖畏、病之怖畏、死之怖畏、王之怖畏、賊之怖畏、火之怖畏、水之怖畏、自責之怖畏、他責之怖畏、刑罰之怖畏、惡趣之怖畏、波浪之怖畏、蛟龍之怖畏、旋流之怖畏、鰐魚之怖畏、生活之怖畏、污名之怖畏、於眾中怯懦之怖畏、可怖畏、身硬直、身毛豎立、心之悚懼駭怖。

「對諸恐怖不震駭」者，雖是見又聞諸恐怖亦不可怖動，不可悚怖，不可震駭，不可駭，不可駭怖，不可戰駭，不可怖畏，不可陷於戰慄。無恐怖，身無硬直，無駭怖，不可逃走，捨斷怖畏恐

怖，應除去身毛豎立而住。此是「對諸恐怖不震駭」〔之義〕。故世尊宣示：

當以觸病所觸時　比丘決不可悲泣
又亦不可熱望有　對諸恐怖不震駭

一〇

食物與飲物　噉食與衣服
已得不貯藏　不得無懼怖

（九二四）

「食物與飲物噉食與衣服」〔之句中〕，「食物」者，是飯、酸粥、麥粉、魚、肉。飲物者，是八種飲物。〔即〕菴婆果之飲物、閻浮果之飲物、有種蕉〔蔗蔗〕之飲物、無種蕉〔香蕉〕之飲物、蜜之飲物、葡萄之飲物、蓮根之飲物、麤澀果之飲物。更有八種之飲物。（即）俱舍菴婆果之飲物、棗果之飲物、酥之飲物、油之飲物、粥之飲物、牛乳之飲物、味之飲物。噉食者，是麥粉之噉食、菓子之噉食、根之噉食、樹皮之噉食、葉之噉食、花之噉食、果實之噉食。衣服者，是六種衣。〔即〕亞麻、綿、絹、毛、麻、苧、麻之〔衣〕。此是「食物與飲物，噉食與衣服」〔之義〕。

「已得不貯藏」〔之句中〕，已得者，是獲、得達、獲得。〔即〕不由詭詐，不由虛談，不由現相，不由激磨，不由葉之施與，不由果之施與，不由沐浴水之施與，不由洗粉之施與，不由以利成利，不由木之施與，不由竹之施與，不由浴土（石鹼）之施與，不由楊枝之施與，不由口漱水之施與，不由諂諛，不由胡亂之語，不由採取奉承之語，不由蔭口，不由家相學，不由賤劣學，不由手足判斷學，不由占星學，不由通使，不由遣使，不由走使，不由醫業，不由普請，不由食物之贈答，不由施物之贈答，如法正當得已、而護而得達、獲得。此是「已得」。「不貯藏」者，是不可

食物之貯藏、飲物之貯藏、衣服之貯藏、乘駕之貯藏、臥牀之貯藏、香之貯藏、食味之貯藏，不可生、不可發生、不可起、不可生起，此是「已得不貯藏」〔之義〕。

「彼等不得亦無懼怖」者，是「我不得食物」，「我不得飲物」，「我不得衣物」，「我不得施主家」，「我不得眾」，「我不得住居」，「我不得利得」，「我不得名聲」，「我不得賞識」，「我不得樂」，「我不得衣服」，「我不得食物」，「我不得臥坐所」，「我不得病者資具藥品」，「我不得看病者」，「我不被認為存在」不可怖，不可駭怖，不可懼怖，不可怖畏，不可陷於戰慄。無恐怖，身無硬直，無駭怖，不可逃走。捨斷怖畏恐怖，應去除身毛豎立而住。此是「彼等不得亦不懼怖」〔之義〕。故世尊宣示：

食物與飲物　噉食與衣服
已得不貯藏　不得不懼怖

一一

靜慮者不可彷徨　離惡作不為放逸
更無聲於臥坐所　比丘應為如是住

（九二五）

「靜慮者不可彷徨」〔之句中〕，靜慮者，是由初禪靜慮者、由第二禪靜慮者、由第三禪靜慮者、由第四禪靜慮者、由有尋有伺禪靜慮者、由無尋唯伺禪靜慮者、由無尋無伺禪靜慮者、由有喜禪靜慮者、由無喜禪靜慮者、由喜俱禪靜慮者、由可意俱禪靜慮者、由樂俱禪靜慮者、由捨俱禪靜慮者、由無相禪靜慮者、由無願禪靜慮者、由世間禪靜慮者、由出世間禪靜慮者、樂禪，專注一境，成為重最上善。此是靜慮者。

「不可彷徨」〔之句中〕，彷徨者云何耶？於此處某者彷徨，具備彷徨性。〔即〕由庭園向庭園，由花園向花園，由村向村，由街向街，由市向市，由國向國，由地方向地方，長途旅行，住耽於無目的地之旅行。如斯是彷徨。或又有比丘於僧伽藍之中而具備彷徨性。無目的，無理由，掉舉，心不為寂滅，由僧房行於僧房，由精舍行於精舍，由片屋頂家行於片屋頂家，由台觀行於台觀，由平屋行於平屋，由山窟行於山窟，由洞穴行於洞穴，由小屋行於小屋，由重閣行於重閣，由樓房行於樓房，由圓屋行於圓屋，由寶庫行於寶庫，由集會所行於集會所，由假屋行於假屋，由樹下行於樹下。或又諸比丘行於坐處，其處〔比丘〕唯一人居，〔自加〕為第二人，二人居為第三人，三人居為第四人而在於其處為諸多之綺語。所謂王論、賊論、大臣論、軍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物論、衣服論、乘物論、牀臥論、華鬘論、香論、親戚論、村論、街論、市論、地方論、女論、男論、英雄論、道傍論、井邊論、先亡論、種種論、俗哲學、宇宙發生論、有無論等。如斯是「彷徨」。「不可彷徨」者，是應捨斷彷徨、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遠離彷徨，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應行、應正行、應動作、應行動、應護持、應持續。應令喜獨坐、樂獨坐。彼勤勵於內心之止（奢摩他），不輕視禪，具備觀（毘鉢舍那），常赴於空閑處，為靜慮者、樂禪、專注一境，應重最上義者。此是「靜慮者不可彷徨」〔之義〕。

「離惡作不成放逸」〔之句中〕，惡作者，是手之惡作亦為惡作，足之惡作亦為惡作，手足之惡作亦為惡作。想不許為許可，想許可而不許，想有罪為無罪，想無罪為有罪。如斯之惡作（後悔）、追悔、追悔性、心之後悔、意悔恨、此謂之惡作。又由作、不作之二原因而惡作、心之後悔、起意悔恨。作不作之故而惡作、心之後悔、起意悔恨者如何？乃「我作身惡行，我不作身善行」是惡作、心之後悔、起意悔恨。「我作語惡行」，「我作意惡行」，

「我作殺生，我不作離殺生是惡作……乃至……起意悔恨。」「我作偷盜」，「我作邪欲行」，「我作妄語」，「我作兩舌」，「我作惡口」，「我作綺語」，「我作貪欲」，「我作瞋恚」，「我作邪見，我已不作正見」而惡作、心之後悔、起意悔恨。如斯「作不作之故惡作、心之後悔、起意之悔恨」。或又「我不完成諸戒」，「我不守護諸根之門」，「我於食不知量」，「我不勵警寤」，「我不具備念、正知」，「我不修習四念處」，「我不修習四正勤」，「我不修習四神足」，「我不修習五根」，「我不修習五力」，「我不修習七覺支」，「我不修習八支聖道」，「我不徧知苦」，「我不捨斷集」，「我不修習道」，「我不作證滅」，而惡作、心之後悔，起悔恨意。

「離惡作」者，是應遠惡作、應離，捨斷惡作、除去、滅除、應令滅無，遠離惡作、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為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離惡作」〔之義〕。

「不成放逸」者，是如恭敬作諸種善法，常作、堅住而作、不為萎縮行，不放棄行之欲，不放棄責任，「於任何時我未完成之戒蘊應令完成耶！又如既完成之戒蘊於此以慧應令助長耶！」對諸種善法於此所有欲、精進、勇猛、努力、力勢、不退、念、正知、熱心、精勤、決意、勤勵、有不放逸。「任何時我未完成之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應令完成耶！」又「任何時我應徧知未徧知苦耶！應捨斷未捨斷之煩惱耶！應修習未修習之道耶！應作證未作證之滅耶！」而對諸善法於此所有欲、精進、勇猛、努力、力勢、不退、念、正知、熱心、精勤、決意、勤勵、有不放逸。此是「離惡作不成放逸」〔之義〕。

「更無聲於坐臥所，比丘應為如是住」〔之句中〕，「更」者，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坐所」者，是坐處。〔即〕牀、椅子、座蒲團、

蓆、皮革、草蓐、柴蓐、蒿蓐。「臥所」者，是臥坐所。〔即〕是精舍、片屋頂家、台觀、平屋、洞窟。此是「坐臥所」〔之義〕。「更無聲於坐臥所，比丘應為如是住」者，是無人聲，無騷音，無人人之景象，應隱人而住，行禪思適當臥坐所，應住，應動作，應行動，應護持，應持續，應維持。此是「更無聲於坐臥所，比丘應為如是住」〔之義〕。故世尊宣示：

靜思者不可彷徨　離惡作不為放逸
更無聲於坐臥所　比丘應為如是住

一二

不可屢屢為睡眠　應行警寤為熱心
諂笑戲婬與瞢憒　及與嚴飾應捨斷

（九二六）

「不可屢屢為睡眠」，晝夜為六分，五分應為警寤，一分應睡眼。此是「不可屢屢為睡眠」〔之義〕。

「應行警寤為熱心」者，於此有比丘，晝依經行與坐禪而由諸障法令心徧淨。於初夜由經行與坐禪依諸障法令心徧淨。於中夜右脇為下，如獅子臥脚與脚重疊，有念有正知而作意起想已而臥。於後夜起而依經行與坐禪而由諸障法令心徧淨。應行警寤者，是應行警寤，應行修，應常習。此是「應行警寤」〔之義〕。「為熱心」者，是熱心精進。即是所有心之勤精進、勇勤、發勤、精勤、精進、勇猛、努力、力勢、堅固、緊張發勤、不棄欲、不棄重擔、重擔堅持、精進、精進根、精進力、正精進。言「成為熱心者」者具此之熱心、正具、達、正達、成、正成、為具備者。此是「應行警寤為熱心」〔之義〕。

「諂、笑、戲、婬與瞢憒，及與嚴飾應捨斷」〔之句中〕，瞢憒者，是所有瞢憒、倦怠、瞢憒性、瞢憒意、懶惰、怠惰、懶惰性。此是「瞢憒」。

「諂」者，是欺瞞行言為諂。於此處某者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為隱蔽而願惡欲。〔即〕思惟「我願勿知惡行」，「我勿知惡行」，言「我勿知〔惡行〕」，而語〔隱蔽之〕語，言「我勿知〔惡行〕」以身努力。如斯所有諂、諂曲、誇大、欺瞞、偽善、虛偽、蔽惡、詭詐、詐欺、隱匿、隱蔽、不明示、不顯示、隱閉、惡行為，此言為諂。

「笑」者，此處某者現齒極笑。即世尊如斯說：「諸比丘！於聖者之律現齒極笑者，此是兒童之所作。」

「戲」者，是（一）身戲（二）語戲之二戲。

（一）身戲者云何？〔人人〕以象戲，以馬戲，以車戲，以弓戲，以八條盤碁戲，以十條盤碁戲，以無盤碁戲，以蹴石戲，以拔取戲，以投骰子戲，以棒打戲，以筆手遊戲，以骰子戲，以葉笛戲，以玩具鋤戲，以倒立戲，以風車戲，以玩具枡戲，以玩具弓戲，以文字判戲，以意志判戲，以倣傚殘障者戲。此是「身戲」。

（二）語戲者云何？是口太鼓、口阿蘭巴達、口典底瑪笳、口瓦利瑪笳、口貝魯拉笳、口達茲達利笳、舞戲、舞蹈、詩歌、戲言。此是語戲。

婬法者，是所有不妙法、野卑法、賤劣法、麤惡、穢污、密事而為二人所成就者。由何被言為婬法耶？

（婬法）有貪，有染貪，有（煩惱）之流漏，有纏結，成為善心被奪（煩惱）之同似二人之行法。由何而言為婬法？〔婬法〕

者，有貪、有貪染。有〔煩惱〕之流漏、有纏結、被奪善心為〔煩惱〕同似二人之〔行〕法，由此言婬法。譬如二人之爭鬥者言為婬者，二人之口論者言為婬者，二人之議論者言為婬者，二人之異諍者言為婬者，二人之諍論者言為婬者，二人之論議者言為婬者，二人之談論者言為婬者，如斯〔婬法〕有貪、有染貪、有流漏、有纏結、心被奪同似二人之〔行〕法。由此而言為婬法。

嚴飾者，是二嚴飾。（一）有在家者之嚴飾，（二）有出家者之嚴飾。

（一）在家者之嚴飾者云何？是髮鬚、華鬘、薰香、塗料、瓔珞、飾物、美衣裝、纏頭襟、塗香、按摩、沐浴、洗髮劑、鏡、眼藥、華鬘、塗油、白粉、口紅、腕環、髮飾、杖、棒、劍、傘蓋、有彩色之履物、髻、寶珠、扇、長短之白衣等。此是「在家者之嚴飾。」

（二）出家者之嚴飾者云何？是美飾之衣服、美飾之鉢，或此污穢身外部諸資具之美飾、嚴飾、奢侈、驕奢、貪求、貪求性、浮薄、輕佻。此是「出家者之嚴飾。」

「諂、笑、戲、婬與瞢憒，及與嚴飾應捨斷」者，是瞢憒、諂、笑、戲、婬法、嚴飾與……附隨品、附屬品、含資具——應捨斷，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此是「瞢憒、諂、笑、戲、婬、嚴飾應捨斷」〔之義〕。故世尊宣示：

不可屢屢為睡眠　應行警寤為熱心
諂笑戲婬與瞢憒　及與嚴飾應捨斷

一三

魔法占夢或占相　又為占星不可行
占鳥獸聲懷妊術　治療弟子不可習

「魔法占夢或占相，又為占星不可行」〔之句中〕，魔術師是行魔法。〔即〕都市頻臨危險時，又戰爭勃發時，敵者在敵軍中令生疫病，令生災厄，令生疾病，令起激病，令起虎列剌，令起熱病，令起赤痢，如斯魔術師行此魔法。占夢者行占夢。〔即〕「晨早時見夢者斯有報果。正午時見夢者斯有報果。傍晚時見夢者斯有報果。於初夜、於中夜、於後夜〔見夢者斯有報果。〕右脇於下而臥者、左脇於下而臥者、仰臥者、伏臥者、於〔夢〕中見月者、見太陽者、見大海者、見須彌山王者、見象者、見馬者、見車者、見步行者、見軍隊者、見美庭園者、見美林者、見美土地者、見美蓮池者斯有果報。」如斯占夢者所占夢。占相者行「占相」。〔即判〕寶珠之相、杖之相、衣服之相、刀之相、矢之相、弓之相、武器之相、女之相、男之相、女兒之相、男兒之相、下婢之相、下僕之相、象之相、馬之相、水牛之相、牡牛之相、牝牛之相、牡山羊之相、牡羊之相、鷄之相、鶉之相、大蜥蜴之相、耳飾之相、龜之相、鹿之相等。如斯占相者行占相。占星者行占星。〔即〕對二十八宿，「此星之時應入家，此星之時應結棟飾。此星之時應結婚。此星之時應初扇。此星之時應住家」。如斯占星者行占星。

「魔法占夢或占相，又為占星不可行」，魔法不可行占夢、占相、占星，不可行，不可正行，不可受持而行。或又不可取〔具等〕，不可把取，不可持，不可把持，不可觀察，不可行。此是「魔法占夢或占相，又為占星不可行」〔之義〕。

「占〔鳥獸〕聲懷姙術，我〔弟子〕治療不可習」〔之句中〕，占聲者，是獸輪。獸輪者是判獸輪。〔即〕知鳥或四足獸之鳴吼〔聲之意味〕。如斯，獸輪者是判獸輪。懷姙術者是令懷姙。由二原因而不懷姙。〔即〕寄生蟲與〔身內之〕風之動亂而成。為驅除寄生蟲與〔身內〕風之動亂，〔懷姙術者〕令服湯藥。如斯，

懷妊術者令之懷妊。治療者，是眼科、外科、治身（內科）、精神病科、小兒科之五治療也。「我弟子」（信奉者）者，是佛之信奉者、法之信奉者、僧之信奉者。彼信奉世尊為我〔而信奉〕，世尊攝取彼之人。即世尊如斯說：「諸比丘！」是行詭詐、強情、虛談、婬猥、高貢、不等持所有之比丘，此諸比丘！彼等非我之信奉者。彼等諸比丘是由此法、律而離去，彼等於此法、律之中無至增大、增進、廣大。然而諸比丘！不詭詐、不虛談、賢善、不強情、善等持所有之比丘，此諸比丘！彼等是我之信奉者。彼等諸比丘是不由此法、律而離去。彼等於此法、律之中，至於增大、增進、廣大。

詭詐強情與虛談　婬猥高貢不等持
彼等等正覺者說　於法之中無增進
賢善不詭詐虛談　不強情而善等持
彼等等正覺者說　於法之中實增進

「占聲或懷妊術或治療我〔弟子〕不可習」者，是占聲或懷妊術或治療，我〔弟子〕不可習，不可習行，不可常習，不可行，不可正行，不可受持不可動作。或又〔其等〕不可取，不可把取，不可持，不可把持，不可觀察，不可行。此是「占聲或懷妊術或治療我〔弟子〕不可習」〔之義〕。故世尊宣示：

魔法占夢或占相　又為占星不可行
占鳥獸聲懷妊術　治療弟子不可習

一四

被毀訾不可悚怖　賞讚比丘勿高舉
貪與貪婪及慳恪　忿與兩舌應除卻

（九二八）

「被毀訾不可悚怖」於此處某者出生、姓氏、家世、麗容、財、誦學、事業、技術、學術、博識、辯舌、又由任何根據毀訾比丘，叱責、誹謗。〔比丘〕被毀訾、被叱責、被誹謗，為〔其〕毀訾、叱責、誹謗不可怖動，不可悚怖，不可震駭，不可駭，不可駭怖，不可戰駭，不可怖畏，不可陷於戰慄。無恐怖，身無硬直，無駭怖不可逃走。捨斷怖畏恐怖，應除去身毛豎立而住。此是「被毀訾不可悚怖」〔之義〕。

「賞讚比丘不可高舉」者，於此處某者出生……乃至……又由任何之根據賞讚比丘，讚嘆，稱譽，讚說。〔比丘〕被賞讚，被讚嘆，被稱譽，被讚說，由〔其〕賞讚，讚嘆，稱譽，讚說不可為高慢，不可高舉，不可慢，不可強〔慢〕。由此不可生慢，不可為結縛。由此不可傲，不可傲慢，不可得意而然。此是「比丘被賞讚勿高舉」〔之義〕。

「貪與貪婪及慳、忿、兩舌應除卻」〔之句中〕，「貪」者，是所有之貪、貪婪、貪婪性、染貪、染愛、染愛性、貪欲、貪、不善根。「慳」者，是住處慳……之五慳……乃至（本卷三頁參照）……把持言慳。忿者，是所有心之瞋害、瞋恨、瞋恚、違逆、怒、激怒、大激怒、瞋、激瞋、大激瞋、心之恚、意之激瞋、忿、忿怒、忿怒性、瞋、瞋怒、瞋怒性、恚、恚怒、恚怒性、違背、違逆、憤怒、憤慨、心之不適意。兩舌者，於此處某者行兩舌語。〔即〕由此處聞而為分裂此處人人之間於彼處而話，又由彼處聞而為分裂此處人人之間於此處而話，如斯令和合人人之分裂，助長分裂人人之分裂。樂不和，喜不和，歡不和，語不和語。此謂之兩舌。又由二原因為兩舌。〔即〕（一）欲被愛，又（二）意圖分裂。

（一）欲被愛而行兩舌者云何？「我是此人之所愛、所適意、所信賴，所親密，為朋友」如斯欲被愛而行兩舌。

（二）意圖分裂而行兩舌者云何？「如何者此等之人人相分、相離、不和、將為二者、將成二分、將成二黨、將分裂不和合，苦而不樂住」如斯是為欲分裂而行兩舌。

「貪及慳、忿、兩舌應除卻」者，是貪、慳、忿、兩舌應除卻、應捨斷、應除去、應滅除、應使之滅無。此是「貪及慳、忿、兩舌應除卻」〔之義〕。故世尊宣示：

被毀訾不可悚怖　賞讚比丘勿高舉
貪與貪婪及慳恪　忿與兩舌應除卻

一五

不可從事於交易　比丘決不可誹謗
又不可親著於村　人欲利得勿虛談

（九二九）

「不可從事於交易」者，於律中，所禁止之交易〔買賣〕非此處之意義。

從事交易者云何？是五〔資具〕及鉢、或衣服或欺瞞某等之資具，或冀求增加而與〔他比丘〕交換。如斯是從事交易。不從事交易者云何？五〔資具〕及鉢或衣服或無欺瞞某等之資具之事，或無冀求增加之交換。如斯是非從事交易。

「不可從事於交易」者，是不可從事於交易，不可營，應捨斷交易，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遠交易、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不可從事於交易」〔之義〕。

「比丘決不可誹謗」〔之句中〕，行誹謗之煩惱者云何？於某沙門、婆羅門有神變，有天眼，有知他心。彼等於遠雖然得見，雖

於近不能見〔他〕，以心知解〔他人之〕心。又於天神而有神變，有天眼，有知他心。彼等雖然於遠得見，雖於近不能見〔他〕，以心知解〔他人之〕心，彼等由麤煩惱、中煩惱、又細煩惱而行他之誹謗。

麤煩惱者云何？是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也。此等言麤之煩惱。

中煩惱者云何？是欲尋、恚尋、害尋，此等言中之煩惱。

細煩惱者云何？是親里尋、國土尋、不死尋，關係於他人之憐愍尋，關係於利得恭敬讚歎尋，關係於不輕賤尋。此等言細之煩惱。彼等由麤煩惱、中煩惱，細煩惱而行誹謗。

「不可誹謗」者，是不可作誹謗諸煩惱，不可生、不可令發生、不可起、不可令生起。捨斷行誹謗之諸煩惱，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遠去誹謗諸煩惱、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決者，決定也，無論關於何，雖於何處、於內、於外，於內外。此是「比丘決不可誹謗」〔之義〕。

「又不可親著於村」〔之句中〕，著於村者云何？於此有比丘，於村與諸在家者於交際而住，共喜，共悲，彼等幸福時，〔己〕亦幸福，彼等不幸時，〔己〕亦不幸，於彼等應行事業時自行奔走。如斯是「著於村。」或又有比丘於晨早時著衣，持鉢、衣入村又於街而行乞，不護身，不護語，不令現起念，不護心，不防護諸根。彼著於此處彼處，執於此處彼處，縛於此處彼處。而墮於、不幸毀失。如斯是「著於村。」

不著於村者云何？於此有比丘，不交際諸在家者而住，不共喜，不共悲，彼等幸福時〔己〕亦不為幸福，彼等不幸時〔己〕亦不為不幸，彼等有應行諸事業時，自己無奔走。如斯是「不著於

村。」或又有比丘於晨早時著衣，持鉢、衣入村又於街而行乞，護身，護語，護心，令現起念，防護諸根。彼不著於此處彼處，不執於此處彼處，不縛於此處彼處，於此處彼處無墮於不幸毀失。如斯是「不著於村。」

「又不可親著於村」者，於村不可著，不可執，不可令被縛，不可令被繫縛，不貪求，不貪覓，不昏迷，不縛著，應離貪求……乃至（前卷六一頁參照）……應自住於梵。此是「又不可親著於村」〔之義〕。

「人欲利得勿虛談」〔之句中〕，「虛談」者云何？依止於利得、恭敬、名聲，有惡欲而敗於欲，有眼〔貪〕食味，重世間法者，對他之人人無問虛談、虛談、極虛談、讚虛談、極讚虛談、纏絡語、極纏絡語、舉揚語、極舉揚語、追從、諂諛、荒唐語、取奉承語、蔭口語，其時，行〔詐〕而柔軟之語，行親密之語，行慈愛之語，行不粗暴之語。此是虛談。又由二方面向人人虛談。（即）（一）貶下自己高揚他人向人人行虛談，又（二）高揚自己貶下他人向人人行虛談。

（一）貶下自己高揚他人向人人行虛談者云何？言：「卿等是我之大繞益者。我依卿等，他之人人亦與我又作思惟得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依卿等與卿等相識〔以來〕，嘗父母授與我之名〔今〕已消失。我由卿等而知『某氏（貴氏）之被護者』『某女（貴女）之被護者』之稱名」。是貶下自己高揚他人而向人人行虛談。

（二）高揚自己貶下他人向人人行虛談者如何？言：「我是卿等之大饒益者。卿等由我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離殺生，離偷盜，離邪欲行，離妄語，離穀酒、果酒等放逸原因。我授卿等總說（聖典），授徧問（義疏），說布薩，決心新業。然卿等棄我而

恭敬他之人人，尊重、尊敬、奉事、敬重。」如斯是「高揚自己貶下他人向人人行虛談」。

「人欲利得勿虛談」者，是利得為因，利得為原因，為令生起利得，徧求利得，不可而向人人虛談，應捨斷虛談，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遠去虛談，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無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人欲利得勿虛談」〔之義〕。故世尊已宣示：

不可從事於交易　比丘決不可誹謗
不可親著又於村　人欲利得勿虛談

一六

比丘不可成誇大　〔受施〕勿語策劃語
三業傲慢不可學　異執之論不可論

（九三〇）

所謂「比丘不可成誇大」，於此處某者誇大、誇言。〔即〕彼誇：「我戒具足」，「我務具足」，「我戒、務具足」，又出生、姓氏、家世、麗容、財、事業、技術、學術、博識、辯舌，又由某種之根據而〔誇〕，誇言：「由高貴家出家」，「由大家出家」，「由大財產家出家」，「由富豪家出家」，「是經師」，「是持律師」，「是說法師」，「是阿練若住者」……乃至……（一二三～一二四頁參照）……「得非想非非想定」。如斯不可跨言，應捨斷誇言，應除去，應滅除，應使滅無。為遠離誇言、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比丘不可成誇大」〔之義〕。

「受施勿語策劃語」〔之句中〕，策劃語者云何？於此處某者語策劃衣服受施之語，語策劃食物受施之語，語策劃臥坐所〔受施

之〕語，語策劃病者資具藥品〔受施之〕語。此是「策劃語」。或又為衣服，為食物，為臥坐所，為病者之資具藥品，亦語真實，亦語虛妄，亦語兩舌，亦語不兩舌，亦語惡口，亦語不惡口，亦語綺語，亦語不綺語，亦語真慧語，此亦是「策劃語」。或又有信樂心向他之諸人說示法。「然！當聽我法。聽後，當信樂法。如信樂者，當向我行信樂行相（應行信施）。」此亦是「策劃語」。

「不可語策劃語」，於說法之語亦不可含，〔受施〕策劃語，不可說，不可話，不可說明，不可言說。應捨斷策劃語，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為遠離策劃語，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心而住。此是「不可語策劃語」〔之義〕。

「三業傲慢不可學」〔之句中〕，傲慢者，是（一）身傲慢，（二）語傲慢，（三）意傲慢之三傲慢。

（一）身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1）雖於僧伽中亦示身傲慢，（2）雖於眾中亦示身傲慢，（3）雖於食堂中亦示身傲慢，（4）雖於暖房中亦示身傲慢，（5）雖於水浴場亦示身傲慢（6）雖入村行乞之家家間亦示身傲慢，（7）雖入家家之間亦示身傲慢。

（1）於僧伽中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於僧伽中行動不謹慎，衝當諸長老比丘而立、衝當而坐、立於前、坐於前、坐於高座、被衣至頭而坐，忽然起立講話，肱亂動而講話，如斯是於僧伽中示身傲慢。

（2）於眾中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於眾中行動不謹慎，諸長老比丘無履經行而自己則著履經行，彼等於低經行處經行，而自己高經行處經行，彼等經行地上，而自己經行經行處，於

彼等前立衝當、坐衝當、立於前、坐於前、坐高座、被衣至頭而坐，忽然起立講話，肱亂動而講話，如斯是於眾中示身傲慢。

（3）於食堂中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於食堂中行動不謹慎，侵害諸長老比丘而坐，由座拒外諸新學比丘，衝當諸長老比丘而立、衝當而坐、立於前、坐於前、坐於高座、被衣至頭而坐，忽然立而講話，肱亂動而講話。如斯是於食堂中示身傲慢。

（4）於暖房中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於暖房中動作不謹慎，衝當諸長老比丘而立、衝當而坐、立於前、坐於前、坐於高座、無諮問諸長老比丘而燒薪，閉戶肱亂動而講話。如斯是於暖房中示身傲慢。

（5）於水浴塲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於水浴塲行動不謹慎，衝當諸長老比丘而下行、下行於前、衝當而浴、前而浴、衝當而上、前而上。如斯是於水浴塲示身傲慢。

（6）入村行乞之家家間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入於村行乞之家家間，行動不謹慎，衝當諸長老比丘而行，行於前、出而亦行於諸長老比丘之前。如斯是入於家家之間示身傲慢。

（7）入家家之間示身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入家家之間，雖由〔在家之人〕言：「尊師！請勿入」而亦入家中，雖言「尊師！請勿立」而亦立，雖言「尊師！請勿坐」，而亦坐，雖無餘地之處亦入，無餘地之處亦坐，主婦、良家之女、少女之坐，良家之祕密關閉之內室，亦突然入其處，觸擊幼子之頭。如斯是入家家之間示身傲慢。

（二）語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1）雖於僧伽中亦示語傲慢，（2）雖於眾中亦示語傲慢，（3）雖入家家之間亦示語傲慢。

（1）於僧伽中示語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於僧伽中行動不謹慎，不諮問諸長老比丘而語法、問答、〔於布薩日〕誦波羅提木叉（戒條），立而講話，肱亂動而講話。如斯是於僧伽中「示語傲慢。」

（2）於眾中示語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於眾中行動不謹慎，不諮問諸長老比丘而語法、問答、忽然立起講話，肱亂動而講話，對來〔僧〕園諸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語法、問答、忽然起立講話，肱亂動而講話，如斯是於眾中示語傲慢。

（3）入家家之間示語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入家家之間，向婦人、少女如斯言：「某名！某姓！有何耶？有粥耶？有食物耶？有噉食耶？」「我等不飲何物，不食何物，不噉何物」，又「有何物耶？與我何物耶？」作種種之語。如斯是「入家家之間示語傲慢」。此是語傲慢。

（三）心傲慢者云何？於此處某者非由高貴之家出家，而自己見為等於高貴家之出家者。非由大家之出家，自己見為自己等於由大家之出家者。非由大財產家之出家，自己見為等於由大財產家之出家者。非由富豪家之出家，自己見為等於由富豪家之出家者。非是經師，自己見為與經師等。非是持律師、非是說法師、非是住阿練若、非是常乞食者、非是糞掃衣者、非是但三衣者、非是次第乞食者、非是時後不食者、非是常坐不臥者、非是隨處住者，自己見為等於隨處住者〔等〕。非得初禪者、自己見為等於得初禪者。非得第二禪者、非得第三禪者、非得第四禪者、非得空無邊處定者、非得識無邊處定者、非得無所有處定者、非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者、自己見為等於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者〔等〕，此是心傲慢。

「不可學傲慢」者，是不可學傲慢、不可行、不可正行、不可行受持。應捨斷傲慢、應除去、應滅除、應令之滅無。為遠去傲

慢、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不可學傲慢」〔之義〕。

「異執之論不可論」〔之句中〕，異執之論者云何？於此處某者如論：「汝不了知此之法與律……乃至（四五頁參照）……若能者須顯論之。」即世尊已如斯說：「目犍連！有異執之論時，期待多辯。有多辯時，有掉舉。於有掉舉者有不律儀。不律儀之心遠離定。」

「異執之論不可論」者，異執之論不可論、不可話、不可說、不可言說。應捨斷異執之論、應除去、應滅除、應令之滅無。為遠去異執之論、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異執之論不可論」〔之義〕。故世尊已宣示：

比丘不可成誇大　〔受施〕勿語策劃語
三業傲慢不可學　異執之論不可論

一七

勿為妄言所誘導　勿為誑〔言〕有正知
又由活命由慧力　由依與務勿輕他

（九三一）

「勿為妄言所誘導」〔之句中〕，妄言者，是妄語。於此處某者於集會中，又於會合中，又在親戚間，又於合作社員之間，又於法庭之中，被帶出作證人。被問時：「然卿！言所知」。彼不知而言：「我知」，我知而言：「我不知」，不見而言：「我見」，又見而言：「我不見。」如斯為自己又為他人，又為某等之利益語：「故意之妄語。」此言為妄言。

又由三行相而為妄語。〔即〕（一）彼豫思「我有妄語」〔之心〕。（二）於現有〔妄〕言者，「我於現有妄言」〔之心〕。

（三）既於〔妄〕言者「我有妄言」〔之心〕。由此等三行相而有妄語。又由四行相、五行相、六行相、七行相、八行相而有妄語。即（一）彼豫思「我有妄語」〔之心〕。（二）於現有妄言者，「我現有妄言」〔之心〕。（三）既〔妄〕言者，「我有妄言」〔之心〕。（四）〔自己之〕見異，（五）〔自己之〕忍異，（六）意欲異，（七）想異，（八）實態異而〔妄語〕。由此等八行相而有妄語。

「勿為妄言所誘導」者，勿為妄言所誘導，應捨斷妄言，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為遠去妄言、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勿為妄言誘所導」〔之義〕。

「勿為誑言有正知」〔之句中〕，誑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是誑惑者、欺誑者。彼於誑惑、誑惑性、誑、誑暴、誑亂、假佯、假偽，此是誑。「勿為誑言有正知」者，有正知而不可為誑，不可生、不可令發生、不可起、不可令生起。應捨斷誑，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為遠去誑，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勿為誑言有正知」〔之義〕。

「又由活命由慧〔力〕，依戒與務勿輕他」〔之句中〕，又者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於此處某者且自己以麤惡〔食物〕為活命（生活），輕賤他有以美味〔食物〕為活命者。謂：「又此奢侈活命者何以一切之物，例如根種子、果種子、節種子、枝種子而加為第五種種子，恰似由雷雨〔害〕發芽之同樣態度而食之耶？」彼由麤惡〔食物〕為活命而輕賤依他之美味食物為活命者。於此處某者〔自己〕以美味食物為活命，輕賤他之以麤惡食物為活命者。謂：「此無福、無權勢者，何以不得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耶？」彼由彼美味〔食物〕為活命，而輕賤他之以麤惡〔食物〕為活命者。

於此處某者具足慧。彼被問而答質問。思念：「我是具足慧。然此等他之諸人是不具足慧」。彼由慧之具足而輕賤他。於此處某者具足戒，防護別解脫律儀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雖對微量之罪亦起怖畏，受持諸戒學。彼思念：「我是具足戒。然此等他之諸比丘是惡戒者、惡法者」。彼由戒之具足而輕賤他。於此處某者具足務，是阿練若住者、常乞食者、糞掃衣者、但三衣者、時後不食者、常坐不臥者、又隨處住者。彼思念：「我具足務。然此等他之諸人不具足務。」彼由務之具足而輕賤他。

「又由活命由慧力，由戒與務勿輕他」者，無論由麤惡〔食物〕而活命，由美味〔食物〕而活命，雖慧之具足，雖戒之具足，雖務之具足，不可輕賤他、不可貶下。由此而不可生慢，由此不可傲、不可傲慢、不可得意。此是「又由活命由慧〔力〕，由戒與務勿輕他」〔之義〕。故世尊宣示：

勿為妄言所誘導　勿為誑言有正知
又由活命由慧〔力〕　由戒與務勿輕他

一八

諸沙門與廣言者　雖聞多之〔污辱〕語
不以麤語為返言　諸善人（寂者）不敵對

（九三二）

「被污辱諸沙門或雖聞廣言者之多〔污辱〕語」〔之句中〕，被污辱者，是被污辱，被惡罵，被嘲弄，被侮蔑，被呵責，被誹謗。諸沙門者，是所有由此佛教以外之出家者。廣言者是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及人。彼等以不喜好、不希望、不可意諸多之語怒罵、誹謗、惱，損惱、令苦、令惱苦、害、傷害、以加傷害。聞、聽、把持、保持、觀察彼等之不喜好、

不希望、不可意諸多之語。此「被污辱諸沙門或雖聞廣言者之多〔污辱〕語」〔之義〕。

「不以麤〔語〕返言彼等」〔之句中〕，「以麤〔語〕」者，是以麤語、麤暴語。「不返言」者，不可返語，不可返怒罵於怒罵者，不可返惱害之語於惱害者，不可返口論於口論者，不可為爭鬥，不可口論，不可異執，不可諍論，不可確執。應捨斷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為遠去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不以麤語為返言」〔之義〕。

「諸多善人不敵對」〔之句中〕，善人（寂者）者，是貪之寂故是寂者。瞋、癡、忿、恨……乃至（一〇五頁參照）……一切不善行之寂故，寂滅故，燒盡故，消滅故，離去故，安息故，是寂者、寂靜者、寂滅者、消滅者、安息者、此是善人（寂者）。「諸多善人不敵對」者，是諸善人不為敵對、對抗、反擊、反對、不生、不令發生、不起、不令生起。此是「諸多善人不敵對」〔之義〕。故世尊宣示：

諸沙門與廣言者　雖聞多之污〔辱〕
不以麤語為返言　諸多善人不敵對

一九

比丘了知此之法　簡擇而且常念學
〔煩惱〕消滅知是寂　瞿曇之教勿放逸

（九三三）

「了知此之法」〔之句中〕，「此之」者，是所被告、被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了知法」者，是知、考量、廣知、辨知、明瞭。如斯是「了知此之法」，或又正與邪，

〔正〕路與邪路，有罪與無罪，劣與勝，黑與白，了知識者所叱責與識者所賞讚之法、知、考量、度知、辨知、明瞭。如斯亦是「了知此之法」。或又了知正行道、隨順之行道、無害敵之行道、隨義之行道、法隨法之行道、諸戒之完成、諸根之守護、對食知量、向警寤之努力、念正知、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至涅槃道之法，而知、考量、度知、辨知、明瞭。如斯亦是「了知此之法。」

「比丘簡擇常念學」〔之句中〕，簡擇而且者，是且簡擇，且思擇，且考量，且度知，且辨知，且為明瞭。〔即〕一切行是無常……乃至（二二頁參照）……所有集之法一切是滅法。而且簡擇、思擇、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此是「比丘且簡擇」〔之義〕。「常」者，是常、一切塲合、一切時……乃至（一二〇頁參照）……是為老年期。「有念」者，是由四行相而有念。〔即〕對身修習身隨觀念處……乃至（一二一頁參照）……「者」謂有念者。「學」者，是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之三學……乃至（一二一頁參照）……此是增上慧學。應顧念學此等三學……乃至（一二二頁參照）……應學、應行、應正行、應受持而行。此是「比丘簡擇且常念學」〔之義〕。

「〔煩惱〕消滅知是寂」者知貪之消滅是寂，瞋、癡……乃至（一〇五頁參照）……知一切不善行之消滅是寂，而知、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此是「煩惱消滅知是寂」〔之義〕。

「瞿曇之教勿放逸」者，於瞿曇之教，於佛之教，於勝者之教，於如來之教，於天之教，於阿羅漢之教。「勿放逸」者，是恭敬作諸善法、常作、堅持作，不為萎縮行，不放棄〔將行之〕欲，不放棄責任。謂：「我何時未圓滿戒蘊……乃至……未圓滿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應以圓滿之耶？我何時應徧知未徧知苦耶？應捨斷未捨斷之煩惱耶？應修習未修習之道耶？應作證未作

證之滅耶？」於其處對諸善法而有所有之欲、精進、勇猛、努力、力勢、不退、念、正知、熱心、精勤、決意、勤勵、不放逸。此是「瞿曇之教勿放逸」〔之義〕。故世尊宣示：

比丘了知此之法　簡擇而且常念學
煩惱消滅知是寂　瞿曇之教勿放逸

二〇

彼〔自〕勝而不勝〔他〕　自內證法不傳聞
故於彼之世尊教　禮拜隨學不放逸

（九三四）

如此世尊〔宣說〕

「彼〔自〕勝而不勝〔他〕」〔之句中〕，「勝」者，是色勝，聲勝，香勝，味勝，觸勝，法勝。「不勝〔他〕」者，是對任何之煩惱亦不勝。蓋〔彼〕有雜染，齎再有、有不安、有苦報、於未來當勝齎生老死諸之惡不善法。此是「彼勝而不能勝」〔之義〕。

「自內證法不傳聞」〔之句中〕，「自內證法」者，是不受賣，不傳說，不傳承，不由藏經之說，不由思擇，不由推論，不由行相之審思，不由見、省、思、忍、乃自己自知通自令現見之法。「見」者，是彼自內證之法、覩、觀、通達。此是「自內證法不傳聞」〔之義〕。

「故於彼之世尊教」〔之句中〕，「故」者，是是故，是於其理由，於其因，於其緣，於其因緣。「於彼世尊之教」者，是於彼世尊之教，於瞿曇之教，於勝者之教，於如來之教，於天之教，於阿羅漢之教。此是「故於彼世尊之教」〔之義〕。

「禮拜隨學不放逸。」如此世尊〔宣說〕〔之句中〕，「不放逸」者，是恭敬作諸善法、常作、堅持作、不萎縮行，不放棄〔將行之〕欲，不放棄責任。「常」者，是常，於一切之場合……乃至……老年期。「禮拜」者，是以身禮拜，以語禮拜，以心禮拜，為隨義之行道而禮拜，為法隨法之行道而禮拜，而且恭敬、尊重、尊敬、奉事，不斷敬重。「隨學」者，是〔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之三學……乃至（一二一頁以下參照）……此是增上慧學。應學顧念此等三學……乃至（一二二頁參照）……應學作證應作證、應行、應正行、應行受持。「世尊」者，是尊重之同義語……乃至（一〇九頁以下參照）……此世尊之謂……與作證共施設者。此是「禮拜隨學不放逸。如斯是世尊〔宣說〕」〔之義〕。故世尊宣示：

彼〔自〕勝而不勝〔他〕　自內證法不傳聞
故於彼世尊之教　禮拜隨學不放逸
如斯世尊〔宣說〕

第十四　迅速經
之義釋畢

第十五　執杖經之義釋

一

見有確執之人人　以執杖故生怖畏
如何我已悚懼耶　我將述彼之悚懼

（九三五）

「以執杖故生怖畏」〔之句中〕，杖，是身杖、語杖、意杖之三杖。三種之身惡行是身杖。四種之語惡行是語杖。三種之意惡行是意杖。怖畏是（一）現世之怖畏，（二）來世之怖畏之二怖畏。

（一）現世之怖畏者云何？茲某者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殺生物，取不被與，破家之隙間，行掠奪，包圍家，待伏路邊（為路劫），通他人妻，語虛妄。〔人人捕〕此者示於王，謂：「陛下！此者是盜賊惡漢。對此者陛下可欲行所有刑罰。」王譴責此者。彼緣於譴責而受苦憂。此之怖畏苦憂由何處生耶？是由彼之執杖生，發生、起、生起、現前。王不以滿足此。王將此者令縛以枷縛、繩縛、鎖縛、籐縛、蔓縛、看視縛、柵縛、村縛、街縛、市縛、國縛、地方縛、且宣告「汝不可由此處去。」彼緣縛而受苦憂。此之怖畏苦憂由何處生耶？是由彼之執杖生，發生、起、生起、現前。王不以滿足此。王由此者令沒收百金又千金之財。彼緣失財而受苦憂。此之怖畏、苦憂由何處生耶？由彼之執杖生，發生、起、生起、現前。王不以滿足此。王令以種種懲罰此者。〔即〕以鞭笞，以棒笞，以棍棒笞，斷手，斷足，斷手足，斷耳，斷鼻，斷耳、鼻，破頭蓋而入熱鐵丸，剝磨頭皮，口中燈火，捲油布而燒全身，捲油布而燒手，剝皮膚而倒引，剝皮膚而令纏於身，縛手足由四面放火，剝取皮、肉、腱、寸斷其身，擦灰汁，向耳孔突刺鐵串而旋轉，拔骨為如藁蒲團，灌熱油，使狗噉食，生而

串刺，以刀斷首。彼由懲罰而受苦憂。此之怖畏、苦憂由何處生耶？由彼之執杖生，發生、起、生起、現前。王為此等四罰之主權者。彼〔罪人〕依自己之業，身壞死後，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獄卒等向此者行名為五種縛之懲罰。〔即〕一手觸赤熱之鐵棒，次手當及赤熱之鐵棒，一足觸赤熱之鐵棒，次足當赤熱之鐵棒，赤熱之鐵棒以當胸。彼於彼時受激甚之苦。而彼惡業未盡之間命不終止。此之怖畏、苦憂由何處生耶？由彼之執杖生，發生、起、生起、現前。獄卒等誘行此者以斧而截，彼於彼時受激甚之苦。而彼之惡業未盡之間命不終止。獄卒等捕捉此者以足為上，以頭為下，以利斧截，獄卒等以此者軛於車，為熱燃燒使之往返於地上……乃至……獄卒等使此者上下大炭火之山……乃至……獄卒等捕捉此者以足為上。以頭為下投於熱燃燒銅釜之中。彼於其處而被煮沸。彼於其處續被煮沸，或上行，或下行，或偏行。彼於彼時受激甚之苦。而彼之惡業未盡命不終止。此之怖畏、苦憂由何處生耶？由執杖生，發生、起、生起、現前。獄卒等以此者投入大地獄。而彼之大地獄：

四隅有四門　部分被區分
四面鐵柵圍　周圍以鐵蔽
鐵製之牀地　充火使燃燒
〔上下與四方〕　普擴百由旬
窮乏熱苦恐　難近有火焰
身毛使豎立　怖畏有憂苦
而在東方壁　乃起火焰聚
燒諸惡業者　突擊西方〔壁〕
西方之壁亦　為起火焰聚
燒諸惡業者　突擊東方〔壁〕
北方之壁亦　為起火焰聚
燒諸惡業者　突擊南方〔壁〕
南方之壁亦　為起火焰聚
燒諸惡業者　突擊北方〔壁〕
又由下方起　可怖火焰聚
燒諸惡業者　突擊向天井

又由天井起　可怖火焰聚
燒諸惡業者　突擊於牀地
阿鼻地獄恰　上下〔四〕側〔皆〕
為燃燒赤熱　如鐵之炸鍋
其處大兇惡　有情大罪過
惡業者被煮　而無死之事
地獄之住者　身如火團聚
見甚諸〔惡〕業　無殘灰與滓
〔彼等〕東西走　西方走東方
北方走〔南方〕　南方走北方
出脫求出離　彼等有欲情
雖逃諸方角　至彼戶被閉
彼等未受報　惡業多存〔限〕
彼等緣惡業　由彼難出離

此怖畏、苦憂由何處生耶？由彼之執杖生，發生、起、生起、現前。又所有地獄之苦，所有畜生之苦，所有餓鬼之苦，所有人界之苦，此由何處生，由何處發生，由何處起，由何處生起，由何處現前耶？由執杖生，發生、起、生起、現前。此是「執杖故生怖畏」〔之義〕。

「見有確執之人人」〔之句中〕，「人人」者，是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有確執」者，見有確執人人、爭鬥之人人、違背之人人、違逆之人人、被打之人人、受打擊之人人、瞋害之人人、瞋恨之人人，覩、眺、省思、普觀之。此是「見有確執之人人」〔之義〕。

「我將述彼之悚懼」者，「我將述」悚懼、戰慄、駭怖、怖畏、惱苦、衝擊、災禍、災厄，將告述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也。此是「我將述彼之悚懼」〔之義〕。

「如何我已悚懼耶？」是如何我自己悚懼、戰慄、已墮於悚懼。此是「如何我已悚懼耶？」故世尊宣示：

見有確執之人人　以執杖故生怖畏
如何我已悚懼耶　我將述彼之悚懼

二

恰如少水中之魚　見且顫慄有人人
〔又〕見人人互反目　見此於我起怖畏

（九三六）

「見續戰慄有人人」（之句中），「人人」者，是有情之同義語。人人以愛顫動而有顫動，以見顫動而有顫動，以煩惱顫動而有顫動，以惡行顫動而有顫動，以加行顫動而有顫動，以異熟顫動而有顫動，以貪被染而有顫動，以瞋怒而顫動，以癡昏昧而有顫動，以慢被結縛而有顫動，以見執取而有顫動，以掉舉散亂而有續顫動，以疑成為不決定而且有顫動，以隨眠成為強力而有顫動，以利得而有顫動，以不利得而有顫動，以名聲而有顫動，以不名聲而有顫動，以賞讚而有顫動，以毀訾而有顫動，以樂而有顫動，以苦而有顫動，以生而有顫動，以老而有顫動，以病而有顫動，以死而有顫動，以愁、悲、苦、憂、惱而有顫動，以地獄之苦而有顫動，以畜生界之苦而有顫動，以餓鬼界之苦而有顫動，以人界之苦而有顫動，以入胎之原因苦、在胎之原因苦、出胎之原因苦、對生者隨結苦、生者被他支配苦、使自苦苦、為他使苦苦、苦苦、行苦、壞苦、眼病之苦、耳病、鼻病、舌病、身病、頭病、外耳病、口腔病、齒病、咳、喘息、外鼻病、熱病、老、腹病、氣絕、赤痢、腹痛、虎列刺、癩、癰、疱瘡、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抓傷、皸、出血、糖尿病、痔疾、疙瘩、潰瘍、膽汁等起病、痰等起病、風等起病、〔膽汁、痰、風之〕集合病、氣候變化所生病、不等姿勢所生病、傷害所生病、業報所生病、寒、暑、飢、渴、大便、小便、虻、蚊、風、炎熱、與爬行類（蛇）之接觸、母之死苦、父死之苦、兄弟死之苦、姊妹死之苦、親子死之苦、親女死之

苦、失親戚之苦、失財富之苦、失〔健康〕疾病之苦、失戒苦、以失〔正〕見苦有顫動，有顫動，有顫慄，有怖動，有駭怖，為見有震駭、觀、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此是「見且顫慄有人人。」

所謂「恰如少水中之魚」，恰如水被取去，水少，少水中之魚由鳥、鷹、鶴所啄，被取起，且被食之顫、顫動、顫慄、怖動、駭怖、震駭、如斯人人以愛顫動而顫……乃至……以失正見之苦而顫、顫動、顫慄、怖動、駭怖、震駭。此是「恰如少水中之魚。」

所謂「又見人人互反目」者，是相互違背、違逆、被打、受打擊、為瞋害、瞋恨之有情。王與王諍論，剎帝利與剎帝利諍論，婆羅門與婆羅門諍論，居士與居士諍論，母與子諍論，子與母諍論，父與子諍論，子與父諍論，兄弟與兄弟諍論，兄弟與姊妹諍論，姊妹與兄弟諍論，朋友與朋友諍論。彼等於其處陷於爭鬥、異執、諍論、相互以手相擊，以石塊相擊，以杖相擊，以劍相擊。彼等於此時至死，幾〔至〕死之苦。此是「又見人人互反目。」

「見此於我起怖畏」者，「見」之、觀、考量、度知、辨知、明瞭、起怖畏、惱苦、衝擊、災禍、災厄。此是「見此於我起怖畏」〔之義〕。故世尊宣示：

恰如少水中之魚　見且顫慄有人人
又見人人互反目　見此於我起怖畏

三

普徧世間不堅實　諸方〔無常故〕動搖
尋求自己之住所　無占據所己不見

（九三七）

「普徧世間不堅實」〔之句中〕，「世間」者，是地獄世間、畜生世間、餓鬼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

間、此世間、他世間、含梵天世間、含天世間，此謂世間。地獄世間由常堅實而〔非〕堅實故，由樂堅實而〔非〕堅實故，由我堅實而〔非〕堅實故，〔不〕常故，〔不〕恒故，〔不〕常恒故，〔不〕不變易法故，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畜生世間、餓鬼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此世間、他世間、含梵天世間、含天世間由常堅實而〔非〕堅實故，由樂堅實而〔非〕堅實故，由我堅實而〔非〕堅實故，〔不〕常故，〔不〕恒故，〔不〕常恒故，〔不〕不變易法故，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故。譬如葦之〔中空〕而不堅實，非堅實〔髓〕，離堅實。譬如伊蘭不堅實，非堅實〔之髓〕，離堅實。譬如白〔花〕之藪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譬如肉色花樹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譬如泡沫，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譬如水泡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譬如陽炎，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譬如芭蕉之幹，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譬如幻像，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如斯地獄世間由常堅實而〔非〕堅實故，由樂堅實而〔非〕堅實故，由我堅實而〔非〕堅實故，〔不〕常故，〔不〕恒故，〔不〕常恒故，〔不〕不變易法故，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畜生世間、餓鬼世間、人世間……乃至……含天世間由常堅實而〔非〕堅實故，由樂堅實而〔非〕堅實故，〔不〕常故，〔不〕恒故，〔不〕常恒故，〔不〕不變易法故，不堅實，非堅實，離堅實。此是「普徧世間不堅實」〔之義〕。

「諸方無常故動搖」者，是所有東方之諸行，一切由無常而搖、動搖、衝突、由生而被從，由老而被撒布，由病而被打勝，由死而被攻擊而住立於苦中，無救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是為無歸依所。所有西方之諸行、所有北方之諸行、所有南方之諸行、所有東隅之諸行、所有西隅之諸行、所有北隅之諸行、所有南隅之諸行、所有下方之諸行、所有上方之諸行、所有十方之諸行、一切由無常而搖、動搖、動、衝突、由生而被從，由老而被撒布，由病

而被打勝，由死而被攻擊而住立於苦中，無救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是為無歸依所。又被如斯說：

假令宮殿在北方　光輝繼續雖明照
諍與動亂善慧者　見故無有樂色事
世間被死所攻擊　又為老年所圍繞
身為渴愛之箭中　常行以欲被燻焚
一切世間被點火　一切世間為發煙
一切世間為燃燒　一切世間成震動

此是「諸方無常故動搖」〔之義〕。

「尋求自己之住所」者，是「尋求自己之住所」、救護所、避難所、歸依所、趣、依據，而樂，冀求，希望，熱望。此是「尋求自己之住所」〔之義〕。

「無占據所己不見」，己不見不被縛著，而只見被縛著。一切之青壯由老所占據，一切之健康，由病所占據，一切之生命由死所占據，一切之利得由不利得所占據，一切之名聲由不名聲所占據，一切之賞讚由毀訾所占據，一切之樂由苦所占據。

利得不利得　名聲不名聲
毀訾與賞讚　有樂亦有苦
人人於此等　諸法成無常
諸法不常住　成為變易物

此是「無占據所己不見」〔之義〕。故世尊宣示：

普徧世間不堅實　諸方無常故動搖
尋求自己之住所　無占據所己不見

四

有情終成不如意　見而使我有不樂
此處〔有情〕心依止　我見難見〔煩惱〕箭

「終末不如意」〔之句中〕，終末者，老令一切青壯〔至〕終末，病令一切健康〔至〕終末，死令一切生命〔至〕終末，不利得令一切利得〔至〕終末，不名聲令一切名聲〔至〕終末，毀訾令一切賞讚〔至〕終末。此是「終末。」「不如意」（違背）者，欲青壯之有情為老而不如意。欲健康之有情為病而不如意。欲生命之有情為死而不如意。欲利得之有情，為不利得而不如意。欲名聲之有情為不名聲而不如意。欲賞讚之有情為毀訾而不如意。欲樂之有情為苦而不如意，（被違背），被違逆，被打，被打擊，被害，被害破。此是「終末不如意。」

「我見有不樂」〔之句中〕，「見」者，而見、覩、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此是「見」。「我有不樂」者，是所有之不樂，所有不怡樂意，所有憤懣，所有懊惱。此是「我有不樂」〔之義〕。

「又於此處我見箭」〔之句中〕，「又」者，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於此處」者，是於有情。「箭」者，是貪箭、瞋箭、癡箭、慢箭、見箭、愁箭、疑惑箭之七箭。「見」者，是見、觀、覩、令通達。此是「又於此處我見箭」〔之義〕。

「難見依止於心」〔之句中〕，「難見」者，是難見，難覩，難觀，難覺，難隨覺，難通達。「依止於心」〔之句中〕，心臟者，是心。即所有心、意、意所、心臟、淨白〔心〕、意、意處、意根、識、識蘊、隨順〔觸等之法〕意識界。「依止於心」者，是使依止於心臟，依止於心，俱存於心，與心俱起、俱生、相合、同時起、同時滅、所依一，所緣一。此是「難見依止於心」〔之義〕。故世尊宣示：

有情終成不如意　見而使我有不樂
此處〔有情〕心依止　我見難見〔煩惱〕箭

五

為於彼箭之中者　一切諸方走〔輪迴〕
將彼之箭拔除者　無有走事無沈事

（九三九）

「為於彼箭之中者一切諸方走〔輪迴〕」〔之句中〕，箭是（一）貪箭、（二）瞋箭、（三）癡箭、（四）慢箭、（五）見箭、（六）愁箭、（七）疑惑箭之七箭。

（一）貪箭者云何？是所有貪、染貪、隨導、隨和、喜、喜貪、心之染貪……乃至（一〇頁以下參照）……貪欲、貪、不善根。此貪箭。

（二）瞋箭者云何？「彼對我行不利」而生瞋怒。「彼對我將行不利」而生瞋怒……乃至（前卷二五〇頁以下參照）……憤怒、憤慨、心之不適意。此瞋箭。

（三）癡箭者云何？是對苦無智……乃至……對至苦之滅道無智。對前際無智，對後際無智，對此緣性之緣起諸法無智，所有如其不見、不現觀、不隨覺、不正覺、不通達、不潛入、不沈潛、不正觀、不觀察、不現見業、惡慧、愚、癡、癡蒙、癡昧、無明、無明流、無明軛、無明隨眠、無明纏、無明門、癡、不善根。此是癡箭。

（四）慢箭者云何？是「我勝」之慢，「我相等」之慢，「我劣」之慢，所有如斯慢、慢心、高慢、高貢、高舉、〔心之〕幢幡、傲慢、心之旗幟。此是慢箭。

（五）見箭者云何？是有二十事有身見、十事有邪見、十事有邊見，所有如斯見、惡見、見執、見難所、見曲邪、見異動、見結、執、執受、住著、執取、邪道、邪路、邪性、異學處、邪倒執、違邪執、顛倒執、邪執、對不如實如實執乃至六十二惡見。此是見箭。

（六）愁箭者云何？是失親戚，失財富，由病而失〔健康〕，失戒，失〔正〕見，又失某者，又遭遇某苦法者之愁、憂愁、愁心、內愁、內徧愁、內熱、內熱惱、心之燒熱、憂、愁箭。此是愁箭。

（七）疑惑箭者云何？乃對苦疑念、對苦集之疑念、對苦滅之疑念、對至苦滅道之疑念、對前際疑念、對後際疑念、對前後際疑念、對此緣性諸緣起法之疑念，所有如斯猶豫、疑問、猶豫性、疑念、疑、迷惑、兩岐、疑惑、多岐取、不決定、不確定、不沈潛，心之硬直、意困惑。此是疑惑箭。

「為於彼箭之中者，一切諸方走〔輪迴〕」者，是中貪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被〕者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殺生物，取不與取，破人家之隙間，行掠奪，包圍人家，待伏於路傍〔行搶劫〕，通他人妻，語虛妄。如斯之中貪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者走，奔走，流轉，輪迴。或又中貪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者徧求財，用船而至大海，遭寒遭暑，觸於虻、蚊、風、炎熱、爬行類（蛇）而苦，且為飢渴所惱，往軍婆〔國〕，往磔拘羅〔國〕，往德迦尸羅〔國〕，往黑面〔國〕，往死彼岸〔國〕，往毘孫伽〔國〕，往怨敵路〔國〕，往闍婆〔國〕，往多摩梨〔國〕，往鵬伽〔國〕，往伊羅跋陀那〔國〕，往金頂〔國〕，往金地〔國〕，往銅葉〔國〕，往蘇波羅〔國〕，往婆留迦車〔國〕，往蘇剌吒〔國〕，往鴦伽尼迦〔國〕，往恆伽那〔國〕，往極遠恆伽那〔國〕，往臾那〔國〕，往極遠臾那

〔國〕，往亞歷山陀〔國〕，往磧難所〔國〕，往應膝行路，往山羊之通道，往羊之通道，往應捉木橛而行之路。往應支撐傘而飛降之路，往應續闢開竹林而行之路，往鳥之通路，往鼠之通路，往孔路，往林藪。〔如斯且嘗苦痛〕徧求財如不得，為不得而受苦憂。徧求而得，得已欲守護此而受苦憂，謂：「如何而王不奪我財，劫賊不奪，火不燒，水不流，不欲不愛之後繼者持去。」如斯於此守護彼等之財，若喪失，彼為與財離去而受苦憂。如斯中貪箭，被射、觸、被襲、被圍，使具者走，奔走，流轉，輪迴。

中瞋箭、癡箭、慢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此等〕者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殺生物，取不與取，破人家之隙間，行掠奪，包圍人家，待伏路傍〔行搶劫〕，通他人妻，語虛妄。如斯中慢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者走，迴走、流轉、輪迴。

中見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其〕具此者裸形為無禮法之行，食後舐手，「尊師！請來〔受食〕」〔被在家信者言而不往〕。「尊師！且止，〔請待我持食來〕」〔被言而〕不止住，不〔受〕被持來之食，不受被指定，不受被招待。彼由甕口不受取〔食〕，由皿之邊緣不受取，越門閾不〔受〕，隔〔置〕杖不〔受〕，隔棒不〔受〕，有二人食〔唯由其中之一人〕不〔受〕，由妊婦不〔受〕，由授乳中之婦人不〔受〕，於男子之間由婦人不〔受〕，飢饉時以寄集之〔米炊之食〕不〔受〕，於狗之居處不〔受〕，於蠅之群居處不〔受〕，不〔食〕肉，不〔食〕魚，不〔飲〕穀酒，不〔飲〕果酒，不飲穀類之酸粥。彼於一軒受食，攝一口〔之食〕。又於二軒受食，攝二口……乃至……於七軒受食，以攝七口。用小椀一杯為生，用小椀二杯為生……乃至用小椀七杯為生。一日一食，二日一食……乃至……七日一食。如斯〔乃至〕攝半月一食之定期食，從事修行而住。如斯中見箭、被射、觸、被

襲、被圍，具〔此〕者走、奔走、流轉、輪迴。或又中見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者此亦食生菜，亦食栗粒，亦食野生之穀類，又亦食削皮革之屑，亦食蘚苔樹脂，亦食糠，亦食炊飯〔溢出之〕泡汁，亦食摺胡麻，亦食藁草，亦食牛糞，食林〔木〕之根、果實為生，亦食墮落之果實。彼著麻衣，著混織之衣，著在墓堆所棄〔屍人〕之布，著泰利他樹皮，著鹿皮，著糞掃衣，著裂綴之鹿皮，著茅草衣，著樹皮衣，著木片衣，著髮織布，著鵂鶹翼，為拔鬚髮者，為拔鬚髮而住，行常直立者斥坐，常蹲坐者為蹲坐而〔住〕，為荊棘牀者臥於荊棘牀，臥於木片上，臥於堅硬地面，只單脇而臥，塗塵與泥，住於露地，隨處而住，為食異物者如〔糞、尿、灰、泥〕等為異物食而住，為不飲者無飲物而〔住〕，每日三次木浴而住。如斯種種令身體苦，事於苦熱而住。如斯中見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者走、奔走、流轉、輪迴。

中愁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此者愁、疲、悲泣、擊胸而泣，陷於蒙昧。

即世尊亦已如斯說：「婆羅門！於往昔此舍衛城某女之母命終，彼女為母之命終而發狂，心亂由道路向道路，由街衢至街衢，已如斯言：『無見我母者耶？無見我母者耶？』婆羅門！往昔於此舍衛城某女之父命終，兄弟命終，姊妹命終，親子命終，親女命終，女夫命終，彼女為彼之命終而發狂、心亂、由道路往道路，由街衢至街衢已，如斯言：『無見我夫者耶？無見我夫者耶？』」

「婆羅門！往昔於此舍衛城某男之母命終，彼為〔母〕之命終而發狂、心亂，由道路往道路，由街衢至街衢已，如斯言：『無見我母者耶？無見我母者耶？』婆羅門！往昔於此舍衛城某男之父命終，兄弟命終，姊妹命終，親子命終，親女命終，妻命終。彼為彼女之命終而發狂，心亂而由道路向道路，由街衢至街衢已，如斯言：『無見我妻者耶？無見我妻者耶？』」

「婆羅門！往昔於此舍衛城，某女曾往親戚之家。彼女之親戚諸人欲令彼女由現在之夫引離欲與於他者。彼女不欲彼，仍向其夫如斯言：『吾夫！此等諸人欲使我由汝引離欲與於他者。我欲等共同死。』如此彼男將女切斷為二，自己亦行自殺，謂：『死後共同生活』。」具〔此〕者中愁箭、被射、觸、被襲、被圍、走、奔走、流轉、輪迴。

中疑惑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此〕者陷於疑惑，陷於疑念，已生迷惑：「我於過去世存在耶？我於過去世不存在耶？我於過去世是何耶？我於過去世有如何狀態耶？我於過去世有何者後〔更〕為何者耶？我於未來世應存在耶？我於未來世應不存在耶？我於未來世應成何耶？我於未來世應有如何狀態耶？我於未來世為何者之後，更應為何耶？」今於現在時內有疑惑：「我現存耶？我非現存耶？我有如何狀態耶？有情由何處來耶？彼應至何處耶？」如斯中疑惑箭、被射、觸、被襲、被圍、具〔此〕者走、奔走、流轉、輪迴。

而〔彼〕行使此等〔七〕箭。彼等使行使〔七〕箭者，由箭行走東方，走西方，走北方，走南方。彼等箭行不被捨斷。箭行之不被捨斷故走往諸趣。〔即〕走向地獄，走向畜生界，走向餓鬼界，走向人世間，走向天世間。由趣往趣，由生起往生起，由結生往結生，由有往有，由輪迴往輪迴，由輪轉走輪轉、奔走、流轉、輪迴。此是「為於彼箭之中者，一切諸方走輪迴」〔之義〕。

「將彼之箭拔除者，無有走事無沈事」，彼之貪箭、瞋箭、疑箭、見箭、愁箭、疑惑箭，以拔除、拔、拔取、拔去、取去、取除、捨斷、除去、滅除，令滅無已，則不走東方，不走西方，不走北方，不走南方，彼等箭行被捨斷，箭行之被捨斷故，無至諸趣事。〔即〕不走地獄，不走畜生界，不走餓鬼界，不走人世間，不走天世間，不由趣〔走〕往趣，不由生起〔走〕往生起，不由結生

走往結生，不由有走往有，不由輪迴走往輪迴，不由輪轉走往輪轉，不奔走、不流轉、不輪迴。此是「將彼之箭拔除者，無有走事無沈事」〔之義〕。無沈事者，是不沈於欲流，不沈於有流，不沈於見流，不沈於無明流，不沈沒、不沒、不沒入、不行、不墮。此是「將彼之箭拔除者，無有走事無沈事」〔之義〕。故世尊宣示：

為於彼箭之中者　一切諸方走〔輪迴〕
將彼之箭拔除者　無有走事無沈事

六

其處教說諸學術　世間所有有繫縛
不可熱中其〔學術〕　洞察諸欲學涅槃

（九四〇）

「其處教說諸學術，世間所有有繫縛」〔之句中〕，諸學術者，是象〔兵〕學、馬〔兵〕學、車〔兵〕學、弓學、眼科〔學〕、外科〔學〕、內科〔學〕、精神病科〔學〕、小兒科〔學〕。教說者，為是被繫縛事物之獲得而教說，令捕，令把握，令保持，令憶持，令觀察。被繫縛事物是五種欲。〔即〕好、望、可意、可愛、伴欲，應染著眼所識之色〔乃至身所識之觸。〕由何而謂被繫縛五種欲之事物耶？天與人多欲樂、希望、熱望五種欲。由彼而謂被繫縛五種欲之事物。「世間」者，是人世間。此是「其處教說諸學術，世間所有有繫縛」〔之義〕。

所謂「不可熱中其學術」者，其等諸學又不可熱中其等五種欲、不可向彼、不可傾彼、不可赴彼、不可信解彼、不可以彼為主。此是「不可熱中其學術」〔之義〕。

「普洞察諸欲」〔之句中〕，洞察者，是通達。〔即〕通達「一切行是無常」，「一切行是苦」……乃至（二二頁參照）……

是通達「所有集之法皆是此滅法」，普者，是普徧一切，一切皆無殘無餘。諸欲者，是概言事欲與煩惱欲之二欲……乃至（前卷一頁參照）……此等謂之事欲……乃至……此等謂之煩惱欲。此是「普洞察諸欲」（之義）。

「應學自己之涅槃」〔之句中〕，學者是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之三學……乃至（一二一頁以下參照）……此是增上慧學。「自己之涅槃」（消滅）者，是自己貪之消滅，瞋之消滅，癡之消滅……乃至（一〇五頁參照）……成為一切不善行之寂、寂靜、寂滅、消滅、捨遣、安息。〔為彼之涅槃〕應學增上戒學、應學增上心學、應學增上慧學。應學顧念此等三學，知而應學……乃至（一二二頁參照）……作證應作證而應學，應行、應正行、應受持而行動。此是「應學自己之涅槃」〔之義〕。故世尊宣示：

其處教說諸學術　世間所有有繫縛
不可熱中其學術　洞察諸欲學涅槃

七

真〔語〕者無傲慢者　無諂者無兩舌者
牟尼〔知解〕無忿事　惡貪慳恪應越度

（九四一）

「真語者、無傲慢者」〔之句中〕，真語者、是真語之具備者，八支聖道之具備者。此是「真語者」〔之義〕。無傲慢者，是〔於傲慢〕有身傲慢、語傲慢、心傲慢之三傲慢……乃至（一六七頁以下參照）……此是心傲慢。為捨斷此等三傲慢、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此謂無傲慢者。此是「真語者、無傲慢者」〔之義〕。

「無諂者、無兩舌者」〔之句中〕，諂者，是欺瞞行為。於此處某者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為隱蔽彼而願為惡欲。〔即〕願「勿知我〔惡行〕事」，思惟「勿知我〔惡行〕事。」謂「勿知我〔惡行〕事。」語〔為隱蔽〕之語，謂「勿知我〔惡行〕事，以身努力。」如斯所有諂、諂曲、誇大、欺瞞、偽善、虛偽、蔽惡、詭詐、詐欺、隱匿、隱蔽、不明示、不顯示、隱閉、惡行為，此謂諂。捨斷此諂，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以智火燒者，此謂「無諂者。」「無兩舌者」〔之句中〕，兩舌者，是於此處某者有兩舌之語……乃至（三頁參照）……如斯意圖分裂而為兩舌。為捨斷此之兩舌、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此謂無兩舌者。此是「無諂者、無兩者者。」

「牟尼〔知解〕無忿事，惡貪慳恪應越度」〔之句中〕，雖言無忿，而先說忿。由十行相而生忿……乃至（前卷二〇五頁以下參照）……為捨斷此忿、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此謂「無忿」者。忿捨斷故是無忿，忿之根據被徧知故是無忿。忿之因被斷絕故是無忿。貪者，是所有貪、貪婪、貪婪性……乃至（八頁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慳恪者，是住處慳……之五慳……乃至（三頁參照）……把持謂慳。牟尼者，智謂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一〇六頁以下參照）……超越著與網，此是牟尼。

「牟尼〔知解〕無忿事，惡貪慳恪應越度」者，牟尼已度惡貪與慳恪，越度、度過、超越、離越。此是「牟尼〔知解〕無忿事，惡貪、慳恪應越度」〔之義〕。故世尊宣示：

真語者無傲慢者　無諂者無兩舌者
牟尼〔知解〕無忿事　惡貪慳恪應越度

八

克服眠瞢憒昏沈　不可與放逸共住
〔傾心〕涅槃為意人　不可住在於過慢

（九四二）

「克服眠、瞢憒、昏沈」〔之句中〕，眠者，是所有身之不巧善、不適業、覆縛、徧覆縛、內籠居、睡眠、寐眠、〔眼之〕瞬閉、夢寐、夢眠。瞢憒者，是所有瞢憒、倦怠、瞢憒性、瞢憒意、懶惰、怠惰、懶惰性。昏沈者，是所有心之不善巧、不適業、鈍重、魯鈍、沈鬱、沈滯、沈滯性、昏忱、昏昧、心之昏昧性。克服眠、瞢憒、昏忱者，是應克服眠、瞢憒、昏忱、應打克、應勝、應蹂躪、應奪取、應粉碎。此是「克服眠、瞢憒、昏沈」〔之義〕。

「不可與放逸共住」〔之句中〕，放逸者，是對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又對五種欲心之放縱、放縱之遂行，謂又對諸善法之修習不作恭敬、不作永續、不作持續、萎縮行〔行〕欲之放棄、責任之放棄、不習行、不修習、不多作、不受持、不專念、放逸。即如斯是所有放逸、放漫、放漫性，此謂之放逸。「不可與放逸共住」者，是不可與放逸共住，不可止助、不可徧住。應捨斷放逸、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為遠去放逸、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不可與放逸共住」〔之義〕。

「不可住於過慢」〔之句中〕，過慢者，於此處某者出生、姓氏……乃至（一二四頁參照）……又依某種之根據於他為過慢。如斯所有慢、慢心、高慢、高貢、高舉、〔心之〕幢幡、傲慢心之旗幟，此謂過慢。「不可住於過慢」者，是不可在於過慢、不可住在。應捨斷過慢、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為遠去過慢、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不可住在於過慢」〔之義〕。

「以涅槃為意之人」者，於此處某者行布施，受持戒，行布薩業，準備飲用水，洗浴水，掃除僧房，禮拜塔廟，向塔廟獻香鬘，右繞塔廟，行作所有三界之諸善行，無趣之因，無生起之因，無結生之因，無「有」之因，無輪迴之因，無輪轉之因。有意圖離縛，向於涅槃，傾於涅槃，赴於涅槃者行作彼一切。如斯是「以涅槃為意之人。」或又由一切諸行界令心還轉，令心向於涅槃界，謂：「所有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是此寂，此是勝妙。」如斯是「以涅槃為意之人。」

為依之樂諸賢者　非為再有行布施
無寧為依之盡滅　為不再有行布施
為依之樂諸賢者　非為再有而修禪
無寧為依之盡滅　為不再有而修禪
〔煩惱〕滅消意志施　心向涅槃信解彼
恰如諸河注海中　彼等涅槃趣向者

此是「以涅槃為意之人。」故世尊宣示：

克服眠瞢憒昏忱　不可與放逸共住
〔傾心〕涅槃為意人　不可住在於過慢

九

勿被妄言所誘導　對色不為起愛潤
又應對慢要徧知　〔賢者〕應離暴惡行（九四三）

「勿被妄言所誘導」〔之句中〕，妄言者是妄語。於此處某者於集會中，又在會合中，又在親戚之間，又在合作社員間，又在法庭中作為證人被問時：「汝語所知」，彼不知而言「我知」，又知而言「我不知」，又不見而言「我見」，又見而言「我不見。」如斯為自己，又為他人，又為某等之利益語故意之妄語，此謂妄言。又由三行相、四、五、六、七、八行相有妄語……乃至（一七二頁參照）……由此等八行相有妄語。「勿被妄言所誘導」者，是由妄

言不可行、不可運、不可連行。應捨斷妄言、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為遠去妄言、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勿為妄言所誘導」〔之義〕。

「對色不為起愛潤」〔之句中〕，色者，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之色。對色不為起愛潤者，是對色不應為愛潤，不應為欲，不應為愛，不應為貪，不應生，不應令發生，不應起，不應令生起。此是「對色不應起愛潤」〔之義〕。

「又應對慢要徧知」〔之句中〕，慢者，有一種之慢。〔即〕成為所有心之高傲。有二種之慢，（一）高揚自己之慢（二）眨下他人之慢。有三種之慢，（一）我為勝之慢，（二）我與等之慢，（三）我劣之慢。有四種之慢，（一）由利得而生慢，（二）由名聲而生慢，（三）由賞讚而生慢，（四）由樂而生慢。有五種之慢，（一）我得可意色生慢，〔我〕得可意之（二）聲、（三）香、（四）味、（五）觸而生慢。有六種之慢，（一）眼之完具而生慢，（二）耳之完具，（三）鼻之完具、（四）舌之完具、（五）身之完具、（六）由意之完具而生慢。有七種之慢，（一）慢、（二）過慢、（三）慢過慢、（四）卑慢、（五）增上慢、（六）我慢、（七）邪慢。有八種之慢，（一）由利得而生慢，（二）由不利得而生卑慢，（三）由名聲而生慢，（四）由不名聲而生卑慢，（五）由賞讚而生慢，（六）由毀訾而生卑慢，（七）由樂而生慢，（八）由苦而生卑慢。有九種之慢，（一）勝者之「我勝」之慢，（二）勝者之「我等」之慢，（三）勝者之「我劣」之慢，（四）相等者之「我勝」之慢，（五）相等者之「我等」之慢，（六）相等者之「我劣」之慢，（七）劣者之「我勝」之慢，（八）劣者之「我善」之慢，（九）劣者之「我劣」之慢。有十種之慢，於此處某者出生、姓氏……乃至（一六〇頁參照）……又由某種之根據生慢。如斯所有慢、慢心、高慢、高貢、高

舉、〔心〕之幢幡、傲慢心之旗幟、此謂之慢。又「又應對慢要徧知」者，是慢者由（一）知徧知、（二）度徧知、（三）斷徧知之三徧知而應徧知。

（一）知徧知者云何？是知慢。〔即〕見知「心之高傲此乃一種慢。高揚自己貶下他人此乃二種慢……乃至……於此處某者出生、姓氏……乃至……又由某等之根據而生慢此是十種慢」。此是知徧知。

（二）度徧知者云何？如斯已知是度知慢。〔即慢者〕度知「無常也，苦也……乃至（三七頁參照）……非歸依所」。此是度徧知。

（三）斷徧知者云何？如斯已度知、捨斷慢、除去、滅除、令滅無。此是斷徧知。

「又應對慢要徧知」，由此等三徧知應徧知慢。此是「又應對慢要徧知」〔之義〕。

「賢者應行離暴惡」〔之句中〕，暴惡行者云何？貪行〔以貪〕為被染者之暴惡行。瞋行〔以瞋〕為怒者之暴惡行。癡行〔以癡〕為蒙昧者之暴惡行。慢行〔以慢〕為被結縛者之暴惡行。見行〔以見〕為執取者之暴惡行。掉舉行〔以掉舉〕為散亂者之暴惡行。疑行〔以疑〕為不決定者之暴惡行。隨眠行〔以隨眠〕為強力者之暴惡行。此是暴惡行。「應離暴惡行」者，為遠去暴惡行、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應行」者，是應行，應行作，應動作，應活動，應護持，應持續，應維持。此是「應離暴惡行」〔之義〕。故世尊宣示：

勿被妄言所誘導　對色不為起愛潤
又應對慢要徧知　〔賢者〕應行離暴惡

一〇

不可歡喜舊〔過去〕　對〔現〕新者不為忍
續有減退不可愁　不可依止鉤引者

（九四四）

「不可歡喜舊〔過去〕」〔之句中〕，「舊」，是過去之色、受、想、行、識。過去之諸行由愛由見而不可歡喜、不可歡迎、不可縛著。捨斷歡喜、歡迎、縛著、執、執取、住著，除去、滅除，應令滅無。此是「不可歡喜舊〔過去〕」〔之義〕。

「對新者不為忍」〔之句中〕，「新」者，是現在之受、想、行、識。對現在之諸行，由愛由見而不可忍，不可欲、不可愛、不可貪、不可生、不可發生、不可起、不可令生起。此是「對新者不為忍」〔之義〕。

「續有減退不可愁」者，是「減退」、失、毀失、衰滅、離去、消滅「不可愁」、不可〔悲〕疲，不可悲泣，不可捶胸而泣，不可陷於蒙昧。眼之減退、失、毀失、衰滅、離去、且消滅，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施主家、住居、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醫藥之減退，失、毀失、衰滅、離去、且消滅不可愁，不可〔悲〕疲，不可悲泣，不可捶胸而泣，不可陷於蒙昧。此是「續有減退不可愁」〔之義〕。

「不可依止鉤引者」〔之句中〕，「鉤引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一一頁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由何而渴愛謂鉤引者耶？彼之由渴愛而鉤引色、鉤牽、執、執取、住著、鉤引受、想、行、識、趣、生起、結生、有、輪迴、輪轉、鉤牽、執、執取、住著。由此謂鉤引為渴愛。「不可依止鉤引者」，是不可依止渴愛、應捨斷渴愛、應除去、應滅除、應令滅無。為遠

去渴愛、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不可依止鉤引者」〔之義〕。故世尊宣示：

不可歡喜舊〔過去〕　對〔現〕新者不為忍
續有減退不可愁　不可依止鉤引者

一一

我曰貪求大暴流　又曰吸引為熱望
所緣徧計成渴愛　又曰欲泥難超越（九四五）

「我曰貪求大暴流」〔之句中〕，貪求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一一頁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大暴流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是貪欲、貪、不善根。「我曰貪求大暴流」者，是我以貪求曰大暴流、言、說、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此是「我曰貪求大暴流」〔之義〕。

「吸引謂熱望」〔之句中〕，吸引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是貪欲、貪、不善根。熱望者亦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是貪欲、貪、不善根。「熱望謂吸引」者，是吸引曰熱望、言、說、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此是「吸引謂熱望」〔之義〕。

「所緣、徧計者」〔之句中〕，「所緣」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是貪欲、貪、不善根。「徧計」者，亦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是貪欲、貪、不善根。此是「所緣、徧計者。」

「欲泥難超越」者，是超難、過難、度難、度過難、超越難、離越難，是欲泥、欲污泥、欲染、欲泥土、欲障礙。此是「欲泥難超越。」故世尊宣示：

我曰貪求大暴流　又曰吸引為熱望
所緣徧計成渴愛　又曰欲泥難超越

一二

牟尼由真不離去　婆羅門在陸地〔涅槃〕
彼〔棄〕一切為捨遣　彼實言稱為寂者

（九四六）

「牟尼由真不離去」者，是牟尼不離去真語，不離去正見，不離去八支聖道去。牟尼者，謂智是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一〇六頁以下參照）……超越著與網，此是牟尼。此是「牟尼由真不離去」〔之義〕。

「婆羅門（佛）在陸地〔涅槃〕」〔之句中〕，「陸地」者，是不死、涅槃。即所有彼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婆羅門者，是令拒外之七法故是婆羅門……乃至（九〇頁參照）……無依止者此言婆羅門。「婆羅門（佛）在陸地」者，是婆羅門在陸地，在洲諸，在救護所，在避難所，在歸依所，在無畏，在無死，在不死，在涅槃。此是「婆羅門在陸地」〔之義〕。

「彼一切捨遣」〔之句中〕，「一切」者，是眼與色……乃至……意與法之十二處。是對內外之〔六〕處欲貪被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刈割故，一切被棄、唾棄、脫、捨斷、捨遣。愛、見、慢被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刈割故，一切被棄、唾棄、脫、捨斷、捨遣。福行、非福行與不動行，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刈割故，一切被棄、唾棄、脫、捨斷、捨遣。此「被一切為捨遣。」

「彼實言稱為寂者」，彼者，是「言」、語、話、說明、言說為「寂者」、寂靜者、寂滅者、〔煩惱〕消滅者、安息者。此是「言彼實寂者」〔之義〕。故世尊宣示：

牟尼由真不離去　婆羅門在陸地（涅槃）
彼〔棄〕一切為捨遣　彼實言稱為寂者

一三

彼實是知者　吠陀之達人
已知一切法　彼不為依止
彼在此世間　且為正動作
此世任何人　彼亦無羨望

（九四七）

「彼實是知者、吠陀之達人」〔之句中〕，「知者」者，是知者、明解者、智者、智慧者、辨知者、有慧者。吠陀之達人〔之句中〕，「吠陀」者，是於四〔沙門〕道智……乃至（前卷一一一頁參照）……對一切之諸受離貪、超一切受，此是吠陀之達人。此是「彼實是知者、吠陀之達人」〔之義〕。

「已知一切法、彼不為依止」者，是已知〔法〕、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即〕「一切行是無常」，「一切行是苦」……乃至（二二頁參照）……知、識、考量、度知、辨知、明瞭「所有集法皆此滅法。」「不依止」者，〔依〕有愛依、見依之二依……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依……乃至……此是見依。捨斷愛依，捨遣見依不依止眼，不依止耳，不依止鼻……乃至（一四四頁參照）……不依止見聞覺識諸法，不止著、不繫著、不近著、不縛著、不信解。此是「已知一切法，彼不為依止」〔之義〕。

「彼在此世間，且為正動作」者，是對內外之〔六〕處捨斷欲貪，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刈割故，彼於世間正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又福行、非福行與不動行被捨斷、根絕、是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刈割故，彼於世間而正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此是「彼在此世間，且為正動作。」

「此世任何人，彼亦無羨望」〔之句中〕，羨望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一一頁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捨斷此羨望、渴愛、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亦不羨望任何人。〔即〕無論對於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亦〔無有羨望。〕此是「此世任何人，彼亦無羨望」〔之義〕。故世尊宣示：

彼實是知者　吠陀之達人
已知一切法　彼不為依止
彼在此世間　且為正動作
此世任何人　彼亦無羨望

一四

於世間難超諸欲　超越之所〔有七〕著
彼以斷流無結縛　無愁亦無煩惱事

（九四八）

「於世間難超諸欲，超越之所〔有七〕著」〔之句中〕，「所」者，是無論於剎帝、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如何容貌，如何業務，如何職分，如何階級，如何地位，於任如何法之具備者〔之義〕。「諸欲」者，概言之，是事欲與煩惱欲之二欲……乃至（前卷一頁以下參照）……此等謂事欲……乃至……此等謂煩惱欲。「著」者，是貪著、瞋著、癡著、

慢著、見著、煩惱著、惡行著之七著。「於世間」者，是於惡趣世間、於人世間、於天世間、於蘊世間、於處世間。「難超越」者是度、越度、度過、超越、離越於世間所有欲乃難超、難過、難度、難度過、難超越、難離越、難著。此是「於世間難超諸欲，超越之所〔有七〕著」〔之義〕。

「無愁亦無煩惱事」者，是不愁事物之變易，不愁事物之變易時。〔即〕「我眼變易」無愁。「我耳、我鼻、我舌、我身、我色、我聲、我香、我味、我觸、我施主家、我眾、我住居、我利得、我名聲、我賞讚、我樂、我衣服、我食物、我臥坐所、我病者之資具藥品、我母、我父、我兄弟、我姊妹、我親子、我親女、我友人、我同僚、我親戚緣者之變易」無愁。無疲〔悲〕，無悲泣，無捶胸而泣，無陷於蒙昧。此是「無愁。」「無煩惱事」者，是無煩事、無煩、無煩思、無愁思、無愁惱。或又無生，無老，無死，無死亡，無生起。此是「無愁亦無煩惱事」〔之義〕。

「彼之斷流無結縛」〔之句中〕，流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一一頁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彼之流、捨斷渴愛、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之人謂「斷流」者。「無結縛」〔之句中之結縛者〕，是貪縛、瞋縛、癡縛、慢縛、見縛、煩惱縛、惡行縛之七縛。捨斷此等之結縛、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之人謂「無結縛者。」此是「彼之斷流無結縛」〔之義〕。故世尊宣示：

於世間難超諸欲　超越之所〔有七〕著
彼之斷流無結縛　無愁亦無煩惱事

一五

前所〔煩惱〕令涸渴　後成何物勿標新
若汝不執〔是為〕中　汝之將行為寂靜

「在前所有令涸渴」者，是有關過去諸行所生起之諸煩惱皆令涸、涸渴、乾盡，令成無種、捨斷、除去、滅除、成為滅無。如斯是「前所有令涸渴」〔之義〕。或又過去之業行所未受報之諸業行令涸、涸渴、乾盡、令為無種，捨斷、除去、滅除、令成滅無。如斯亦是「前所有令涸渴」〔之義〕。

「後成何物汝勿標新」——未來謂「後」——有關未來之諸行所生起之貪所有、瞋所有、癡所有、慢所有、見所有、煩惱所有、惡行所有、雖然此等所有（何物）汝勿標新，勿令現前，勿令生，勿令發生、勿起、勿生起，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此是「後成何物汝勿標新」〔之義〕。

「若汝不執為是中」——「中」者，是現在之色、受、想、行、識——現在之諸行由愛由見而汝不執、不執著、不執受、不執取、若不住著者。若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歡喜、歡迎、縛著、執、執取、住著，此是「若汝不執為是中」〔之義〕。

所謂「汝之將行為寂靜」者，乃貪之寂故為寂。瞋之寂故為寂……乃至（一〇五頁參照）……一切不善行之寂故、寂止故、寂滅故、消盡故、消滅故、離去故、安息故是為寂，為寂靜、寂滅、消滅、安息而汝將行，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此是「汝之將行為寂靜」〔之義〕。故世尊宣示：

前所〔煩惱〕令涸渴　後成何物勿標新
若汝不執〔是為〕中　汝之將行為寂靜

一六

普對名與色　無有我執者
非有故無愁　彼實無毀失

（九五〇）

「普對名與色，無有我執者」〔之句中〕，「普」者，是普、一切、是無殘、無餘。名者，是四無色蘊。色者，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色。「者」者，是阿羅漢、漏盡者。「我執」者，是愛我執及見我執之二我執……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我執……乃至……，此是見我執。「普對名與色，無有我執者」，是對於一切名與色，無有我執、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令寂滅、安息，令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者。此是「普對名與色，無有我執者。」

「非有故無愁」，是不愁事物之變易，事物之變易時不愁。〔即〕我眼之變易無愁，我耳、我鼻、我舌、我身、我色、我聲、我香、我味、我觸、我施主家、我眾、我住居、我利得……乃至（二二一頁參照）……我親戚緣者之變易不愁，不〔悲〕疲，不悲泣，不捶胸而泣，不陷於蒙昧。如斯是「非有之故無愁。」或又眼病所觸，所襲……乃至（一二一頁參照）……由與虻、蚊、風、炎熱、爬行類之接觸所觸、所襲、圍，則具此亦不愁、不悲疲、不悲泣、不捶胸而泣、不陷於蒙昧。如斯是「非有之故無愁」。或又不存，不存在，對不得之物，「我已曾有而今我無」，「我雖應有之物而我未得」亦不愁、不疲、不悲泣、不捶胸而泣、不陷於蒙昧。如斯是「非有之故無愁。」

「彼實於世無毀失」者，乃「此是我物，此是他人之物」，而凡執、執取、住著、縛著、信解所有色、受、想、行、識者有毀失。即世尊如斯說：

車馬寶珠耳環奪　子及妻亦同被奪
一切財富至失落　愁時何汝不熱苦
捨先人之諸財富　人最初捨彼等〔財〕
欲欲有財者無常　故我愁時無有愁

月盈增充滿虧減　日使滅沒自〔暗黑〕
適者我知世間法　故我愁時無有愁

「此是我之物，此是他人人之物」，於無執、執取、住著、縛著、信解所有色、受、想、行、識無者，無有毀失。即世尊如斯說：「沙門！汝喜耶？」「友！得何而〔可喜〕耶？」「沙門！然則汝愁耶？」「友！失何而〔愁〕耶？」「沙門！然則汝無喜亦無愁耶？」「然！友！」

實則我等已久見　於般涅槃婆羅門
世間之愛著〔見〕度　無歡喜無苦之比丘

此是「彼實〔世間〕無毀失」〔之義〕。故世尊宣示：

普對名與色　無有我執者
非有故無愁　彼實無毀失

一七

「此我物」「他之物」　然而何物不〔執〕者
不存我執彼如斯　於「我無」亦無有愁

（九五一）

「此是我物」「他之物」任何之物〔無執者〕〔之句中〕，「者」，是阿羅漢、漏盡者。「此是我之物，此是他人人之物」，於無執、執取、住著、縛著、信解所有受、想、行、識非有、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令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如斯「此是我物、他之物，任何之物不〔執〕者。」

即世尊如斯說：「諸比丘！此身非汝等之物，亦非他人人之物。諸比丘！應見由先業之所行作、所意思、所感受之物。諸比丘！於此處有聞（博識）之聖弟子善如理作意緣起。〔即〕有此時〔即〕有彼，此生故彼生，此無時即彼無，此滅故彼滅。所謂緣無

明有行，緣行有識……乃至……如斯有此一切苦蘊之集。然而無明之無餘滅故有行之滅……乃至……如斯有此一切苦蘊之滅。」如斯亦是「此是我物他之物，任何之物〔不執〕者。」

又世尊已如斯說：

莫伽羅闍！常有念　以害破自我之見
觀察世間是空也　若如斯者應度死
如斯觀察世間者　〔究竟〕不見死王事

如斯是「此我物他之物，任何之物不〔執〕者。」

又世尊如斯說：「諸比丘！汝等之物非是物，應捨斷彼。彼若捨斷，對汝等應有長時之利益、安樂。諸比丘！然則非汝等之物者何耶？諸比丘！色非汝等之物，應捨斷彼，彼若捨斷，汝等應有長時之利益、安樂。受、想、行、識非汝等之物，應捨斷彼。彼若捨斷，汝等應有長時之利益、安樂。諸比丘！汝等云何思惟此耶？於此之祇樹園所有草、薪木、樹枝、樹葉、為人人持去焚燒，又從用途而應用。然彼時『人人持去我等焚燒，又從用途而用』，汝等如是思念否？尊師！不然。彼何因耶？尊師！此非我，非為我所（物）。諸比丘！如斯，非汝等之物，應捨斷彼。彼若捨斷，汝等應有長時之利益、安樂。諸比丘！非汝等之物者何耶？諸比丘！色非汝等之物，應捨斷彼。彼若捨斷，汝等應有長時之利益、安樂。受、想、行、識非汝等之物，應捨斷彼。彼若捨斷，汝等應有長時之利益、安樂。」如斯亦是「此我物他之物，任何之物〔不執〕者。」

又如斯說：

單是法生起　單諸行持續
如實且觀者　村長！勿怖畏
以慧觀〔察〕　時世間等草木
不結生涅槃　他物不冀求

婆耆羅比丘尼向惡魔波旬如斯言：

汝以何耶解有情　汝非有魔惡見耶
此〔身〕唯是諸行聚　於此有情無能得
譬如部分之集物　謂如車聲有（名稱）
如斯諸蘊之有時　謂如有情有假名
發生只有〔成為〕苦　存續衰滅亦是苦
除苦無有發生者　苦之以外無滅物

如斯亦是「此我物他之物，任為何之物無〔執〕者。」

「如斯諸比丘！有比丘至色之滅追求色，至〔受、想、行〕識之之滅追求受、想、行、識。至色之滅追求色之彼，至〔受、想、行〕識之滅追求受、想、行、識之〔彼〕，則無有人是『我』或『我是物』或『有我』之處。」如斯亦是「此我物他之物，任何之物〔無執〕者。」

尊者阿難白世尊言：「尊師！『世間是空，世間是空』。尊師！何故言『世間是空』」耶？「阿難！我、我所亦空故，言『世間是空』。阿難！我、我所亦空者云何？阿難！眼我、我所亦〔無故〕是空。色是空，眼識是空，眼觸是空，眼觸所生起樂、苦、不苦不樂之受此亦是空。耳是空，聲是空，鼻是空，香是空，舌是空，味是空，身是空，觸是空，意是空，法是空，意識是空，意觸是空，緣意觸所生起樂、苦、不苦不樂之受此我、我所亦〔無故〕空。阿難！我、我所空故」，言「世間是空」。如斯亦是「此我物他之物，任何之物無〔執〕者。」

「不存我執彼如斯」〔之句中〕，「我執」者，是愛我執與見我執之二我執……乃至（二五五頁參照）……此是愛我執……乃至……此是見我執。捨斷愛我執，捨遣見我執，不存我執、不令存在、不取得、不令獲得者。此是「不執我存彼如斯」〔之義〕。

「於我無亦無有愁」，不愁變易之事物，不愁事物之變易時。〔即〕「我眼之變易」不愁。「我耳……乃至（二二一頁參照）……我親戚、緣者之變易」不愁、不疲、不悲泣、不捶胸而泣、不墮於蒙昧。此是「於我無亦無有愁」〔之義〕。故世尊宣示：

此是我物他之物　然而何物不〔執〕者
不存我執彼如斯　於我無亦無有愁

一八

無有貪求無嫉視　不動一切處平等
於質問不動搖者　〔此有〕功德我語曰

（九五二）

「無有貪求無嫉視，不動一切處平等」〔之句中〕，嫉視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是嫉視者對他人〔受〕利得、恭敬、尊重、尊敬、奉事、禮拜而嫉，羨嫉，結嫉。如斯所有嫉視、嫉視業、嫉、嫉妬、嫉妬性、羨視、羨嫉、羨嫉性此是嫉視。為捨斷此、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不得生起此嫉視，以智火燒所之者謂無嫉視者。此是「無嫉視。」

無有貪求〔之句中〕，貪求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一一頁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為捨斷、正斷、令寂滅、使安息、令不得生起此貪求，以智火燒所之者謂無貪求者。彼對色無有貪求……乃至（一四四頁參照）……對所見聞覺識諸法無貪求、無貪覓、無昏迷、無縛著、離貪求、離去貪求、捨貪求、唾棄貪求、脫貪、捨斷貪求、捨遣貪求，離令、離去貪、捨貪、唾棄貪、脫貪、捨斷貪、捨遣貪無愛，消滅〔煩惱〕，為清涼，覺受樂，自為梵而住。此是「無嫉視，無有貪求」〔之義〕。

「不動一切處平等」〔之句中〕，動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是貪欲、貪、不善根。為捨斷、正斷、令寂滅、令安息此動、渴愛，令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者謂不動者。動之捨斷故是不動。彼對利得亦不動，不利得亦不動，對名聲亦不動，對不名聲亦不動，對樂亦不動，對苦亦不動，不動搖、不震、不震動、不震駭。此是「不動。」

「一切處平等」〔之句中〕，一切者，是眼與色……乃至……意與法之十二處。對內外〔六〕處之欲貪被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彼一切處是平等，於一切處是如同，於一切處是中庸，於一切處言捨。此是「不動、一切處平等」〔之義〕。

「於質問不動搖者，此有功德我語曰」者，問於不動搖之人人，質問、乞、求、信樂，有此等四功德而我曰。彼無嫉視，無有貪求，不動而一切處平等，我曰、言、說明也。此是「於質問不動搖者，此有功德我語曰」〔之義〕。故世尊宣示：

無有貪求無嫉視　不動一切處平等
於質問不動搖者　〔此有〕功德我語曰

一九

有識智者於不動　無有何等作為事
彼〔為不動〕離雜勤　於一切處見安穩

（九五三）

「有識知者於不動」〔之句中〕，動者，是渴愛。即所有貪、染貪……乃至（一一頁參照）……是貪欲、貪、不善根。為捨斷、正斷、令寂滅，使安息此動、渴愛，令不得生起，以智火燒者謂不動者。動之捨斷故是不動。彼於利得亦不動，於不利得亦不動，於

名聲亦不動，於不名聲亦不動，於賞讚亦不動，於毀訾亦不動，於樂亦不動，於苦亦不動，不動搖、不震、不震動、不震駭。此是「不動。」

「有識知者」，是知者，了知者，識知者，別知者，通達者。〔即〕了知、識知、別知、之通達者知「一切行是無常」，「一切行是苦」……乃至（二二頁參照）……通達者知、了知、識知、別知「所有集法皆是之此滅法。」此是「有識、知者於不動」〔之義〕。

「無有何等作為事」〔之句中〕，作為者，是福行、非福行、不動行。福行、非福行、不動行被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刈割故而無有作為事，是不存在、不能得、捨斷、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以智所火燒。此是「無有何等作為事」〔之義〕。

「彼〔為不動〕離雜勤」〔之句中〕，雜勤者，是福行、非福行、不動行。福行、非福行、不動行被捨斷、根絕、如截頂之多羅樹，成為滅無，於未來不生起故，刈割故，是故遠離雜勤，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彼〔為不動〕離雜勤」〔之義〕。

「於一切處見安穩」者，貪起怖畏，瞋起怖畏，癡起怖畏……乃至……煩惱起怖畏。起怖畏貪之捨斷故……乃至……起怖畏煩惱之捨斷故，「於一切處見安穩」，於一切處見無畏，於一切處見無患惱，於一切處見無災禍，於一切處見無災厄，於一切處見安息。此是「於一切處見安穩。」故世尊宣示：

有識知者於不動　無有何等作為事
彼〔為不動〕離雜勤　於一切處見安穩

二〇

雖亦等同雖為劣　牟尼雖勝不作語
彼為寂而離五慳　不取著亦不放擲

（九五四）

如斯世尊〔宣〕

「雖亦等同雖為劣，牟尼雖勝不作語」〔之句中〕，智謂牟那。即所有慧、知解……乃至（一〇七頁以下參照）……超越著與綱者，此是牟尼。此是牟尼。〔牟尼〕不說、不語、不話、不說明，不言說「我勝」「我等同」「我為劣。」此是「雖亦等同雖為劣，牟尼雖勝不作語」〔之義〕。

「彼為寂而離五慳」〔之句中〕，寂瞋之寂故是寂。瞋、癡……乃至（一〇五頁參照）……一切不善行之寂故，寂止故，寂滅故，消盡故，消滅故，離去故，安息故而為寂、寂靜、寂滅、消滅、安息。此是「彼為寂」〔之義〕。離五慳者，慳有住處慳……之五慳……乃至（三頁參照）……把取謂之慳。捨斷此慳、正斷、令寂滅、令安息，不得生起，以智火所燒者離慳、離去慳、棄慳、唾棄慳、脫慳、捨斷慳、是捨遣慳者。此是「彼為寂而離五慳」〔之義〕。

「不取著亦不放擲。」如斯世尊宣〔之句中〕，不取著者，是於色不取著、不取、不近取、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是不取著、不取、不近取、不執、不執取、不住著於受、想、行、識、趣、生起、結生、有、輪迴、輪轉。此是「不取著」〔之義〕。不放擲者，是不捨斷色、不除去、不滅除、不令成為滅無，不捨斷、不除去、不滅除、不令受、想、行、識、趣、生起、結生、有、輪迴、輪轉之滅無。此是「不放擲」〔之義〕。世尊者，此是尊重之同義

語……乃至（一〇九頁以下參照）……此謂世尊……是作證與共同施設。故世尊宣示：

雖亦等同雖為劣　牟尼雖勝不作語
彼為寂而離五慳　不取著亦無放擲

如斯世尊〔宣示〕。

第十五　執杖經之義釋畢

第十六　舍利弗經之義釋

一

尊者舍利弗曰：

於我未曾見之事　又誰亦未聞之事
眾主已來由兜率〔天〕　而有如斯妙語師

（九五五）

「於我未曾見之事」者，是我未曾以此眼，以此身體見如此之世尊。〔即〕世尊於三十三天晝度樹下寶石之〔帝釋座〕為〔佛母摩耶夫人及諸天眾將說法〕而於雨安居後，〔為降人界〕受天眾所圍繞，〔由黃金造、白銀造、寶珠造之三階梯中〕之中央寶珠造之階梯降於僧伽施市。如斯光景為我未曾見之事。此是「於我未曾見之事」〔之義〕。

尊者舍利弗曰〔之句中〕，（如斯）「曰」者，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尊者」，此是敬語、敬重語、尊重語、尊敬語。「舍利弗」者，是彼長老之名稱、名稱、施設、言說、名、名業、命名、詞、文、稱呼。此是「尊者舍利弗曰」〔之義〕。

「又誰亦未聞之事」〔之句中〕，「未」者，是否定。「又」者，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誰亦」者，是任何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此是「又誰亦未聞之事」〔之義〕。

「而有如斯妙語師」者，是有如斯妙語，有美語，有愛語，有感銘語，有如迦陵頻伽啼聲之美妙音。而由彼世尊之口出具備八支

之音聲。〔即〕明晰、易解、美妙、樂聞、圓滿、無散、甚深、雄大〔音聲〕。又彼世尊為聽眾以識〔自己〕之聲時，彼出以外聽眾之音聲令不出。又彼世尊有梵天之聲，以迦陵頻伽〔之聲〕而語。如斯是「妙語。」

師者，是（隊商）師。世尊是隊商主（導師）。譬如隊商主為諸隊商令度難所（沙漠）、度盜賊難所、度猛獸難所、度餓饉所、度無水所、上度、下度、度過、到達安穩地，如斯世尊為隊商主（導師）而為諸有情令度難所、度生之難所、度老之難所、度病之難所……乃至……度死、愁、悲、苦、憂、惱之難所，令度貪之難所、度瞋、癡、慢、見、煩惱、惡行之難所，令度貪執、度瞋、癡、慢、見之執，令度煩惱執、上度、下度、度過，到達、安穩邊不死、涅槃。或又世尊是導者、調伏者、指導者、令知者、令解者、令觀者、令欣樂者。如斯世尊是隊商主。或又世尊是未起之道之令起者、未生之道之令生者、未說之道之宣說者、知道者、解道者、達道者。又現今隨從道之諸聲聞（弟子）倣傚世尊住於具備〔諸德〕。如斯世尊是隊商主（導師）。此是「有如斯妙語師」〔之義〕。

「眾主已來由兜率〔天〕」者，是世尊由兜率天身歿，有念有正知入於母胎。此是「眾主已來由兜率。」或又兜率者，是諸天。彼等滿足，喜足，意悅，悅喜，生喜悅。由〔彼〕兜率天界為眾主而來。如斯，是「眾主已來由兜率。」或又兜率是諸阿羅漢。彼等滿足，喜足，意悅，有圓滿思惟。〔彼等〕是為阿羅漢之眾主而來。如斯是「眾主已來由兜率。」

「眾主」者，是眾主。世尊是眾之阿闍梨（師）故是眾主。是眾之師故是眾主。誘導眾故是眾主。教誡眾故是眾主。教訓眾故是眾主。無畏而（有自信）近眾故是眾主。眾聞彼〔佛之言〕傾耳令起欲知之心故是眾主。令眾由不善離避而向善住立故是眾主。是比

丘眾之眾主，是比丘尼眾之眾主，是優婆塞眾之眾主，是優婆夷眾之眾主，是王眾之眾主，是剎帝利眾之眾主，是婆羅門眾之眾主，是毘舍眾之眾主，是首陀眾之眾主，是天眾之眾主，是梵天眾之眾主，是僧眾之主、眾主，眾之阿闍梨（師）。已來者，是近於僧伽施市，近來，到來。此是「眾主已來由兜率」〔之義〕。故舍利弗長老言。

尊者舍利弗曰：

於我未曾見之事　又誰亦未聞之事
眾主已來由兜率　而有如斯妙語師

二

含天世界之人人　如能幸見具眼者
除去一切之闇黑　獨一而為證得樂（九五六）

「含天世界」者，是含天，含魔，含梵天之世界，含沙門、婆羅門，含天、人之人人。此是含天之世界。

「如能幸見具眼者」者，是於三十三天之晝度樹下之寶石〔帝釋之座〕坐而說法，諸天如見世尊，如彼人人亦見。又如人人見，如是諸天亦見。如是諸天幸見，如是彼人人亦幸見。又如人人幸見，如是彼諸天亦幸見。如斯，是「如能幸見具眼者」〔之義〕。

或此等可敬之〔外學〕沙門、婆羅門〔自〕不調御而示調御之姿，不寂而示寂之姿，不寂靜而示寂靜之姿，未消滅〔煩惱〕而示消滅之姿。

模造粘土之耳環　如使鍍金之銅錢
隱裝之人內不淨　外美行步於世間

如斯世尊不為示現。世尊〔自〕為調御，從事實，從如理，從如實，從如真，從不顛倒，從自性而示現調御之姿。〔自〕寂而示寂之姿，寂靜而示寂靜之姿，消滅〔煩惱〕而示消滅之姿。又諸佛世尊具願而威儀不動。如斯亦是「如能幸見具眼者」〔之義〕。

或又世尊具有清淨之聲，保持稱譽之聲與讚頌，於龍界，於金翅鳥界，於夜叉界，於阿修羅界，於犍闥婆界，於天王界，於帝釋界，於梵天界，此同於〔人界〕，如是〔有名聲〕，且比此處〔名聲〕勝殊。如斯亦是「如能幸見具眼者」〔之義〕。或又世尊具備十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佛法、威勢、力、德、精進、慧，示〔自己〕令知、知解。

諸大善者雖在遠　如同雪山之明顯
諸不善者在近側　如陰夜放矢不見

如斯亦「如能幸見具眼者」〔之義〕。

「具眼者」者，是世尊由五眼而成具眼者。〔即〕（一）由肉眼而成具眼者。（二）由天眼而成具眼者。（三）由慧眼而成具眼者。（四）由佛眼而成具眼者。（五）由普眼而成具眼者。

（一）世尊由肉眼而成具眼者云何？於世尊之肉眼存在青色、黃色、赤色、黑色、白色之五色。於其處在世尊有眼毛而青，如烏摩羅華，美麗紺碧。彼〔眼毛之〕根元黃，如羯尼迦華，美麗正黃之黃金色。世尊兩方之眼球赤，如赤色甲蟲，美麗深紅。〔其〕中央里，如濡潤之木槖子，美麗不粗，濕潤、黑漆。其內白，如明星，美麗淨白、白、銀白。世尊屬於身體由宿世之善行業而生起彼自然之肉眼，於日中夜間普見一由旬。雖然具備四類闇黑之時，〔即〕太陽沒時，黑分布薩之際，於鬱茂密林之中，巨大非時之雨雲出現，雖如此具備四類闇黑之中，亦普見一由旬。對於見色，其屋頂，門扉、壁柵、山岳、林藪、蔓藤不為障礙。假令置印一粒胡

麻雖投於〔有數百萬粒〕胡麻物中，亦可取出其胡麻粒。如斯世尊之肉眼原來徧淨。如斯，是「世尊雖由肉眼亦是具眼者。」

（二）世尊由天眼而成具眼者云何？世尊以超人清淨之天眼，見諸有情之死、生，知諸有情之隨業趣於劣、勝、美、醜、幸、不幸。〔即〕「汝等！此等之有情具身惡行，具語惡行，具意惡行，誹謗諸聖者，有邪見，取得邪見業。彼等身壞死後，生於苦界、惡趣、隨處、地獄。或又汝等！此等之有情具身善行，具語善行，具意善行，不誹謗諸聖者，有正行，取得正見業。彼等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以如斯超人清淨天眼見諸有情之死、生，隨諸有情之業而知趣劣、勝、美、醜、幸、不幸。又世尊者觀望者即見一世界，見二世界，見三世界，見四世界，見五世界，見十世界，見二十世界，見三十世界，見四十世界，見五十世界，見一小千世界，見二中千世界，亦可見三千〔大千〕世界。或又觀望其他可見有限之物。如斯世尊之天眼徧淨。如斯世尊由天眼而成具眼者。

（三）世尊由慧眼而成具眼者云何？世尊是大慧者、博慧者、疾慧者、速慧者、利慧者、擇慧者而有慧分別、巧、明了智。以證得無礙解，達四無畏，十力之保持者、人牡牛、人師子、人龍、人良馬、人軛獸、無邊智者、無邊威力者、無邊名聲者、富者、大財者、有財者、指導者、調伏者、教導者，令知者、令解者、令觀者、令欣樂者。彼世尊實是未起之道令起者，未生之道令生者，未說之道之宣說者，知道者、解道者、達道者。又現今，隨從道之諸聲聞（弟子）〔向世尊〕倣傚，住於具備〔諸德〕。彼世尊實知應知者，見應見者，是眼，是智，是法，是梵天。是告示者、告說者、義之將來者、不死之施與者、法主、如來。於彼世尊由慧而無有不能知者、不能見者、不能解者、不能作證者、不能觸者。由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法依一切行相現來佛世尊之智門。若所有應知，應知者，〔其〕無論自義、他義、俱義、現世之義、來世之

義、明白之義、甚深之義、隱密之義、覆蔽之義、未了之義、已了之義、無罪之義、無煩惱之義、淨白之義、第一義，其一切作用於佛智之中。一切之身業隨佛世尊之智而起。一切之語業隨〔佛〕智而起。一切之意業隨〔佛〕智而起。對於過去佛世尊有無障害智。對於未來佛世尊有無障害智。對於現在佛世尊有無障害智。一切能知之範圍皆是〔佛〕智。有〔佛〕智之範圍一切皆是知。〔佛〕智以可知物為範圍。可知物以〔佛〕智為範圍。超越可知物，無佛智之作用。超越〔佛〕智無可知之義。彼等〔智與可知〕之諸法相互在同一範圍。譬如於正相合致之函與蓋二者，函無餘於蓋，蓋無餘於函，相互在〔同一〕範圍，如斯於佛世尊與可知者之智〔同一〕範圍。一切可知之範圍皆是〔佛〕智。有〔佛〕智之範圍，一切皆是可知物。〔佛〕智以可知物為範圍。可知物以〔佛〕智為範圍。超越可知物無佛智之作用。超越〔佛〕智無可知物。彼等諸法相互〔同一〕範圍。於一切諸法是佛世尊智之作用。一切諸法關係於佛世尊之〔意門〕轉〔心〕，關係於意欲〔速行心〕，關係於作意，關係於心之生起。佛世尊智是對一切有情之作用。世尊知一切有情之意樂，知隨眠，知所作，知信解，了知小塵垢、大塵垢、利根、鈍根、善行相、惡行相、易教化、難教化、能、不能之有情。含天，含魔，含梵天之世界，及沙門、婆羅門，含天、人之人人是活動於佛智之中。譬如任何之魚、龜乃至吞舟之大魚為止，皆活動於大海之中，如斯含天、含魔、含梵天之世界，含沙門、婆羅門，含天、人之人人皆是活動於佛智之中。譬如任何之鳥乃至金翅鳥為止皆是活動於虛空之方域，如斯等於舍利弗有慧之人人亦一切活動於佛智之方域。佛智徧滿於天與人之慧，〔於此〕勝而在。所有賢剎帝利、賢婆羅門、賢居士、賢沙門之聰敏而長於議論，射貫毛髮程度之〔練達〕，以慧解能摧破〔他之〕諸惡見，而行之人人，近於如來頻為質問，質問隱密覆蔽〔之義〕，彼等之質問由世尊解說而為解答。而說示〔其解答之〕理由，彼等至歸投於世尊。如斯於此處世尊所謂由慧而極為顯耀。如斯，「世尊由慧眼而成具眼者。」

（四）世尊由佛眼而成具眼者云何？世尊以佛眼繼續眺望世間〔見〕諸有情之小塵垢、大塵垢、利根、鈍根、善行相、惡行相、易教化、難教化，或又見來世罪之怖畏而見住者。譬如在於青蓮之池、紅蓮之池、白蓮之池，一部之青蓮、紅蓮、白蓮生於水中，在水中而生長，由水未出，在水中沒育，一部之青蓮、紅蓮、白蓮在水中而生，在水中而生長，在水面之處，一部之青蓮、紅蓮、白蓮在水中而生，在水中而生長，由水出，不染著於水。如斯世尊以佛眼眺望世間，〔見〕諸有情之小塵垢、大塵垢、利根、鈍根、善行相、惡行相、易教化、難教化、或又見來世之罪怖畏而住見者。世尊知「此者是貪行者，此是瞋行者，此是癡行者，此是尋行者，此是信行者，此是智行者。」世尊對貪行者說不淨說。世尊對瞋行者告慈之修習。世尊對疑行者總說（聖典）與徧問（義疏），有時使聽法，有時為說法與師共住。世尊對尋行者告安般念（數息觀）。世尊對信行者告信樂之相，〔即〕佛之善覺性、法之善法性、僧之善行道及自己之戒。世尊對智行者告無常相、苦相、無我相之〔如〕觀（毘鉢舍那）之相。

譬如立於山巔者　普見〔下界〕之人人
如彼善慧普眼者　昇法所成之殿堂
瞰視世間之人人　生老所敗沈於愁

如斯，世尊由佛眼亦成「具眼者。」

（五）世尊由普眼亦成具眼者云何？普眼是一切知智。世尊已具一切知智、正具、達、正達、成、正成、具備。

彼不能見者　此世無何物
又不能識者　亦〔無〕不可知
應可知之物　一切此知通
如來因斯故　成為普眼者

如斯，「世尊由普眼亦成具眼者」此是「如能幸見具眼者」〔之義〕。

「除去一切之闇黑」者，是排除、捨斷、除去、滅除、令滅無一切之貪闇、瞋闇、癡闇、慢闇、見闇、煩惱闇、惡行闇、闇黑者、無眼者、無智者、滅慧者、害敵黨、不至涅槃者。此是「除去一切之闇黑。」

「獨一而為證得樂」〔之句中〕，獨一者，（一）世尊由出家之稱為獨一。（二）由無伴義獨一。（三）由渴愛捨斷之義為獨一。（四）一向離貪故為獨一，一向離瞋故為獨一，一向離癡故為獨一，一向無煩惱故為獨一。（五）行一行道（一乘道）故為獨一。（六）獨一而正覺無上正等覺故為獨一。

（一）世尊由出家之稱為獨一者云何？世尊為黑髮之青年，具備善福、青春，於人生之第一期。有不欲〔捨〕〔彼之出家〕淚顏而泣、涕泣之父母，捨親戚眾，斷一切名聲之障礙，斷妻子之障礙，斷親戚之障礙，斷友人同僚之障礙，斷財寶之障礙，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家出家而非家，成為無一物之狀態，獨一行、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如斯「世尊由出家之稱為獨一。」

（二）世尊由無伴義為獨一者云何？彼如斯出家，獨於阿練若、森林之邊鄙無〔人〕聲，無騷音，無諸人之光景，於人隱而住，禪思用適當之臥坐所，彼獨行、獨立、獨坐、獨臥、獨入村行乞、獨〔由行乞〕歸、獨密而坐禪，獨為經行、獨行、獨住、動作、活動、護持、持續、維持。如斯，「世尊由無伴義成為獨一。」

（三）世尊由渴愛之捨斷故為獨一者云何？彼如斯無伴，不放逸而熱心精勤而住，於尼連禪河畔之菩提樹下精勤大精勤，擊破放逸親類惡魔障解脫之軍，捨斷渴愛、綱罟、〔輪迴〕之流、愛著而除去、滅除，令為滅無。

渴愛作為友之人　〔不斷〕輪迴於長時
由此狀態他狀態　輪迴〔之流〕可超度
渴愛乃是苦生〔緣〕　能知此之過患者
離渴愛而無有取　有念比丘應普行

如斯世尊「捨斷渴愛故為獨一。」

（四）世尊一向離貪故為獨一者云何？是貪之捨斷故，一向離貪故為獨一。瞋之捨斷故而一向離瞋故為獨一。癡之捨斷故而一向離癡故為獨一。煩惱之捨斷故而一向離煩惱故為獨一。

（五）世尊行一行道（一乘道）故為獨一者云何？一行道者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

有情利益者　見生盡滅邊
憐愍者〔之佛〕　知解一行道
經由此之道　過去諸佛度
現在亦在度　未來度暴流

如斯，「世尊行一行道故為獨一。」

（六）世尊獨一而正覺無上正等覺故為獨一者云何？覺是於四〔沙門〕道成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觀慧、觀（毘鉢舍那）、正見。世尊依彼佛智覺「一切行是無常」，覺「一切行是苦」，覺「一切法是無我」，覺「緣無明而有行」……乃至……覺「生之滅故而老死滅」，覺「此是苦」，覺「此是集」，覺「此是苦之滅」，覺「此是至苦滅之道」，覺「此是漏」，覺「此是漏之集」，覺「此是漏之滅」，覺「此是至漏滅之道」。覺「此等之法

應知通」，覺「此等之法應徧知」，覺「此等之法應捨斷」，覺「此等之法應修習」，覺「此等之法應作證」，覺六觸處之集、滅沒、樂味、過患與出離，覺五取蘊之集、滅沒、樂味、過患與出離，覺四大種之集、滅沒、樂味、過患與出離，覺「所有集之法皆是此滅法。」或又所有應覺，應別覺，應正覺，應得達，應觸達，應作證者之一切物由覺智而覺、隨覺、別覺、正覺、正等覺、得達、獲得、觸達、作證，如斯，世尊獨一而正覺無上正等覺故為獨一。

「證得樂」〔之句中〕，樂者是出離之樂、遠離之樂、寂靜之樂、正覺之樂。「證得」〔此之樂〕，正達、得達、觸達、作證。此是「獨一證得樂」〔之義〕。故舍利弗長老言：

含天世界之人人　如能幸見具眼者
除去一切之闇黑　獨一而為證得樂

三

無依如如之彼佛　為眾主來無詭詐
於此侍坐為多者　欲將問者我已來

（九五七）

「於無依如如之彼佛」〔之句中〕，佛者是彼世尊、自存者、無師者。於未曾聞之諸法正等覺自己之〔真〕諦，又於其處得一切知性，於諸力得自在性者。佛由何之義而為佛耶？覺〔真〕諦故是佛〔覺者〕。令人人之覺者故是佛，一切知者故是佛，一切見者故是佛，知道者故是佛，明照者故是佛，由漏盡者之稱是佛。由無煩惱者之稱是佛，一向離貪者故是佛，一向離瞋者故是佛，一向離癡者故是佛。一向無煩惱故是佛，行一行道故是佛，獨一而正覺無上正等覺故是佛，已害破不覺故，已獲得覺故是佛。佛此之名非由母作，非由父作，非由姊妹作，非由友人同僚作，非由親戚、緣者

作，非由沙門、婆羅門作，非由諸天神作。此佛是此諸佛世尊於菩提樹下獲得作證一切知智之共同施設者。此是「無依如如之彼佛」〔之義〕。

「無依」者，是〔依〕有（一）愛依與（二）見依之二依。

（一）愛依者云何？稱為渴愛者，乃謂「此是我之物，彼是我之物，此等是我之物，此是我之物，唯此是我之物。我之色、聲、香、味、觸、敷物、著物、下婢、下僕、山羊、羊、鷄、豚、象、牛、馬、田園、宅地、黃金、金〔銀〕貨、村、街、市、王土、國土、地方、〔四兵之〕營舍、倉庫」無境界，無限界，無限定，無制限而把取，我執有限之物——又一切之大地亦由渴愛而我執——乃至百八愛之作用者，此是愛依。

（二）見依者云何？二十事之有身見、十事之邪見、十事之邊見、所有如斯類之見、惡見、見執、見難所、見邪曲、見異動、見結、執、執取、住著、取、邪道、邪路、邪性、異學處、邪倒執、違邪執、顛倒執、邪執、對不如實而如實執，乃至六十二惡見，此是見依。

於佛世尊已捨斷愛依，捨遣見依。愛依之捨斷故，見依捨遣之故，世尊不依止於眼，不依止於耳、鼻、舌、身、意，不依止於色、聲、香、味、觸、施之家、眾、住居、利得、名聲、賞讚、樂、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見、聞、覺、識諸法，不止著、不近著、不縛著、不信解、出離、棄遣、離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如如無依之彼佛」〔之義〕。

「如如」者乃世尊由五相是如如。〔即〕（一）對好惡是如如。（二）已捨者故是如如。（三）已度者故是如如。（四）已脫者故是如如。（五）說明彼〔之德〕是如如。

（一）世尊對好惡是如如者云何？世尊對利得亦是如如，對不利得亦是如如，對名聲亦是如如，對不名聲亦是如如，對賞讚亦是如如，對毀訾亦是如如，對樂亦是如如，對苦亦是如如，假令以香塗一腕，以斧擊一腕，對彼無貪、無瞋恚。捨斷隨貪、瞋恚，離越勝、敗，超越順境與逆境。如斯，世尊對好惡是如如。

（二）世尊已捨者故者如如者云何？世尊已捨者故是如如。〔即〕於世尊已捨貪、唾棄、脫、捨遣。以捨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已捨、唾棄、脫、捨斷、捨遣。如斯，世尊已捨者故是如如。

（三）世尊已度者故是如如者云何？世尊以度欲流，度有流，度見流，度無明流，度一切輪迴路，越度、度出、越過、超越、離越。彼梵行已成，〔所作〕已辦，過〔世〕路，到〔涅槃之〕方域，到終點，護梵行，達最上見，修習道，捨斷煩惱，通達不動，作證滅。於彼能徧知苦，捨斷集，修習道，作證滅，知通應知徧，徧知應徧知，捨斷應捨斷，修習應修習，作證應作證。彼放捨障礙，放散〔輪迴之〕濠，拔除（渴愛）柱，無關鑰（五下分結）而為聖，卸下慢幢、重擔、離繫，捨斷五支〔蓋〕，具備六支〔捨〕，守護一〔念〕，有〔習行、安住、迴避、除去之〕四依，除去獨一諦（徧見），完全遣求覓，有不混濁之思惟，有安息身行，有善解脫之心，有善解脫之慧，獨一而〔完全〕，住於〔梵行〕，得達應第一之得達，為最上之人，第一之人。彼無積〔善惡之報〕，無除，已除而住。無捨斷〔煩惱〕，無執取，已捨斷而住立。無取去，無取上，已取去而住立。具備無學之戒蘊故而住立。

具備無學之定蘊故而住立。具備無學之慧蘊故而住立。具備無學之解脫蘊故而住立。具備無學之解脫智見蘊故而住立。體得諦而住立。超越動而住立。奪去煩惱火而住立。不迴行〔輪迴〕而住立。取幸運而住立。由解脫習行而住立。由徧淨慈而住立。由徧淨悲而住立。由徧淨喜而住立。由徧淨捨而住立。由究竟清淨而住立。由徧淨無煩惱性而住立。解脫故而住立，知足故而住立。蘊之終邊而住立，界之終邊而住立。處之終邊而住立。趣之終邊而住立。生起之終邊而住立。結生之終邊而住立。有之終邊而住立。輪迴之終邊而住立。輪轉之終邊而住立。最後之有而住立。最後之身體而住立。世尊是最後之持身者。

此為彼之最後有　此為彼之最終身
生死輪迴為〔最後〕　於彼無有再有事

如斯世尊已度者故是如如。

（四）世尊已脫者故是如如者云何？於世尊由貪而心已脫、解脫、善解脫。由瞋而心已脫、解脫、善解脫。由癡而心已脫、解脫、善解脫。由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而心已脫、解脫、善解脫。如斯，世尊成為已脫者故是如如。

（五）世尊說明彼〔之德〕是如如者云何？世尊若就〔共戒〕而言，是「具戒者」說明彼〔之德〕是如如。若就信而言，是「具信者」說明彼是如如。若就精進而言，是「具精進者」說明彼是如如。若就慧而言，「是具慧者」說明彼是如如。對明而言，是「三明者」說明彼是如如。若就神通而言，是「六神通」說明彼是如如。若就力而言，是「十力者」說明彼是如如。如斯，「世尊說明彼〔之德〕是如如。」此是「無依如如之彼佛」〔之義〕。

「為眾主來無詭詐」〔之句中〕，無詭詐者是三詭詐。〔即〕（一）稱資具之受用詭詐事，（二）稱威儀之詭詐事，（三）稱周邊語之詭詐事。

（一）稱資具之受用詭詐事者云何？於此處諸居士為〔布施〕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招待比丘。彼〔比丘〕有惡欲而敗於欲，有欲求，依欲念而〔欲得〕更多之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先〕斷衣服，斷食物，斷臥坐所，斷病者之資具藥品，彼如斯言：「高價之衣服於沙門有何用？沙門由塚墓、塵堆，又由店前捨集襤褸作僧伽梨衣而著，此為相應。高貴之食物於沙門有何用？沙門行乞，由團食而營生活，此為相應。」高貴之臥坐所於沙門有何用？沙門是樹下住者或露地住者，此為相應。高價之醫藥於沙門有何用？沙門是由〔牛之〕腐尿或訶梨勒果片作藥，此為相應。因此而著粗糙之衣服，攝粗糙之食物，受用粗糙之臥坐所，受用粗糙之病者資具藥品。諸居士思惟：「此之沙門少欲而知足，獨居不雜於〔眾〕，勵精進是頭陀行者」，愈益為〔布施〕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而招待。彼如斯言：「由三者之現前而有信之善男子生多福。〔即〕由信之現前而有信之善男子生多之福。由施物之現前而有信之善男子生多福。由應施者（聖者）之現前而有信之善男子生多福。於汝等有此之信，又此施物之存在，而我是受者。若我不受者，汝等將失福。於我此〔之施物〕無用。然憐愍汝等故而我受〔施物〕。」因此而多受衣服，多受食物，多受臥坐所，亦多受病者之資具藥品。〔而受資具之際，彼為似有難顏。〕如斯所有可厭、顰蹙、詭詐、詭瞞、詐欺，此云「此稱資具之受用詭詐。」

（二）稱威儀之詭詐事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有惡欲而敗於欲，意欲〔由他之〕尊欲，若如斯人人將尊敬我，裝作如得〔阿羅漢果者〕而行走，裝作而立，裝作而坐，裝作而臥，願求〔視為得阿羅

漢果人〕而行走，願求而立，願求而坐，願求而臥，如入定者而行走，如入定者而立，如入定者而作，如入定者而臥，為欲他見為禪定。如斯所有威儀之假立、建立、偽裝、可厭、顰蹙、詭詐、詭瞞、詐欺，此云「稱為威儀詭詐事。」

（三）稱為周邊語〔謎〕之詭詐事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有惡欲而敗於欲，意欲〔由他之〕尊敬，言：「若如斯人人將尊敬我」，〔詐〕言依據聖法。〔即〕語：「著如斯衣服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持如斯鉢、持銅碗、持水瓶、持濾水器、持鍵、履物、著帶、著腰紐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有如斯和尚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同於阿闍梨和尚者（弟子兄弟）、同阿闍梨者（同門）、友人、知己、同輩、朋友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住於如斯精舍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語：「住於如斯單屋頂家，住於臺觀，住於平屋，住於山窟，住於洞穴，住於小屋，住於重閣，住於樓房，住於圓屋，住於寶庫，住於集會所，住於假屋，住於樹下之沙門此是大有能者。」或又有惡染之心而屢為可厭之面，行大詭詐、大滑舌、由口〔巧言〕而得他之尊敬者如言：「此之沙門（我）已如斯寂靜之住等至（禪定）。」而甚深、秘密、微妙、隱蔽、是出世間與空相應論。如斯所有偽裝、可厭、顰蹙、詭詐、詭瞞、詐欺此云：「稱為周邊語之詭詐事。」

佛世尊捨斷此等三詭詐事，正斷、寂滅、安息、不得生起、已以智火燒。故佛無詭詐。此「無詭詐」〔之義〕。

「為眾主而來」〔之句中〕，眾主者乃眾主。世尊是眾之阿闍梨（師）故是眾主。眾之師故是眾主。誘導眾故是眾主。教誡眾故是眾主。教訓眾故是眾主。無畏而近眾故是眾主。使眾聞彼〔佛之言〕，傾耳令起知心故是眾主。令眾生離避不善，使住立於善故是眾主。是比丘眾之眾主，是比丘尼眾之眾主，是優婆塞眾之眾主，是優婆夷眾之眾主，是王眾之眾主，是剎帝利眾之眾主，是婆羅門

眾之眾主，是毘舍眾之眾主，是首陀眾之眾主，是天眾之眾主，是梵天眾之眾主。是僧眾之主、眾主、眾之阿闍梨（師）。「來」者，是近於僧伽施市、近來、到來。此是「為眾主來無詭詐」〔之義〕。

「於此待坐為多者」〔之句中〕，「多」者，是諸多之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侍坐者」昃使侍坐者，左右使侍者，差侍者，諸弟子也。此是「於此侍坐為多者」〔之義〕。

「欲將問者我已來」，欲問我已來，欲質問我已來，欲聞問我已來。如斯是「欲將問者我已來」〔之義〕。或又有欲問之人、質問之人人，欲聞問之人人之來，來至、接近、近侍。如斯亦是「欲將問者我已來〔有由質問而來〕」〔之義〕。或又有向尊師欲問而來者，尊師對我所問得善語回答，此是說者之責任。如斯亦是「欲將問者我已來」〔之義〕。故舍利弗長老言：

無依如如之彼佛　為眾生來無詭詐
於此侍者為多者　欲將問者我已來

四

厭〔世〕親無人坐處　樹下又復於塚墓
又在山山洞窟中　住在比丘〔厭世間〕（九五八）

「厭惡之比丘」〔之句中〕，比丘是善凡夫比丘又有學比丘。此是比丘。「厭惡」者，是厭惡生、老、病、死、愁、悲苦、憂惱，地獄之苦、畜生界之苦、餓鬼界之苦、人界之苦、入胎原因之苦，在胎原因之苦、出胎原因之苦、生者隨結之苦，生者受他支配之苦，自苦之苦，他苦之苦、苦苦、行苦、壞苦、眼病之苦、耳病之苦、鼻病之苦、舌病之苦、身病之苦、頭病之苦、外耳病之苦、口腔病之苦、齒病之苦、咳、喘息、外鼻病、熱病、老、腹病、氣

絕、赤痢、腹痛、虎列剌、癩、癰、疱瘡、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抓傷、皸、出血、糖尿病、痔疾、疙瘩、潰瘍、膽汁等起病、痰等起病、風等起病、〔膽汁、痰風之〕集合病、氣候變化所生病、不等姿勢所生病、傷害所生病、業報所生病、寒、暑、飢、渴、大便、小便、虻、蚊、風、炎熱，與爬行類接觸所生之苦、母死之苦、父死之苦、兄弟死之苦、姊妹死之苦、親子死之苦、親女死之苦、失親戚之苦、失財富之苦、失〔健康〕疾病之苦，失戒之苦，失正見厭惡、忌、嫌忌、厭之苦。此是「厭惡之比丘」〔之義〕。

「親人無坐所」〔之句中〕，坐所是坐處。〔即〕牀、椅子、坐蒲團、皮革、草蓐、柴蓐、藁蓐。其坐所免見不適當之色，離、遠離，免為不適當五種欲，離、遠離。親〔斯〕坐所，親近、受、受用、享受，且常受者。此是「親人無坐所〔者〕」〔之義〕。

「於樹下或於塚墓」〔之句中〕，樹下者是樹下，塚墓是塚墓處。此是「樹下又復塚墓。」

「又在山山洞窟中」〔之句中〕，山是山，洞穴是洞穴。山窟是山窟。山之中間謂山之中腹。此是「又在山山洞窟中。」故舍利弗長老言：

厭〔世〕親人無坐處　樹下又復於塚墓
又在山山洞窟中　住在比丘〔厭世間〕

五

高低臥所〔住比丘〕　其處恐怖〔猛獸〕吠
彼有無音臥坐所　比丘不可怖動此（九五九）

「高低臥所」〔之句中〕，「高低」者，是高低、勝劣、善惡。「臥所」者，是臥坐所謂臥所。〔即〕是精舍，單屋頂家、臺

觀、平屋、山窟。此是「高低臥所。」

「其處恐怖物吠」〔之句中〕，「吠」者是起吠、咆、吼聲。此是「吠」。或又如何程度，幾何，幾多，多少，而如何之多。所怖之物是獅子、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蛇、蝎、百足、盜賊、又既遂未遂之兇暴人。此是「其處恐怖物吠」〔之義〕。

「比丘不可怖動此」〔之句中〕，「此」者，是此恐怖之物。見恐怖之物，又聞而不可怖動，不可悚怖，不可震駭、不可駭，不可駭怖，不可戰駭，不可怖畏，不可陷於戰慄，不恐怖身不硬直，不駭怖，不可逃走，捨斷怖畏恐怖，而離去身毛豎立而住。此是「比丘不可怖動此」〔之義〕。

「彼無音臥坐所」者，是無〔人〕聲，無〔騷〕音，無諸人之景色，可住隱人，是適當禪思之臥坐所。此是「彼有無音臥坐所」〔之義〕。故舍利弗長老言：

高低臥處〔住比丘〕　其處恐怖〔猛獸〕吠
彼有無音臥坐所　比丘不可怖動此

六

未到之域（涅槃）比丘行　世間危難有幾何？
彼有邊境臥坐所　比丘應與克服彼

（九六〇）

「世間危難有幾何」〔之句中〕，「幾何」者，是幾何、幾多、何者、如何多。危難者，是（一）顯現之危難與（二）隱密之危難之二危難。

（一）顯現之危難者云何？是獅子、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蛇、蝎、百足、盜賊又既遂、未遂之兇惡人。又與接觸眼病、耳病、鼻病、舌病、身病、頭病、外耳病、口腔病、齒病、咳、喘息、外鼻病、熱病、老、腹病、氣絕、赤痢、腹痛、虎列剌、癩、癰、疱瘡、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抓傷、皸、出血、糖尿病、痔疾、疙瘩、潰瘍、膽汁等起病、痰等起病、風等起病、〔膽汁痰、風之〕集合病、氣候變化所生病、不等姿勢所生病、傷害所生病、業報所生病、寒、暑、飢、渴、大便、小便、虻、蚊、風、炎熱、爬行類〔蛇〕。此等謂顯現之危難。

（二）隱密之危難者云何？是身惡行、語惡行、欲貪蓋、瞋恚蓋、昏沈、睡眠蓋、掉舉惡作蓋、疑蓋、貪、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此等謂隱密之危難。

「危難」者是由何義而為危難耶？（一）征服（善人）故危難。（二）至〔善法之〕減退故是危難（三）〔不善法〕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一）征服〔善人〕故是危難者云何？彼等危難是征彼人、征服、勝、蹂躪、奪取、粉碎。如斯，「征服故是危難。」

（二）至〔善法之〕減退故是危難者云何？彼等危難是至諸善法之減退、消滅。諸善法者云何？是正行道、隨順之行道、無害敵之行道、隨義之行道、法隨法之行道、對諸戒之完成、諸根之守護、對食之知量、向警寤之努力、向念正知、四念處、四正勤、四神力、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修習之努力。至此等諸善法之減退、消滅。如斯，是「至減退故是危難。」

（三）〔不善法〕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者云何？於其處此等之惡不善法生起而依止於自體。譬如在洞穴，於洞穴為依所之生物橫臥，在水中以水為依所之生物存在，在林中以林為依所之生物存在，在樹上以樹為依所之生物存在，如斯，於其處此等諸不善法生起依止於自體。如斯「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即世尊如斯說：「諸比丘！與門人（煩惱）共，與阿闍梨（煩惱）之比丘是苦而不樂住。諸比丘！與門人共，與阿闍梨共之比丘是苦而不樂住者云何？諸比丘！茲有比丘，以眼見色後，〔於彼〕憶念思惟結縛而生起惡不善法。其等之惡不善法住於彼之內、隨住。故云彼與門人（內住者）共。彼等惡不善法於彼現行。故云彼與阿闍梨（現行者）共。更又諸比丘！有比丘以耳聞聲之後，以鼻嗅香之後，以舌嘗味之後，以身觸所觸之後，以意識法之後，〔於彼〕憶念思惟結縛而生起惡不善法。其等之惡不善法住彼之內、隨住。故云彼與門人（內住者）共。彼等諸不善法在彼現行。故云彼與阿闍梨（現行者）共。如斯，諸比丘！與門人共，與阿闍梨共之比丘是苦而不樂住。」如斯「亦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又世尊如斯說：「諸比丘！有此等三之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三者云何？諸比丘！貪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諸比丘！瞋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諸比丘！癡是內垢、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諸比丘！此等三之內垢、是內不友、內敵、內殺戮者、內反敵者。」

貪生不利　貪心動亂
怖畏內生　人不覺知
貪不知義　貪不見法
貪征人故　黑暗闇冥
瞋生不利　瞋心動亂
怖畏內生　人不覺知

瞋不知義　瞋不見法
忿征人故　黑暗闇冥
癡生不利　癡心動亂
怖畏內生　人不覺知
癡不知義　癡不見法
癡征人故　黑暗闇冥

如斯亦「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又世尊說：「大王！人有三法之生起。〔彼等〕於內生起至不利益、苦、不樂住。三者云何？大王！人有貪之生起。〔彼〕於內生起至不利益、苦、不樂住。大王！人有瞋之生起。〔彼〕於內生起至不利益、苦、不樂住。大王！人有癡之生起。〔彼〕於內生起至不利益、苦、不樂住。大王！人有此等三法之生起。〔彼等〕於內生起至不利益、苦、不樂住。」

自己心中生　貪與瞋與癡
有惡心害人　如竹枯自果

如斯亦「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又世尊如斯說：

貪瞋此為身體因　不樂與樂由此生
由此身體之等起　諸〔不善〕尋以〔善〕意
如諸童子〔放〕鳥

如斯亦「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

「世間」者，是人世間。此是「世間危難有幾何」〔之義〕。

「未到之域比丘行」〔之句中〕，未到之域者是不死、涅槃。即彼一切行之止、一切依之捨遣、渴愛之盡滅、離貪、滅、涅槃。未曾到之〔域〕非於此長時曾到之域。譬如持運〔盛〕滿油之鉢至

緣，此比丘冀求未到之域，無怠慢隨護〔無油〕之自心。謂赴未曾到之域，前往出發者，此是「未到之域比丘行」〔之義〕。

「比丘應克服彼」〔之句中〕，「彼」者，是彼危難，比丘應克服、戰勝、應蹂躪、奪去、粉碎。此是「比丘應克服彼」〔之義〕。

「彼有邊境臥坐所」者，是山邊、林邊、水邊、河邊之邊地、邊境、邊鄙，於其處不能耕作，不能播種之臥坐所。此是「彼有邊境臥坐所」〔之義〕。故舍利弗長老言：

未到之域〔比丘〕　行世間危難有幾何
彼有邊境臥坐所　比丘應與克服彼

七

於彼有何語路耶　彼有此何行處耶
自使精勤之比丘　應有如何戒務耶

（九六一）

「於彼有何語路耶？」是如何狀態，如何住立、具備如如何類之語路耶？是以問語徧淨。

語徧淨者云何？茲有比丘，捨斷妄語，離妄語，語真實，只遵真實，實直，可信賴，不欺世人。〔彼〕捨斷兩舌，離兩舌，此處人人之間將為分裂，由此處聞而無在彼處言。彼處人人之間將為分裂，由彼處聞而無在此處言。彼如是為分裂之人融和，愈益助長親密人人之〔親密〕，悅和合，樂和合，喜和合，語令和合之語。〔彼〕捨斷惡口，離惡口，無過失，樂於耳，可愛，能觸於心琴，優雅、適於諸多人人之語、適諸多人人意之所有語，語如斯類之語。〔彼〕捨斷綺語，語離綺，適時而語，語真實，語義，語法，語律，有因緣（序說）、有適時之引例（譬喻）、有段落、語伴義

之語。彼具備〔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之〕四語善行，語去四過失之語。遠離三十二之無用論、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以不限定之心而住。（彼）語十論事。所謂〔語〕（一）少欲論、（二）知足論、（三）遠離論、（四）不會合論、（五）勤精進論、（六）戒論、（七）定論、（八）慧論、（九）解脫論、（十）解脫智見論〔又〕語念處論、正勤論、神足論、根論、力論、覺支論、道論、果論、涅槃論。〔彼〕制語、慎、用心深、守護、守、護、防護。此是語徧淨。如斯，具備語徧淨。此是「於彼有何語路耶？」

「彼應有何行處耶？」是如何狀態，如何住立，具備如何類之行處耶？是以問行處。有行處，有非行處。

（一）非行處者云何？於此處某者或往婬女之處，或往寡婦之處，或往成長處女之處，或往黃門（閹人）之處，或往比丘尼之處，或往酒肆之處。或對國王、大臣、外學、外學之弟子如在家人所為不適當之交際而住。或又如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而無信，無信樂，罵詈讒謗〔彼等〕，不欲〔彼等〕之利，不欲其益，不欲安樂，不欲瑜伽安穩，依存如斯諸俗家、親近、近侍、此謂之非行處。或又〔行乞入於村落〕家家之間，行於街路而不防護〔諸根〕而行。〔即〕眺望象〔兵〕，眺望馬〔兵〕，眺望車〔兵〕，眺望步〔兵〕，眺望婦人，眺望男子，眺望男兒，眺望女兒，眺望店內，眺望家之入口，眺望上，眺望下，左顧右眄而行。此亦云非行處。或又以眼見色已，取相，取細相。〔此不防護眼根而住者，為貪憂諸惡不善法所侵而彼不為其防護而行道，不護眼根，不至眼根之律儀。以耳、鼻、舌、身、意而識〔聲、香、味、觸〕法已而取相、取細相。〕此之不防護意根而住者，為貪憂之諸惡不善法所侵而彼不為彼其防護而行道，不護意根，不至意根之律儀。此亦云為非行處。又譬如有一部可尊敬之沙門、婆羅門。不斷

享信施之食亦按例為舞蹈、歌謠、音樂、魔術、說相生、手鈴樂、鐃鈸樂、銅羅樂、奇術、鐵丸戲、竹棒戲、輕身藝業、鬥象、鬥馬、鬥水牛、鬥牡牛、鬥牝牛、鬥牡山羊、鬥牡羊、鬥鷄、鬥鶉、鬥杖、鬥拳、角力、模擬戰、兵列、兵團、閱兵等物之耽於觀賞。此亦云非行處。五種欲亦是非行處。即世尊如斯說：「諸比丘！在往他境之非行處之人可得魔襲來（之機），魔可得所緣。諸比丘！勿行他境之非行處，諸比丘！人人所行他境之非行處，是得魔來襲之〔機〕，得魔之所緣！諸比丘！然如何是他境之非行處耶？此即是五種欲。五者云何？是喜好、盼眄、可意、可愛、伴欲、可染眼所識之色、耳所識之聲、鼻所識之香、舌所識之味，喜好、盼望、可意、可愛、伴欲、可染身所識之觸。諸比丘！此謂他境之非行處。」此亦云非行處。

（二）行處者云何？茲有比丘，不往婬女處，不往寡婦處，不往成長處女之處，不往黃門之處，不往比丘尼之處，不往酒肆之處。對國王、大臣、外學之弟子，如在家人所為不適當之交際而不住。或又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有信、有信樂、自由給與泉水，光輝袈裟衣，喜比丘之出入，欲〔彼等之〕利，欲其益，欲安樂，欲瑜伽安穩，如斯依存於諸俗家、親近、近侍，此云行處。或又有比丘，〔行乞入村落〕家家之間，行於街路，防護諸根而行。〔即〕不眺望象〔兵〕，不眺望馬〔兵〕，不眺望車〔兵〕，不眺望步〔兵〕……乃至（二七三頁參照）……不左顧右眄而行。此亦云行處。或又以眼見色已而不取相，不取細相……乃至（二七三頁參照）……至意根之律儀。此亦云行處。或又有一部之可尊敬之沙門、婆羅門。不斷享信施之食，彼等按例對舞蹈、歌謠、音樂……乃至（二七四頁參照）……如閱兵等物離耽於觀賞。此亦云正行。四念處亦是行處。即世尊如斯說「諸比丘！應行自己之父祖（先佛）之境行處。諸比丘！往自己之父祖境之行處人人，可不得魔襲來〔之機會〕，不得魔之所緣。諸比丘！如何是比丘自

己父祖境之行處耶？此即是四念處。四者云何？諸比丘！茲有比丘，對身行身隨觀，熱心而有正知、有念、住於調伏世之貪憂。對受、心、法、行〔受、心〕法隨觀，熱心而有正知、有念、住於調伏世之貪憂。諸比丘！此是比丘之自己父祖境之行處。」此亦云行處。如斯應具備行處。此是「彼此有何行處耶？」

「應有如何戒務耶？」是如何狀態，如何住立，應具備如何類之戒與務耶？是以問戒與務之徧淨。所謂戒與務之徧淨者云何？（一）有戒而且是務。（二）有務而不成為戒。

（一）有戒而且為務者云何？茲有比丘，具戒，防護別解脫律儀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量之罪亦起怖畏，受持學諸學處。其時所有抑制、律儀、不犯此是戒。所有受持此是務。由律儀之義而是戒，由受持之義而是務。此謂「戒而且是務。」

（二）務而非戒者云何？阿練若住支、常乞食支、糞掃衣支、三衣支、次第乞食支、時後不食支、常坐不臥支、隨處住支之八頭陀支，此云「務而非戒。」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即〕以精勤、策勵心「寧皮與腱與骨乾盡，縱身中之肉與血涸渴。由強健力勢，由強健力，由強健精進，由強健勇猛而得所應得之物而精進不停止」。如斯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

「愛箭不拔去　我不食不飲
不外出精舍　亦不橫脇臥」

以精勤、策勵心。如斯精勤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以精勤策勵心「由諸漏而不取我心至解脫止，我不解此結跏趺坐」。如斯精進受持亦「是務而非戒。」以精勤、策勵心「由諸漏而不取我心至解脫止，我不由此座起，不下經行處，不外出精舍，不外出軍單頂家，不外出臺觀，不外出平屋，不外出山窟，不外出同穴，不外出小屋，不外出重閣，不外出樓房，不外出圓屋，不外出寶庫，不

外出集會所，不外出假屋，不外出樹下」。如斯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以精勤策勵心「於此晨朝時我將取得聖法、將正得、將證達、將觸達、將作證」。如斯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以精勤策勵心「於此之正午時，夕刻時，在食前，在食後，在初夜，在中夜，在後夜，在新月，在滿月，在雨期，在冬期，在夏期，在青年期，在中年期，在老年期，我將取得聖法、將正得、將證達、將觸達、將作證」。如斯精進之受持亦云「務而非戒。」此是戒與務之徧淨。如斯具備戒與務之徧淨。此是「應有如何戒務耶？」

「自使精勤之比丘」〔之句中〕，「自使精勤」者，是為〔得〕諸善法而勤精進、有力勢、有堅強發勤，不放棄欲，不放棄重擔（責任）。或又對自義，對真理，對持相，對理由，對理非理而自遣（專心）之自遣者。〔即〕「一切行是無常」而自遣（專心），「一切行是苦」而自遣，「一切法無我」而自遣，「緣無明有行」而自遣……乃至……「緣生有老死」而自遣……乃至……「生之滅故老死滅」而自遣，「此是苦」而自遣……乃至……「此是至苦滅之道」而自遣，「此是漏」而自遣……乃至……「此是至此漏滅之道」而自遣，「此等諸法應知通」而自遣，「此等諸法應作證」而自遣，「（專心觀察）六觸處之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而自遣，「五取蘊、四大種之集、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而自遣，「所有集之法皆是此滅之法」為自遣者。「比丘」是善凡夫比丘又有學比丘。此是「自精勤比丘。」故舍利弗長老言：

於彼有何語路耶　彼此有何行處耶
自使精勤之比丘　應有如何戒務耶

八

有智有念為專一　彼為受持如何學
除銀〔之錆〕如鍛工　自己之垢應吹去

「彼為受持如何學」者，是彼受如何之學，受持、取、執、執取、住著。此是「彼受持如何學」〔之義〕。

「有智有念為專一」〔之句中〕，「專一」者，是一境心、不散心、不亂意。此是「專一」。「有智」者，是智者、賢者、具慧者、覺慧者、有智者、辨知者、有慧者。「有念」者，是由四原因而有念。〔即〕在對身修習身隨觀念處而有念，對受、心、法，對受、心、法而修習〔受、心〕法隨觀念處而有念。此謂之有念，此是「有念」。

「彼為受持如何學」是，是問增上戒學。「專一」者，是問增上心學。「有智」者，是問增上慧學。「有念」者，是問念之偏淨。此是「專一而有智有念彼受持如何學」〔之義〕。

「除銀〔之錆〕如鍛工，自己之垢應吹去」〔之句中〕，鍛工是金工。銀者，是生色（黃金）。譬如金工以黃金之麤垢之（錆）亦吹、吹除、吹去，中垢亦吹、吹除、吹去，細垢亦吹、吹除、吹去，如斯比丘自己之麤煩惱亦吹、吹除、吹去、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中煩惱亦吹、吹除、吹去、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細煩惱亦吹、吹除、吹去、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或又比丘自己之貪垢、瞋垢、癡垢、慢垢、見垢、煩惱垢、惡行垢、為暗黑物、為無眼物、為無智物、滅慧之物、害敵之黨、不至涅槃之物，吹之、吹除、吹去、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或又由正見而吹邪見、吹、吹除、吹去、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由正思惟而〔吹〕邪思惟，由正語而〔吹〕邪語，由正業而〔吹〕邪業，由正命而〔吹〕邪命，由正精進而〔吹〕邪精進，由正念而〔吹〕邪念，由正定而〔吹〕邪定，由正智而〔吹〕邪智，由正解脫而吹邪解脫、吹除、吹去、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

無。或又由八支聖道而〔吹〕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之吹、吹除、吹去、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此是「除銀〔之錆〕如鍛工，自己之垢應吹去」〔之義〕。故舍利弗長老言：

「有智有念為專一　彼為受持如何學
除銀〔之錆〕如鍛工　自己之垢應吹去」

九

世尊宣示：「舍利弗！

而且厭惡此世間
受用無人坐臥所　〔比丘〕如何安樂住
如何有隨法〔聖道〕　〔我〕隨知解將語汝」（九六三）

「厭惡而且如何安樂住」〔之句中〕，而且有厭惡者，是厭惡生、老、病、死、愁、悲、苦、憂惱……乃至（二六三頁參照）……失〔正〕見厭惡苦、忌、嫌忌、而且有厭者。此是「而且有厭惡。」「如何安住樂」者，是所有安樂有安樂住，我將語彼。

安樂住者云何？是正行道、隨順之行道、無害敵之行道、法隨法之行道、諸戒之完成、諸根之守護、對食知量、向警寤之努力、念正知、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至涅槃道。此謂安樂住。此是「而且厭惡如何安樂。」

「世尊宣示，舍利弗！」者，是〔世尊〕由名而言彼長老。世尊是尊重之同義語。又貪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癡之破壞者故是世尊，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棘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煩惱之破壞者故是世尊。頒與頒布法寶故是世尊。諸有之終熄者故是世尊。修習身，修習戒，修習心（定），修息慧故是世尊。或世尊於阿練若、森林之邊鄙而為無〔人〕聲，無〔騷〕音，

無諸人之景象，應住隱諸人，受用禪思適當臥坐所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十想修習、十徧定、安般念定、不淨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佛法故是世尊。所謂世尊之此名非由母作，非由父作，非由兄弟作，非由姊妹作，非由朋友、同僚作，非由親戚、緣者作，非由沙門、婆羅門作，非由天神作。謂此世尊是諸佛世尊於菩提樹下解脫之後與一切知智之獲得作證共同施設者。此是「世尊宣示舍利弗」〔之義〕。

「受用無人坐臥所」〔之句中〕，「坐所」者，是坐之處所。〔即〕是牀、椅子、座蒲團、蓆、皮革、草蓐、柴蓐、藁蓐。「臥所」者，乃臥坐所。〔即〕是精舍、單屋頂家、臺觀、平屋、洞窟。〔其〕臥坐所免見不適當之色、離、遠離、免聞成為不適當之聲……乃至……免不適當之五種欲、離、遠離。謂之受無人臥坐所、受用、享受、而且有常受者，是「受用無人坐臥所」〔之義〕。

「如何隨法有正覺」〔之句中〕，正覺者，是四〔沙門〕道之智、慧、慧根、慧力……乃至……擇法覺支、觀慧、觀（毘鉢舍那）、正見。此是欲覺其覺，欲隨覺，欲別覺，欲正覺，欲證達，欲觸達，欲作證〔之比丘〕。此是欲正覺〔比丘〕。「如何有隨法」者，是向覺有如何隨法耶？〔向覺之隨法〕是正行道、隨順之行道、無害敵之行道、隨義之行道、法隨法之行道、諸戒之完成、諸根之守護、對食知量、向警寤之努力、念正知。此等謂向覺之隨

法。或又於四沙門道之前分觀（毘鉢舍那）此等謂向覺之隨法。此是「〔比丘〕如何隨法有正覺」〔之義〕。

「彼隨知解將語汝」〔之句中〕，「彼」者，是向覺之隨法。「將語」者，將說、將語、告、示、施設、確立、開顯、分別、顯示、說明。「隨知解」者，是隨於知解、知解、了知、識知、別知、通達、不受賣、不依傳說、不依傳承、不依藏〔經〕之說，不依思擇不依推論，不依行相之審思，不依見、省、思、忍，自己自知通，自己現見法，以說彼。此是「隨其知解而語汝」〔之義〕。故世尊宣示：

世尊曰：舍利弗！

而且厭惡此世間
受用無人坐臥所　〔比丘〕如何安樂住
如何有隨法〔聖道〕　〔我〕隨知解我語汝

一〇

有念〔戒等〕周行　賢比丘接觸蚊虻
爬行類人四足〔獸〕　不可佈此五佈畏

（九六四）

「〔比丘〕不怖五怖畏」〔之句中〕，賢是賢者、學者、具慧者、覺慧者、智者、辨知者、有慧者。不可怖「五怖畏」，不可駭，不可駭怖，不可戰駭，不可怖畏，不可陷於戰慄。無恐怖，無身硬直，無駭怖，不可逃走，捨斷怖畏恐怖，應去身毛豎立而住。此是「賢者〔比丘〕不怖五怖畏」〔之義〕。

「有念比丘周邊行」〔之句中〕，比丘者，是善凡夫比丘又有學比丘。「有念」是由四原因而有念。〔即〕對身修習身隨觀念處而有念，對〔受、心、〕修習法隨觀念處而有念，此謂之有念。

「彼周邊行」者，有四之周邊。〔即〕（一）戒律儀周邊、（二）根律儀周邊、（三）食知量周邊、（四）警寤隨勤周邊。

（一）「戒律儀周邊」者云何？茲有比丘，具戒，防護別解脫律儀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量之罪亦起怖畏，受持而學諸學處。觀察內之穢污，住於戒律儀周邊之內，無破彼之界限。此是「戒律儀周邊。」

（二）「根律儀周邊」者云何？茲有比丘！以眼見色已而無取相，無取細相。此不防護眼根而住者為貪憂諸惡不善法所侵故，為此防護而行道，護眼根而至眼根之律儀。以耳聞聲已，以鼻嗅香已，以香嘗味已，以身觸所觸已，以意識法已，無取相，無取細相。不防護此之意根而住者，為貪憂諸惡不善法所侵故，為其防護而行道，護意根，至意根之律儀。而且觀察燃火之教說於根律儀周邊之內而行，無破限界，此「根律儀周邊。」

（三）「食知量周邊」者如何？茲有比丘不為戲而如理省察，不為憍慢，不為裝飾，不為莊嚴，為欲存續此身體，為維持、為止害，「如斯我為無舊苦痛，不令生新苦痛。又我將為存命與無罪與安樂住」為攝益梵行之限度受用食物。觀察車軸之注油、傷之繃帶、子肉之譬喻，在食知量範圍內而行，無破限界。此是食知量周邊。

（四）「警寤隨勤周邊」者云何？茲有比丘，晝由經行與坐禪，由諸障法令心徧淨。於初夜經行坐禪由諸障法念心徧淨。於中夜右脇為向下如獅子之臥，脚與脚重疊，有念有正知而起作意想已而臥。於後夜起，由經行與坐禪而徧淨諸障法。觀察賢善一夜住，警寤隨勤周邊之內行，無破限界。此是「警寤隨勤周邊。」此是「有念比丘周邊行」〔之義〕。

「蛇與蚊虻爬行類」〔之句中〕，虻是赤眼蠅。蚊（飛過之物）是謂一切蠅類。何故一切蠅類謂蚊。彼等飛上飛上而噉故，一切之蠅類謂蚊（飛過之物）。爬行類是蛇。此是「蛇與蚊虻爬行類。」

「人與四足〔獸〕接觸」〔之句中〕，「人之接觸」者是盜賊及既遂未遂之兇暴人。彼等向比丘質問，又提起論辯，怒罵，誹謗，惱害，損惱，害，傷害，使苦，使惱苦，行殺，殺害，殺傷。所有〔斯〕人之殺害乃人之接觸。四足是獅子、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彼等粉碎比丘、噉、害、傷害、令苦，令惱苦、殺、殺害、殺傷。四足之殺害是所有四足之怖畏。此是「人與四足獸接觸」〔之義〕。故世尊宣：

有念〔我等〕周邊行　賢比丘接觸蚊虻
爬行類人四足〔獸〕　不可佈此五佈畏

一一

彼等多由他法者（外學）　不應戰慄見恐怖
又對其他諸危難　追求善者應克服（九六五）

「彼等多由他法者，不應戰慄見恐怖」〔之句中〕，他法者是除七共法者，所有佛不信樂者、法不信樂者、僧不信樂者。彼等向比丘質問，又提起論辯，怒罵，誹謗，惱害，損惱，害，傷害，令苦，令惱苦，殺，殺害，殺傷。彼等見聞多恐怖，不應顫，不應顫怖，不應顫駭，不應駭，不應駭怖，不應戰駭，不應怖畏，不應陷於戰慄。無恐怖，身無硬直，無駭怖，不可逃走。捨斷怖畏恐怖，應去身毛豎立而住。此是「彼等多由他法者，不應戰慄見恐怖」〔之義〕。

「又對其他諸危難，追求善者應克服」者，又應其他諸克服。應打勝，應蹂躪，應奪取，應粉碎（危）難。「危難」者，是顯現

之危難與隱密之危難之二危難……乃至（二六六頁以下參照）……如斯亦「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追求善者，是正行道、隨順之行道、無害敵之行道、隨義之行道、〔法隨法之行道、諸戒之完成、諸根之守護、對食知量、向警寤之努力、念正知、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求至涅槃道，覓求，徧求者，應克服諸危難，應打勝，應蹂躪，應奪取，應粉碎。此是「又對其他諸諸危難，善追求者應克服」（之義）。故世尊宣示：

彼等多由他法者　不應戰慄見恐怖
又對其他諸危難　追求善者應克服

一二

宜〔忍〕罹疾頻饑餓　寒冷酷熱亦忍耐
其等種種觸無餘　精進發勤應堅行

（九六六）

「罹疾頻饑餓」〔之句中〕，罹疾者是罹病。〔即〕觸病觸，被襲，被圍，而具此者。如觸眼病，被襲，被圍，具〔彼〕，耳病、鼻病、舌病、身病……乃至（一四五頁參照）……虻、蚊、風、炎熱、觸爬行類之觸，被襲，被圍，而具之。饑餓者是飢。觸飢，被襲，被圍，亦具〔彼〕。此是「亦罹疾頻饑餓」〔之義〕。

「寒冷酷熱宜耐忍」〔之句中〕，「寒冷」者，是由二原因而寒冷。〔即〕（一）由身內界之動搖而寒冷，又（二）由外部之氣候而寒冷。「熱」者，是由二原因而熱。（即）（一）由身內界之動搖而熱，又（二）由外部之氣候而熱。

「寒冷、酷熱宜耐忍」者，是忍寒冷、暑熱、餓渴、虻、蚊、風、炎熱、爬行類之接觸，〔耐忍〕被發惡意，被受取不快之語

路，而激、荒、辛、不快、不可意，耐忍奪命程度之苦痛者。此是「寒冷、酷熱宜耐忍」〔之義〕。

「其等種種觸無餘」〔之句中〕，「彼被其等觸」者，是罹疾，觸饑餓、寒冷、暑熱，被襲、被圍、亦具〔此〕。此是「彼亦為其等所觸。」「種種」者，是觸於多種行相之苦、被襲、被圍，亦具〔此〕。此是「彼亦觸其等種種」〔之義〕。「無餘」者是諸行俱起識之〔生〕不作餘地，令無餘地。此是「其等種種觸無餘」〔之義〕。

「精進發勤應堅行」〔之句中〕，「精進發勤」者，是所有心之勤精進、勇勤、發勤、精勤、精進、勇猛、努力、力勢、堅固、緊張發勤、不棄欲、不棄重擔、重擔堅持、精進、精進根、精勤力、正精進也。「應堅行」者，是精進發勤應堅受持，應受持安固。此是「彼發精進應堅行」〔之義〕。故世尊宣示：

宜忍罹疾頻饑餓　寒冷酷熱亦耐忍
其等種種觸無餘　精進發勤應堅行

一三

不語虛妄不為盜　弱強〔有情〕以慈觸
識而使意之混濁　黑魔之分應除去

（九六七）

不語虛妄不為盜〔之句中〕，「不為盜」者，此處比丘捨斷偷盜，應離去偷盜，取被與，期待所與，由不盜淨而應自住。此是「不為盜」〔之義〕。「不語虛妄」者，此處比丘捨斷妄語，應離去妄語，語真實，從真實，為實直，可信賴，不可欺世人。此是「不語虛妄不為盜」〔之義〕。

弱強〔有情〕以慈觸〔之句中〕，「慈」者，是對所有有情之慈、慈愍、慈愍性、哀愍、憐愍、憐愍性、求利性、同情、無瞋恚、無恚怒、無瞋、善根。「弱」者，是渴、渴愛、為未捨斷處所者。又為未捨斷怖畏恐畏處所者。由何云為弱〔者〕耶？彼等駭、駭怖、懼怖、怖畏，陷於戰慄。由此云為「弱」者。「強」者，是捨斷渴、渴愛處所者。又捨斷佈畏、恐佈處所者。由何云為強〔者〕耶？彼等不駭、不駭怖、不怖畏、不陷於戰慄。由此云為「強」者，「弱強有情以慈觸」者，是無論弱者、強者應以慈觸，應令徧滿〔慈〕。應令徧滿廣大、偉大、無量、無怨、無恚怒慈俱心。此是「弱強有情以慈觸」〔之義〕。

「識而使意之混濁」〔之句中〕，「而」者，是彼之時。「意」者，是所有心、意、意所、心藏、淨白（心）、意、意處、意根、識、識蘊、隨順於〔觸等法〕之意識界。由身惡行而心混濁，動轉、搖、衝突、動搖、動亂、不寂滅。由語惡行、意惡行、貪、瞋、癡、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一切煩惱、一切惡行、一切不安、一切熱惱、一切熱苦、一切不善行而心混濁、動轉、搖、衝突、動搖、動亂、不寂滅。「以識令意之混濁」者，是知、了知、識、別知、通達令心之混濁。此是「以識令意之混濁」〔之義〕。

「黑魔之分應除去」〔之句中〕，黑魔者，是所有彼魔、黑魔、主、邊行者、障解脫、放逸之親類。「黑魔之分應除去」者，是黑魔之分（徒黨）魔分、魔鉤、魔味、魔境、魔內熱，魔行處、魔結縛應捨斷、除去、滅除，令成為滅無。如斯，是「黑魔之分應除去。」或又黑魔之分、魔分、不善分、苦起、苦報、令至地獄者，令至畜生界者，令至餓鬼界者而應捨斷〔彼〕，應除去、滅除、令之滅無。如斯，是「黑魔之分應除去。」故世尊宣示：

不為虛妄不為盜　強弱〔有情〕以慈觸

識而使意為混濁　黑魔之分應除去

一四

不被忿過慢左右　應在拔掘彼等根
又復勝者愛不愛　一向完全應克服（九六八）

「不被忿過慢左右」〔之句中〕，「忿」者是所有心之瞋害、違害、瞋恨……乃至（一四頁參照）……憤怒、憤慨心之不適意。過慢者，此處某者出生，姓氏……乃至（一二六頁參照）……又由某等之根據過於他而成慢。「不被忿、過慢左右」者，不被忿、過慢所左右，忿、過慢應捨斷、除去、令之滅無。此是「不被忿、過慢左右」〔之義〕。

應在拔掘彼等根〔之句中〕，忿之根者云何？不如理作業是根，我慢是根，無慚是根，無愧是根，掉舉是根，此是忿之根。過慢之根者云何？不如理作意是根，我慢是根，無慚是根，無愧是根，掉舉是根。此是過慢之根。「應在拔掘彼等根，拔掘忿、過慢之根」者，是拔取，拔去，取去，取除，捨斷，除去，滅除，應令之滅無，應住在。此是「應在拔掘彼等根」〔之義〕。

「又復勝者愛不愛，一切完全應克服」〔之句中〕，「又」者，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愛」者，是（一）有情（二）諸行之二愛〔者〕。

（一）愛有情者云何？此處彼欲彼等〔有情〕之利、欲益、欲幸福、欲瑜伽安穩處所之母、父、兄弟、姊妹、親子、親女、友人、同僚、親戚、緣者。此是愛有情。

（二）愛諸行者云何？可意之色、可意之聲、可意之香、可意之味、可意之觸。此是愛諸行。

「不愛」者，是（一）有情又（二）諸行之二不愛〔者〕。

（一）不愛之有情者云何？此處彼欲彼等〔有情〕之不利、欲不益、欲不幸、欲不瑜珈安穩、欲奪命〔之人人〕。此是不愛之有情。

（二）不愛之諸行云何？不可意之色、不可意之聲、不可意之香、不可意之味、不可意之觸。此不愛之諸行。

「完全」者，此是一向之語、無疑語、無疑惑語、不二之語、確實之語、嚴密之語、純粹之語、確立之語。此是「完全」。

「又復勝者愛不愛，一向完全應克服」者，是對愛不愛，快不快、樂苦、喜憂、好惡、克服者是應打勝，又勝者應克服。此是「又復勝者愛不愛，一向完全應克服」〔之義〕。故世尊宣示：

不被忿過慢左右　應在拔掘彼等根
又復勝者愛不愛　一向完全應克服

一五

善巧喜者重視慧　彼之危難應鎮伏
克不樂邊境臥所　應克四之悲泣法

（九六九）

「善巧喜者重視慧」〔之句中〕，「慧」者，是所有慧、知解、思擇、簡擇、擇法、觀察、思察、省察、賢明、善巧、辨別、思念、普觀、廣〔慧〕、慧、導者、觀（毘鉢舍那）、正知、鞭、慧、慧根、慧力、慧刀、慧殿、慧明、慧光、慧燈、慧寶、不癡、擇法、正見。「重視慧」者，此處某者重視慧而行。〔即〕以慧為幢幡，以慧為旗幟，以慧為主，多思擇，多簡擇，多沈思，多默考，住於明解，行彼，多彼，重彼，傾彼，向彼，赴彼，信解彼，

以彼為主。如斯是重視慧。或又行者知解「我行」，立者知解「我立」，坐者知解「我坐」，臥者知解「我臥」。又彼身〔之姿勢〕知解如彼被重視之狀。如斯是重視慧。或又以去來亦正知，以前視顧視亦正知。以屈身伸身亦正知。以持僧伽梨衣、鉢衣亦正知。食、飲、噉、味亦正知。行大小便亦正知。行、立、坐、眠、寤、語、默、亦正知。如斯是重視慧。

「善巧喜者」，是依佛隨念而生起喜、喜悅、善巧喜。依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捨隨念、天隨念、安般念、死隨念、身至念、寂止隨念而生起喜、喜悅、善巧喜。此是「善巧喜者重視慧」〔之義〕。

「彼之危難應鎮伏」〔之句中〕，危難者，是顯現之危難與隱密危難之二危難……乃至（二六六頁以下參照）……此謂顯現之難，……乃至……此謂隱密之危難……乃至（二六六頁以下參照）……如斯，「以其處為依所故是『危難』」「彼之危難應鎮伏」者，是應鎮伏彼等之危難，應克服，應蹂躪，應奪取，應粉碎。此是「彼之危難應鎮伏」〔之義〕。

「克不樂邊境臥所」〔之句中〕，不樂者，是所有不樂、不可樂、不怡樂、不怡樂意、憤懣、懊惱。「於邊境之臥所」者，是於邊境之臥坐所，又於任何之增上善法中應克不樂、打勝、蹂躪、粉碎。此是「克不樂邊境之臥所」〔之義〕。

「應克四之悲泣法」者，是應克服四悲泣之法、應打勝、蹂躪、粉碎。此是「應克四之悲泣法」〔之義〕。故世尊宣示：

善巧喜者重視慧　彼之危難應鎮伏
克不樂邊境臥所　應克四之悲泣法

一六

「我將食何物」　「將於何處食」
「（迄今）實苦臥」　「今日臥何處」
此等之諸尋　應導於悲泣
有學無居家　應可調伏〔應〕

（九七〇）

「我將食何物，將於何處食」〔之句中〕，「我將食何物」者，是我將食何物，〔將食〕又飯、酸粥、麥粉、魚又肉？此是「我將食何物」〔之義〕。「將於何處食」者，是我將於何處食，於剎帝利之家，又婆羅門之家，又毘舍之家，又首陀之家〔而食耶〕？此是「我將食何物，將於何處食」〔之義〕。

「迄今實苦臥，今日臥何處？」是此夜（昨夜）於木片、蓆、皮革片、草蓐、柴蓐、藁蓐之上而苦臥。當來之夜（今夜）可臥於何處耶？於牀、椅子、長枕、枕、精舍、半屋頂家、臺觀、平屋、又於山窟〔可臥耶？〕此是「迄今實苦臥，今日臥何處」〔之義〕。

「此等之諸尋，應導於悲泣」〔之句中〕，「此等之諸尋，應導於悲泣」者，是導於涕哭導於悲哭，關係於食物之二尋（我將食何物，將於何處食），關係於臥坐所之二尋（實苦臥，今日臥何處）。此是「此等之諸尋應導於悲泣」〔之義〕。

「有學無居家，應可調伏〔應〕」〔之句中〕，「有學」者，由何而云有學耶？學故是有學。學何耶？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增上戒學者云何……乃至（一四六頁以下參照）……此是增上慧學。學顧念此等三學，知而學，見而學，觀察而學，於心決意而學，以信信解而學，勵行精進而學，令現起念而學，以心等持而學，以慧知解而學，知通應知通而學，徧知應徧知而學，捨斷應捨斷而學，修習應修習而學，作證應作證而學，行，修行，正行，

受持而行。由此而云為有學。有學是為〔諸煩惱〕之調伏，為折伏，為捨斷，為寂滅，為捨遣，為安息亦應學增上戒，亦應學增上心，亦應學增上慧。應學顧念此等三學，知而……乃至……應學作證，應作證，應行，應修行，應正行，應行受持。此是「有學無居家，應可調伏〔應〕」〔之義〕。

「無居家」〔之句中〕，居家者云何？此處某者為具備家之障礙、眾之障礙、住居之障礙、衣服之障礙、食物之障礙、臥坐所之障礙、病者資具藥品之障礙。如斯是居家者。

無居家者云何？此處比丘為不具備家之障礙、不具備眾、住居、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之障礙。如斯是無居家者。

摩謁陀行憍薩羅　或有跋耆之地〔行〕
如鹿無著而遊行　諸比丘無居家住
善為聞知善行作　善常住而無居家
問義右繞尊敬業　無可有者沙門法

此是「有學無居家，應可調伏〔應〕」〔之義〕。故世尊宣示：

我將食何物　將於何處食
（迄今）實苦臥　今日臥何處
此等之諸尋　應導於悲泣
有學無居家　應可調伏〔應〕

一七

有時在獲得　食物與衣服
茲〔少量〕滿足　彼應知其量
彼對彼等護　而為慎村行
雖然受污辱　不可為麤語

（九七一）

「有時在獲得，食物與衣服」〔之句中〕，食物者，是飯、酸粥、麥粉、魚肉。衣服者，是六種衣。〔即〕亞麻、綿、絹、毛、麻、苧〔之衣〕。「有時在獲得，食物與衣服」者，是不由詭詐，不由虛談，不由現相，不由激磨，不由以利成利，不由木之施與，不由竹之施與，不由葉之施與，不由果之施與，不由沐浴（水）之施與，不由洗粉之施與，不由浴土（石鹼）之施與，不由楊枝之施與，不由漱口水之施與，不由諂諛、不由胡亂語、不由逢迎之語，不由背後之語，不由家相學，不由賤劣學，不由手足判斷學，不由占星學，不由通使，不由遣使，不由走使，不由醫業，不由普請，不由施物之贈答，不由他物之贈答，如法正當已得、獲、得達、獲得。此「有時在獲得，食物與衣服」〔之義〕。

「少量為滿足，彼應知其量」〔之句中〕，「彼應知其量」者，（一）受領與（二）受用之二方面知量。

（一）由受領知量者云何？雖與些少之物，為哀愍施主家，為保護施主家，為憐愍施主家而受領。雖與多之物，亦只受領庇護身之衣服，亦只受領護持腹之食物。如斯「由受領知量。」

（二）由受用知量者云何？如理省察，為防寒冷，為防暑熱，為防虻、蚊、風、炎熱、為防與爬行類之接觸之限度，為覆蔽陰部之限度而受用衣服。如理省察，不為戲，不為憍慢，不為裝飾，不為莊嚴，為令此身體之存續，為維持，為止害，「如斯為我無舊苦痛，不生新苦痛。又我為存命、無罪、安樂住」，為攝益梵行之限度，受用食物。如理省察，為防寒冷，為防暑熱，為防虻、蚊、風、炎熱、爬行類接觸之限度，除去時節之危險，為樂禪思之限度，受用臥坐所。如理省察，為防受生起病惱，究極於至不惱苦之限度，受用病者之資具藥品。如斯，是「由受用知量。」

「彼應知量」者，是由二方面應知量，應識知，應別知，應通達。此成為「彼應知其量」（之義）。

「茲為滿足」（一）茲有比丘，以多少衣服為滿足，由多少之衣服讚說滿足。又為衣服不適當無陷於邪求。不得依服亦無懼怖，得衣服亦不貪覓，不昏迷，不縛著，觀過患有出離之慧而受用。又由彼多少之衣服以滿足亦無高揚自己，亦無貶下他人。其際巧善而不懶惰，有正知有念慮者，如此比丘言住於古最高之聖種者。
（二）更又有比丘，以多少之食物而滿足，由多少之食物而讚說滿足。又無為食物陷於不適當之邪求。不得食物亦無懼怖。得食物亦不貪覓，不昏迷，不縛著，觀過患，有出離之慧而受用。又由多少之食物以滿足亦無高揚自己，亦無貶下他人。其際，巧善而不懶惰，有正知、有念慮者，如斯比丘言為住於古最高之聖種者。
（三）更又有比丘，滿足以多少之臥坐所，由多少之臥坐所讚說滿足。又為臥坐所無陷於不適當之邪求。不得臥坐所亦無懼怖。得臥坐所亦不貪覓，不昏迷，不縛著，觀過患，有出離之慧而受用。由多少臥坐所以滿足又無高揚自己，亦無貶下他人。其際為巧善而不懶惰，有正知有念慮者，如斯比丘言為住於古最高之聖種。（四）更又有比丘，以多少病者資具藥品而滿足，由多少病者資具樂品讚說滿足。又無為病者之資具藥品陷於不適當之邪求。不得病者之資具藥品亦無懼怖，得病者之資具藥品亦不貪覓，不昏迷，不縛著，觀過患，有出離之慧而受用。又由多少病者之資具藥品以滿足亦無高揚自己，亦無貶下他人。其際巧善而無懶惰，有正知有念慮者，如斯比丘言為住於古最高之聖種者。此「茲為滿足，彼應知其量」〔之義〕。

「彼對彼等〔自〕護而慎村行」〔之句中〕，「彼對於彼等而自護」者，是對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而自護、守、守護、防護。如斯，是「彼對彼等而護」〔之義〕。或又成為

對內外之〔六〕處〔自〕護、守、守護。如斯「彼對彼等而護」〔之義〕。「慎村行」者，是於村而制、慎、用心深、護、守、守護、防護。此是「彼對彼等而護，以慎村行」〔之義〕。

「雖然受污辱，不可為麤語」者，雖被污辱，被惡罵，被侮蔑，被攻擊，被呵責，被誹謗，不可以麤暴〔語〕反語於語者，不可返怒罵於怒罵者，不可返惱害於惱害者，不可以口論返於口論者，不可為爭鬥，不可為口論，不可為異執，不可為諍論，不可為確執。應捨斷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應除去、滅除、令之滅無。為遠離、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爭鬥、口論、異執、諍論、確執、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此是「雖然受污辱，不可為麤語」〔之義〕。故世尊宣示：

有時在獲得　食物與衣服
茲〔少量〕滿足　彼應知其量
彼對彼等護　而為慎村行
雖然被污辱　不可為麤語

一八

眼向下視不彷徨　多有警寤應勵禪
勤為放捨自等持　斷絕尋意樂後悔

（九七二）

「眼向下投不彷徨」〔之句中〕，放眼者云何？此處某者搖動眼，為具眼之動貪。〔即〕「應見未見之物，已見之物應超越」為見色由庭園向庭園，由花園向花園，由村向村，由街向街，由市向市，由國向國，由地方向地方長途之旅行，耽於無目的地旅行。如斯，是「放眼」。或又行乞入於村落家家之間，行街路而不防護〔眼根〕而行。〔即〕眺望象〔兵〕，眺望馬〔兵〕，眺望車〔兵〕，眺望步〔兵〕，眺望女人，眺望男人，眺望男兒，眺望女

兒，眺望店內，眺望家之入口，眺望上，眺望下，左顧右眄而行。如斯亦是「放眼」。或又以眼見色已，取相，取細相。不防護眼根而住者，當被貪憂諸惡不善法所侵，彼行道不為彼之防護，不護眼根，不至眼根之律儀。如斯亦是「放眼」。又譬如有一部應尊敬之沙門、婆羅門。不斷享信施之食，彼等例如耽住於舞蹈、歌謠、音樂、玩藝、說相生、手鈴樂、鐃鈸樂、銅鑼樂、奇術、鐵丸戲、竹棒戲、輕身藝、鬥象、鬥馬、鬥水牛、鬥牡牛、鬥牝牛、鬥牡山羊、鬥牡羊、鬥鷄、鬥鶉、鬥杖、鬥拳、角力、模擬戰、列兵、兵團、閱兵等物之觀覽。如斯亦是「放眼」。

不放眼者云何？茲某比丘搖動眼，不具眼之動貪。「應見未見物，已見之物應超越」，為見色由庭園向庭園，由花園向花園，由村向村，由街向街，由市向市，由國向國，由地方向地方，長途之旅行、不耽於無目的地之旅行。如斯是「不放眼」。或又有比丘入〔行乞村落〕家家之間，行於街路，防護〔眼根〕而行，不眺望象……乃至……不左顧右眄而行。如斯亦是「不放眼」。或又有比丘，以眼見色已，無取相……乃至……至眼根之律儀。如斯亦是「不放眼」。又譬如有一部應尊敬之沙門、婆羅門，以享信施之食而……乃至……離耽於閱兵等之觀覽。如斯亦是「不放眼」。此是眼向下視。

「不彷徨」〔之句中〕，彷徨者云何？此處某者彷徨，具彷徨性。〔彼〕由庭園向庭園……耽於長途之旅行、無目的地旅行。如斯是「彷徨」。或又有比丘，在僧伽藍中而彷徨，具彷徨性，無目的，無理由，掉舉，心不寂滅，由僧房向僧房行……乃至（一四九頁參照）……語有無論。如斯亦是「彷徨」。「不彷徨」者，是捨斷彷徨，除去、滅除、令之滅無。以遠離彷徨，離、離去、出離、棄遣、離脫、離縛、應以不限定之心而住。喜獨坐，樂獨坐。彼勤勵於內心之止（奢摩他），不輕視禪，具備觀（毘鉢舍那），常赴

於空閑處，靜慮者而樂禪，專注於一境，應為重最上義者。此是「眼向下視不彷徨」〔之義〕。

「多有警寤應勵禪」〔之句中〕，勵禪者由二方面成為勵禪。〔即〕（一）行、加行、熱心、使專心令生起未生起之初禪。行、加行、熱心、專心令生起未生起之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如斯，是「勵禪」。（二）或又愈益習行、修習、多作已生起之初禪。習行、修習、多作已生起之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如斯，亦是「勵禪」。「多有警寤」者，茲有比丘，晝由經行、坐禪而由諸障法令心徧淨。於初夜由經行、坐禪由諸障法令心徧淨。於中夜右脇為下，如獅子臥而脚與脚重疊，有念有正知而作意起想已而臥。於後夜起而由經行、坐禪而由諸障法令心徧淨。此是「多有警寤應勵禪」〔之義〕。

「勤捨自等持」〔之句中〕，捨者，是於第四禪所有捨、放捨、捨置、心平等性、心安息、心之中庸。「自等持」〔之句中，等持者，〕是所有心之止住、住立、確立、均衡、不散亂、不亂意、止、定根、定力、正定。「勤捨自等持」者，是勤於第四禪之捨而有一境心、不散心、不亂意。此是「勤捨自等持」〔之義〕。

「斷絕尋意樂後悔」〔之句中〕，「尋」者，是欲尋、恚尋、害尋、親里尋、國土尋、不死尋、關係向他人之憐憫尋、關係利得恭敬讚歎尋、關係不輕賤尋之九尋。此等謂九尋。由欲尋〔生〕欲想「意樂」，由恚尋〔生〕恚想意樂。由害尋〔生〕害想意樂。或又由尋、思惟生無明意樂、不如理作意意樂、我慢意樂、無愧意樂、掉舉意樂。

後悔（惡作）是由手惡作亦是惡作（後悔），由足惡作亦是惡作，由手與足惡作亦是惡作。想為被許之不可許者，想許者而不許者，無罪想有罪，有罪想無罪之事，〔如斯誤行為後悔於此。〕如

斯所有惡作（後悔）、追悔、追悔性、心之後悔、意悔恨、此謂惡作。又由作與不作之二原因而惡作、心之後悔、生起意悔恨。

作與不作故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者云何？是「我令作身惡行，我已不作身善行」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我作語惡行，我作意惡行，我作殺生，我已不離殺生」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我作偷盜，我作邪欲行，我作妄語，我作兩舌，我作惡口，我作綺語，我作貪欲，我作瞋恚、我作邪見，我不作正見」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如斯，作與不作故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或又「我無完具戒」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我不守護諸根，我對食物不知量，我不勵警寤，我不具備念、正知。我不修習四念處，我不修習四正勤，我不修習四神足，我不修習五根，我不修習五力。我不修習七覺支，我不修習八支聖道，我不徧知苦，我不捨斷苦之集，我不修習道，我不作證滅」而生起惡作、心之後悔、意悔恨。

「斷絕尋、意樂、與後悔」者，是應斷絕尋、由尋意樂與後悔，應正斷、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此是「斷尋、意樂與後悔」〔之義〕。故世尊宣示：

眼向下視不彷徨　多有警寤應勵禪
勤為放捨自等持　斷尋意樂與後悔

一九

以語被叱責　有念應歡喜
對同梵行者　應破壞心栽
成善於非時　應發無非語
誹謗人人事　不可起此思

（九七三）

「以語被叱責有念應歡喜」〔之句中〕，被叱責者，是和尚、阿闍梨、同和尚者（弟子兄弟）、同阿闍梨者（同門）、友人、知己、同輩又朋友之叱責「友！此於汝不適應，汝未得此，此於汝不適當，此非汝戒之義」，〔如斯被叱責〕令現起念，應歡迎彼之叱責、歡喜、喜、隨喜、欲、樂、冀求、希望、熱望。譬如喜好華美性質之年少少女又男，洗頭鏤蓮華鬘、素馨鬘、真珠之鬘，以兩手取上置於頭之上部而歡、歡喜、喜、隨喜、欲、樂、冀求、希望、熱望、如斯令現起念，應歡喜彼之叱責、歡喜、喜、隨喜、欲、樂、冀求、希望、熱望。

叱責之語指示罪　如見所（與）之慧者
如斯賢者應親近　如同向人告寶藏
若對斯者為親近　乃是由善不成惡
應教誡與應教訓　非禮他人應遮止
如斯實被善人愛　為不善人所不愛

此是「以語被叱責，有念應歡喜」〔之義〕。

「對同梵行者，應破壞心栽」〔之句中〕，同梵行者是同〔學〕業，同受教，同學者。對同梵行者，應破壞心栽者，是對諸同梵行者，應破壞害心、栽生（頑迷），應破壞五心栽，應破壞三心栽，〔即〕應破壞貪栽、瞋栽、癡栽、應破壞、壞滅。此是「對同梵行者，應破壞心栽」〔之義〕。

「成善於非時，應發無非語」者，是應出智等起之語，應出伴義、伴法、有適時之引例、有段落之語，應出語、發、發語。此是「應發成為善語」〔之義〕。

「非於非時」〔之句中〕，時（限界）者，是（一）時限界、（二）戒限界之二限界。

（一）時限界者云何？不可語已過時之語，不可語已過限界之語，不可語已過時限界之語，不可語未到時之語，不可語未到限界之語，不可語未到時限界之語。

時未到，過限界所語者，

彼如斯，時鳥之雛被殺橫倒。

此是「時限界」。

（二）戒限界者云何？不可語〔貪〕染語，不可語（瞋）怒語，不可語癡蒙昧語，不可語妄語，不可語兩舌，不可語惡口，不可語綺語，不可說，不可話，不可說明，不可言說。此是「戒限界」。此是「由善於非時，應發無非語」〔之義〕。

「誹謗人人事不可起此思」〔之句中〕，人人者，是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在家者與出家者、天、人。人人之誹謗、讒謗、毀訾、叱責、不稱譽、不評制、戒之毀失、正行之毀失、見之毀失、生活毀失之不可思。不可思起，不可起心思惟，不可起作意。此是「誹謗人人事，不可起此思」〔之義〕。故世尊已示：

以語被叱責　有念應歡喜
對同梵行者　應破壞心栽
成善於非時　應發無非語
誹謗人人事　不可起此思

二〇

又更世間有五塵　有念學調伏其等
即色與聲又與味　對香與觸打克貪（九七四）

「又更世間有五塵」〔之句中〕，「又」者，是此句之接續、句之相合、句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著、句之次第。「五塵」

者，是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

或又：

貪塵非言為塵芥　塵為此貪同義語
賢者捨離此塵已　住於離塵〔佛〕教中
瞋塵非言為塵芥　塵為此瞋同義語
賢者捨離此塵已　住於離塵之教中
癡塵非言為塵芥　塵為此癡同義語
賢者捨離此塵已　住於離塵之教中

「世間」者，是惡趣世間、人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此是「又更世間有五塵」〔之義〕。

「有念學調伏其等」〔之句中〕，「其等」者，是色貪、聲貪、香貪、味貪、觸貪。「有念」〔之句中念者〕，是所有念、隨念、現念、念、憶念、憶持、沈潛、不忘、失、念、念根、念力、正念、念覺支、一行道。具此念、正具、達、正達、成、正成、具備者謂有念者。「應學」者，是〔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之三學。增上戒學者云何……乃至（一二一頁以下參照）……此是增上慧學。

「有念學調伏其等」，有念者調伏其等之色貪、聲貪、香貪、味貪、觸貪，以折伏、捨斷、令寂滅、捨遣、令安息、以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顧念此等三學而學，知而學……乃至（一二二頁參照）……作證應作證而學、行、正行、受持而行。此是「有念學調伏其等」〔之義〕。

「對色聲味對香觸打克貪」者，是對色、聲、香、味、觸應打克、克服、勝、蹂躪、奪取、粉碎貪念。此是「對色與聲又與味，對香與觸打克貪」〔之義〕。故世尊宣示：

又更世間有五塵　有念學調伏其等

對色與聲又與味　對香與觸打克貪

二一

比丘為有念　善使心解脫
對此等諸法　應與調伏欲
時時徧觀法　彼成為專一
闇黑應害破

（九七五）

如斯世尊〔宣〕

「對此等諸法，應與調伏欲」〔之句中〕，「對此等」者，是對色、聲、香、味、觸。「欲」者，是對〔五種〕欲所有欲欲、欲貪、欲喜、欲愛、欲愛情、欲熱惱、欲昏迷、欲縛著、欲暴流、欲軛、欲取……乃至……欲貪蓋。「對此等諸法應與調伏欲」者，是對此等諸法，應與調伏欲、折伏、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此是「對此等諸法應與調伏欲」〔之義〕。

「比丘為有念，善使心解脫」〔之句中〕，「比丘」者，是善凡夫比丘又有學比丘。「有念」者——是所有念、隨念……乃至（三一二頁以下參照）……正念、念覺支、一行道、此謂念。此——具念……乃至（三一二頁以下參照）……者謂有念〔者〕。此是「有念比丘」。

「善使心解脫」者，是於初禪入定者之心由〔五〕蓋而脫、解脫、善解脫。於第二禪入定者之心由尋、伺而脫、解脫、善解脫。於第三禪入定者之心由喜而脫、解脫、善解脫。於第四禪入定者之心由樂苦而脫、解脫、善解脫。於空無邊處入定者之心由色想、有對想、種種想而脫、解脫、善解脫。於識無邊處入定者之心由空無邊處想、於無所有處入定者之心由識無邊處想、於非想非非想處入

定者之心由無所有處想而脫、解脫、善解脫。須陀含之心由有身見、疑、戒業取、見隨眠、疑隨眠及彼之一同諸煩惱而脫、解脫、善解脫。斯陀含之心由〔麤之欲貪結、瞋恚結、〕麤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彼之一同諸煩惱而脫、解脫、善解脫。阿那含之心由微俱之欲貪結、瞋恚結、微俱之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與彼一同之諸煩惱而脫、解脫、善解脫。阿羅漢之心由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慢隨眠、有貪隨眠、無明隨眠及彼之一同煩惱及外之一切相而脫、解脫、善解脫。此是「比丘為有念，善使心解脫」〔之義〕。

「時時徧觀法」〔之句中〕，「時時」者，是心如掉舉〔應修〕止時，心如等持〔應修〕觀時。

時而策勵心　又更抑制心
時而心喜悅　時而心等持
瑜伽者明察　時而捨置〔心〕
如何時策勵　如何時抑制
云何喜悅時　云何〔修〕止時
瑜伽者捨心　云何以示時
心沈應策勵　掉舉應抑制
心如不安樂　斯時使喜悅
喜悅心不沈　於無掉舉時
此應〔修〕止時　令內意安樂
由此之方法　心為等持時
為等持之心　以慧常捨置
如斯之賢者　知時明察者
時時心之相　應為細觀察

此是「彼時時」〔之義〕。

「徧觀法」者，是「一切行無常」善徧觀法，「一切行是苦」善徧觀法，「一切法無我」善徧觀法……乃至（二二頁參照）……「所有集之法皆是滅法」且善徧觀法。

「彼成為專一，闇黑應害破，如斯世尊〔宣〕」〔之句中〕，「成為專一」者，是一境心、不散心、不亂意。此「是專一」。「彼闇黑應害破」者，是令貪闇、瞋闇、癡闇、慢闇、見闇、煩惱闇、惡行闇、暗黑者、無眼者、無智者、滅慧者、害敵黨、破不至涅槃者，應害破之、捨斷、除去、滅除、令之滅無。「世尊」者，是尊重之同義語。又貪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癡之破壞者故是世尊，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棘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煩惱之破壞者故是世尊。頒法寶，頒與，頒布故是世尊。諸有之終熄者故是世尊。修習身，修習戒，修習心，修習慧故是世尊。或世尊在阿練若、在森林之邊鄙而無人聲，無騷音，無人人之景色，隱人而住，適當之禪思受用，臥坐所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之資具藥品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十想修習、十徧定、安般念定、不淨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佛法故是世尊。世尊此名非由母作，非由父作，非由兄弟作，非由姊妹作，非由朋友、同僚所作，非由親戚、緣者作，非由沙門、婆羅門作，非由天神所作。此世尊諸佛世尊於菩提樹下解脫之後與一切知智之獲得作證共同施設者。此是「彼成為專一，闇黑應害破，如斯世尊〔宣〕」〔之義〕。故世尊宣示：

比丘為有念　善使心解脫
對此等諸法　應與調伏欲
時時徧觀法　彼成為專一
闇黑應害破　如斯世尊宣

第十六　舍利弗
經之義釋畢

於義品十六經之
義釋畢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